047071

馮少墟先生集序

少墟馮先生讀中秘書拜西臺風節文章有聲宇內亡何言伸而身退里居掩關九載精研契悟講明聖人之學從者如歸門下士多至千餘人一時稱關西夫子云余適

奉

命按秦得卒業所著辨學錄疑思錄
善利圖說學會約諸書十數種抉
關啓鑰多發前人所未裒辨學錄
參勘源頭最為得力大要排距二
氏似是之教尤謂釋家言竊蝕吾

道變窃其說舍筏超津即宿儒慧
士間不覺墮彼瀾中是可患也故
茲錄其言甚辨其理入微不直剗
滌末流所由失直力剖本始所由
分昔人云儒釋差之毫釐謬以千
里此直云儒釋宗旨原隔千里絕

無毫釐之似至其言心則曰丟過
理說心便是入心惟危之心即有
知覺是告子知覺運動之覺佛氏
圓覺大覺之覺其言尤為痛切當
幾覿體直下信及直下就性命落
根真為數百季間聚訟之庭判未

了公案嗚呼渺論我竊觀先生學
貴有主不貳以二不參以三用貴
實踐捺貴祇勅不為虛恢愉縱者
所借託夫有主則歷千變而不可
惑實踐則究必到而不可欺祇勅
則神常惕而不可懈此砥柱以遏

洪流堅鍵關以榿衆會其風竅然惡可而言不以觚見之也其于本也弘大而闢深其于宗也調適而上遂矣儻所謂承前啓後非聖弗遵非經弗由好修篤至身任先覺者非邪蓋道學肇自虞廷講學創自洙泗至宋諸君子始紹繹章明之紫陽集諸儒大成推宗河洛然於吕游楊謝猶斥其浸淫佛老不少假相友善者如陸吕兄弟亦詆子静子約學傍近似而涉異端嗟夫洞宗獲真憑虚失據學術小譌

濫觴靡止意念深矣

國朝薛文清獨尊紫陽云多聞見而後卓約弗為荒幻徑獵讀書錄令人穆乎有余思闢以西稱呂文簡誠敬真篤正經息邪具載所著內篇中卓然醇儁先生其瀠洄呂薛

合派紫陽而溯源洙泗乎是故其辨學也脉然若獨繭之絲漂然若春水之氷厚其防若千丈隄之不可潰遠其畛若風馬牛之不相及庶援彼入此推此附彼惚恍連犴詼詭自恣之言無所假途而寄其

譎今日者賴先生濬心敏行煜然使學人耳目再一新已開中數十季来道脉大暢文簡得與先生趾乘俾橫渠之緒迄今布濩流衍而不韞韜炳炳麟麟豈不懿哉先生家食久主上行且賜環虔孤卿三事待之行將以道德為事功是其主苴將猶陶鑄宇宙者也若夫集中諸摛撰歌咏自爾有德之言質有其文行之必遠故合刻而為之序使學者知所嚮方其願可探也

萬曆壬子仲冬長至日
賜進士第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前奉
勅巡按直隸等處兵部員外郎中書
舍人新安畢懋康撰

附東
嘗聞先儒之言曰見到孟子道性善處
方是見得盡不徒亦曰見到先生說心
說理處方是見得盡真令人心悅意愜
莫可云喻者且大集中即單詞隻語往
往使人卮泳而躍然湛思而未罄枝葉
華萼無不歸根江河益盈脊可得月惟

是檄檄之筆又何能贊一詞兼以日來諸務錯集昕夕拮据所不能視飧者若而旰所自甲而達戌睫不交者若而宵又無遑問文墨之事愈覺腸枯筆澁小序率率塞白譬若從整敷而度高乎泰山懷泥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惟大加郢斤幸甚

少墟馮先生集序

予生平所藉以切砥者北地自吾師青州朱鑑塘先生外則有我疆孟公洪陽王公中州心吾呂公雲浦孟公此五君子者大儒也我疆常挾被過舍中人皆迂之孟先

生曰予不知鄒君爲吏部郎也吾
師友兩孟王公俱爲泉下人常念
之潛然不禁歸而離索日久曰安
得此師友以摩切予朝夕聞秦中
少墟馮公繼五先生力肩正學心
嘗儀之會友人周鶴峴觀察貶元
標集曰子不可無一言以諗同志予
拜而卒業大都謂學必有宗吾
儒學以理爲宗理必操而存孳孳此
如寒求衣飢求食其誘人也如春
風煦物其拒諸說不使闌入也若
操戈禦巨寇夫使關閫學晦而沒

朗者公也此世儒皆能知之然公之入微人未易知也公示曲阜諸生曰舉躅盈眸皆是鳶飛魚躍現前篤信聖人能無出入篤信自家始為不離卓乎洞矣以詹一家學名者非所以觀公也道非一人之道也必六通四辟始無所不入無所不受公學雖有宗然於新建亦極篤信曰致良知三字洩千載聖學之秘有功吾道甚大雖不能擬無善無惡一語又曰非無善無惡之說并非致良知之說者俱不是蓋公

不欲以虛無寂滅令後學步趨無擾非虛而公明而溥者安能之彼世儒入主出奴妄築垣墉者昧公何如哉易之上爻潛見惕功亦密矣四曰或躍在淵者或之者疑之也疑則淵之與天上下懸殊不疑則

位乎天德天德不可為首惟吾夫子足以當之其餘即顏子猶一間未達元標束髮問學九折羊腸褰裳凡幾而隱之疑情未斷夫一絲未斷對面河山敢自以為質往詣來無疑公嘉思録曰吾斯之未能

疑即夫子啓漆雕開亦何以過此
夫吾儒患不能疑耳一息尚存此
疑不懈九天九地何之不入顧與
公終身請事焉嗟乎華嶽峯峯
造天黃河頃洞無涯代有巨儒橫
渠之後明有仲木今有仲好可稱
鼎足可以張秦亦可以張明矣予
與公天假之緣湏一合并其所請
事者有在顧予老矣莫往莫来
悠々我思知公有同然也　旹
萬曆癸丑仲冬侍生吉水鄒
元標爾瞻父頓首拜撰

潛齋先生集序

答吾夫子歎天下無聖人君子而思善心有恒非以聖人君子爲絕德也善人者生而善者也有恒者忠信之心也故曰無而爲有盈而爲泰非有恒也自古聖

不學之聖人亦無不學之君子善人有恒可以爲君子以至於聖人而皆不好學何則彼固生而善生而有恒也且其列於士人之林則亦嘗從事於學矣以爲吾自不爲不善伊必更學夫資質之美者既不好學而二人者之外又皆困而不學天下安得有聖人君子也聖人尚矣世有君子必講學以明道使彼二人者皆能爲君子與之持宇宙而康民物然所講者必聖人之學迺可百詰馮少墟先生者則

予謂明於聖人之學者也夫明于
聖人之學然後能行行之與明固
非有二也今夫學射者不操弓矢
而談射非惟必不能射與所譚者
必無當於后羿學弈者不涉碁局
而談奕非惟必不能弈其所談者
必無當於穠儲行之生疎而明之
淺深隨之不能行而徒以臭意想
測度談猶未有不茫之毫釐謬以
千里者若少墟先生之於道則可
謂兄能行之者也何以知之其所
講者平淡而融徹平淡者聖人之

正學也融徹者其體會眞之令論語孟子之書具在論語所載夫子之言有一語不平淡者乎然至妙在其中矣此所以爲聖人之言也孟子則闡明論語之言而皆露其奧妙固睿智稟象此殊要亦覺悟後學有不得不然者夫語曰學之要則一敬盡之矣即致良知之說未若敬之一言正大而無弊也後之講學者又過爲玄妙舍所戴之天而言九天之上又言蔗天之天舍所履之地而言九地之下

又言無地之地此與白馬非馬之
辨何異愚意不必言矣忠信之心
必聞而駭之以爲妖言夫吾之所
望呂公爲君子意在忠信之人而
先令其駭則天下無復可與言學
者適足以弭名蔽詭妄誕之徒爲

斯道憙忽是以少墮先生之言是真
能學聖人意也是真能爲君子者
也是真能使天下心爲君子意也
先生進則直諫以匡時退則脩身
以正心是謂知行合一天下之真
知也言行相顧天下之至言也余

反覆先生之集想見其心極靈昊量極廣其救垔之念極切如是而有言安得不洋洋秩秩也瓏瓏昊音音其質玉乎豈不燹哉余受先生之益多矣先生不鄙而命為之序余欣然命筆而以請正於先生焉

萬曆甲寅秋七月高邑趙南星頓首誤

馮少墟侍御集序

道未始有散也而任之者人人殊焉記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君子小人之中庸豈有異哉然一得之以時其中一以恣其無忌

憚之為至其無忌憚也則亦不得為中庸已矣孔子倡學洙泗蓋遂知後世之學有出於此者矣故綱繆於仁義禮樂之文諄諄於天人理欲之辨而未嘗輒及於道豈聖人不欺人之蚤有知乎晚宋諸儒不得夫子之意保殘守陋至於晦塞而不明自白沙陽明二子出知其模放似而非真誦說多而迷始也宜揭本體以示之乾坤載闢而日月重朗學者當事逐功倍以直躋聖人之域而無難徐而察之乃

有不然者何歟少墟侍御與余同館閣之遊余不自量以學相切劘者三載乃散去諸君子率過信余而侍御之嚮余尤萬今別十有九年聞方聚徒講學任道甚力頃得其論著所為追琢於念慮檢束於躬躬行者詳哉其言之也而於性與天道有不數數然者豈侍御之學而有未至歟將別有說歟迨內覈於身心而外驗之朋輩乃霍然而寤始知侍御之自有主謂而余之所窺有未盡也聖人者有道有器

守於罷者階循等歷猶有所執而
不踰蓋潛心者可繇是為上達之
階而不能者亦可以寡過乃道之
未明而務擺落古人之形迹將蕩
然無渡可守之矩度而移遊蒐昧
反易為浮誕惰縱者之所托以余
觀於世蓋往往然矣君愛身潔已
不稍以非禮自點前圖史而後珩
璜如屢予之在閨其以先儒之矩
矱導揚闡繹瀝腸敷腎語盡而情
忠惟恐彼之不喻於我而我不慈
於彼也豈將以是為閑先聖之道

之具而防學者之未放也歟雖然言所可及思所可至者非至也言不能及思不能至而容黙還其本心孟子之所謂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安資深取之逢其原朱子所言不費推移而中流自在者庶幾近之矣在侍御勉之而已余與侍御相期者遠既以侍御之誨自勗而淺以此語進觀者將無以為孟浪之言也夫

萬曆甲寅新春瑯琊弟焦竑書

馮少墟先生集序

聖賢之學學爲人而已而人之所以有生者獸軀殼也乎哉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此豈煩教戒束攝乎唯是情滋

智鑿日失其所以爲人之理故名爲人而實鄰禽獸故孟子常就其發動端倪枯出以詔天下曰乍見怵惕曰呼蹴弗受皆卒然觸之而本心便不容不如是應者故知即心即理物外無則而踐形順則存乎其人是以大學首揭止善中庸究歸明善蓋皆實實見有此理爲人之不可須臾離者夫然故緝熙非寂照恂慄非苦空而戒慎恐懼非從事於虛無斷滅之歸者夫然故吾儒之學爲廣大而精微爲高

明而中庸爲費而隱爲微而顯爲
下學而上達而始終本末一以貫
之輓近學子不得聖賢以爲依歸
而一二好奇弔詭者影證覺體遂
以爲心無善惡無事修持偈偈焉
鼓天下而趨之則性杞柳性湍水
而仁義果必戕賊爲矣幾何不率
天下而逼滿無忌憚哉仲好侍御
力持正學刊落詖淫自昔辛卯不
敏於都下領承心折久之繼先後
以言事罷去而仲好造日益深所
著有疑思辨學諸録及善利圖説

諸書院講語娓娓若干卷直從危
微精一闡發理會如朗日中天而
近世談空說無懽惑人耳目者掃
之不遺餘力烈矣哉仲好之功豈
在孟氏下乎而予且瞠乎後矣然
仲好猶冲然不自信屬有起予之
望予何能贊一詞憶昔有問於先
文莊者曰程子謂在物爲理將理
外乎先文莊曰且看大字云何夫
程子亦曰心之在物爲理心之處
物爲義故曰體用之謂也予恐天
下或外心覓理而不深察於仲好

惟一之旨故附此為請益地要於知言亦剩語耳

萬曆甲寅歲孟冬月旦安成年弟鄒德泳汝聖父拜撰

馮少墟先生集序

聖門之學至中正至平實而天下之鶩高奇者無當也濂洛紫陽諸君子當漢唐寥寥後相與章明經術力排似是而非之謬而聖學始揭日月而行中間若象山陽明兩

先生其悟道蚤其見地高其平生操脩固卓然靡間而獨其所爲衡量往哲辨難同儕指點後學者或微涉頓造徑詣夫世或有頓造徑詣之人而無頓造徑詣之教二先生以見地爲教故其門人得二先生精意者往往振拔於問學名節一時稱極盛而失二先生立言本指者或藉解悟廢躬行或意圓融開方便其流之弊衛道之士不能無隱憂焉而況沿波流而彌下焉者乎秦中少墟馬公予自辛卯歲

視泰學曾識公都門比予垂去泰而公以按部移疾還里嘗詣公齋中圖書四壁泊如也予嘅焉悵公歸之晚而予行之遽而嗣是公再入都更以直道紬歸而下帷林臥與泰人士講明聖賢之學者二十餘年而公之集始成侍御東郊畢公按泰中亟梓行之而予門人鄢陵令張君舜典公同志友也持公集暨公書來屬予序予受而卒業若關中書院記韓昌黎原道之篇之所不能言當與定性等書並若

辨學錄疑思錄及他論學語嚴正
學之防謂異端本非是不得謂之
似是而於以痛懲末世廢脩言悟
課虛妨實之病中間至言精義多
程朱諸君子所欲剖析而未盡者
如云或問天命之性無聲無臭原

着不得善字曰天命之性就是命
之以善何消着孟子道性善政直
指天命之初而言耳又云吾儒所
謂善就指太虛本體而言就指目
中之不容一屑而言非指景星慶
雲金玉屑而言也又云人之病正

在無善乃反以無藥無豈不益重其病而速之亡乎又云人心原是活的如無一分善心便有一分惡心又云易有太極乃天地自然的故無思爲有太極而無思爲有物則而無聲臭乃吾儒正大道理若

舍太極專講無思爲舍物則專講無聲臭有是理乎又云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文王純亦不已若孔子謂我得矣便放開便是踰矩文王謂我得矣便放開便是已其何以爲聖人後世學者只是

越過守浮慕化所以敢於放開卒
至於流弊不可言又云謂之曰理
自是無障謂之曰障原不是理又
云世之砥節礪行循規蹈矩而不
聞道者誠有之矣未有真能聞道
而不砥節礪行循規蹈矩者也又

云不質鬼神不可以言學不慎獨
不可以質鬼神又云一本大學都
是釋格物不必另補格物傳又云
述而不作不是聖人謙詞後世天
下不治道理不明正坐一作字又
云只爲志穀一念不知壞古今多

少人又云克已有當下斬釘截鐵意不行頗費工夫不能據扳病根然亦克已之一法也又云問豫立之意曰豫字即下文擇善固執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又云近世學者不論心之懈不懈理之明不明而動稱不須防檢不須窮索以爲玄妙是中佛氏之毒而借明道先生以自解者也又云隨時變易而不從道則小人而無忌憚是故君子無輕言時公論辨若此等類翼往哲詔來者砥頹波衛世道即

令聖人復起宜無以易斯言眞洙泗之耳孫濂洛紫陽之嫡胤也蓋予二年前聞公著有善利圖說心疑之舜蹠善利廼孟子提醒人心最劇至語安所煩圖說爲已而讀公圖說曰中間無路一曰聖狂分足處善念是吾眞若要中間立終爲蹠路人嗟乎此仲好先生所以爲仲好者也視象山先生鵞湖辨論晦翁聞而心折一時聽講人士相與感動流涕者不尤直截痛切哉公又數舉高陵呂文簡公時時以

改過安貧四字勸學人爲同游告
夫改過安貧二義論語六藝諸篇
中蓋珍重言之末世視爲卑淺語
若無甚高論者非文簡公暨仲好
先生安能爲此言予居恒謂講學
非難本之身心眞有以自得爲難

其模著論駁眞足以正虛幻之人
心障茅靡之世教爲難否則雖言
高於秋旻藻於春華奈何言學也
公於象山陽明二家言若相辨難
實相成眞二先生益友矣東郊畢
公持節省方特崇經術表章公集

功在天下與後世眞紫陽先生同里若張君舜典與公下上問辨最深研又最精詣厝之鄢陵以政爲學蔚有三代以上吏道風其得於公之劘切者遠矣可謂有志者也

萬曆癸丑嘉平月丹陽姜士昌仲文撰

馮少墟先生集序

少墟先生余同年馮仲好也仲好少即志聖人之學由庶常吉士為侍御史言事罷歸閉關九年精思力踐而於聖人之道始沛如也所在講學論道為集凡二十二卷余

受而卒業焉作而嘆曰此真聖人之學也聖人之學之難明也蓋似是而非者亂之其差在針芒渺忽間不可不辨也今夫人目則能視耳則能聽手則能持足則能行視聽持行者耳目手足也所以視聽持行者何物也凡世之不知學者皆覿面而失之於是也然而目之視貴其明耳之聽貴其聰手之持貴其恭足之行貴其重所以聰明恭重者何物也凡世之知學者又往往覿面而失之於是也然而目

之明非我能使之明目本自明耳之聰非我能使之聰耳本自聰手足持行之恭重也亦然其本来者又何物也世之知正學者又往、覩面而失之於是也耳目手足者形也視聽持行者色也聰明恭重者性也本来如是莫知其然而然者天也此所謂本體也本體如是復還其如是之謂工夫也脩而不悟者狥末而迷本悟而不徹者認物以為則故善言工夫者惟恐言本體者之妨其脩善言本體者惟

恐言工夫者之妨其悟不知欲脩者正須求之本體欲悟者正須求之工夫無本體無工夫無本體也仲好之集至明至備至正至中非脩而悟ㇾ而徹者不能真聖人之學也吾特于其集中示人最切者揭而出之以見似是而非者亂吾聖人之學其端蓋異於此也

萬曆癸丑秋七月錫山年弟高攀龍書

馮少墟先生集序

夫道生人失其所以為道則失其所以為人矣誰甘於失其人而每失其道弗思耳道實於血氣之質弗相離也離道而抱空質烏與立梗何殊乎是道也其大無外或狹

而小之其密無間或輟而斷之其
粹無滓或黙而識之是故學為急
焉學也者恢廓而使之大綿眇而
使之密滌盪而使之粹也道不待
學而有而非學無以保其有非學
無以復其有非共學無以共其有

放

孔子發歲志學沒齒不厭也然學亦
難言矣性天之奧本中有本胡以
徹之知見之紛岐中有岐胡以析
之習情之錮忽醒忽迷胡以覺之
是用連朋講究互參證以求至當

相夫持而防墮落故
孔子以不講為憂也夫道需學之需
講有不啻饑之食寒之衣者而講
明羅世變非盡世之尤也不學之
士患在不講之學之士患在不副
或亦艷為美稱擾攘聊聚朝之問

跡歲之不越閾辟霧背而談九容
揮玉塵而猶儉素於我乎何有故
孔門之訓無行不與夫惟相與以行
則學為真學講為真講而萬世宗
之無斁也少墟馮先生沈潛聖學
踐履篤至問業之士如雲而先生

惟有敬仰關楊劉實衛道謹嚴蓋
亦以行為講以行為學者也道不
在茲哉昔有問楚侗先生以天命
之性者先生方欲剖解其人曰嘉
公自言其性耳先生為之矍然慕
岡先生會友於白下凝然相對或

曰潟公何無講座上曰此人渾身
是講其亦古於論講矣汴不肖仰
先生之行有年茲誦其講道之集
若而卷而窺君子之惓惓也敬綴
數語志向往焉

萬曆乙卯秋八月朔日安邑曹于

汴謹撰

馮少墟先生集序

天地之性人爲貴人而不欲虛其貴也則學爲先學以聖人爲的而聖人之道原在吾心苟非見之徹踐之實而孳孳弗能已即欲盡性至命何由焉翼聖夙聞馮先生遊

神洙泗潛心聖學茲奉
命督學秦中得先生諸錄讀之輒豁
然曰如先生之於學也所謂見之
徹踐之實而孳孳弗能已者非耶
蓋余嘗讀易至於天下雷行物與
無妄而知天之與人體自無妄所

謂繼之者善也唐虞之精一禹湯
之祗懋文周之敬止思兼無非盡
此性完此善也仲尼遠宗近述眞
萬古一聖矣然其志學也所志何
物其從心不踰矩也矩爲何物統
之此性此善也而孟氏則直指本

體曰性善自釋氏者出創爲理欲
雙遣之論曰不思善不思惡是本
來面目而世且紛然好之遂使楞
嚴圓覺諸書與六經爭道而馳而
妙明眞空等諦反俎豆于吾儒之
上其欲渾而一之者曰吾儒之無
聲無臭何別於佛其欲兼而收之
者曰吾道廣大何所不容然而世
之崇釋者毀矣豈惟寂滅枯槁無
用於世而猖狂自恣者卒至縱欲
敗度潰法亂紀及詰之則曰萬法
本空如夢如幻安用束縛爲清談

亂晉浮屠亡梁禍實本此而闢之者且曰儒與釋差之毫釐乎惟其有毫釐之說此異端益得操戈也而先生推窮其本直斷之曰善惡俱無與性善之旨迥然不同則其千里懸隔也不在末流已在發端此何等痛快直截也且曰人心原是活的無善心便有惡心原無一切俱無之理反覆發明無餘蘊焉儒佛老莊混為一塗之弊可不攻而破矣豈非發前賢所未發而揭聖學於中天乎夫學患不得其

源耳惟於性也而見其善則遡觀於天而認所爲於穆矣還觀於身而認所爲降衷矣認善既眞則不善之萌也不遏不已善之萌也不擴不已發於事親則爲孝發於事君則爲忠愛則爲仁宜則爲義通則爲智貞於視聽言動則爲禮一於常變順逆則爲信其寂然不動也則未發爲中其感而遂通也則中節爲和闡於文章則非虛車顯於功名則非權術徵於廉介則非矯激衆理萬善沛然洋溢於天地

萬物之間而燦然宣著於綱常倫理日用云爲之際譬之源頭活水生於天一出於山下漾而爲江河漫而爲湖海機容已乎不容已乎先生之於聖學也思而疑疑而復思辯之必欲其明而講之必欲其透日兢兢於慎獨崇禮凜凜於利善聖狂一稟諸規矩準繩而有所弗能已豈惟踐之實由其見之徹也然則先生之洞見性善也闢異端在此脩聖學在此成已在此成物在此教天下後世在此豈非一

以貫之者耶或謂翼聖曰君何信先生之篤也翼聖曰余觀先生立朝以直聲著居鄉以恂恂著環堵之室蕭然寒素杜門著述足不履公庭門人耳其教則矍然顧化其出而任官者輒以廉吏顯翼聖謁先生請益則瞻之儼然就之溫然其詞之婉也曲而中引人於善令人樂從而弗覺其詞之確也則雖孟賁之勇萬夫之雄弗能奪焉

主上方虛公孤以待先生而先生嚻嚻然可以達道可以求志一切世

念毫不以動乎其中周程張朱之蘊身體而言闡之矣世之庸人與鄉愿既同流合汙鮮所振拔而異端之害道又滋甚向非先生篤志聖學淑身以淑世起流俗而闢異端則洙泗一脉將安賴哉翼聖雖不敢棄而賦質昏愚何幸遇先生得一發蒙也茲錄也殆將不朽信先生者直錄乎哉有先於錄者矣

萬曆癸丑季冬

賜進士出身

欽差陝西提督學校按察司副使新安洪翼聖撰

校梓憑少墟集

欽差巡按浙江等處監察御史張惟任

楊鶴

崔爾進

胡繼升繙閱

萬曆丁巳仲春望日重刻

馮少墟集目錄

卷一
語錄
辨學錄
卷二
語錄
疑思錄
卷三
語錄

疑思錄
卷四
語錄
訂士編
卷五
語錄
關中士夫會約
卷六
語錄
學會約
士戒
諭俗
卷七
語錄
寶慶語錄
卷八
語錄
善利圖說

卷九
語錄
太華書院會語
卷十
語錄
太華書院會語
卷十一
語錄
池陽語錄
卷十二
語錄
關中書院語錄
卷十三
序
瀟洛文抄序
明道集抄序
關學編序
思菴野錄序

寓燕課錄序
理學平譚序
呻吟語序
認字測序
丁未冬稿序
秦關全書序
正學書院志序
桃岡日錄序
砭已名言序

東遊稿序
劉氏族約序
疑思錄序
辨學錄序
馮氏家乘序
馮氏族譜序
遊秦小草序
理言什一序
涇野先生語錄序

卷十四
說
做人說上
做人說下
講學說
夢說
天道說
名實說
勤儉說
孝弟說
顧用晦字說
箴
座右箴
贊
秦關先生像贊
解
命解
論

論荀卿非十二子　館課
聖之時論　館課
卷十五
記
關中書院記
書
與友人論文書　館課
答同志問族譜
奉許敬菴老師

答李詢堯同年
答鐃暎垣同年
答蕭慕渠老師
答强庵侍御
與友人
答逯確齋給事
答涂鏡源中丞　四首
答楊原忠運長　七首
答喬裕吾同年

與楊晉菴都諫
答朱平涵同年
答汪明卿學博
答李謨軒老師
答江劬見比部

卷十六
雜著
百二別言
釋褐後書壁自警二則
董揚王韓優劣 館課
雪夜紀談
書周淑遠卷
別李子高言
別李士占言
渭濱別言贈畢東郊侍御
題辭
關中四先生要語題辭
學會約題辭

關中士夫會約題辭
輔仁館會語題辭
朱貧士行錄題辭
跋
孟雲浦教言跋
劉孟直獄會雜詠跋
周淑遠游華山詩跋
埋學詩選跋
辨學錄跋

墓誌銘
王氏女墓誌銘
卷十七
傳
河南衛輝府通判一軒劉公傳
西郭先生傳
朱貧士傳
貢士樊公傳
楊繼母傳

祭文
祭王蓮塘大史文
祭許封翁文
祭姚西郭先生文
祭孟雲浦先生文
學會公祭王經軒文
詩
關中四先生詠
觀書吟
善利圖
自省吟
讀書
丙申春日與同志論學因及莫春章有感爲賦十二絶
勉學
讀易復卦
答友人問坐馳
讀劄記章

讀數仞童示門人
余自戊戌卧病閉關九年至丙午冬始
勉赴學會感而賦此
戊申莫春偕王惟大郡丞宜化汝刺史
劉孟直郡丞楊工載進士周淑遠大
叅張去浮學博宜叔尚文學講學太
華山中同志至三百餘衆
偶書
讀陋巷章自勗

中和吟
夏日郊居有以腴田求售者余辭去賦
此志喜
卷十八
奏疏
論劾險佞科臣疏
請修朝政疏
請告疏
公移

申飭放關行蒲臺縣
禁革吏承夙弊行五道及二運司
稽察承差行真定縣
嚴催掣鹽行山東運司
剔除奸蠹行蒲臺縣
破積弊開自新以正鹽法行山東范運
同
發山東運司告示稿
尊崇名賢行茌平縣
優禮名賢行泰安州
清理鹽法行山東運司
又
尊高年以重名教行齊東縣
批山東運司問過路上陳偉器詳
表隱德以勵世風行分守濟南道

卷十九

族譜
例義

世系
世傳
外傳
譜訓
卷二十
家乘
誥命
誌銘傳表
贊
名宦志檄
卷二十一
關學編
卷二十二
關學編

馮少墟集卷二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疑思錄

疑思錄余同年友馮仲好氏錄其講學語也仲好讀中秘書冠柱後惠文冠正色立朝天下想望其丰采及休沐過里則杜門却埽足不踰戶閾乃多士執經問難戶外屨常滿嘗手學庸論孟書詔諸士遡洙泗淵源扶鄒魯秘密力闢蓁

蕪共偕大道語具錄中其潛心理學篤信聖人情見乎辭矣而自題曰疑思且曰吾斯之未能疑何居千古聖學肇自唐虞允執一言直開草昧宣尼承之曰篤信好學曰信而好古未聞以疑示者即疑思問一語正思祛疑非求疑也至白沙先生始曰大道本無階級以疑爲階級故大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仲好之旨其本此乎余謂疑信非有兩心疑正所以信也萬里之程始于跬步必真信其可至然後肯秣馬脂車日征月邁亦必真經歷跋涉然後能躊躇岐路詳審迷津倘測想前途若越溟渤望瀛洲方丈然尚在恍惚有無間而欲質所向往問征夫以前路其何疑之從世之不信學者既任其惶惑敝精神于無用信者又固其扃鑰視天下爲無可疑其信心過于信學其所疑益成其所不信終其身或信或疑而卒無所成此夫求前而却步南轅而燕程者也故苟志于學即疑益矣無問信不志于學即信非矣無問疑雖漆雕氏所謂

信未易言然亦從此信入也仲好聚友講學尊
諄信之一字爲從遊者規而茲錄顧皇皇若弗
及疑余謂此正其信後語且以藥世之自信而
居之不疑者耳門下執經多士皆篤信仲好者
傳覽茲錄苦所及不廣謀付剞劂公之同好而
問序于余余寡昧不知學然夙辨此信心故以
此堅多士之志若能疑與否則多士當自得之
余何言仲好論著甚衆善利有圖辨學有錄訂
士有編闢學有編其餘種種未艾率多發前賢
所未發然大疑大進得力處在茲錄故信仲好
者亦當自茲錄始

萬曆戊申孟夏既望關中年弟周傳誦書

少墟馮先生疑思錄成寄獻一帙寓書曰願子
一言以弁諸首猷因仰而讀俯而思尋繹久之
廼嘆曰先生真善讀書者哉今夫四子之書表
章自程朱頒降自
昭代其理炳如日星夫何疑試觀海内三尺童
子皆能誦說掇管爲文且謂家思孟而戶顏曾

矣奚足疑刪先生襄然爲一代大儒即刪詩書定禮樂皆分內事又何待疑且思也噫嘻我知之矣衆人以書觀書秖藉爲制科羔雁而一切無補于身心是不知疑者也賢知者左袒二氏反厭薄聖賢之言爲無奇是不屑疑者也不知疑不屑疑則均之未能思矣先生力排異端羹牆竟癡故于四子之書以心讀之以身證之證之而是也則已纖毫未恊焉得不疑疑稍未釋焉得不思思者明之基而疑者信之漸也猷勸

錄中大都悟後語自別如曰一本大學都是格物不必另補一傳則群言之折衷也曰論語論功夫不論本體論見在不論源頭中庸則合併言之如此而後可以洩孔子之秘破異端之非則道德之閫奧也曰由孔孟而後至今日才好說只消轉念不消易業則舉業之標的也曰天地間惟有此道仲尼顏子之樂乃所以樂道非懸空別有箇樂一言而聖賢心體有歸宿矣曰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曾說出所學何事孟子

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是其解也孟子願學孔子故特拈出聖學之原以示人一提而孔孟宗傳若券合矣又曰甘得淡者品高容得人者量大見何卓也志伊尹之志須從一介志去學顏子之學當自四勿學來功何密也講到無言處方知道在心旨何約也諸如此類皆發先儒所未發直破千古之疑者也夫能破千古之疑者必自一念之能疑始假令尋行數墨駕言無疑直矮人觀場者等耳烏能剖藩籬窺聖域力障狂瀾羽翼傳註之若斯哉白沙有言以我觀書則開卷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茫然若先生真能以我觀書者矣漆雕氏曰吾斯之未能信正其疑未釋處先生曰吾斯之未能疑正其力求信處故曰思者明之基疑者信之漸也或曰先生默識道體烏乎疑又烏乎思曰疑曰思直譲詞耳猷曰唯唯否否昔宣尼讀易嘗絕韋編矣夫以聖人天聰明之盡奚事韋編屢絕哉疑之也疑而思思而信是以十翼成焉先

生之疑思毋亦宣尼讀易之遺意乎名之曰讌
猷不敢知矣　肯

萬曆己酉春三月荆山門人楊嘉猷元忠甫書
於靖邊之吏隱軒

長安馮少墟篤志洙泗之學日取四子書潛而
玩之隨有所得隨即劄記久而成編名曰疑思
錄寄音以貽不佞不佞讀之亦不能不疑疑而
不能不思也少墟之疑思錄何居洪範有言思
曰睿睿作聖不疑則思不起不思則不能通微
不能通微而謂之誠可乎故知思誠之學起于
疑而成于思也入聖之階也即夫子亦必四十
而後不惑則四十之前夫子必疑而思矣周公
思兼三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則不合而生
疑端周公亦善疑且善思矣顏子疑於高堅前
後其思亦苦及聞博約之後卓爾妙其立境不
可謂非思之有得也若曾子之問則疑端更多
而思則可知至一貫之印而始渙然冰釋使當
時曾子不疑而不思即孔子啓以一貫恐不能

神解而一唯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則四十之前心猶動矣必疑而後動思而信之凝之而不動則孟子浩然之氣亦由此疑思而得之故曰大疑則大悟小疑則小悟若曰即不思之本體而存之無事思念不必窮索運水搬柴即爲神通妙用言則甚易而證則實難自謾謾人不淺吾恐于聖人明善誠身之學無當也少墟于四子書善疑而思之故有所得以成編大悟大徹可知已作聖之功不在茲乎若不佞亦不能無疑而不能善疑不能不思而不能善思不能有所得如少墟耳且此疑思之義亦精且微矣人徒知易以卜筮立教乃稽疑之典不知易之卜疑即疑而思之以求合天則之學也故曰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參伍錯綜於心而理有定衡執而守之不難不然者疑團未破此心搖搖不如風前之絮乎何以爲事爲之準故知易之立教乃擇乎中庸而明誠之學非徒如世俗卜筮之謂也少墟之讀四子

書人以爲少壚之善學四子故疑而思之會而通之吾以爲少壚之善學夫易不用卜筮而自有神明之道也且今四子書治舉業者舉能言之海內坊刻幾於充棟中間亦有當者不當者然爲舉業而作則爲文而解其義不爲身心而求其旨也雖能疑且思思而有妙解出若過於漢之訓姑吾終以爲得而未得是紙上之機括非心中之妙悟若疑思錄者則異於是是爲德業而作不爲舉業而設若舉業則人疑思之可也何勞少壚疑而思之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是錄中多有精義不佞不能縷細數之惟在善讀者之自得也先是吾鄉端毅王公則有四書意見文簡呂公則有四書因問其書皆直接洙泗心傳不爲訓詁文辭之解知學者無不宗而主之今疑思錄出蓋稱舉足矣王呂二先生而後學其在少壚乎

萬曆歲次己酉陽月望日岐陽友弟張舜典頓首拜撰

余自壬辰請告杜門謝客足未踰閾者三年自藥裹外惟以讀書遣懷無它營也間有二三同志及伯兄月夜過存相與講孔曾思孟之學辨析疑義嘗至漏分或撫琴一曲或歌詩數首始別蓋忘其身之病而亦忘其寒暑之屢更也居恒多暇乃取所辨析者口授兒康年劄記之鉞砭韋弦聊以自勖歲月積久不覺成帙要之遺忘不及記者尚多此特存什一于千千伯云耳一日爲友人蕭輝之携去越數日輝之詰余曰吾子用心誠勤矣第聖賢精義不知果如斯否恐其中又未必無可疑者余當爲子編次之以就正于海內同志之士余曰唯唯編成題曰疑思錄蓋取九思中疑思問意耳嗚呼吾斯之未能

疑錄中業已言之矣同志不遺幸教我焉

萬曆二十三年歲在乙未孟陬十日長安馮從吾序

疑思錄卷一

讀大學

天地間惟有此道人生天地間惟有此學舍此更有何事

問大學之道曰大字最當玩味天地之性人爲貴人生天地間原都是大的只因不學便小了大學之道三節道理已說完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節又從新民說起何也曰大人之學其志量要大其工夫要實觀欲明明德於天下一節可見必有明明德於天下的志量然後吾之明明德者不涉於二氏之玄虛觀物格節可見必有明明德實在的工夫然後吾之新民者不涉於五霸之功利明德不涉于玄虛新民不涉於功利然後謂之止于至善然後謂之大人之學

道固矣至於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節又從新民說起何也曰大人之學其志量要大其工夫要實觀欲明明德於天下一節可見必有明明德於天下的志量然後吾之明明德者不涉於二氏之玄虛觀物格節可見必有明明德實在的工夫然後吾之新民者不涉於五霸之功利明德不涉于玄虛新民不涉於功利然後謂之止于至善然後謂之大人之學

問至善曰明德而不知新民是異端虛無寂滅之學是世儒自私自利之學不謂之明德止至善新民而不本於明德是五霸權謀功利之學是世儒舍已芸人之學不謂之新民止至善明德新民而不知本末始終先後之序是異端懸空頓悟之學是世儒鹵莽滅裂之學不謂之明德新民止至善必明德而又知新民新民而本於明德明德新民而又知本末始終先後之序方謂之止於至善且謂之真此心安得不妄動古人當知止時真妄之辨已明故至此方能心不妄動耳心不妄動不是容易能的此知止二字古人所以獨先之也

問格物曰言致知不言格物則落空物字有三解萬物皆備于我物字對我而言格去物欲物字指私欲而言此物字兼物我而言王心齋謂格物是格物有本末之物致知是致知所先後之知最爲有見格物是格其知如何

致意如何誠心如何正身如何修天下國家
如何齊治平中間孰爲本孰爲末孰當先孰
當後節目次序一一講究明白則誠正修齊
治平功夫才得不差明德新民始止于至善
耳此格物所以爲大學第一義
格物卽是講學曰物見學不可談玄說空耳
格物二字千載聚訟不知講格物就是格物何
事深求何事遠求
問本亂如何末便不能治曰其所厚者薄而其
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只毋自欺便是自慊
自字最妙欺曰自欺則其苦真有不可對人
言者慊曰自慊則其趣亦有不可對人言者
吾輩默默體驗自得月掛梧桐上風來楊柳
邊院深人復靜此景共誰言
自慊二字甚有味見君子而厭然正是小人自
家不慊意處安得心廣體胖故曰行有不慊
于心則餒矣君子愼獨只是討得自家心上

慊意自慊便是意誠便是浩然之氣塞于天地之間

問良知小人有否曰小人而無良知何以見君子而厭然可見良知是人人有的只是君子肯致小人不肯致耳

問如見其肺肝然不知肺肝從何處看見曰就從厭然揜著上看見

曾子曰三字乃曾子作傳立言之法不可作平日之言看左傳用君子曰史記用太史公曰皆倣此例

問幽獨之中何有指視而曰十目十手何也曰幽獨之中原無指視而却曰十目十手解者求其故而不得乃以吾心之明還而照吾心之隱等語以自家良知上發揮不知此却是解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的話說與此節十目十手何相干此節正爲上文小人只說見君子之時有人指視所以不得已厭然揜著當閒居之時原爲無人指視所以敢于無所不

至不知指視雖在見君子之時而所以指視已在閒居之日何也譬如種五穀與荆棘及其生苗後人人指視不待言當其下種時恰似無人指視不知既有此種必有此苗雖有此苗實由此種可見人之指視不在生苗之後而即在下種之日矣是下種之日正生苗生葉生枝生幹人人指視之日也豈不嚴哉若自恃以爲此種也非苗也非枝葉也而忽之則無及矣有此心術必有此舉動有此意念必有此事爲不嚴于心術意念而徒嚴于舉動事爲此小人所以卒露肺肝而悔之無益也或曰閒居不慎而厭然于君子之見小人誠失計矣不知閒居之時一念方萌何以能知善知惡而慎之邪曰閒居之時一念方萌或善或惡人雖不知而自家良知却知的比別人還明白故又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此處才好說以吾心之明還而照吾心之隱等語蓋自家念頭起處一念善便是人人以

爲善一念惡便是人人以爲惡若是則憑着自家良知致去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自是見得君子自是不消揀著此所以子思又說出莫見乎隱二句正是爲十目十手補出一段源頭話說令人自視自指自下頂門之針耳不可與此節意混而爲一也

少壯不努力而徒傷悲于老大康健不保養而徒鍼砭于病疾豐年不積蓄而徒稱貸于凶歲未雨不綢繆而徒拮据于侮予此皆閒居於外而使之感也只看那慈母何嘗在外面强愛赤子赤子亦何嘗在外面强從慈母都是自然而然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一團天性不容已處故曰誠夜世君臣未嘗不求只是在事上求不在心上求紀綱法度非不燦然可觀多是僞多不是誠所以百姓不能實受其惠縱然求多不能中此世道所以不如古也

一人貪戾一國作亂貪是愚不肖者之病戾是

賢智者之病賢智之士刻意尚行矯情拂衆
其所爲多有乖戾不合人情處縱是實心爲
國亦足以釀禍而激變二字清濁雖異其一
國作亂則一也曾子以此二字並言其慮可
爲甚遠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可見
人之性都是好善惡惡的可見人性皆善故
不知人性之善者不可以治天下

古本原有錯簡今依程朱改正是第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一節與上聽訟節
雖分兩節原是一章非衍文亦非別有闕文
也右傳之四章釋本末八字當序在此謂知
本節之後

一本大學都是釋格物不必另補格物傳傳止
該九章

聖經乃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俱曾子之
言不是門人記之者

讀中庸

問天命之性曰如孩提知愛是誰命他愛稍長知敬是誰命他敬這都是自然而然的故曰天命雖然此率性之道非天命之性也如何是天命之性曰孩提如何便知愛稍長如何便知敬這必有所以知愛知敬者在此蓋自父母初生時天已命之矣豈待孩提稍長後才有此愛敬哉知此則知天命之性問修道之教曰古之聖人說出許多教人言語立下許多教人規矩都不是强人都是教人各自率其知愛知敬之性耳有這言語規矩在則賢智者有所俯而就愚不肖者有所企而及故曰修道之謂教教曰修道只是明其教非强世耳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此千古聖學之源學者須在此處得力然後能發皆中節故羅豫章教李延平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而陳白沙亦云吾儒自有中和在誰會求之未發前

喜怒哀樂中節才是率性若任喜任怒是無忌憚非率性也然則何以能中節曰在戒愼恐懼

七情之中惟怒爲難制不惟在行事上見得即著述立言多嫉憤不平之氣亦是怒不中節處

問君子中庸曰君子即下文舜回文武周公孔子君子中庸即下文舜之智回之仁文之無憂武周之繼述孔子之道德九經皆是這中庸不是容易能的故曰中庸不可能也中庸雖不可能豈終不可能哉惟至誠能之故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玩此節六箇能字可見且至誠都是人人能做得的只是人人該于不能不肯致曲耳故又曰其次致曲玩此節兩箇能字可見故君子尊德性一節便是致曲工夫故下文又曰唯天下至誠爲能聰明睿知又曰唯天下至聖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又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

孰能知之始終發揮一能字可見中庸雖不可能而實未嘗不可能也末云至矣即至誠至聖中庸其至矣乎至字總只是說箇君子中庸

問小人而無忌憚曰此小人不是泛常小人乃異端之害道者彼其教以綱常倫理爲情緣以詩書禮樂爲糟粕以辭受取予爲末節以規矩準繩爲桎梏其自視常居吾聖人上其視吾聖人之教不啻若弁髦之其獘使人猖狂自恣以禮爲僞以肆爲真貽禍于天下後世不小故夫子斷之曰小人而無忌憚先儒有言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此小人乃以學術殺天下後世者若泛常說無忌憚雖未嘗不是恐非中庸立言本旨

賢知誤以中爲不及故以過爲中而失之過愚不肖誤以中爲過故以不及爲中而失之不及非明知其過與不及而甘之也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中庸不可能也近來講學者把不可能處說的太高遠太玄虛太奧妙真是不可能不知於不可能則不可能矣却又不中庸了中庸不可能也觀于此益信

中庸不可能也聖人又恐人無處覓箇中庸故下文便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之語可見中庸道理只在綱常倫理間若舍此別覓箇中庸便玄虛而流于佛氏

問遵道而行半途而廢何也曰此悔心也素隱行怪後世有述遵道而行無述可知無述則遯世不見知矣不見知而悔安得不廢故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可見學者必先絕去好名之心而後謂之依而後謂之聖

事父未能也云云正是聖人能處何也有未能之心才肯去行庸德謹庸言勉不足慎有餘縱是到愷愷地位聖人之心恰似照舊未能故曰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原來不是謙

辭後世學者不及聖人處正坐自以爲能之病把許多不是都推在父兄朋友身上誰肯自家認箇不能聖人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真非聖人不能爲此說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亦不可使上之陵在下位不援上在上位亦不可使下之援故在上而割體統以樹私交在下而假風力以傲上官皆使援使陵之道也使之陵而又不甘于陵使之援而又不喜其援安得無怨

問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曰上不怨天非不得于天不怨天下不尤人非不得于人不尤人蓋正已而不求于人則無入而不自得自然無天可怨無人可尤何也在上位而陵下下之人未必皆甘于陵在下位而援上上之人未必皆喜其援安得一一如意安得不怨天尤人惟在上位不陵下我正已于上無所求于下自不見下之人有所拂意於我何所怨于下在下位不援上我正已于下無所求于上

自不見上之人有所拂意于我何所怨于上焉若天之于我皆順而無逆自然無天可怨下焉若人之于我皆是而無非自然無人可尤又何入而不自得哉當此之時自君子視之若我之所遇與小人異自宅人視之亦若君子之所遇與小人異不知非君子所遇與小人異乃君子正已而不求于人與小人異也

人到得意時每囂然自以爲功多不肯言命到失意時輒歸咎于命又不肯惕然引咎反求諸其身是命之一字徒爲小人行險者之口實耳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夫惟失諸正鵠之時能反求諸身然後謂之居易以俟命

問居易俟命行險徼幸曰素位不願外便是居易不素位而願外便是行險非素位不願外之外別有居易功夫故用故字命如吉凶禍福是命素位不願外便是

居易居易便有吉道福道在天下又未有因吉道福道在我遂抗命以求吉求福之理吉焉惟命凶焉亦惟命只得靜以俟之此是自然道理若不素位而願外便是行險行險便有凶道禍道在天下未有有凶道禍道而不罹于凶禍之理即不然而吉焉福焉亦徼幸耳非吉與福之常也徼幸二字真令人可畏可危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吾儒

自有吾儒之高遠吾儒之卑近異端自有異端之高遠異端之卑近今學者多以高遠歸異端以卑近歸吾儒豈君子之道必由吾儒而後可至異端耶豈吾儒只下學而不上達耶非孔子之旨矣

問禪家之樂曰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不知禪家有此樂否

問困知勉行視生知安行遠甚何以能知之成

功則一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所以知之成功則一也此三句正是發明上文所以能一處非困勉之下復有此一等人

問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五之字何所指曰此五箇之字皆指善字善卽上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道理擇善固執是擇其不思而得者思之又思以至于不思而得擇其不勉而中者勉之又勉以至于不勉而中是之謂擇善固執弗措之志弗措乎此也百倍之功百倍乎此也若不辨得之字明白縱是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到底總只是外面工夫

問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曰孩提知愛稍長知敬見穉子而怵惕覩親骸而顙泚不忍觳觫之牛不屑嘑蹴之食此等去處不知由思而得由勉而中否堯舜其心至今在箇箇人心有仲尼正在此處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此天地間實在道理此士

君子實在學問發育萬物此發育也峻極于天此峻極也若不敦厚以崇禮而曰禮儀三千天下蕩檢踰閑放縱恣肆以爲真是小人而無忌憚也

問尊德性而道問學曰德性對氣質說今人皆氣質用事所以喜怒哀樂不能中節尊德性者使德性用事而不爲氣質勝也故曰變化氣質涵養德性尊德性由于問學道問學乃所以尊德性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故新厚禮是德性本體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溫之知之敦之崇之是學問工夫識得本體然後可做工夫做得工夫然後可復本體此聖學所以爲妙

德性乃天命之性不覩不聞無聲無臭氣原不能囿質原不能拘本是尊的只因少學問工夫所以氣質用事所以不能尊德性學者須知天命之初德性原來本尊則知學問之功不過變化氣質使尊者無失其爲尊耳非矯

操造作以拂性也故曰率性之謂道可見學

問二字原非義外工夫

問上律下襲曰如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一毫不肯執着何等樣圓故曰上律天時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一毫不肯假借又何等樣方故曰下襲水土

內省內字極重內字對外字言外省不疚不遍無惡于人內省不疚才能無惡于志外省不疚無惡于人到底只做成箇鄉愿內省不疚

無惡于志才是箇真君子

中庸一書只是說了窮理盡性以至命一句故開口說天命之謂性而末云至矣至字即至命之至也

問道德一也中庸言道德與論語言道德其旨同否至于老子五千言亦以道德名經又何以爲異端曰中庸道德字與論語道德字微有不同論語一書論功夫不論本體論見在

不論源頭蓋欲學者由功夫以悟本體由見在以覓源頭耳此其爲慮甚遠非故秘之而不言也如論道是指其見在可道者而言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異端則曰道可道非常道如論德是指其見在可據者而言故曰據於德而異端則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舍功夫而直談本體舍見在而直談源頭如此則異端之說似又高吾儒一層矣不知異端差處正在本體源頭處差不在舍功夫而直談本體舍見在而直談源頭也故子思不得已亦直指本體源頭以洩孔子之秘以破異端之非如論語論夫子之道曰忠恕而已矣而中庸則曰忠恕違道不遠蓋論語之論道指其見在可道者言中庸之論道直指天命率性之初而言也不然忠恕即一貫之道而曰違道不遠何哉言道而直指天命率性之初則玄莫玄于此也彼異端道可道非常道之說真粗淺甚矣論語論德曰據于德

中庸則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蓋論德直合于
論德指見在可攄者言中庸之論德直合于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之初而言也不然爲已
知幾卽君子之德而曰可與入德何哉言德
而合于無聲無臭之初則玄又莫玄于此也
彼異端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之說又粗淺甚
矣如水一也論語指其見在如江河如池沼
則直指山下出泉混混而言矣言功夫
皆水也卽如飲酒如啜茶亦皆水也而中庸
併言本體言見在併言源頭必如此而後可
以洩孔子之秘破異端之非耳若中庸不言
本體源頭則異端隱微之病孰爲剖決道德
不經之談眞足稱經于後世矣道學不爲之
失傳哉此中庸所以不容不作也蓋有憂也

疑思錄卷三

讀論語上

問學而時習章大意曰學而時習一節已包括
下文二節意在內不然所學何事然旣說學

而時習之悅可以不說朋來之樂而猶繼時習而云者所以廣學者之量也不然惟知有已而不知有人矣可以不悅人不知而不慍之君子而猶繼朋來而云者所以廣學者之識也不然又惟知有人而不知有已矣此孔門第一學問心法惟顏曾可以與此故顏淵問仁子曰克已復禮爲仁卽學而時習之說也一日克復天下歸仁卽朋來之說也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卽人不知而不慍之說也

而大學說明明德親民止至善又說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意亦如此故由明明德于天下說到格物由格物說到天下平又總歸于修身意益明析要之學字仁字修身字總是一箇道理人已內外上下四方毫無滲漏此聖賢授受之眞傳非顏曾以外諸弟子之可及也

問朱註解學爲效先覺之所爲漢儒解學爲覺何如曰學所以求其覺也註中人性皆善而

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數語極精復其初則覺矣然必效先覺之所爲而後能覺覺何容易後世學者憚于求師求友而樂于自寬自便輒曰學者覺也何必效先覺之所爲不知既不效先覺之所爲何以能覺此必無之理也謂學所以求其覺學然後覺則可若直解學爲覺效先覺之所爲爲字下得極妙曰爲便落不得于學字說不去

空

不學不覺不覺不學學然後覺覺然後學此夫子所以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也後世學者惑于異端之說又自以爲一覺便了不復言學且併疑憤樂相尋之說爲非若曰既樂矣何消去再憤不知既不憤矣何以見其樂可見自謂一覺便了不復言學者還非真能覺者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若是真覺自然已不得一

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自然說不得便了

佛氏以所以能知覺運動的這箇爲性故不消言學所以多流于放縱自恣吾儒以知覺運動之所以恰好的這箇爲性故曰人性皆善所以非學則不能明善而復其初

問人不知而不慍是知我者希則我貴之意否曰不然人不知而不慍聖人之心如太虛然原不貴知亦不賤知朋來則樂人不知則亦不慍人知之則囂囂人不知之則亦囂囂何

等平心易氣曾有絲毫憤世不平之意芥蒂于中總之以無心自處亦以無心處天下耳若知我者希則我貴我貴二字便覺傲氣便覺憤世不平此是借此二字以自寬慰之意此又慍之甚者也安得與夫子之言並論

問學也者所以學爲人也不知當從何處爲曰在爲仁又問爲仁當從何處爲曰在孝弟故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又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聖門學問只在根本上做不是泛

然用功

爲人謀而不忠乎是就自家爲師說與朋友交而不信乎是就自家與朋友說傳不習乎是就自家爲弟子說爲人謀人字指弟子言不是泛說爲人謀吾于子思則師之矣于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王順長息是費惠公之弟子二人皆可與師于思而友顏般者不是等閒人事字就弟子事師說古人之學只有師弟朋友舍此無餘事此所以學有淵源非後世可及

古之學者必有師曾點曾參顏路顏回父子同師孔子楊時楊迪羅從彥父子師弟同師伊川蔡元定蔡沈父子同師晦菴王柏金履祥師弟同師北山呂大鈞與橫渠同年而後師橫渠沈煥與象山爲友而後師象山

雖曰未學語意與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同只是決其即此是學吳註謂柳楊太過其流弊或至廢學不知雖曰乃聖賢文法非柳楊之

詞如以此爲廢學則君子食無求飽節亦廢學邪

問處貧之道于人已間有辨否曰有如憐貧一也憐人之貧可自憐其貧不可樂貧一也自樂其貧可樂人之貧不可

問患不知人也如大庭廣衆中偶然相遇君子小人一時何以知之曰此不難知聞之前輩云大庭廣衆中如一人稱人善一人稱人惡則稱人善者爲君子而稱人惡者爲小人一人稱人善一人和之則和者爲君子而阻者爲小人一人稱人惡一人和之一人不荅則不荅者爲君子而和者爲小人以此觀人百不失一矣

問患不知人是患人難知否曰人難知何消說只是患我不知人耳不患妍媸難辨而患鑑之不明不能照人之妍媸不患輕重難定而患衡之不平不能稱人之輕重此患不知人正君子近裏着已之學也

問爲政以德辟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曰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
齊之以禮有耻且格
問孔子生知聖人何十有五而志于學曰惟十
有五而志于學乃所以爲生知聖人
問從心所欲不踰矩曰只從心所欲便不踰矩
若從耳目口體所欲便踰矩矣故曰從其大
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
夫子之從心是從志學中千磨百鍊而來所以
能從心所欲不踰矩若放開學字而曰從心
所欲是縱心也縱心所如豈有不爲
耳目口體引去之理豈有不踰矩從心縱心
問從心縱心之辨
然之謂從
此吾儒異端之辨曰有心放開之謂縱無心自
問夫子于回則終日與言于賜則于欲無言何
也曰終日與言于回之意正于欲無言之意譬之
盧扁治病欲人勿藥自不容不教人用藥是

教人用藥之意正欲人勿藥之意也知此則
予欲無言又安得不終日與言哉
孔門以博約立教是論功夫非論本體學者不
達遂以聞見擇識爲知故夫子不得已又曰
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直就人心
一點靈明處點破知字此千古聖學之原若
聞見擇識不過致知功夫非便以聞見擇識
爲知也故曰知之次知其知知其不知是本
體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是功

夫譬之鏡本明而拂拭所以求明非便以拂
拭爲明也以拂拭爲明固不是謂鏡本明不
必拂拭亦不是故聖人說出本體正見得功
夫原非義外耳此孔門博約之教所以上符
精一之傳也
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故曰多聞
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孔子之道一貫之道也又曰博文約禮何也蓋
道有本原功無泛用博文原不是有心求博

蓋所以探本窮原耳博文約禮則本立而達原矣故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此博約一貫之說也

知知知不知是良知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致良知故曰是知也

老子曰知不知上不知知病不知知病固也知不知夫子所謂知之爲知之不知獨非病乎必如夫子所謂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斯不病矣然則知不知何以亦曰病曰知不知今人不可知矣故亦曰病

子張學干祿而夫子告以祿在其中似又教以得祿之道或者求其故而不得乃以天爵良貴解祿在其中祿字又與學干祿的祿字不相蒙不知子張學干祿也是在言寡尤行寡悔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多見闕殆愼行其餘上用功只是念頭爲得祿才如此用功耳故夫子告之只一味如此用功祿自在其中矣何必干哉若曰修其天爵而人爵自從之矣何必修天爵以要人爵哉子張之學是修天

爵以要人爵夫子之言是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子張之學是有所爲而爲夫子之言是無所爲而爲古今人功夫都是一樣只是主意念頭有所爲無所爲不同耳夫子此章與孟子天爵章總只是令人轉念不是令人易業

春秋戰國時成周取士之制雖廢而遺風猶存或以言揚或以行舉間有行之者故子張學干祿孟子謂今人修天爵以要人爵還說得只消轉念不消易業自秦漢以後取士之途不一學者欲爲聖賢先要易業便說不得轉念矣前半生精力既奪于諸子百家後半生精力又奪于功名富貴到老年縱有爲聖爲賢之心那裏有功夫去讀六經孔孟之書此眞儒所以不多見而世道人心不三代若也且尤可異者漢詔舉非常之士于是人爭跻弛不羈以博非常之名卒之操莽溫懿接踵而出世道之禍可勝言哉至于王安石以新

經字說取士其壞人心術尤甚南宋韓侂胄
當國取士稍涉義理者悉見黜落六經語孟
中庸大學之書爲世大禁宋之不競又何怪
焉樹鵠于彼而責成于此此必無之理也逮
我　國朝以五經四書取士而設儒學以作
養之諸士自幼所讀者理學之書所作者理
學之文下以此應舉上以此取士主司若曰
其言如此其人可知此必理學真儒無疑也
雖中間言行不相顧徒以文售者未必盡無
乃各人自家不知轉念有負于上之所舉耳
非其舉業立法之不善也由孔孟而後寥寥
千餘載至今日才好說只消轉念不消易業
由此觀之士生今日豈非至幸至幸矣哉吾
輩今日千講萬講只是要轉得此一念則平
生所學者盡皆是物矣不必易業而後稱真
儒也願共勉旃毋負千載一時
入太廟每事問此正聖心自然不容已處如見
孺子而怵惕覩骸而顙泚之類此正象山

所謂堙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也

古之先王有此一念所以不得不制出許多祭禮如宗祝有司籩豆鐏罍一切儀文度數之類此皆從此一念不容已處流出故孔子入太廟不覺的每事問此一念即古先聖當日制禮最初之一念所以不得不把許多祭禮如宗祝有司籩豆鐏罍一切儀文度數之類每事去問此亦皆從此一念不容已處流出故曰是禮也見孺子而怵惕乃不忍之政之原親親敬而額泚乃差親之禮之原入大廟每事問乃宗廟之禮之原先王得其原遂昌其流聖人覩其流遂觸其原此聖人每事問處正聖人窺禮之原處或人烏足以知之問管仲功業甚大夫子嘗亟稱之而又鄙其器小者何曰惟其功業大所以敢于奢僭惟其奢僭所以見得他器小若是器大將此功業不知容在何處豈肯奢僭至此

管仲之功莫大于尊周攘夷管仲之罪莫大于

樹屏反玷何也桓公之于仲卽湯之于尹不是過而樹屏反玷仲何恐也仲方尊周以明君臣之分攘夷以峻夷夏之坊而樹屏反玷仲又何悖也是仲能尊周天子而不能尊齊桓公能攘夷狄之僭而不能攘自已之僭仲將何詞以謝桓公哉仲之得以善始善終者亦天幸耳且當時以桓公之威豈其不能禁仲之樹屏反玷而甘心任仲之僭也或者其偏信乎仲而不知其僭乎抑一匡九合有所用乎仲而不得不爲是隱忍之計乎抑仲自恃其大有功于桓而謂桓其奈我何乎不知使桓而偏信乎仲而不知其僭也是仲愚桓也使桓私計有所用乎仲而不得不爲是隱忍也是桓愚仲也使仲自恃其功而謂桓無奈我何也是仲脅桓也愚之不可脅之可乎哉周公憑叔父之親居冢宰之位操制作之權自古人臣功烈權勢未有過此者而公也吐哺握髮赤舄几几曾不以功烈權勢自高

仲誠有功未必加于周公顧以周公之所不敢僭者而仲僭之何也如曰成大功者略小節不知樹屏反玷是居然以桓自命也此而爲之小孰能爲之大厥後季氏舞八佾三家歌雍徹是仲也爲之作俑矣仲之功不能掩乎其罪仲之罪不能掩乎其功故曰功烈如彼其卑也功烈本高而自高之則卑仲固可罪也哉仲亦可惜也哉

淮陰羞列絳灌禍慘赤族管仲僭儗邦君老死牖下仲之不爲淮陰者亦倖耳可見爲人臣者寧可無功業之成不可無居功之量

功業大小繫于所遇器量大小繫于所學有器量而無功業猶可言也有功業而無器量不可言也

問達生死曰所謂達生死者謂自已不以生死動其心也若不以人之生死動心如莊子妻死而歌友死而歌甚至母死不哀而曰達生死可乎或曰此寓言也曰以母死不哀爲寓

言可乎

問朝聞道夕死可矣曰人能聞道則生也可死也可不能聞道則生也不可死也不可言死生則諸凡是非毀譽窮通得喪可知死生特舉其重者言之耳只是甚言道之不可不聞且聞道之人能出離生死固不待言若專爲出離生死聞道執定在了生死一邊說是佛氏之旨非夫子之意矣

朝聞道夕死可矣乃吾儒光明正大之說也若說未嘗生未嘗死而人謂之生謂之死則幻妄不經甚矣

生死原無二理故謂未知生焉知死則可謂未嘗生未嘗死則不可

問德不孤必有鄰曰象山不云乎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

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故曰德不孤必有
鄰雖然還多一聖字耳
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余則曰吾斯之未能
疑夫道中天日也有何可疑學行而已疑之
何爲不知道雖中天日也而吾儕果能見道
分明胸中朗朗如中天日乎學行而已而吾
儕果能于人倫日用間一一行而著習而察
乎胸中不能朗朗如中天日而曰有何可疑
人倫日用間不能一一行而著習而察而曰

疑之何爲是何其敢于自信如此也易曰或
之者疑之也故無咎可見疑雖非信而欲
求信必自疑始故居之不疑天子鄙其非士
而自以爲是孟子謂其爲鄉原聖賢之爲慮
遠矣余故曰吾斯之未能疑嗚呼疑且未能
矧信也乎哉因書此與同志者正之
孔子憫憫教人謹言慎行後世學者多以謹言
慎行爲僞放言肆行爲真夫謹言慎行中誠
有僞者懲其僞只當進而在謹慎之中求真

不當退而在放肆之中求真進而求真則爲真君子退而求真則爲真小人

涇野先生平日教人惟以甘貧改過爲言或者疑其淺余曰先生之學蓋得之顏子者也簞瓢陋巷不改其樂非甘貧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非改過乎故曰屢空又曰不貳過聖賢之學大抵如此以此而疑其淺也則佛老深矣

問回也不改其樂孔子樂在其中不知是樂道否曰天地間惟有此道吾儒之學亦惟有此道故孔子曰志于道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其言道者不一而足至于曾子言大學之道子思言率性之道孟子七篇尤惓惓于道字可見自古聖賢學問全在此道故仲尼顏子之樂乃所以樂道非懸空去別有箇樂也孔孟而後禪學盛行將此一道字掃而去之只懸空以求此樂故其弊至于猖狂自恣而不可救後世溺于禪學者無論即號稱大儒挺然

以崇正闢邪爲任者亦群然謂孔顏自有樂處不是樂道一倡百和莫可究詰蓋其心雖專主于吾儒而其學則淫溺于佛氏而不自知矣故謂樂道有淺深安勉之分則可謂非以道爲可樂而樂之則不可彼舍道而懸空以求此樂是異端之樂非吾儒之樂也千言萬語諱此道字千思萬想解此樂字此正見禪學入人之深而人亦不自知處孔孟而後此道不明蓋千有餘年矣吾儒異端關鍵學術不小故不可不辨

孔子曰君子憂道不憂貧惟其憂道則所樂在道可知惟其不憂貧則不改其樂樂在其中可知可見孔顏之樂全在此道字奈何後儒必欲諱言之也不知雖樂到渾然相忘無適不然處亦總只是箇樂道

孟子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分明說破道之可樂如此後儒必欲謂顏子非以道爲可樂而樂之何也既非以道爲可樂又

將以何者爲可樂乎禪家移人雖吾儒不能自解免如此

二程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即此便是得仲尼顏子樂處又何必更往別處尋鳶飛魚躍時行物生斯道原在目前只是人丟過道字往別處尋所以孔顏樂處終不能到耳

冉有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還是不說若說則何論力且能說就是力旣曰說矣而又曰力不足何也冉求之病只是把這道理認在夫子身上不曾認得是自家的故曰非不說子之道夫以我說子之道是二之也力即足安所用之他日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不知求所聞斯行之者果說夫子之道而行之耶抑說自家之道而行之耶回知博我約我故欲罷不能旣竭吾才是回說我之道非說子之道也力何患其不足旣竭吾才吾字正與博我約我二我字相應吾輩爲學勿

說我學聖人之道把道當做聖人的當知聖人不過先得我心之同然我自赤子以來此道完完全全聖非有餘我非不足只是我自家不知說我之道耳使我自家果能說我之道也即此便有餘力何患不到聖賢地位

問汝爲君子儒君子儒何以解曰儒行篇解之詳矣或曰昔人謂儒行篇非夫子之言是否曰儒之道大矣夫子告哀公是泛說儒行道其實如此不是說自家如此多自夸大以搖其君也自異端紛吾儒吾儒不惟不能紛異端且往往混于異端而自紛乃曰儒行非孔子之言不知何以知其非孔子之言也宋制新進士賜儒行中庸二篇此其意甚盛高閎反奏儒行詞說不純請止賜中庸閎受學龜山且不知儒且自紛儒如此況異端哉又何惟三教日月星之說也

堯舜其猶病諸與下論不同此是論其勢若曰心猶易盡而勢殊難周下論是論其心若曰

勢猶易周而心殊難盡下論病字正是修已以敬敬處

問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曰一向解者皆謂已立立人已達達人兩念並起不分先後不知謂之曰兩曰並猶未得一體之旨已欲立已欲達此欲是人人有的不獨仁者只是以立人達人之心所以不及仁者耳故曰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玩能近取譬四字其意自見又問躬自厚而薄責于人所求乎人者重而自任者輕何也曰躬自厚者謂以立人達人自任薄責人者謂不以立人達人責人也若自家不能以立人達人自任只責備別人不能立人達人便是所求乎人者重而自任者輕可見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才謂之躬自厚才謂之自任重昔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而孟子以爲其自

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既曰天下又曰自任此可以解立人達人之旨矣雖然伊尹猶待三聘而後自任而孔子則以匹夫自任不論事業而論理不論窮達而論心一腔四海一息萬年此孔子之所以爲仁而孟子所以願學孔子也

惟欲已立而不立人甚且忌人之立惟欲已達而不達人甚且忌人之達如此存心不知可稱已立已達否可見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才謂之已立已達故曰古之學者爲已古之學者是如此爲已不然則楊氏爲我矣

述而不作不是聖人謙詞後世天下不治道理不明正坐一作字不遵守祖宗法度只作聰明以自用天下安得治不表章聖賢經傳只好異論以自高道理安得明述而不作聖人之爲慮遠矣

默而識之一句最要緊果然默識得這箇道理

原自無止息安得不學學之安得厭原自無
人我安得不誨誨之安得倦子在川上曰逝
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學而不厭之解也二
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
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此誨人不倦之解也或
又問默者何曰此章默字從次章講字來原
不是懸空頓悟余嘗有一絕句末云講到無
言處方知道在心不是一味不言坐待默識
也講到無言處真是多說一句不得故曰默
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何消多說
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新等閑識得
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既識得東風面則
萬紫千紅總是春安往非學安往得厭安往
非誨安往得倦
何有于我哉正是聖人默識處正是聖人不厭
不倦處若自以爲有便非聖人望道未見之
心便是厭便是倦便不是真識
問默識所識何物曰夫子嘗自解之矣曰若聖

與仁則吾豈敢柳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可謂云爾已矣可見默識是識仁識聖聖是究竟處仁是發端處究竟處無所增發端處無所減仁如桃仁杏仁雖止一粒而枝葉花實無窮生意已具聖如成株之後枝葉花實已扶踈而爛熳矣其實只是一箇道理故曰學者先須識仁

或問吾輩只修德足矣又何必講學余笑而未荅頃之問余如何修德余曰公只修德足矣又何必問如何修德或者笑而大悟徙義改過是修德實在功夫講學者正講其如何是義如何是過如何去徙如何去改耳總是一件事非判然四段功夫

問講學盛于宋或云議論多而成功少又云理學敝宋何也曰聲容盛而武備衰論建多而成效少此元人進宋史表中語蓋指當時廟堂之上言也如新法和議之類滿朝爭之而竟不報真所謂論建多而成效少者而忌者

乃借尸歸咎于理學諸儒不知當時諸儒多屏遂山野或棄置散地師友之間不過私相講論以明道覺人耳何關于廟謨國是而責其成效少哉且宋之不競正係于京惇侂胄輩禁學之故即有忠言無從取效而反歸咎于學何也是宋以禁理學敝非以理學敝也論者試取宋史一細讀之則諸儒之冤可不待辨而自白矣

問宋儒有不適于用之譏是否曰不然天下之

人不一有有才而講學者亦有無才而講學者有有才而非學者亦有無才而非學者彼見講學而無才者之不適于用非學而有才者或亦倖成其功遂謂講學之無益不知講學而不適于用乃無才之過非講學之過也非學而倖成其功乃有才之效非非學之效也不咎其所以不適于用而歸咎于學不察其所以成功而歸功于非學此宋儒所以有不適用之譏也雖然元祐之禁僞學之禁即

有才安所用之是宋儒之不適于用又時爲之也于諸儒乎何尤

有才而講學益足見其所長無才而講學亦足補其所短不然有才而非學則爲恃才無才而非學則爲棄物矣

昔三原王康僖公講學其父端毅公督之朝邑韓苑洛講學其父蓮峰老人督之康僖公之門人爲馬谿田苑洛之門人爲楊斛山當其時家庭之間藹若洙泗師弟之際不愧伊洛

此吾鄉前輩所以爲盛今父師之教子弟之學自舉業外無復有此風味矣識者不能不爲之三嘆

親妻子奴僕之日多接賢人君子之日少學問終無進益此古人所以講學會友常若不及聚坐一番收斂一番講論一番明白一番

問子路行三軍恐顏子未必能此夫子何以與之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正是行三軍之上策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可以戰則戰可

以守則守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兵法之妙莫過于此可見行三軍特用舍行藏之緒餘耳顏子豈迂濶而無用也

凡天下事果于道理見得明白自家就該做去不該狥人故孔子論貧富不論別人所好何如但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論禮樂不論別人所用何如但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二吾字正是聖人不肯狥人處不然空慨嘆一場徒說別人不是自家依舊落了世俗蹊逕

問子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不知在何處憤何處樂曰學也者所以學爲人也故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憤在此樂亦在此此聖人所以不可及後世學者不知此將一生精力或在詩文上發憤或在功名上發憤或在富貴上發憤不肯在做人上發憤所以不及聖人

問我欲仁斯仁至矣如何是欲如何是至曰無

論如何是欲如何是至當論如何是仁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欲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則其心公公則謂之欲仁不欲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則其心私私則不謂之欲仁故曰學者先須識仁

仁人心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真心也古聖賢千言萬語吾輩千講萬講總只是要涵養此一念擴充此一念更無多術聖學真傳原在于此彼摩頂放踵從井救人者乃有此心而不能善用其心之過正所謂好仁不好學其弊也愚者若懲其愚不病其不好學而反病仁之不當好則其愚抑又甚矣故學者必涵養擴充此一念到滿腔皆惻隱之心處然後信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之說有若無實若虛非顏子明知其有而故爲無明知其實而故爲虛也蓋天下道理原是無窮盡的豈可以自足自滿故曰有若無實若虛此正是顏子實見道理處不可與老氏艮賈

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之說並論蓋老氏
明白又說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
必以身後之這二欲是甚麼心腸此其用意
甚深反落霸術畦徑蓋用此以欺世愚人令
人不可測識非真見道理當如此也老氏巧
顏子誠老氏有意顏子無心此吾儒異端之
辨

問犯而不校曰方將與物同休戚何暇共人爭
是非

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曰民可使由不可
使知非聖人不使之知也聖人看破這道理
不能强人人而使之知是以因性牖民道德
齊禮立規矩準繩昭察示人以可由之則
使之家遵而戶守然而使民知之之意已在
于由之之中特不强人人以必知耳中間有
能知者不外規矩準繩直透精微奥妙固聖
人所深願有不能知者有此規矩準繩亦不
至放縱決裂亦聖人所深喜民可使由不可

使知聖人誠不能强人人而使之知也老氏不達乃倡爲愚民之說故其言曰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知多卒使始皇焚書以愚黔首則老氏一言誤之耳學術一差關繫豈小

三年學不至于穀不易得也只爲志穀一念不知忙壞古今多少人且無論聖學無所爲而爲只說穀之得與不得豈係于志人第不思耳

問御乃藝之卑者夫子何以執御曰古人每出必輿必以子弟御非以自逸所以防輕動妄動耳且子爲父御弟爲師御亦寓教孝教敬意在內故曰樊遲御又曰冉有僕堯舜孝弟只在徐行後長可見御之義甚大此御所以爲六藝之一而夫子所以願執御也

六藝中惟御久廢可見夫子執御之說爲慮甚多能是游藝功夫博文是志道功夫不可混看

多能是藝如射御釣弋之類故曰吾不試故藝博文是講明道理約禮是體驗身心此聖門精一之學原自與多能不同博文不是在藝上博雖俯仰宇宙上下古今止可謂之博文不可謂之多能博文與多能蓋道與藝之別也

多能無論其粗者卽如詩文一事雖亦是古今不朽之事不可少的但聖人之所以爲聖與學者之所以學聖人功夫所重不在此故聖人不禁人題詩作文篤字亦不教人題詩作文篤字天資高有餘力不妨正務學之無傷不然不學亦無傷彼不能詩文而遂謂詩文爲不當學固不是卽能詩文而遂謂惟詩文爲當學亦不是

漢人之文晉人之字唐人之詩自是宇宙奇觀自是令人欣賞學者但以此爲游藝之助則可若以此爲正學之妨則不可

問空空鄙夫何足與言而夫子必竭兩端曰此

正見聖人誨人不倦之心
自已稍有所知不待人問而汲汲于自見是其
病在淺露自已無所不知而人或有問却含
糊不肯盡言是其病在深晦洪鐘有聲特不
可不叩而自鳴耳豈可叩之而復不鳴哉此
其爲人心術不問可知子曰吾有知乎哉無
知也有鄙夫問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
而竭焉自已不自有其知而告人務必盡其
知此聖人所以不可及

問自已無所不知而人問不肯盡言是何主意
曰只是恐其人知忌人並已意思鶩鶩繡出
憑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壞人心術莫此爲
甚
問空空如也當作聖人看否曰不可鄙夫惟空
空才能領受聖教不然聖言未畢必有齟齬
不相投處聖人必不能盡言又安得竭兩端
哉夫子說鄙夫空空正見得他受教有地程
明道謂空中受道意本于此若說夫子空空

顏子屢空是學別有所宗特援聖言以爲證耳

叩字竭字正見聖人無知處人未問我我安得無故起念是未問之前我本無知由人之問才發動起我之知故曰叩既發動起我之知是以不得不竭兩端彼所問者如此我所答者不得不如此多說一句不得少說一句不得故曰竭竭者竭盡無餘之意也既竭矣聖人之心尚復有知乎是既答之後依舊無知故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問知不知上曰知而不自有其知誠上也但老氏之意明知其知而欲以上人先人故故爲不知以下之後之故曰知雄守雌知白守黑又曰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是知而故爲不知以愚人者也安得爲上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知而不自有其知而又與天下人共進于知此吾儒之所謂上非異端之所謂

上也

問博約之訓孔門群弟子共聞之獨顏子悟得博我約我何也曰此一悟全從仰鑽瞻忽中來群弟子所以日聞聖教而不悟者正是少此功夫耳

人皆有爲聖人之才只是不肯竭竭之便幾于聖人故曰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顏子得力處在一竭字世儒受病處在一罷字偶有所悟輒去放開此所以流弊無窮

自以爲悟遂去罷手還不是悟若是真悟自然欲罷不能

聖人心同天地聖人學問直是與天地萬物爲一體學問不是自家私自做的故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只玩可與未可與五字便見聖人公已公人處曾子亦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此亦夫子未可與之意學者且無論有可與不可與之人當先論有與人不與人

之心若無此與人公共之心縱自家十分用功終是自私自利之人其于聖學不啻千里

問權曰道譬之秤然權是秤錘衡是秤梗經是秤星應感之來即所稱之物經是一定不移的權是移來移去的權雖移來移去始終在星之內非移在星之外也權雖通變不離乎經事事有權時時有權非專爲經處常權處變也程子謂權只是經可謂獨見若外經言權則權謀權變矣

可與立未可與權不可說壞立字權是立之熟處孔子不踰矩是立從心所欲不踰矩是權魯男子以已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是他立處然能以已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又是他權處即此是立即此是權故夫子與之不獨魯男子昔沈晦問尹彥明今有南子可見乎尹曰不可曰子學孔子者也如何不見曰若某學未到磨不磷涅不緇處故不見人謂此尹子立處余謂此尹子權處故必權如魯男子

如尹彥明才謂之直可與權

問鄉黨篇大意曰當恂恂則恂恂當便便則便便當闇闇則闇闇當侃侃則侃侃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聖人何以異于人哉人自異于聖人耳

問孔子蔬食飲水樂在其中至鄉黨一篇凡飲食衣服又要齊整何也曰鄉黨篇是說聖人動容周旋無不中禮即一飲食一衣服人所易忽略處聖人亦不肯苟不是要齊整受用不然紺緅何以不飾紅紫何以不爲褻服羔裘玄冠何不以弔食必求精何以不厭精膾必求細何以不厭細惟知肉食何以不使勝食氣哉爲此言者是惡惡衣惡食之人而借孔子以自解者也何足置辨

許平仲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傍有梨衆爭取啖平仲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或者嘆服必如此方謂之善

學孔子

不撤薑食不爲通神明去穢惡與不得其醬不食俱無所取意只是門弟子心悅誠服聖人把聖人平日所嗜的所常用的都要記下以識不忘耳與曾皙嗜羊棗曾子不忍食羊棗之意同卽此足見聖門肫肫其仁景象

問傷人乎不問馬曰此聖心自然不容已處蓋聞廐焚倉卒之際正真心發見之時只一問人不問馬則聖人一生老安少懷多少大的志願皆從此一念中來故孟子驗人皆有不忍人之心驗之乍見孺子入井之一念其意正本于此戰國時廐有肥馬野有餓莩天下日趨于危亂只是爲人上者少此一念耳這道理儘大不可看小了

問論語中有重出者有重出而逸其半者何曰非是重出蓋聖人丁寧意也春秋傳所謂書之重詞之複必有大義存焉爾

時哉時哉鄉黨一篇聖人的行事也只是箇時

哉時哉故曰孔子聖之時者也

馮少墟集卷九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太華書院會語

夫子論大人學術至于治國平天下子思論至聖功業至於贊化育參天地此豈過爲推尊過爲鋪張若曰不如此不足以滿大聖之分量不如此不足以樹承學之標的耳而或者見其學術功業如此又逡巡畏縮不敢當以

大人至聖爲不可幾及嗚呼益失夫子子思意矣故孟子不得已又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又曰聖人先得我心所同然若曰大人之學術雖如此其大初非有加於赤子之心至聖之功業雖如此其偉不過先得我心所同然耳豈真不可幾及哉又何逡巡畏縮以爲不敢當也後世道學不明只是學者看得聖人太高自已太卑吾輩果能信此又何患不到大人聖人地位或曰信得此遂可不用學問功夫而頓入聖域乎曰不然世之不信學不用功者正坐不信得此耳若果信得此自然不逡巡畏縮自然肯用學問功夫且信得此學問功夫才有頭腦才得不差世豈有不用功夫而頓入聖域之理耶蒲阪張去浮署諭華陰一時士習勃然興起今歲戊申春莫余偕同志馮翊王惟大郡丞華下宜化汝刺史長安劉孟直郡丞咸寧楊工載進士西安周淑遠大參及門人數十人爲華嶽之

遊而去浮率閻學諸友邀余講學于嶽廟之
灝靈樓虛往實歸此遊可謂不徒矣瀕別去
浮出此卷索余書余因書此似教此即連日
與諸公所講大旨無他奇也書完復書遊華
二律于後併博一粲徵會來蓮嶽良朋喜共
遊白雲時去住野鳥自夷猶雨霽千巖碧春
深萬木稠山靈眞有待吾道重千秋青柯亭
榭倚山隈喜見儒冠濟濟來心性源頭須有
辨覩聞起處豈容猜三峰直欲凌霄漢九曲

常看浸草萊此會莫言閑眺玩百年道運自
今開

往戊申春余與諸同志講學太華山會語偶因
病未及錄故止存書去浮卷數語耳今壬子
春莫復與去浮惟大化汝叔尚及華下高宜
卿太守馮元鼇刺史袁文禎明府華陰屈湛
虛運長咸寧任以忠明府西蜀譙用錫胡國
柱延安趙爾承司訓及門人百餘人會於太
華書院盤桓十數日始歸歸來因錄其語以

退溪全集　卷九　　　

若教他忍教他不謂則禽獸便不能矣禽獸不能而人能之正謂人有此一點義理之性耳故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自宋儒氣質之性之說出而孟子性善之旨益明益人之清濁厚薄豈止三品蓋有什伯千萬而無等者皆是氣質若義理之性人人都是同的那有兩樣人性之皆善于此益信

乾以大生坤以廣生天無不覆地無不載此天地之性善也若論氣質則天一屬氣便不免有旱潦地一屬質便不免有肥磽然則天地亦有性善有性不善哉惟不言氣質而言義理則爲物不貳生物不測天地之德孰大于此又何旱潦肥磽之足言也觀天地則知人矣

問孟子言性善亦只說得情一邊性安有善之可名曰性體無聲無臭不觀不聞原不可名第觀於情之善而性之善始可得而名耳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觀

於石中有火擊之乃見則知火在石中雖不擊亦有觀于洪鐘有聲叩之始鳴則知聲在鐘中雖不叩非無知擊之有火叩之有聲則知情知不擊之火不叩之聲則知性矣此正孟子所以善言性也

問今人見孺子而怵惕此固自然而然矣如見美色而心蕩見金銀而心動抑豈勉然而然耶孟子以情之自然而善者驗性之善而或亦以情之自然不善者驗性之不善不知孟子何以爲辭曰孟子正見彼以情之自然不善者驗性之不善故不得已亦以情之自然而善者驗性之善耳不知彼亦何以爲辭

問見孺子而怵惕見觳觫而不忍此固以情之自然善者驗性之善如見美食而思嗜見好色而思好彼亦以情之自然不善者驗性之不善可見性有善有不善矣而孟子專言性善何也曰如有二人于此一人見孺子而怵惕見觳觫而不忍見美食而思嗜見好色

而不思好一人見美食而思嗜見好色而思好見孺子而不怵惕見觳觫而不不忍則謂性有善有不善則可今以見孺子而怵惕見觳觫而不忍之人一旦見美食見好色固未有不思嗜思好者以此驗人性之有不善似是不知以見美食而思嗜見好色而思好之人一旦見孺子見觳觫亦未有不怵惕惻隱者以此驗人性之皆善又何疑焉孟子以氣質中之義理斷人性之皆善而告子以氣質中之氣質斷人性之有不善是告子徒知氣質之性而不知義理之性也孟子曰告子未常知義余亦曰告子未嘗知性

告子曰食色性也甘食悅色是天生來有的故曰生之謂性既以食色爲天性爲自然則必以仁義爲人爲爲矯强所以有以人性爲仁義之說不知仁義亦是天生來有的原是天性原非人爲原是自然原非矯强且不必別言仁義即就告子食色性也折之而彼自詻

然彼亦無辭如甘食性也即甚甘食之人而語之曰汝饕人也則必羞悅色性也即甚悅色之人而語之曰汝淫人也則必惡可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可見仁義亦是天生來有的非人爲非矯强也豈以人性爲仁義哉孟子從六陰旣剝之後指點出一點微陽直看功於世道人心不小

六經四書千言萬語總只是教人爲仁義告子欲抹摋其言又不好說仁義不該爲又不好

說爲仁義者之非而第曰以人性爲仁義人性天生來無仁義教人爲仁義是戕賊人性而教以僞也如說好箇老僕被人敎壞之類此言出則六經四書千言萬語皆紬矣無形之歛烈于熯火不令之禁甚于侂胄

問孔子惓惓於學字慮字而孟子云不學不慮何也曰告子以食色爲不學不慮之良知良能故謂之性而以仁義爲學而後能慮而後知非不學不慮之良知良能故不謂之性故

曰以人性爲仁義不知食色固是不學不慮的仁義亦非待學待慮的如孩提知愛稍長知敬待學邪不待學邪待慮邪不待慮邪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可見仁義是不學不慮人性中天生來自然有的彼六經四書千言萬語惓惓教人學教人慮惓惓教人爲仁義不過教人各自盡其性之本有各自率其性之所自然耳豈以人性爲仁義哉彼以食色爲性以甘食悅色爲盡其性

之所本有爲順其性之所自然而此以仁義爲性以愛親敬長爲盡其性之所本有爲順其性之所自然則以人性爲仁義之說不攻自破矣此孟子不得已而有不學不慮之說也正所以發明當學當慮之意也

告子食色性也謂之曰性若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甘其食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悅其色也甘食性也悅色性也無他達之天

下也故孟子不得已亦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故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如此則孟子仁義性也之說不惟別人心服卽告子亦心服矣從告子之論性則甘食悅色無仁義以爲隄防人人以縱欲爲眞以循理爲僞其寃也至于爲禽爲獸從孟子之論性則愛親敬長卽食色亦協天則人人以循理爲是以縱欲爲非其究也可以爲聖爲賢性學一差毫釐千里歐陽公謂教人性非所先誤矣誤矣

歐陽公謂教人性非所先是吾性中眞無仁義而告子以人性爲仁義之說是矣不然何故歐公併性亦不敢言

孟子以孩提知愛稍長知敬驗仁義正以仁義不可言姑就知愛知敬處言之耳故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又不可以平常知愛

知敬言而以孩提稍長言正以孩提稍長非由學且慮耳故曰故者以利爲本這箇性體當人初生時天卽命之完完全全無少虧欠只是待孩提稍長時才露其端耳由其端而窺其體可見此性體也湛然無一事而事事皆其所根抵而又不得其所以根抵之自澄然無一物而物物皆其所範圍而又不得其所以範圍之原一腔而乾父坤母一息而物與民胞此之謂義理之性而非氣質之性所

能囿也學能悟此則道心爲主而德性用事情與才善則俱善若不能悟此則人心爲主而氣質用事情與才不善則俱不善矣此孟子道性善所以大有功于後學也

問變化氣質之氣質與氣質之用小之氣質同否曰不同變化氣質之氣質就不好一邊說所以要變化氣質之用小之氣質就好一邊說只是不可恃他好所以要學問

德性人人都是有的只是被氣質埋沒了所以

德性不能用事須是要變化氣質氣質變化後德性才現方才說得涵養然則如何去變化如何去涵養曰在講學

問變化氣質之氣質就不好一邊說則吾既得聞命矣若氣質之用小就好一邊說不知既就好一邊說便是義理矣如何尚謂之氣質邪曰善哉問此處最微妙如見孺子而怵惕此義理之性也若不識其端而擴充之則怵惕亦氣質耳息夜氣而幾希此義理之性也若不識其機而培養之則幾希亦氣質耳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此義理之性也若不乘此未雕未琢之天而加以入孝出弟之功則知愛知敬亦氣質耳然則如何以義理之性亦謂之氣質曰謂義理之性乘氣質以發露而不由學問之功也謂靠天而不靠人恐在人之功夫疎併在天之端倪亦不可保也故曰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學者若加學問之功無論幾希之夜氣不爲知誘即旦晝之仁

義亦可永存無論孩提之知能不至物化即
終身之孝弟亦可參天豈不併氣質而亦爲
義理也哉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眞聖人
不易之言也

天命之謂性性卽理也此破天荒語此性字不
是泛說若曰此中字乃天命之性中字自堯
始發之故曰堯得統於天率性者率此中之
性故謂之道若率其過不及之性則不謂之
道矣修道者修其過與不及而歸之中也中
原是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修道者不過教人
各自率其天命之性耳豈拂人之性豈强世
之從也哉

天命之性指中字說雖不可露出此字却不可
不知此意今人只往高遠玄空處說不知愈
高遠愈差愈玄空愈謬

喜怒哀樂二何幾成聚訟不知議論都是但不
該各執已見耳方其未發雖是未發而眞機
何嘗一息不流行寂然不動之中而感而遂

通者自在是未發者未發而所以能發者不以未發而遂不發也及其已發雖是已發而真體何嘗一息不凝固感而遂通之時而寂然不動者自在是發者發矣而所以發發者不與之俱發也未發是已發之源已發是未發之流未發是已發之根本已發是未發之枝葉本體雖是一貫然源自是流之源流自是源之流根本自是枝葉之根本枝葉自是根本之枝葉脉絡尤自分明雖有寂有感而實無寂無感雖無寂無感而實有寂有感彼判然分而爲兩者是支離口耳之學固不是若茫然混而爲一者是影響虛無之學尤不是

吾儒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異端欲抹殺未發之說則曰人一生都是發的那有未發之時吾儒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異端欲抹殺已發之說則又曰人一生都是未發的那有已發之時吾儒曰不覩不聞異端又欲抹

撥不覩不聞之說則又曰有覩覩明無覩覩
暗有聞聞喧無聞聞寂那有不覩不聞之時
未發也無未發之時已發也無已發之時不
覩不聞也無不覩不聞之時一切俱無無無
亦無將吾儒之言一切抹撥此正異端巧於
害道處吾儒不察而以彼之說解我之旨此
所以聚訟紛紛而不可窮詰也悲矣

覩明聞喧說得通覩暗聞寂無此理矣不論理
之有無只管往玄妙處說此異端所以害道

或曰彼原以理爲障所以不論理之有無耳

彼法原自如是

吾儒曰無動無靜無寂無感無顯無微無字說
得最圓活最輕省所以爲妙異端亦曰無動
無靜無寂無感無顯無微無字說的太重濁
太死煞所以誤人

問未發之中說者以爲非時蓋指性體言也不
知是否曰未發原是指性體言第不可抹撥
時字何也本文明白說喜怒哀樂正見得人

有有喜怒哀樂之時亦有無喜怒哀樂之時
耳當無喜怒哀樂之時就是未發當有喜怒
哀樂之時就是已發道理本自明白而好奇
者必欲抹撥時字到底又抹撥不得直足奇
矣

問未發之中已發之和不得從功夫來如何能
至此曰此二句俱是泛就本體見成說功夫
當在言外若曰未發謂之中固矣若平日不
加戒懼之功則胸中一團客氣縱勉強應酬終難語物來順
應之妙其何得中節之和此戒懼慎獨之功
所以不容已也若不加功夫而第曰本體如
是如是則中和自中和而我自我也亦足惜
矣

自虞廷言中而學者多以發而皆中節之和當
之不知道理有箇所以中節處不在發時當

終難語廓然大公之體其何以養未發之中
已發謂之和固矣若平日不加慎獨之功則
胸中一團客氣縱勉強應酬終難語物來順
應之妙其何得中節之和此戒懼慎獨之功
所以不容已也若不加功夫而第曰本體如
是如是則中和自中和而我自我也亦足惜
矣

自虞廷言中而學者多以發而皆中節之和當
之不知道理有箇所以中節處不在發時當

喜怒哀樂之未發而此理已具矣此時說箇不偏不倚眞是不倚說箇無過不及眞是無過不及虞廷之所謂中正指此耳雖不覩不聞而天下事事件件離不得無其迹而有其理故曰天下之大本孔子知天命知此者也曾子止至善止此者也孟子道性善道此者也善哉乎朱子之推言之也曰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又曰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學問透悟乎此是從先天未畫處立根故曰立天下之大本此是無聲無臭的道理不是子思點破令人何處尋討

道理只是平常如喜怒哀樂是人人有的時時有的未發便謂之中發而皆中節便謂之和從大家日用常行間指點出天命率性無聲無臭的道理何等平常何等玄妙何等玄妙

何等平常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此千古聖學之原故豫章

延平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說者謂得伊洛真傳而佐佛者妄肆譏評曰未發是一念不起時也以一念不起之中忽起一看氣象之念便是起念便是發且既云未發矣氣象在何處既有氣象矣又何云未發今學者茫然無以應不知如可喜可怒可哀可樂之事一時未感我安得無故起念就此一時喜怒哀樂之念未起故謂之未發耳非一槩無念一毫功夫無所用而後謂之未發也試看此未發時氣象何等湛然虛明是湛然虛明正是未發之氣象也安得說未發矣而氣象在何處以一念不起之中縱忽起一看氣象之念不謂之發何也謂所起者戒慎恐懼之念而非喜怒哀樂之念也安得說既有氣象矣又何云未發未發功夫不是面壁絕念求之虛無寂滅之域只凡事在平常無事時預先將性命道理講究體認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只在性體上做功夫使心常惺惺念常

豈時時討得湛然虛明氣象便是未發用力處亦便是未發得力處如此有不發發皆中節矣非以一槩無念爲未發以靜中看未發氣象爲起念爲發也豫章延平得伊洛真傳正在于此安得援儒入佛而妄肆譏評耶

佐佛者曰以一念不起之中忽起一看氣象之念便是起念便是發以此抹摋吾儒之說不知以活潑潑地之中忽起一虛無寂滅之念獨不謂之起念獨不謂之發乎且有念念也有無念之念亦念也念必不能無而必於無即此必於無念之念其病尤甚于有念也知此即佛氏亦自說不去矣而反以此詆毀吾儒不亦悖乎

未發是一念不起時也若起一用功之念便是發如何還說得未發信斯言也則未發時一毫功夫無處用矣未發則功夫無處用已發則功夫又不及用如此將功夫一切抹摋只憑他氣質做去喜怒哀樂如何能中節

不惟氣質之性遷他不得即義理之性亦遷他不得如不忍觳觫不屑嘑蹴豈不是義理之性若不於此時加學問功夫則自起自伏旋生旋滅如何笑得故孔子開口先拈一學字其旨深矣

問人性皆善善字何以解曰凡有益于天地萬物者皆謂之善凡無益于天地萬物有損于天地萬物者皆謂之惡孔子言明德便言新民子思言中和便言位育離過人說不得為善故曰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物之善群者莫如羊善字從羊從言古人制字之意遠矣

問孟子三箇幾希字同否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指天命之初至善之本體而言也其所以異于深山之野人者幾希指君子存之之後到聖人地位者而言也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指庶民去之之後猶有一點可存之生機而言也三處自是不同幾希二

字猶諺云差不多婁非如老子所云視之不見曰夷聽之不聞曰希也所以差不多者只是這婁子一點靈明處異於禽獸耳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惟此這婁子聖人之所以異於途人者亦惟此這婁子這婁子原是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的只是不可竟以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解幾希二字耳

吾儒言這婁子一點靈明佛氏亦言這婁子一點靈明佛氏所謂這婁子一點靈明指目之知視耳之知聽饑渴之知飲食的這箇而言吾儒所謂這婁子一點靈明指視之能明聽之能聰飲食之能知味的這箇而言即孟子人性皆善之說指生理之生不專指生死之生而言也言一點靈明處雖同所以言一點靈明者則異不可不辨

目之知視耳之知聽饑渴之知飲食人與禽獸何異惟是視之能明聽之能聰飲食之能知

味人始異於禽獸耳異端言性指人與禽獸同處言吾儒言性指人與禽獸異處只是這箋子故曰幾希幾希云者危之也惟異端言性指人與禽獸同處言所以自誤所以誤人

異端言性亦不曾直以目之知視耳之知聽饑渴之知飲食爲性而以目之所以知視耳之所以知聽饑渴之所以知飲食的這箇言性吾儒亦不曾直以視之能明聽之能聰飲食

之能知味爲性而以視之所以能明聽之所以能聰飲食之所以知味的這箇言性所以能明能聰能知味的這箇性體原是無聲無臭不覩不聞的在虞廷謂之道心在孔子謂之至善在子思謂之未發之中此理之根也所以能視能聽能飲食的這箇性體亦是無聲無臭不覩不聞的在老氏謂之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在佛氏謂之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

逐四時彫此欲之根也然則何以爲欲之根曰只推究所以能視能聽的源頭而不推究其所以能明能聽該視不該視該聽不該聽的源頭如此則任視任聽縱耳縱目適已自便何所不爲故曰此欲之根也源頭一差何所不差

目能視而所以視能明之理即視而在耳能聽而所以聽能聰之理即聽而在口能飲食而所以飲食能知味之理即飲食而在惟提出

所以能明能聰能知味之理則不離視聽飲食而視聽飲食皆屬天則若丟過所以能明能聰能知味之理而單言視聽飲食則視聽飲食便屬人欲（此段論本體）

目能視而所以視能明之理即視而在盡其所以能明之理則無視非明而目之形踐耳能聽而所以聽能聰之理即聽而在盡其所以能聰之理則無聽非聰而耳之形踐口能飲食而所以能知味之理即飲食而在能盡其

所以知味之理則無飲食非正味而口體之形踐故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此段論功夫

慈湖已易云目能視所以能視者何物耳能聽所以能聽者何物手能運用屈伸所以能運用屈伸者何物足能步趨所以能步趨者何物目可見也其視不可見耳可見其聽不可見手足可見其運用步趨者不可見其可見者有大有小有彼有此有縱有橫有高有下不可得而一其不可得而二視與聽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運用步趨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是不可見者在視非視在聽非聽在運用屈伸非運用屈伸在步趨非步趨視如此聽如此運用如此步趨如此畫如此夜如此寐如此寤如此古如此今如此萬如此一如此聖人如此衆人如此云云此段話說全是禪宗然則如何是吾儒宗旨曰只消

更一字視能明而所以能明者何物聽能聰而所以能聰者何物手能恭而所以能恭者何物足能重而所以能重者何物目之視可見也而視之所以能明者不可見耳之聽可見也而聽之所以能聰者不可見手足之運用步趨可見也而所以能恭能重者不可見其可見者有大有小有彼有此有縱有橫有高有下不可得而一其不可見者無大無小無彼無此無縱無橫無高無下不可得而二視聽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運用步趨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是不可見者在視非視在聽非聽在運用屈伸非運用屈伸在步趨書如此夜如此窮如此窟如此古如此今如此萬如此一如此聖人如此衆人如此云云如此發揮便是吾儒宗旨嗚呼安得起敬仲於九原而爲之一提醒也

問無意曰無意二字說得本體說不得工夫說得成功說不得用功如見孺子而惻隱見觳

觫而不忍有意乎無意乎原是無意如到大而化之之聖聖而不可知之神地位有意乎無意乎亦原是無意故曰說得本體說得成功若用功須是誠意蓋人人性皆善善念人人都是有的然必誠之又誠以至於至誠之能化則無意矣誠意到渾化無意處才是誠才謂之成功才合得本體若不用誠意功夫而執定無意爲宗則功夫無實落下手處何時得到聖人無意地位不過空談本體以自寬

心耳

論語毋意意字與大學誠意意字微有不同誠意意字指一念而言毋意意字指事未至而自家先立一箇主意而言如適莫信果之類原不是不好的只是這箇主意預先立不得故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問上蔡云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意耳所以慈湖以無意爲宗曰念未起之前心本一但念既起之後便有善念有惡念所以說支離而

去者乃意耳非緊謂念既起之後全是惡念全無善念也上蔡之言原自圓落今泥支離而去之說一緊要無意不知一念而惡無意可也倘一念而善亦無意可乎人心原是活的有無念之時亦有有念之時有起惡念之時亦有起善念之時豈有一緊無意之理論本體原如是論功夫但當於起念之時看是善念就要着實擴充看是惡念就要着實克治豈有一緊無意任其所發而不爲點檢之理此不待辨而自明者也或曰有意爲善雖善亦私何也曰有意爲善如自欺之意原是不該有的故謂之私若自慊之意原是不可無的豈可謂之私若克治自欺之意圓滿自慊之意此意正不可一日無者可緊曰無意無意哉若無自欺之意而併無自慊之意一切總歸於無是懲其有意爲善而併不爲善也無此理矣

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意耳與有意爲善雖善

亦私之說俱說得極是只是不該一槩以意爲支離一槩以爲善者爲有意耳若一槩以意爲支離其勢必至于滅意一槩以爲善者爲有意其勢必至于令人不敢爲善至于令人滅意而不敢爲善又將何所不至哉

問此心一念發動處謂之意但發動處有善念有惡念如是善念誠可也如是惡念亦誠可乎大學何以云誠意曰人心一念發動處有善念有惡念有善念亦自有好善之念有惡念亦自有惡惡之念善念與好善之念一時並起惡念與惡惡之念亦一時並起善念與惡念對言好善之念與惡惡之念不對言何也好善之念固善念惡惡之念亦善念也如起一善念即當爲善却又不肯爲是初念是而轉念非也如起一惡念復起一惡不當爲之念遂不爲是初念非而轉念是也此就平常論意者言也若誠意章却置過善念惡念兩念對言的只專以好善之念惡惡之念就

好念頭一邊說所以意都是該誠的都該說
初念是而轉念非又說不得初念非而轉念
是矣至於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則萬念總歸
於一念而其念不萌未念止還其初念而其
念不轉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爲其
所爲欲其所欲又何不自慊之有如此則心
本一而意亦復還於一又何至于支離而去
哉又何必專言無意而後使心之一者不至
支離而去也自慊其善念的妙處小人

閒居爲不善節又是誠其惡念的差處于問
善念誠可也惡念誠亦可乎誠於中形於外
此又爲誤誠惡念者之戒也故曰欲誠其意
者先致其知

心一也自心之發動處謂之意自心之靈明處
謂之知意與知同念並起無等待無先後人
一念發動方有善念方有惡念而自家就知
道就是善念就是惡念一毫不爽可見意有
善惡而知純是善何也知善固是善知惡亦

是善也惟此良知一毫不爽所以有善念便自有好善之念有惡念便自有惡惡之念彼不誠其惡惡好善之意者自家良知豈能瞞昧得只是明知而故爲之不肯致知耳小人脩其不善以著其善其於善不善之介其于誠不誠之介豈不分明所謂有惡念亦自有惡惡之念只是小人不肯誠於惡惡耳學者不必如何去做功夫只是知惡之當惡便如惡惡臭之惡以惡之則知惡之知致而惡惡之意誠矣知善之當好便如好好色之好以好之則知善之知致而好善之意誠矣此誠意所以先致知也獨字文公解曰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地也以知字解獨字直得孔曾之髓而或以自字解獨字則誤甚矣

意有善念有惡念而知善知惡之知則非意念之所能敵超然獨存與物無對人之所以爲人惟恃有此一點靈明耳由誨汝知之乎知字與是知也知字同正指此一點靈明處言

之若知之爲知之之知便對不知而言與知之乎是知也知字便不同矣或以知之乎是知也知字作德性之知極是但以知不知字專作聞見之知亦太死煞當云有知有不知者吾心通塞之常知知不知者吾心靈明之體俱以吾心言方妥蓋爲知不知知字不離聞見而亦不滯於聞見故也若提出德性之知雖聞見亦德性若專靠聞見之知雖德性亦爲聞見用矣此夫子所以直提德性之知以誨由也夫人之一心有通有塞有明有蔽而人心之知無通無塞無明無蔽所謂超然獨存與物無對者此也太陽當天幽隱畢照盡掃浮雲還我太虛嗚呼盡之矣

問有善念便有好善之念有惡念便有惡惡之念可見意原是誠的意本誠何必更益之誠曰意本誠無奈誠者之多僞也明知善之當好而不如好好色明知惡之當惡而不如惡惡臭斧斤伐矣而猶不知防牛羊牧矣而猶

不知禁可乎於是不得不有求誠之功是求誠之功正所以復本誠之體也豈得謂之意說謂之揠苗或又曰誠意之功爲無奈多僞者言也倘斧斤不伐牛羊不牧原無多僞何必更誠曰恃知善之當好而不如好好色恃知惡之當惡而不如惡惡臭雖未伐而不防斧斤雖未牧而不禁牛羊可乎千是不得不有存誠之功是存誠之功尤所以葆本誠之體也又安得謂之意說謂之揠苗哉

意本自誠不必更誠心本自正不必更正是田苗本自發生而不必更培植灌溉也有是理乎懲助長之病而緊以培植灌溉爲揠苗其不至於苗則槁矣者幾希講學不精悞人不小

意本自誠心本自正是本體意本自誠却要還他箇誠心本自正却要還他箇正誠意正心是功夫觀意本自誠心本自正可見正心誠意不是揠苗不是以人性爲仁義

意本自誠却要還他箇誠此誠字就念起之後言也若念未起之前不前定乎誠則人性雖善而惡之反覆竊恐一日之間善念少而惡念多久之純是惡念併此善念之少者亦無矣又將何以誠之哉故曰靜中養出箇端倪方有商量處可見古人不惟誠此念子既始有念之後抑且誠此念於未始有念之先古人惟誠此念於未始有念之先所以一日之間善念多而惡念少久之純是善念併此惡念之少者亦無矣其於誠意也豈不尤易哉此子思子有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說也養未發之中正是誠意的源頭學問

問心與意性與情何以分別曰性者心之生理非心之外別有性也情者性之動意者心之發情者性之發於外意者心之動於中情如喜怒哀樂必有所感而後動或發而中節或發而不中節以其有情之可見也故曰性之發于外意者或外有所感而自家方動此意

或外無所感而自家忽動此意以其只有此意而情尚未發于外也故曰心之動于中意正在情將發未發之間最是聖學緊關處不容草草

馮少墟集卷十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語錄

太華書院會語

問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曰非禮不是難勿的亦不是易勿的必如孟子先立乎其大則小者不能奪也然後能勿必如朱子至明以察其幾至健以致其決然後能勿不然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其孰能察

幾而致決哉孔顏之學原是由中以應外而後世有異學者出遂借由中之說以開自便之門若曰學在由中不在制外苟先立乎其大心上有主即視聽言動終日在非禮中有而不有有何罣礙不然心上無主即閉門靜坐終日在妄想中無而不無其爲非禮也多矣況聖學一悟本原則視聽言動自是圓妙又何必一一在外面末節上點檢以襲義外之學耶嗚呼心可匿而視聽言動不可匿故說而著論以非制外之語是不知制外正所以養其中也蓋亦不深于由中之義矣

既終日在非禮中矣心上無罣礙否何以知之既終日閉門靜坐矣心上有妄想否又何以知之且既終日在非禮中便是罣礙又何云無罣礙肯終日閉門靜坐便見無妄想又何云妄想此異端大言欺人語耳自是逃不得識者

問或有謂四勿與克已無干者有謂克已是本

四勿是末者皆名儒語也似非本旨曰然四勿原是克已之目那有本末之分爲此言者是混於異端之說而不自知者也故不容不辨

問非禮卽已也是否曰不然如言動之非禮卽已還說得若視聽之非禮則非禮之聲色在外我安得禁絶之君子平其政行避人可也豈有仁者而行避人之理且非禮之聲色在外不視之聽之何以知其非禮業已視矣聽矣而猶云勿視勿聽不亦晚乎不知頭一視頭一聽卒然而感卒然而應不謂之視聽不視不聽何以知其非禮非禮惟是一視之聽之既知是非禮之聲色就不該視聽却再要視聽何也雖自已亦看不過矣勿視勿聽指第二視第二聽說勿視者克已欲視之心勿聽者克已欲聽之心勿言勿動者克已欲言欲動之心故曰克已非禮之色視也由已勿視也由已非禮之聲聽也由已勿

聽也由已非禮之言動言動也由已勿言動
也由已故曰由已二已字原自分明而後世
學者欲借由已已字回護克已已字又欲借
由已二字抹殺克已二字甚且訓克爲能必
欲爲私欲左袒何也紛紛議論病根在此
問天下歸仁與歸作八荒我闥文公作歸猶與
也何如曰二說原是一意所謂德不孤必有
隣者此也所謂東海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
此理同者此也第已之未克也則肝膽吳越
方寸荆棘吾心先與天下隔而天下安得不
與吾心隔及一日之既克也則一腔四海八
荒我闥吾心先與天下通而天下安得不與
吾心通天下豈有不與吾仁者哉況同然者
在我即千古且與其仁又何況天下二說原
是一意不可分而爲二也
學問只要得這个同然的得此同然則可以考
三王可以建天地可以質鬼神可以俟後聖
而況於天下豈有不與吾仁之理不然真是

肝膽皆吳越舉足皆荆棘矣況天下哉

論學得其所同然則楊墨佛老不能爲之亂論政得其所同然則申韓桑孔不能爲之奪

問天下非之而不顧得無於同然之說有礙乎

曰天下非之而不顧彼正特得其所同然也蓋天下有一時之浮議有千古之是非彼誠看破千古之是非得人心所同然所以天下非之而不顧耳苟不得其所同然而曰天下非之而不顧則無忌憚甚矣此安石之人言不足恤所以得罪于天下後世也

聖人先得我心所同然耳聖人講學故先得我心所同然我亦講學故後得聖心所同然聖人與我分得先後分不得異同

論氣則聖人得其清而我濁論質則聖人得其厚而我薄論時則聖人生於古而我今如何學得聖人所恃者此同然之性體耳故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心之理義是謂聖心之理義是謂性體

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讀至此真令人痛哭流涕小人壞了人國家君子反替他擔箇不是使庸君世主不信仁賢皆小人之貽禍也事體敗壞至此卽盧扁望而却走矣豈盧扁不能活人哉昔靖康之禍已成龜山立朝止九十日卽盧扁亦何能爲而論者責備不已吁亦寃矣南宋秦檜侂胄相繼敗壞一文公立朝止四十九日其能效尺寸之益而論者亦責備不已何也可爲古今一慨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桑弘之徒小人中之小人也王安石之流君子中之小人也小人中之小人其罪易見君子中之小人其罪難知雖然斥逐忠良引用兇邪至於覆人邦家其罪業已彰明較著而或者猶作祠堂記以左袒之何也故曰君子中之小人其罪難知也

安石一行新法而百姓如在水火觀鄭俠流民圖真可墮淚君實罷新法出斯民於水火中

而或者病其激且驟不知拯溺救焚可從容以待否什一去開市之征孟子謂其斯速已矣何待來年余謂君實之速正得孟子之意而或以爲激且驟者蓋章惇蔡京之餘咳也不可不辨

世之論安石者曰執拘曰自是此皆是病症非是病根安石志大才高學博目空將古今聖賢都看不上以爲堯舜雖是聖帝而疆域甚隘禹湯文武雖是聖王而享國不過數百年

孔孟雖是大聖大賢而亦不能使春秋戰國爲唐虞三代都是迂濶了須是富國强兵開疆拓土名利兼收做古今第一箇有用的聖人幹古今第一件有用的功業且宋室國弱兵寡全被韓范富歐及趙抃程張諸迂濶人把國家事耽閣了須是得這等敢做敢爲不怕人議論不說迂濶話的人如呂惠卿章惇蔡京韋才幹得實事才做得出大功業譬之人家生出箇有才幹不安詳的子孫來看祖

宗甘貧自守以爲迂濶要大做一番不知要
治多少產業不知要畜多少幹僕使上擴祖
宗累世之業下垂子孫不板之基存下這箇
主意凡講道理之人皆誚其無用而踈遠之
凡揮霍不羈奔走營爲之人皆喜其有用而
信任之不論道理只要起家如此做去竊恐
家未必成而禍已隨之矣安石之病何以異
此不論道理只是一味要做事功其心以爲
待我事功成時方且格天地光祖宗使人人

稱頌一時天變何足畏祖宗何足法人言何
足恤哉此安石之病根所以深入膏肓而不
可救藥也不知舍道理而專求事功豈止事
功不成竊恐災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
何矣安石不是自爲功名富貴計亦不是執
拘自是亦不是有心禍天下只是學術主意
差了所以自誤誤人國家至此耳可恨可惜
安石這一派學術自淳于髡商鞅李斯申韓桑
孔以及李覯至安石遂大壞決裂不可言矣

淳于髡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思泄柳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髡所謂賢者蓋指聖賢道學之士言耳不然賢者無益於國將不賢者有益于國乎髡不若是之悖矣李靚著富國强兵策各十篇富國策大約說天下事非利不行强兵策大約說天下事非勢不行惓惓進霸而退儒惓惓以勢利爲是以仁義爲迂幸靚不當國耳安石既當國安得不禍宋哉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强戰是輔桀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靚之立論總之爲君辟土地充府庫約與國戰必克耳其不信孟子何惟焉孟子之言一驗於李斯之於秦再驗於安石之於

宋這一派學術誤人不小朱子公以富國强兵解利字不惟得孔孟微旨其所以爲後世君臣慮者尤深遠矣

這一派學術如講黃白之術者自以爲卄成可以起鉅萬之家可以延千年之壽視孔孟深耕易耨清心寡欲之方不足博一笑耳若曰何迂濶至此卒之敗家傷生在此一卄而猶不知悟也悲夫

問足食足兵與富强奚異曰以仁義民信爲主則足食足兵皆國家之至計若以仁義民信爲迂則足食足兵亦富强之嚆矢矣不然吾儒學術豈專欲國貧而兵弱哉必不其然

士君子不可無者氣節却不可認客氣爲氣節士君子不可無者事功却不可認功利爲事功

以功利爲事功則枉尋直尺而無品以客氣爲氣節則憤世凌物而無量

聖學宗旨全在心性二字心性功夫要在品量

二字然則品量可學與曰何不可學余嘗謂一介不苟以學品則品自高萬物皆備以學量則量自大今觀此華嶽削成四方壁立萬仞非品乎俯視寰宇皆在目中非量乎吾輩講學于此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即此便有餘師又何事遠求哉願共勗厥母負山霣

太華書院會語附錄

門人華陰王之翰之良編輯

太華書院　陽城崔時芳

青柯坪舊爲諸生誦讀之藪近名公多聚講於斯而遠邇負笈者日益衆觀者比之白鹿洞故事吾道之明喜在此時先爲署今改題太華書院宜以因爲創云

白鹿昔年洞青柯今日坪地分千里合道會百年明自賦操刀抽因慚製錦榮巨霣應不棄同

結此山盟右一

一識　君王後銅分仙掌初喜翻桑柘影願共芝蘭居奎負驚山重皇臨覺境虛彈琴奠古調不用舊刑書右二

白髮今猶健公餘定省時饑寒隨有問案牘幸無私恐負民非孝因知道是師登山頻著屐吾欲信吾斯右三

乾坤爲父母胞與忍屯膏未滿一人望即分五內勞訂頑開大覺克已借鈞陶俯仰天無際寧

稱華嶽高右四

太華初盟　蒲阪張　煇

太華初盟在戊申春暮馮少墟先生偕諸同志聚講於此因盟焉華陰士之知講學寔自此始至已酉冬崔公明府改青柯坪之署爲書院不佞得與其中俚言志喜

太華開霊秘名賢訂約新道明涇與渭人契晉連秦覽勝延風月侵燈問智仁半生疑未破片語悟歸真右一

遊太華會講灝靈樓　長安劉養性

馮仲好偕同志縉紳及諸俊秀士舉會于華下灝靈樓古未有也不佞竊幸執鞭而時蒲張去浮先生主華陰師席先生雅任斯道亦帥群弟子來會益數日不佞惟三峰明月迷途都照比成小詠論諸君子會仲好書先生卷因續貂左方

特創芙蓉柱太虛天留勝地故僊居一時冠劒文非喪千載荆榛道合除野性從來同木石靜真象原無二迷來邦有因眞空眼底幻即染世間塵形在神斯在名淪器亦淪域中圖五嶽千古講難真　右二

揷漢三峰峻登高不畏身如何逢坦易遽爾謾逡巡一簣莫由已半肩亦讓人再求力自足離我乃尋真　右三

不動山爲體磨青萬古春氣蒸新霽靄雨霽舊嵯峨今古無窮態乾坤不了身青柯擬白鹿盟結此山真　右四

觀何處不鳶魚雲開忽見三峰出從倚闌千月上初

宿波蘿坪雨霽　時郡邑諸生于青柯坪候仲好講學

當面三峰入望真鬱然蒼翠正嶙峋山靈似識吾儕意爲洗塵埃萬古新

登太虛閣望絕頂

結搆馮虛色色幽三峰圖畫一亭收藤蘿屈曲穿巖上泉澗清泠遶地流石鼎茶烟浮細細松林鳥語弄悠悠蓮花咫尺如相面可許携笻到上頭

青柯坪聽華州李生季成彈琴作漁樵歌

山頭雲淨山雨晴松風颼颼飛泉鳴何處遙鐘發幽響一尊邀我李長庚風韻泉流兩不惡況有七絃太古之希聲初聞如在烟水間欸乃綠簑明月灣再聽忽轉翠微半丁丁萬丈之巉巖劉郎馮几聽罷大柏手自昔塵想亦何有華山遊人知多少誰者樵音得此吞吁嗟乎函關紫

烝虛也無高尋白帝欲何如孔門樂事須吾徒
春風到處皆舞雩

書孟直詩後

華嶽之會足稱一時之盛余愧不足爲諸君子役所幸有孟直諸什則今日之遊可托不朽矣昔朱元晦與陸子靜遊白鹿洞泛舟樂曰自有宇宙以來已有此溪山還有此佳客否余於今日亦云余兒康年侍行得此詩殺青以傳余爲跋其後馮從吾仲好甫書

遊華麓紀事　西安周傳誦

余未遊畢郢前同年馮仲好侍御約以暮春遊華嶽及歸自畢原則仲好病謝客將謂此行或不果越數日勿藥卜初十日丁酉啓行先是同志聞之無不勃勃有扶笻之興屆期與偕者劉孟直二守楊工載進士仲好與余四人耳三人各肩小輿孟直獨策款段駕巾車相期遲之渡潛余晨興倣裝携童僕裹糧出長樂門有士友數人具榼酒郊闉外壯其行酒數巡別去至渡

游則孟直工載已先至矣久之仲好至長君康年隨侍遂聯輿東涉滻灞宿斜口夕陽在山綠禾被畝相與散步村中已明月掛山頭晴空一色坐談旅舍茅簷下真與野老爭席矣漏下一鼓餘始寢戊戌辰發行十里至臨潼仲好具飯于城隍廟道士所飯畢行四十里至泠口一作零水名仲好具午飯又行四十里至渭南宿西郭旅邸中月明如昨乃闌闐紛沓不比村落閑寂孟直工載寓稍遠仲好雖同寓以體癯新愈先就榻余挑燈獨坐忽憶邑人秦汝睦憲副在此安得促膝一譚作懷汝睦一絕已亥行二十里至赤水邀諸君子同飯道遇一病狂者猙獰號呼街衢中行人避易見吾輩過長跪道左叩頭致敬良久方起因嘆此便是幾希尚存世之病心者獨此人乎哉飯已行三十里至華州方議從城外直抵敷水鎮留一僕往邀宜化汝知吾輩且至使人要于路遂入城過晁萊公祠拜謁瞻佇

者久之仲好戲謂余此非與子先後守天雄者耶則余汗下幾無能自存嗟嗟庸碌浮沉望桑梓前修愧死矣同詣化汝具飯留宿舍南園亭主人既別去仲好就寢余與孟直工載三人劇談亭中花香月影竹韻松風令人忘倦幾欲呼酒對主人念深夜中止遂成宿宜氏昆季園亭一律庚子留不得發早飯後邀遊城南姬氏園園中竹木陰森牡丹數百株爛焉奪目化汝以酒至列坐花間修爵無算偶有舉孔子志學從心語者仲好剖析精義疊疊不倦余謂聖人一生學問只在矩上用力當其志學即是欲此矩立不惑知命耳順即是不踰此矩但從心所欲而不踰直到七十之年吾輩爲學先須認取矩在庶可終身依據從心地位俟之可也聞者或以爲然已入城叔尚具饌邀坐適族子績裳歸自襄垣縣署聞余駐此來見遂得隅坐飲罷別去仍宿園亭月下坐談移時各寢辛丑早飯化汝所有同年馮元鼇刺史暨李生華實化汝弟

謙姪元賓相繼投刺來訪往報畢日已近午因拉化汝叔尚同行下晝至敷水鎮化汝仍具飯飯畢朝邑王惟大二守走使來迎謂原期雲臺觀四方香火輻輳湫隘囂塵約至華嶽廟會集薄暮抵廟惟大已治具作東道主人矣初議次早即可登嶽或謂明日既望四方登嶽者甚衆喧雜難往仲好議少留會友人講學于此遂宿焉此出野服微行不欲涸有司乃華陰令嘉定李君官閩之夜遣吏致館穀次日壬寅執刺來

顧既別遣役具遊嶽夫馬辭不受晚復具席于灝靈樓上誼惓厚也然非余初心矣是日來訪者又有學諭蕭坂張君煇司訓延川段君懷誠孝廉楊君應震學諭理學名士午後會講于嶽廟官署中邑諸生與者數十人私謂今日華麓何殊白鹿鵝湖甚盛事也講畢赴朱令筵令以雩禱托宜化汝代王席晚王惟大又治具寓邸坐次講學譚秩甚適成宿嶽廟四絕時余肘後攜華嶽志一卷輿中披數過是夜就寢憶十

二年前侍先大夫遊此不覺泣下成重遊華山一律然登臨之興未已也明日癸卯會講友益衆得家報有伯母病甚劇時年踰八十餘余恐有他辭欲先歸諸君子固留甲辰復會講于灝靈樓上觀三峰出沒雲間奇甚談笑盡歡乙巳諸君登嶽余轅遂西王惟大亦以事歸朝邑瀕行晤朝邑趙進士天宿邂逅別去楊孝廉復具飯飯余兩人不偕登嶽者是夜仍宿華州宜刺史園敬枕矍然猶作華嶽之夢遂成懷同遊諸君子及再過宜大夫園亭兩律丙午宿泠口丁未抵家則伯母氏伏枕俟余見余至甚喜越壬子仲好諸君子始歸自青柯坪途中阻雨故耳

此遊也相謀甚久同謀者甚衆而後克行行者僅四人而余又不克終盖遊之難也豈塵襟凡骨山靈拒之不假數日之緣耶然勝友良辰聯牀握手義重聚樂虛往實歸前後浹旬日亦無負此遊矣乃私次第其事以志友人見之謂曰自昔爲嶽遊者多矣予中道而止鮮克有終足

萬曆戊申春服既成同劉孟直郡守楊工
載進士馮仲好侍御遊華嶽過華下邀州
人宜化汝剌史宜叔尚文學同行至則朝
邑王惟大郡守蒲坂張去浮學諭延川段
脩甫司訓偕群英咸集講學論道樂而忘
倦今日華麓直可追鵞湖白鹿洞故事寧
獨躋攀稱勝覽哉山靈有知自當生色因
憶往歲丙申侍先大夫遊此忽一紀矣嗟
嗟安得復着班衣扶杖履重覿此佳會也

未躡華嶽之半自不窮峻極之形而紀嶽遊不
亦愈乎余曰唯唯否否吾子獨不聞歐陽子之
言乎曰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而已
雖然猶知有山水也今日之遊大集群英精談
名理作華嶽一段嘉話又有不在乎山水者矣
必於登臺必於不登若必歷三峰之勝摩巨靈
掌洗玉女盆挹金天露採玉井十丈蓮自昔爲
嶽遊者多矣紀不啻詳余即登亦可無紀

重遊華山有感併引

觸境興思風木增感援筆紀事情見乎辭

幾年不出華陰道此日重來華嶽遊爲問真源尋白帝非關田谷度青牛五千仞聳星初聚百二天開氣欲浮惟有當時簷啄處西風牢落不堪愁

宿華嶽廟同馮侍御諸君子會講時方旱禱萍蹤南北愧當年負却名山幾度緣纔得靈宮一夜宿恍如身抱白雲眠其一

蓬窓睡起鬢鬟參向晚看山山更藍何計盡封肥遯穴祈霊直叩黑龍潭其二

金天露淨蓮花發白帝宮深古木踈怪底坐來添爽氣山流蒼翠到庭除其三

良朋聚首誼千秋滿座高談四壁幽覽勝漫勞誇華嶽此行何異寶山遊其四

遊華先歸道中懷宿青柯坪諸君子

杖藜攀陟喜相從咫尺烟霞路幾重身染白雲歸滿袖山廻紫氣擁三峰離當勝地情偏切味入村醪幸轉濃遥想同遊陶謝手新詩何處勒

高蹤

跋周淑遠詩

古今名公遊華嶽者代不乏人未有徵會講學如今日者亦人不乏詠未有永言孝思如淑遠氏者昔陸象山與朱晦翁講義利章于鹿洞聞者流涕今讀此詩而有不流涕者非夫也余頃與同遊諸君子講倦倦于孝弟二字其于千古聖學頗足自信蓋淑遠倡之矣年弟馮從吾仲好跋

壬子春月馮仲好直指赴新闢太華書院講座余病未偕詩以送之

長安劉養性

新闢榛荒向白雲指迷不厭此重勤振衣千仞應無古倡道三峰始自君源濬玉泉回聖脉印提仙掌領人群却羞蝴蝶追隨意未及關門一字聞

青柯坪聽講

西蜀胡如楠

講堂初起集鴻儒幸有賢哉二大夫谷口清風

馮少墟集

山際月分明引我出迷塗

馮少墟集卷十一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池陽語錄

先生頴悟夙成治舉子業時每試輒雋所構制藝出閨閫內外靡不人人慺傳然先生已注意理學迨子丗聡捷歷玉堂烏府彌錚錚有聲而向道之志彌堅今觀代狩齊魯與弟子負講論足稱洙泗家法再入中台忠義激奮上可薄雲霄

而嚴可凜氷霜識者謂浩氣磅礴亦其言責宜爾比掛冠歸則恂恂大雅似不能言而理學益邃從遊者日益衆一時縉紳學士多執經問難而農商工賈亦環視竊聽有非寶慶禪寺所能容者當道遂爲闢今關中書院以聚生儒講肄即白鹿鵝湖未之或過是時教澤洋溢風韻四訖梅私淑自艾猶以不親出大賢之門是懼叨署原庠獲侍皐比間嘗譚視而悉察之見夫屋漏衾影大庭動履無一不與今日諄諄學約令又無一不與昔日侃侃封事合夫講矣而不行爲世所詬行矣而不盡符所講亦未厭世所望先生惟身有之故不覺言之親切而有味且其一段盛養光輝儼然太和元氣又不止泰山巖巖而已我關中自橫渠氏以來幾數百載明興教化翔洽遠出前代黃河源自天上太華高插雲端風氣淳鬱眞儒崛起其嗣續西銘遡源周孔以翊

國朝崇儒重道之化此實天數非獨人事爾也

辛亥冬先生遊池陽其間聞風興起追隨步趨者坊里幾空梅復穫侍于清河南北禪寺更覺聞所未聞方謀錄先生語壽梓而張生有德房生建極党生還醇輩已先之矣先生語錄共若干卷池陽特其一斑耳然從遊我輩講學以析理事功節義文章道德以標格主敬以沿宗旨成終以究歸宿則一斑也而全豹已該先生實大聲宏

今上久道勵精在廷大臣廣從人望採諸節鉞直指久近奏議交章累牘力爲推轂則先生指日還朝自是語錄轉爲經濟堯舜君民千載一時俄頃間耳乃其作人至意猶勤勤懇懇不輟今觀錄中命定二絕超然物外眞是蔬水浮雲氣象至以難逃徒惹四字直砭末世利名膏肓則先生之有功世教媲美前賢茲可得其大槩云嘗憶王文成以武功牛耳斯文先生以直諫主盟吾道功力庶幾相當而揆厥所自文成一代才人先生尤三秦豪傑起家亦畧相彷昔孟

氏以空言存什一于千百昌黎氏謂其功不在禹下夫禹與孟氏王臣異地然惟其功不惟其地也則夫文成之與先生正先後相望而金爲我

明儒宗條列纚纚尤萬世而下薄海內外誦法孔氏者之指南也詎區區訓一池陽士而已哉是爲序

萬曆四十年歲次壬子春二月三原縣儒學署教諭門人城固韓梅頓首謹

池陽語錄卷上

河北西寺講語

萬曆辛亥孟冬廿一日先生至池陽謁王端毅公王康僖公馬谿田先生張玉坡先生温一齋先生祠墓門人數十人從之是日天氣晴明冬日可愛兩兩三三煦若春風舞雩之意詠歌歸來門人韓學博及諸生百有餘人候講于寺先生曰吾關中如王端毅之事功楊斛山之節義呂涇野之理學李空同之文章

足稱國朝開中四絕然事功節義係于所遇文章係乎天資三者俱不可必所可必者惟理學耳吾輩惟從事于理學則事功節義文章隨其所遇當自有可觀處不必逐件去學而後謂之學四先生也

先生曰事功如端毅節義如舜山眞爲國朝第一然學端毅者不當學事功學舜山者不當學節義何也假如端毅當日上疏後即觸怒逮獄遭譴被搒如舜山則端毅當以節義名

貢科名即父兄亦永錫之光不惟父兄永賴之光即百二山河亦與有榮施矣倘見不及此第曰時日已迫工夫不多方且舉業不暇奚暇理學無論今日所讀何書所作何文曰用飲食鮮能知味即使口耳記誦幸博巍科則功名到手心意滿足倘萬一謙虛者化而爲驕傲謹守者變而爲縱恣彼時自家固不能把持乎自家父兄又豈能約束乎子弟臨渴掘井臨淵羨魚方曰如何做人不亦晚乎

爲今之計莫若就在今日勘破將來一着養成終身根本不出舉業直躋聖域豈非一舉兩得之道哉若外舉業言學是異端談玄說空之學非吾儒進德脩業之學也不知諸君以爲何如

問在止于至善先生曰聖賢學問只在心性用功性者心之生理人性原來皆善至善者性體也止于至善則當下直合性體矣五霸不知性體至善故假仁假義二氏不知性體至善故絕仁棄義告子不知性體至善故有杞柳湍水之議若知性體至善學問止于至善則五霸自不消去假二氏自不能絕棄告子紛紛之議亦自悟其非矣此會子之學獨得孔氏之宗而萬世學者之所不能違也

問知止止字是死煞字否先生曰論語止吾止止字是死煞字此止字是活字孔子十五便知止于從心所欲不踰矩所以終身學問都有着落一知止則胸中便有主張便有無窮

妙趣當下便活潑潑地定靜安慮正是知止
妙處非如槁木死灰置一物于此而後曰止
也聖人正恐人誤認止字爲死煞故以定靜
安慮形容得止之妙

問中庸大旨先生曰中庸一書如一篇論天命
章是冒頭仲尼曰君子中庸是主意中間引
舜顏武周反覆發揮君子中庸一句尚綱章
是大結首章自天說到人以本體爲功夫順
言之也末章自人說到天以功夫合本體逆
言之也故曰易逆數也知易則知中庸矣畫前
元有易删後豈無詩知畫前之易則知天命
之性

先生曰只中庸其至矣乎一句費聖人多少心
堯舜授受大事也止說一箇中字孔子又恐
人看得中字太高遠故不得已加一庸字若
曰中者庸也既補出一箇庸字又恐人看得
太淺近又贊之曰其至矣乎可見這箇中字
非高非遠非卑非近眞愚夫愚婦可與知能

而天地聖人所不能盡也子思一本中庸只是發揮此一句意

先生曰大學至治國平天下中庸至贊化育參天地皆是言學術不是言事功事功乃學術中之作用非與學術對言也後世迂視講學而專講事功此所以併事功亦不及古人可惜可惜

問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與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意同否先生曰中行者資學兼到者也狂狷者具美資而可進于中行者也狂狷一加學問便是中行矣正與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思君子思善人又思有恒語意同思有恒正所以思聖人思狂狷正所以思中行也豈專爲狂狷有恒而已哉奈何夫子思狂而天下遂有僞狂夫子思狷而天下遂有僞狷夫子思中行而天下遂有僞中行如古之狂也肆肆是眞狂今之狂也蕩蕩便是僞狂古之矜也廉廉是

眞猶今之矜也忿戾便是僞猶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之聖人是眞中行若鄉愿便是僞中行此夫子所以致慨于三疾而深惡乎鄉原也

問理障之說先生曰不然謂之曰理自是無障謂之曰障還不是理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或者以此爲理障不知此正察理不精之障也豈理之障哉如人目中理上容不得砂石屑理上亦容不得金玉屑以理之所不能容者而強容之此正悖理不通之障也豈理之障哉或者又曰今有人于此病中縱欲固是欲障病中讀書亦是理障先生曰且問病中理上該讀書否曰理上不該讀先生曰既是理上不該讀書要讀此亦悖理不通之障也豈理之障哉以悖理之障而反坐于理則冤理甚矣或者爲之快然

問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章大意先生曰聖人胸中如太虛然一無所有而亦無所不有鄙夫

未問之前安得無故起念此正所謂未發之中也故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及鄙夫一問於我則因彼之問遂發動起我之知安得不竭兩端兩端既竭矣聖心尚有知乎哉依舊是無知故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此聖人之無知正聖人之所以有知也若人未問則自誇其知既欲已之勝乎人及人既問則自秘其知又恐人之同乎已使驕且吝胸中不知有多少機械此世人之有知正世人之所以無知也

先生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鄙夫未問知從何起兩端既竭知從何留如諸生考試當題未出時安得無故下筆故曰無知及題既出因他題目才發動起我的文思故曰叩及文既完尚還有一句一意不盡發于文內否故曰竭及交卷後胸中依舊是題未下時光景故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先生曰吾儒之無知無知而有兩端佛氏之無

知知無而兩端亦無洪鍾無聲由叩乃有聲雖由叩乃有聲不知當未叩時雖無聲而實有聲聲之理惟無聲而實有聲聲之理所以大叩則大鳴小叩則小鳴若無聲而併無聲聲之理是廢鍾也未叩時若與洪鍾同既叩後便與洪鍾異雖既叩後與洪鍾異其實原是未叩時與洪鍾不同知未叩時之不同則知佛氏之言性與吾儒之言性佛氏之無知與吾儒之無知毫釐而千里也

先生曰佛氏以理爲障是空其聲而併空其聲之理一切摠歸於空也所以無感時似與吾儒同一有所感便顛倒錯亂依舊落于世味中而不可救藥此正以理爲障之障也理何嘗有障哉若不以理爲障則無障矣

先生曰聖人憫人之無知如見孺子將入于井故一當鄙夫之問便有怵惕惻隱之心便不容不竭兩端非納交于鄙夫非要譽于鄙夫也非惡其有隱之聲于鄙夫也

先生曰上智聖人與下愚鄙夫同只是中人多了箇知識所以過于下愚者在此所以不及上智者亦在此何也當無感時無論上智下愚中人都是一樣無知只是一有所感人一問及下愚則以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問一答一問二答二何嘗不竭兩端何嘗添自家一箇知識在內上智亦以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問一答一問二答二亦何嘗不竭兩端亦何嘗添一箇知識在內只是中人多不然或以知爲不知或以不知爲知或問一答二或問二答一便不肯竭兩端便自家添許多知識在內世道人心之壞全壞于此等人此聖人所以自任以無知也爲中人者能親師取友講明正學刊落機知復還本眞造到與下愚一般境界便是到上智聖人境界先生曰陽明先生云箇箇人心有仲尼則箇箇人心有良知惟聖人能致良知所以鄙夫一問便竭兩端不然則茫然無以置對又不然

則記誦之學易窮何以能竭兩端哉無善而能竭兩端此正聖人之所以致良知聖人之所以爲無知也

問人生所遇不齊多不免動心奈何先生曰人心本自如太虛一切窮通得喪是非毀譽眞如寒暑風雨原與太虛本體無與卑之存一狥世心不是高之存一憤世心尤不是只平心易氣應之便合太虛之體隨其所遇便都是瀟洒快樂境界先生又曰請問人生所遇不齊不知動心後能齊否曰不能先生曰既不能可見還多了箇動心到不如只平心易氣應之自家還討箇受用自在

問先天後天之說先生曰人須要認得天字明白然後可言先後此處最要活看假如以起念爲天則未起念時爲先天既起念後便屬後天如不睹不聞是先天至慎獨便是後天繼此而發爲事業則慎獨又是先天事業又屬後天矣摠之天字指當下言凡事有天凡

事有先天後天最當活看如以伏羲之畫爲天則未畫爲先天既畫卽爲後天如以文王之卦詞爲天則伏羲之畫爲先天而文王既演之後卽爲後天如以周公之爻爲天則伏羲文王皆爲先天而周公作爻之後卽爲後天先後字不可執一看

問和同之辨先生曰和同外面一樣若虞廷都俞喜起之盛無一毫乖戾異議恰似同不知此和也非同也若後世安石秦檜之流當時附和者不少恰似和不知此皆私相迎合以取官爵正此同也非和也和同外面一樣只是君子小人心上不同講和而不同處不可用吁咈獻替字若用此則外面顯然不同矣又何消辨和而不同同而不和

先生至弘道書院謁三先生祠畢一客曰端敎公父子如此勛業今否公父子當日極一時之盛今後人可謂否也之極先生曰以端敎公父子如此勛業今否之極正泰之漸也如禹稷契同時奏功宜同

時享報却不盡然禹以其身有天下報之最
早享國却只四百年契之後若湯雖遲四百
餘年始有天下而享國則六百年稷之後若
武王直遲千有餘年中間去邠遷岐爲狄人
所苦及文王羑里之戹一身一家且不可保
自當日觀之似天不可問不知享國却八百
年天地間乘除加減道理原來如此

二先生祠內先生問其後人曰聞康僖公七歲
能詩果否其後人述屋隙詩風來梁上響月
到枕邊明一聯先生曰此不愧屋漏意

先生曰康僖公生長世家少年登第自筮仕至
宦成通無坎坷中間止因得罪劉瑾罰粟三
百石輸邊受許多苦楚至今尚論者以此爲
康僖公第一美事可見學者不當以戹困爲
不幸

問諸生中多有貧困不得讀書者奈何先生曰
顏子在陋巷中能博文約禮斟酌四代禮樂
貧困昌嘗悞了顏子讀書余亦嘗屢空因讀

陋巷章作二絕以自寬云命定難逃陋巷貧機關徒惹鬼神嗔不如打疊心源淨做箇羲皇以上人命定難逃陋巷貧奔忙徒惹世人嗔不如閉戶焚香坐做箇乾坤無事人人若知難逃徒惹四字不惟高明者能自守即庸愚者亦見無益而自止矣

先生曰貧如夷齊千古稱聖貪如顏淵千古稱賢貧昌嘗貧人哉只恐人負貧耳

先生曰人貧而我憐之周之則可我貧而望人憐之周之則不可

先生曰賈誼上書痛哭流涕欲感動人主使天下太平孔子講學亦是痛哭流涕欲提醒人心使萬世太平聖人用心之苦如此

問徐行後長先生曰皐夔稷契之揖讓只是箇徐行後長操莽溫懿之爭篡只是箇疾行先長

問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先生曰要看一道字天地間原有這箇道理這箇道理又非湊冥實

不外禎祥妖孽著龜四體人之善不善一念處此天地間自然實理實事惟至誠能先知之他人實自昧之耳至誠前知是人自異于至誠非至誠異于人也

問儒一也何有眞儒醇儒大儒名儒之別先生曰儒一也若立心制行一毫不假雖卓然以聖學自命而中間不無穿鑿于二氏之學此可以言眞而不可以言醇如純然吾儒不穿鑿二氏躬行實踐不愧古人而砥砥自守尚監與人爲善之量此可以言醇而不可以言大若閒然潛脩而一腔四海退然如不勝衣而一念萬年如舜之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如橫渠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此之謂大儒而眞醇不待言矣此三者摠謂之名儒吾輩學爲儒者也請擇于斯三者

池陽門人張有德　樊由聖　楊我蘊
張其賢　房會極　房建極錄

王孝祖　劉應鰲　楊素蘊

殷日序　劉　鼻　李國葵

龐淳化　李道光　王一麟

張騰霄　李昌胤　周綿祚

孔聲振　王念祖　師上德

劉　昇　秦所式　姜三接

王家梧　馬攀龍　張冲奎

魚賜錦　秦之俊　杜爲儀

李合眞　王一鳳　來　譲

慶善寺講語

先生謁諸公祠墓之明日歸長安門人百有餘人祖于城南慶善寺因設講席如昨先生坐已諸生請曰自昔大儒講學宗旨不一願先生提綱挈領使諸生有所持循先生曰自昔大儒講學宗旨雖多端總之以心性爲本體以學問爲功夫又總之歸于一

敬君子小人之分只在敬肆之問敬者衆善之根肆者衆惡之門敬者衆福之根肆者衆禍之門敬則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肆則父子無親君臣無義夫婦無別長幼無序朋友無信人人敬則天下治人人肆則天下亂堯舜只是箇敬桀紂只是箇肆可不畏哉可不辨哉故曰敬者聖學之要

問敬爲聖學之要固矣又云敬者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何也曰初學之士多以安詳恭敬爲主多知收斂及至既學之後多自以爲有所得便寬一步自謂悟後全無礙不知悟處就是誤處卒之放縱決裂壞人不小是徒知敬以成始而不知敬以成終也不知以文王之聖且緝熙敬止曰緝熙者無已時也故曰純亦不已以孔子之聖縱學到從心所欲不踰矩地位而志學一念必不敢少已若少已便踰矩矣成始成終成終二字尤當玩味

先生曰敬者心之本體如見大賓承大祭此心不覺收斂豈納交要譽惡聲哉一自然而然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耳可見敬者心之本體原如是主敬云者不過以工夫合本體耳非硬將一物強置之胸中曰敬曰敬也

問見大賓能敬承大祭能敬是性體否先生曰是情也非性也是率性之道非天命之性也見賓承祭能敬必有所以能敬者在此天命之性也此天命之性特因見賓承祭而後形

非因見賓承祭而始有惟未見大賓而吾心先已有主未承大祭而吾心先已有神此之謂性體此之謂未發之中惟吾心先已有主所以一見大賓便能敬惟吾心先已有神所以一承大祭便能敬此之謂率性此之謂中節之和能敬者情所以能敬者性知其所以能敬而主敬者君子盡性至命之學

問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先生曰且只問禽獸見大賓承大祭能敬否人之所以異于

禽獸者幾希正指此一點能敬之性體耳不然人之目能視禽獸之目亦能視人之耳能聽禽獸之耳亦能聽人之口能飲身能動禽獸之口亦能飲身亦能動人又何異于禽獸哉孟子曰無辭讓之心非人也余亦曰無恭敬之心非人也昔人有欲打破敬字者有謂目自能視耳自能聽更說甚存誠持敬者蓋未知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只在敬肆之間耳

問晉人以放達爲高近世高明者多倣之不知敬處安在先生曰晉人倣出放達氣象若與世相忘與人無競不知如王戎鑽核王衍三窟郗超入幕不知果相忘無競否可見他放縱恣肆處正是機械變詐處故作無心處正是詭秘有心處

先生曰莊子言自得自適是言堯舜以天下勞心以天下爲桎梏不過要得人之得適人之適使別人得所而非自得自適也自得自適

與吾儒之說不同只是要自家討便益討受用不管別人死活此韭子之逍遥所以壞心術而得罪于名教也

先生曰今人以敬爲僞以肆爲眞即有好脩者見道不明欲敬恐人說僞欲肆于心又不安此所以耽閣一生良爲可惜不知恐人說僞只當在敬中求眞不當在肆中求眞敬中求眞是眞君子肆中求眞是眞小人眞之一字亦不可不辨也且於心不安處就是眞心求爲眞君子者正當于此處識取

問曾點莫春之樂過此亦能有是樂否曰過莫春能樂過秋冬不能樂點與三子何異只有了這箇樂無時無處無不是此物矣譬之善畫者寫出春景固好寫出秋景冬景亦好即如此時天氣雖寒然少長咸集欣然有得就是春風舞雩氣象何必遠求

先生曰學者必有戒愼恐懼之心然後有春風沂水之樂若無此心而徒譚此樂是晉室之

風流非曾點之眞樂矣

問君子小人當如何處先生曰論交與當親君子而遠小人論度量當敬君子而容小人論學術當法君子而化小人不化則乏曲成之仁不容則隘一體之量不遠則傷匪人之比

先生曰交與一人不可妄講學無人不可容

先生曰有經世之學有出位之學有闇脩之學有私已之學以出位爲經世以私已爲闇脩此學者大病然有經世之學而無出位之學

便是闇脩而非以不講爲闇脩有闇脩之學而無私已之學便是經世而非謂講經世之學者盡皆出位好名之人

問好名乃學者大病先生曰然又有不可不辨者君子曰不好名恐雜爲善之心小人亦曰不好名恐妨爲惡之路又曰君子爲善不純只有好名二字小人阻君子爲善亦只有好名二字

先生曰好名之心有顯而易見者有隱而難知

者務外之人無論矣至于私已之士躲避是非絕口不敢言自以爲我不好名人亦以不好名歸之不知此正是好名之深處何也是與非對譽與毀對喜是喜譽之心固是好名避非之心即喜是之心避毀之心即喜譽之心避毀避非之心獨非好名乎可見喜是喜譽其爲好名也易見避毀避非其爲好名也難知故學者必拔去好名之根而後可以言學

問爲惡無近刑爲善無近名先生曰惡原不當爲也而曰爲惡無近刑只是教人爲惡不要已甚耳不戒其爲惡而戒其無近刑何也不知其爲惡之日即其近刑之日而曰爲惡無近刑令人犯不赦之刑而悔之無及者必斯言也是誤天下之小人也善原當爲也又何論有名不有名君子爲善原不爲名而實大聲宏名必隨之是爲善之日即近名之日也而曰爲善無近名令人避好名之嫌而不敢

爲善者必斯言也是誤天下之君子也范忠宣曰若避好名之嫌終無爲善之路可謂莊生頂門之針

先生曰君子曰不好名小人曰君子好名若不好名何以名都歸于君子君子無辭以應不得已只得併實亦不敢務恐務實而一時名至無以避好名之嫌耳不知避好名之嫌是亦好名也惟不避好名之嫌而後謂之真不好名

先生曰好名不好名古今聚訟余有一言解之凡說好名的事就都是該做的事若不是該做的事一做便壞了名如何說得好名可見好名之譏正周行之示也豈直不當避而已哉知此則君子有所恃以務實小人無所恃以肆譏矣

問近有以不揉不舍之間有妙存焉解揉舍存亡何如先生曰此特爲不揉者居閒耳猶居官者曰不清不濁之間有妙存焉有是理乎

爲此言者必貪墨自恣者也莊生謂盜蹠死利于東陵伯夷死名于首陽盖曰貪固好利清亦好名臧穀亡羊其失一耳不知使居官者號于人曰貪固好利清亦好名此其人清耶貪耶不問可知矣此莊生所以誤人不淺也

先生曰易曰藏密詩曰潛伏子思曰闇然此正聖學眞脉吾儒講學正是講學問要潛要闇要密而卿原友借此以杜講學之口亦甚奇矣不知講學而不粘帶世味議評時事便是潛便是闇便是密非以不講爲潛爲闇爲密也

先生曰楊氏無君墨氏無父當日豈料至此只是起于一念學術之差所以併自家亦不知耳可見術不可不愼孟子曰矣人豈不仁于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愼也嗚呼君親大倫仁人孝子無所解于其心者也楊墨豈不仁于

吾儒哉亦學術誤之耳世之非學者曰只在行不在講竊恐所行一差關係豈小譬之岐路之中又岐路焉雖欲不問不可得也彼謂不必講者原安心不行第借口非學耳

先生曰學者須要腳根踏得定徹頭徹尾才得有成不然如登九級浮圖一腳履錯直跌到底爲山九仞未成一簣豈止不能成山恐平地亦不可得也可畏可畏

問君子質而已矣章大意先生曰棘子成意思儘好只是言語過激子貢直得夫子彬彬之意不可說失輕重本末之等當時有文無質賤得以凌貴卑得以凌尊紊名分壞紀綱固不成世界若有質無文則貴無以別于賤尊無以別於卑名分紊紀綱壞亦不成世界矣如周制樹屏反坫舞佾歌雍正所以別上下辨尊卑若因大夫之僭而遂併其佾舞雍而去之則大夫固不得以僭乎天子天子又將何以別於大夫故曰虎豹之鞟猶犬羊之

鞠其關係世道一樣不可以偏勝有無論也
問文質彬彬先生曰彬彬最要體認蓋文質不
是對立的亦不是六分四分低昂的譬之一
木質也斲而爲器則文矣器質也加以彩飾
則文矣文質豈二物哉第雕斲彩飾不可太
過使文勝質耳是知無方之愛敬皆從孩提
知愛一念生來知此可以論文質矣
問道可道非常道何如先生曰吾儒所謂道正
指其可道者而道之也老氏曰道可道非常
道則是以道不可道者爲常道矣有是理乎
可言者是常言可行者是常行今曰道可道
非常道則是言可言非常言行可行非常行
而以言不可言者爲常言以行不可行者爲
常行矣背理不通莫此爲甚
問有爲漢儒躬行宋儒空談之說者某殊不然
不知先生何如先生曰漢儒中誠有躬行者
而槩謂漢儒躬行則不可無論其他失節敗
行即如馬融之列女樂桓榮之誇楷古不知

可言躬行否宋儒如周程張朱即在孔門亦當列德行之科其他如司馬君實邵堯夫尹彥明劉元城諸儒其躬行實踐豈在冉閔之下漢書宋史明白易見而猶敢爲此言是侂胄江陵之餘孽不可不察也雖然亦非眞尊漢儒也特因漢儒不講學故借以非宋儒耳使漢儒而亦講學也恐亦不免以非宋儒者非之矣

先生曰漢儒有傳經之功但當論其功而不當論其行宋儒有明道之功固當重其功而尤當重其人

問行義以達其道先生曰行義達道不是行義時能建麥大功業便謂之達道便謂之有用實學便謂之眞儒不能建麥大功業便謂之不能達道便謂之處士純盜虛聲便謂之僞儒如此將道字却看做事功了人安得不詭遇以圖功業如此是行義以達其功非行義以達其道也且如詭遇而能獲禽則功業雖

建而人品已失如詭遇而又不能獲禽則人品先失而功業又不能建豈不惜哉行義達道只是要不枉其道不專在功業大小間論也三代而後此道不明久矣夫子安得不有聞語未見人之嘆

問求志者求何志達道者達何道先生曰求志者求此天地萬物一體之志達道者達此天地萬物一體之道若不求此志即倖成一匡九合之功亦枉道也豈得謂之達道哉

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倘責任不在得無于一體之心有礙乎先生曰不然有此一體之心時乎大行雖披纓而于此心無所加時乎窮居雖閉戶而于此心無所損非謂一槩披纓而後謂之一體也雖閉戶之時而披纓之心未嘗不在只是責任不在我不得不閉戶耳非謂一閉戶而遂于一體之心有礙也禹稷顏回同道正同此一體之心同此猶已之心只是禹稷有責任說得由已顏子無責

任說不得由已惟猶已之心同所以能易地皆然猶已之心天地萬物一體之心也

先生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只在心上論不在責任上論責任所在無論山林不得侵廟堂之權卽廟堂之上錢穀亦不得侵甲兵之權一體之心雖同而所居之位不一素位而行不願乎其外此之謂君子而時中此之謂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之學

先生曰天下事各有職分一毫越俎不得只是講學一事無論窮達人人都是當講的人人都是有分的却說不得越俎故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

先生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今人一膜之外便分彼此卽父母兄弟間尚且不能一體又何論天地萬物哉程子天地萬物一體之說蓋恫乎有餘悲也

或有疑程子一體之說爲馳騖者先生曰子請勿疑學者儘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尚恐不能

以父母兄弟爲一體若疑其馳騖而不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則一膜之外便分彼此其痿痺不仁之病殆有不可言者矣程子一體之說乃對症之良藥彼馳騖之疑是亦痿痺不仁之病將發而不自覺者也請速以程子之良藥藥之

先生曰張子西銘正是解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一句開口說乾稱父坤稱母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何等痛快學者果能知乾坤原是我的父母自然知萬物原是我的同胞雖欲痛癢不相關不可得也

先生池陽之講不惟士人興起即里巷小民咸擁輿聚觀候門竊聽欲得一二語終身誦之

先生因出所刻做箇好人心正身安魂夢穩行步善事天知地鑒鬼神欽舊對一聯示之于是衆共朗念歡然稽首而去

先生瀕行諸門人餞于郊洗觴酌先生先生曰因此酒觸起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

不合者仰而思之聖聖相承道同心一那有不合有德曰或時勢不同先生曰只頭一句禹惡旨酒先不合禹曰惡旨酒周公曰我有旨酒周公豈不知惡當時也費了多少思量如禹之絕亦不難只是燕賓奉祭又不可少斟酌再三才悟得這箇道理原是活的所以三百篇中一則曰旨酒再則曰旨酒而俱繫以燕樂嘉賓可見除了賓祭都是當惡而絕之的雖然燕賓固不可少又恐賓王借此沉湎而不知惡所以賓筵章又極言其醉狀而深戒之曰既醉而出金受其福可見這箇旨酒雖賓燕不可少亦不可縱此又周公善用其惡而深合大禹之心者也只此一事不知費了多少思量故曰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又何況四事哉在曰禹惡旨酒實未嘗絕先生曰絕尚不能制不絕必至濫觴賓筵之詩吾輩不可不書一遍以銘之座右

池陽門人趙之璞　王家在　郝鍾秀

劉汝理　孫元標　党還醇錄

任紹祖　秦世英　李永沛

馬見龍　王延陛　馬如龍

張恢　樊吉徵　胡封

杜崔齡　楊汝棟　李生春

李三汲　馬化龍　傅鳳翼

李乡懋　張企程　張天嘉

党朝相　党蘭　吳邦憲

党芳　石垂鑒　楊日升

馬一元　王宰　石垂箴

王柱　劉禹龍　王麟徵

王右文　石鳴玉　梁文明校

馮少墟集卷十二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語錄

關中書院語錄

綱常倫理要盡道天地萬物要一體仕止久速要當可喜怒哀樂要中節辭受取與要不苟視聽言動要合禮存此謂之道心悖此謂之人心惟精精此者也惟一一此者也此之謂允執厥中此之謂盡性至命之實學右書允執堂屏

聖賢之學總只在此心故虞廷人心道心之說乃千古聖學之原而解者多謂道心非人不麗而人心非道不宰不必屏去人心而別覓道心也舉吾之人心一禀于道即云道矣余向來亦爲此說所誤不知人心道心不容並立如綱常倫理能盡道便是道心不能盡道便是人心喜怒哀樂能中節便是道心不能中節便是人心視聽言動能合禮便是道心不能合禮便是人心極容易辨非以喜怒哀樂視聽言動爲人心而以中節合禮爲道心也

今日舉吾之人心一禀于道即云道是舉吾之喜怒哀樂一禀于節舉吾之視聽言動一禀于禮即云道是明以喜怒哀樂視聽言動爲人心而以中節合禮爲道心矣以中節合禮爲道心不差而以喜怒哀樂視聽言動爲人心不知喜怒哀樂視聽言動可以屏而去之乎以必不能屏而去之者爲人心是明白左袒人心回護人心也人心屏而去之猶恐

不盡而以必不可去者當之何惟乎人心日熾道心日微令人猖狂而無忌也哉若以視聽言動爲人心則亦可以綱常倫理辭受取與仕止久速爲人心矣可乎類而推之如好問好察是道心不好問好察便是人心隱惡揚善是道心不隱惡揚善便是人心執兩端而用中是道心不執兩端而用中便是人心益爲明白若以視聽言動爲人心是以問察善惡兩端皆爲人心也愈無此理矣

吾儒曰不逐聲色不殖貨利此聲色就不好一邊聲色說非耳得之而成聲目遇之而成色之聲色也而或者宗異端不即不離之旨倡爲不離聲色不溺聲色不絕貨利不染貨利之說夫不離不絕人所易見自己已諱不去所以不得已只得說箇不溺不染不知既不離不絕矣又烏知其溺不溺染不染哉且如理所不當離的惟恐其不即理所當離的只不離便不是又何論不即不即不離明白爲

當離而不離者諱而人多不及察何也

使人有兩箇心一箇是人心一箇是道心有何難精惟其只是一箇心所以難于辨別難于分析所以異說得易于誤人所以學者多易爲異說所誤這等去處關係不小此精一執中堯舜所以開萬世道學之原也

學之一字朔自說命而孔子揭之爲萬世鵠講學者講其綱常倫理如何能盡道仕止久速如何能當可能盡道能當可得處在何處不能盡道不能當可失處在何處這等去處不容不講講的明白痛快心上默默有透悟處默默有自得處然後能一一盡道一一當可盡道當可非可以襲取而卒辦也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學者學此者也習者習此者也說者說此者也樂者樂此者也我能盡道我能當可我心自說何論人之知不知又何愠此君子之學非孔子吾誰與歸

有朋自遠方來不是樂其人知若因其人知而

樂便因其人不知而不樂矣安得不愠其何以爲說其何以爲君子朋來而樂者樂其綱常倫理大家俱能盡道樂其視聽言動大家俱能合禮樂吾道之得人樂斯文之有托非專爲人知我而樂著在自家一人身上論也道心爲善爲君子人心爲惡爲小人左袒人心者又倡爲有善之善有無善之善之說如屬程張朱說他不好不得心欲退之而無其詞曰此有善之善如操莽溫懿說他好不得心欲進之而無其詞曰此無善之善主意愈奇立論愈妙關係愈不小此人心道心辨之不容不嚴也

人心道心本自判然而或又借孟子仁人心也之說以證人心之即道此其說愈精而其左袒人心愈甚不知虞廷之所謂人心人字對道字言是不好字眼如公私天人理欲之類孟子之所謂人心人字不對道字言是渾淪字眼猶云仁即我之心云耳虞廷之所謂道

心道字對人字言是好字眼孟子之所謂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道字不對人字言是渾淪字眼猶云世間只有此兩條路云耳聖賢論學下字眼各有不同安得借孟子仁人心也之說而證人心之即道也

公私天人理欲之類分別人心道心極明白故程子謂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大理人欲四字乃程子破天荒語眞得洙泗正脉唐虞眞傳而或者一則曰天理人欲之分論極有病二則曰天理人欲之言亦自不是又曰若天是理人是欲則是天人不同矣果如此說是混天人理欲人心道心而一之也豈有此理人心道心其謬雖去千里其差止在毫釐儘士精一尚恐混淆而今曰天理人欲之分論極有病令人滅天理而縱人欲關繫豈小

程子天理人欲分論既不是不知虞廷人心道心之分論是否

或曰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解者多指人心爲人欲道心爲天理此說非是心一也人安有二心自人而言則曰惟危自道而言則曰惟微罔念作狂克念作聖非危乎無聲無臭無形無體非微乎云云夫以人心爲人欲以道心爲天理說得極是而以爲不是何也既曰心一也人安有二心自人而言則曰惟危自道而言則曰惟微自當云心一也自人欲而言則曰人心惟危自天理而言則曰道心惟微何等明妥而必于闢天理人欲之說何也惟危惟微都就本體說惟精惟一才就工夫說今以罔念作狂克念作聖解惟危何也異學誤人雖賢者不免如此

又曰天理人欲之分論極有病自禮記有此言而後人襲之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若是則動亦是靜亦是豈有天理人欲之分若不是則靜亦不是豈有動靜之間哉其說如此余以爲若是則便是

天理若不是則便是人欲如何以分論爲有病彼以是不是關天理人欲之論余即以是不是破天理人欲之關

心之精神是謂聖出孔叢子而不載于論語此後人假借之言非孔子告子思語此句却有病不知心之精神是謂聖果道心之精神耶抑人心之精神耶如果道心之精神也則心之精神誠是聖如是人心之精神也則心之精神是謂狂豈得謂之聖哉蓋精神二字在好處固說得在不好處亦說得在吾儒固說得在二氏亦說得豈可不辨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以理義言心才是道心不以理義言心便是人心必曰心之理義是謂聖方爲無弊耳如玄之又玄衆妙之門都是混帳兩可模稜話在人心道心上都說得必如易所謂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始無弊

問虞廷說人心道心而上蔡謂心本一支離而

去者乃意爾何也曰心本一自念起而後有人與道之分故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上蔡之言從大學來蓋心爲意之主宰意爲心之發動本只是一箇心只因一念發動處遂名爲意耳上蔡之所謂心與大學之所謂心對意而言也虞廷之所謂心兼意而言雖不言意而意與知自在其中也大學因虞廷言人心道心恐人無處覓心故說出箇意字見此心一念發動才有人與道之異不然一念未起鬼神莫知從何分辨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正欲人在此心一念發動處分辨人心道心即下精一之功耳惟精者精察人與道之分不使之支離而去也惟一者心本一而一之乎道不至于支離而去也上蔡與大學之言正是人心道心惟精惟一的註解解得何等痛快

問詩云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張子云大其心以體天下之物程子又謂心有主則實無主則

虛何也曰不當在大小虛實上論只當分別人心道心如是道心則小也是大也是有主也是無主也是如是人心則小也不是大也不是有主也不是無主也不是詩與程張之言皆是在道心一邊說所以無所不可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不知便是人心一知便是道心一知則日用的便是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飲食只是一箇飲食人心道心之分只在知味不知味耳綱常倫理視聽言動即或稱爲聖或流爲狂只在一念操舍存亡飲食知味立躋虞唐勉旃同志慎此毫芒

世之點檢于綱常倫理喜怒哀樂視聽言動者固多點檢于形跡而不知求之于此心求心者又多求之于虛無寂滅而不知求之于綱

常倫理喜怒哀樂視聽言動之際此心學所
以愈晦若反觀內照以心爲主直從念頭初
起處提醒此心精之一之綱常倫理一一要
盡道喜怒哀樂一一要中節視聽言動一一
要合禮時時察識時時體認造到心體澄澈
本原得力處則隨其所遇不必一一推勘而
綱常倫理自然盡道喜怒哀樂自然中節視
聽言動自然合禮故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從
心所欲不踰矩是論成功非論用功也余所

云云是論用功非論成功也孔子十五志學
不惟志不踰矩即志此從心所欲不踰矩第
從心所欲不踰矩不能徑造故孜孜一生惟
知有此志此學縱學到從心所欲不踰矩地
位而志學一念猶然十五之心一息尚存此
志不容少懈此孔子之心學所以上接虞廷
之傳也若心之不存而望視聽言動之檢固
無是理若視聽言動之不檢而曰我能存心
亦豈有是理哉言心而不言矩言成功而不

言用功此心學所以愈晦而成功所以終不可幾也

詩云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學者只當在維其有之上用功不當在是以似之上用功

學問之道全要在本原處透徹未發處得力本原處一透未發處得力則發皆中節取之左右自逢其原諸凡事爲自是停當不然縱事事點檢終有不湊泊處此吾儒提綱挈領之學自合如此而非謂日用常行一切俱是未節可以任意不必點檢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又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可見學不到自得終是支離終不能取之左右逢其原若不深造以道而曰我能自得又無是理世之學者喜談左右逢原自得之妙而厭深造以

道博學詳說之功是未嘗有之而欲其似之也恐終無似之之日矣

學問功夫全要曉得頭腦主意深造以道主意全爲自得博學詳說主意全爲反約博學詳說正是解深造以道反約正是解自得以自得爲主意以深造以道爲功夫以左右逢原爲自得之妙此孟子生平學問大得力處學問曉得主意才好用功夫用了功夫才得到妙處若只談妙處而不用功夫則妙處終不

而或二之于人心也道無不中一乎道心而不息是謂允執厥中矣何如曰說得極是只饑而食渴而飲二句不是盖異端之所謂性正指饑食渴飲之類指欲而言所以告子有三品之疑吾儒之所謂性專指見孺子入井而惻隱之類指理而言所以孟子斷然有性善之說今以內交要譽極滋味恣口腹說人心極是只是說道心率性兼理欲兩項言不是耳如曰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此良知也極

是若曰饑之知食渴之知飲亦良知也便說不得矣一邊屬理一邊屬欲今把良知朦朧說此所以君子以循理爲致良知而小人亦以縱欲爲致良知耳況以欲爲良知而以遏欲爲致則功夫又不合本體矣本體源頭處一不清楚此所以後來流弊無窮曰如何得清楚曰只消下一轉語曰食之知味飲之知味此良知也便不差矣且知味豈是知滋味之美惡是知其當飲不當飲當食不當食知其當飲當食而飲食之知其不當飲不當食而飲食之便是致良知率性良知都是就一邊說蓋異端以甘食悅色欲字爲率性爲良知爲自然而以吾儒愛親敬長理字爲矯揉爲造作爲勉然而然所以吾儒不得已直指本体曰吾儒這箇理字是天命之性是率性之道是自然而然之良知非矯揉非造作非勉然而然也今以理欲混言率性混言良知又何惟縱欲無忌者之借口也

問致良知與精一之說同否曰綱常倫理盡道不盡道喜怒哀樂中節不中節視聽言動合禮不合禮孰爲道心孰爲人心別人還看不透自家良知却一毫瞞昧不得于此精之一之便是致良知故曰愼獨又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問虞廷言心而孔孟又言性何也曰性者心之生理非心之外別有性也如心是心心之仁義禮智是性故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如手足仁義禮智之心言心是人心非

心矣孟子所謂性善蓋直指虞廷之道心言也此理甚微故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若佛氏以所以能知覺能運動的這箇言性性而不以所以能中節能合禮的這箇言性是言氣質之性嗜欲之性而非言義理之性也生之謂性食色性也皆是就氣質嗜欲一邊說若生生之理食色之理才是吾儒之所謂性故曰性善孟子道性善是就生生之理

言而非直以生死之生爲性是就食色之理言而非直以食色爲性也若丟過理而專以生爲性專以食色爲性則人又何以異于禽獸哉孟子道性善是就氣質中提此一點道心爲千古辨幾希之一脉也關繫豈小

孔子言性相近至戰國時又有三品之說有性惡之說孟子獨言性善何也蓋以天地觀之天本大生然天不能無旱潦地本廣生然地不能無肥磽孔子言近是兼旱潦肥磽說孟子言善是專就大生廣生處說若三品性惡之言則是因天有旱潦而疑天之不能大生因地有肥磽而疑地之不能廣生也誤之甚矣

存心養性辭平而意串存是收放心養是養德性存如擇種下地養是有了此種方可涵養蓋心有道心人心之與能存則人心去而道心現矣養也者即勿忘勿助養此道心之謂也天壽不貳即知之盡即知性也脩身以俟

只是存養無間立命合知天事天言之即易
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至此則
天人合一而造化在我矣
問唐虞之際洪水艱食天下正是多事而虞廷
獨揖人心道心更不及事功一語恰似迂濶
而堯舜事功獨卓越千古何也曰心者政事
之源而精一執中正脩政立事之根也源潔
流清根深末茂此堯舜之事功所以獨卓越
千古耳三代以後講心學者多見謂迂而君

臣上下爭馳騖于事功又何惟乎事功之反
不及古人也心學不明閑繫千百年國家治
亂不小故不容不講
問心体本空空洞洞本一物不容而今綱常倫
理又要盡道天地萬物又要一体仕止久速
又要當可喜怒哀樂又要中節辭受取與又
要不苟視聽言動又要合禮其功夫不幾于
支離繁難與一物不容之本体相左乎曰不
然子徒知心体本空空洞洞一物不容而不

知心体雖空空洞洞實萬物咸備故曰萬物皆備于我矣萬物皆備于我可見我必如此一一盡道一一中節一一合禮才謂之反身而誠才得樂若反身不誠不惟理勢上過不去即心上也過不去自不容不強恕而行反身不誠原是有物焉以門隔之原是有物焉以疑貳之以一物不容之本体而雜之以物所以反身不誠所以不能一一盡道一一中節一一合禮非本體之不能皆備也強恕而行不過去其所以間隔者而自無不逼去其所以疑貳者而自無不一當下便一一能盡道一一能中節一一能合禮當下便合本體故曰求仁莫近焉如此用功何等易簡直截而反以爲支離繁難何也若以此爲支離繁難將綱常倫理不論盡道否喜怒哀樂中節否視聽言動合禮否而第曰心体本來無物以此爲易簡直截可乎且心体如何見得萬物皆備曰如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此便是綱

常倫理本體原來盡道處如視天清地寧而
色喜視山崩川竭而色憂此便是天地萬物
本体原來一體處如喜怒哀樂能中節心下
便覺快樂不能中節則心下便覺愧悔此便
是喜怒哀樂本體原來中節處推之仕止久
速辭受取與視聽言動莫不皆然可見心之
本體雖一物不容實萬物皆備也但以一物
不容之体而間之以物貳之以物所以不能
萬物皆備耳精之一之不過辨別人心道心
去此一物不容之物以復此萬物皆備之旧
豈于本体上有所增加此正是工夫要合本
體處安得謂之支離繁難也哉世之學者止
知本體之一物不容而不知本體之萬物皆
備此所以多墮于虛無之病而無實地之可
據令人狷狂而自恣也冲漠無朕萬象森然
萬象森然復冲漠無朕此精一執中之學所
以得統于天而萬世學者之所不能違也
問一物不容萬物皆備景象時書院新闢堦除

灑掃花樹森陰令人可愛因顧諸生謂之曰
堦除洒掃此便是一物不容景象花樹森陰
此便是萬物皆備景象若異端之一切俱無
是無蕪穢併無花樹而一切俱無也世俗之
無所不有是有花樹併有蕪穢而無所不有
也于理通乎諸生聞之躍然

門人朱誼余輯錄

寫信堂藏書

長安馮從吾仲好父著

濂洛文抄序

夫道一而已矣三代以前以理學爲文章故六經四子之書爲萬世文字之祖三代以後信理學者或天資筆力不能爲文章而能文章者或恃才傲世不肯信理學此理學文章所以分而爲二也是分而爲二者乃能文者不信學之過

豈理學之過哉或謂宋人講學而文章遂不逮古不知唐人不講學而文章不如漢漢人不講學而文章又不如秦又不如左國何也六經四子之書純是理學而文章又非秦漢左國之所能及又何也此理甚明正坐學者未之講耳宋儒如濂洛諸子之文無論發理精微直接唐虞鄒魯之統即文章筆力亦自卓爾不羣鳳翔張心虞氏慨世之能文而不信學者衆且併其所爲文者亦非也因刻濂洛文抄以救之嗚呼學者讀此而有悟則理學文章庶幾可合而爲一矣

明道先生集抄序

二程先生之學得之濂溪而朱文公謂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始有以接孟氏之傳何也太極通書洩千載不傳之秘文公亟贊之豈其不足於濂溪蓋濂溪精於學而不大講至聚徒講學大開吾道之門則自二程先生始耳講學創自孔子至孟子而益盛自孟子沒而佛氏之徒登

壇說法動逾千人而天下靡然向風吾黨之士迭迭巡畏縮而不敢言千餘年間無論耑識者即有志者亦茫無所適向使濂溪之後無二先生之講則濂溪之學孰知之而孰傳之先王之道亦岌岌乎危矣幸二先生排羣議而挺然獨任由是佛氏之講始覺漸息吾黨之士始有依皈而孔孟以來相傳不絕如綫之一脉始有所藉以復振中興之功比於開創猗歟偉矣故曰自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始有以接孟氏之傳

也鳳翔張心虞氏權比澶州澶乃明道先生過化之地因刻明道集抄以訓多士頃寄余命弁一言余因發明先生接孟氏之傳之旨以解古今之惑若先生之學如識仁如定性如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如以佛氏爲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之類雖聖人不過如此說今具載編中無俟余論惟是識仁所稱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先生明言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

自明安待窮索而近世學者不論心之懈不懈理之明不明而動稱不須防檢不須窮索以爲玄妙是中佛氏之毒而借先生以自解者也嗚呼論本體則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如不恐觳觫不忍入井當下便是何須防檢何須窮索論功夫則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敢謂心不懈也而不防檢義理無窮終身學之不盡敢謂理已明也而不窮索不窮索則不能識不防檢則不能存故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則本體功夫一齊俱到此先生之學所以爲大也若憚於用功而第曰不須防檢不須窮索本體如是如是則益失先生意矣心虞固體驗先生之學而有得者也不知以余言爲然否

關學編序

我關中自古稱理學之邦文武周公不可尚已有宋橫渠張先生崛起鄠邑倡明斯學皐比勇撤聖道中天先生之言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

立命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可謂自道矣當時執經滿座多所興起如藍田武功三水名爲尤著至於勝國是乾坤何等時也而奉元諸儒猶力爲撑持塤篪和濟濟雝雝橫渠遺風將絶復續天之未喪斯文也豈偶然也哉迨我　皇明益隆斯道化理熙洽眞儒輩出皐蘭崛起厥力尤鉅嘉璞玉渾金精光含斂令人有有餘不盡之思鳳翔以經術教授鄉里眞有先進遺風小泉不緜文字超悟於行伍之中亦足奇矣司徒步趨文清允稱高弟在中顯思履繩蹈矩之死靡他至於康僖上承庭訓下啟光祿而光祿與宗伯司馬金石相宣鈞天並奏一時學者歙然嚮風而關中之學益大顯明於天下若夫集諸儒之大成而直接橫渠之傳則宗伯尤爲獨步者也宗伯門人幾徧海內而梓里惟工部爲速肖元善篤信文成毀譽得失屹不能撓其眞能致良知可知侍御直節精忠有光斯道博士甘貧好學無愧藍田嗚呼盛矣學者賴仰

古今必折衷於孔氏諸君子之學雖緜入門戶各異造詣淺深或殊然一脉相承千古若契其不詭於吾孔氏之道則一也余不省私淑有日頃山中無事取諸君子行實僭爲纂次題曰關學編聊以識吾關中理學之大畧云嗟夫諸君子往矣程子不云乎堯舜其心至今在夫堯舜其心至今在諸君子其心至今在也學者能誦詩讀書知人論世恍然見諸君子之心而因以自見其心則靈源濬發一念萬年橫渠諸君子將亘莫遇之矣不然而徒品隲前哲庸詎足耳則雖起諸君子與之共晤一堂何益哉

思菴野錄序

明興當成弘間太和醲郁化理翔洽海內眞儒於斯爲盛若思菴薛先生其一也先生之學以存心爲宗旨以求靜力行爲功夫自少至老斤斤矩矱不少屑越故所著野錄皆從身心體驗中流出凡天地鬼神之奧人倫物理之常靡不研窮窕極而尤惓惓歸重於此心如日學者第

一要心存心一有不存便與道畔又曰人心一靜萬理咸集又曰心之本體本無一物但有動則有物又曰心不可一時放下放下便與天地間隔與天地不相似諸如此語皆切近精實不詭於洙泗濂洛之旨讀書居業二錄而後未有也夫心學之傳肇自虞廷而孔子一生學問只在從心所欲不踰矩至孟子而發明心性更無餘蘊此萬世學者之準　自孟子殁而異端熾有佛氏者出而談心談性抗焉欲高出於吾儒

一日以寓燕課錄寄余山中余一一讀之不逆蓋公之言曰說至善則事物之本末始終皆在其中說知止即脩身之主意工夫一齊俱到又曰神莫神於止善實莫實於脩身止善脩身合爲一語不是無生有不是有歸無允執厥中於此焉在若能實見得入路庶幾不差嗚呼精矣微矣至於以終日凜凜爲洒落以一悟便了爲悞人以偏於枯寂薄於倫常爲釋氏之弊其峻學者之坊嚴儒佛之辨尤爲懇至必如此而後

謂之脩身止善必如此而後謂之真能知止其有功於聖學匪淺鮮矣或謂王文成言致良知而公言知止何也不知文成之所謂良卽大學之所謂善若言知不言善則必以虛見爲本體言知不言止則必以浮泛爲功夫曰至善曰知止則宗旨一定其學不至於蕩而無歸格致誠正脩齊治平始有用力處亦始有得力處耳夫是之謂歸根復命之學且旣知止於至善則釋氏無善之說自無隙可乘將不攻而自破此公

以側隱羞惡辭讓是非當之如此是以突中烟當竈中火以山下之泉當天一之水也非孟氏意矣或曰如子之言得無離情言性自言而自悖之耶曰不然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夫謂復見天地之心則可謂復卽天地之心則不可何也由烟可以識火而烟不可以當火因流可以溯源而流不可以當源復見天心情見性體此孔孟之宗而堯舜精一執中之說也且學者果能由此眞見性體雖謂卽烟卽火卽流卽源亦

可也故曰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豈不妙哉嗚呼微矣余不佞雖久有志於此學其於心性源頭尚覺蔑然頃讀祥宇李公理學平譚而曠然若發蒙也公博採諸儒纂輯此書洩太極河洛之秘闡執中一貫之旨千載性學如日中天而猶退然自命其言曰平譚夫知平之爲奇則其爲奇也大矣陽明先生不云乎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夫直造先天未畫則奇矣而曰不離日用常行抑又何平也此平譚命名意也觀此而知公之所得精深閎遠矣公不鄙不佞過訪山房屬余爲序因書此於簡端亦藉手請教之意云

呻吟語序

孔子論學一則曰何有於我二則曰何有於我夫以孔子聖人而猶有未有乎哉蓋道體無窮惟有而不自以爲有此孔子所以爲真有此孔子所以爲至聖也若曰姑以示謙云爾則堯舜其猶病諸孔子豈代堯舜謙邪病諸病字正堯

舜脩已以敬處非孔子深知堯舜之心不能爲是語中州新吾呂先生理學大儒也其所著論學語自題曰呻吟語蓋亦堯舜猶病意耳而或者以爲先生謙余以爲惟其病病是以不病此正先生之所爲善學孔子也嘗慨世之學者無所得者以無所得自阻既隘其萬物皆備之量有所得者又以有所得自滿適障其一物不容之體學之難言也久矣如先生稟超世之資抱經世之才投之所向無不如意而猶惓惓折節

道學之傳肇自虞廷其功大矣而宰我賢夫子於堯舜何也蓋精一執中之說講學也弟未揭其名則天下後世將視其言爲帝王以天下相授受之言非人人可得私言者則此言自堯舜發亦自堯舜止矣故夫子不得已揭講學二字而天下後世始知精一執中之學人人皆可講而舍此別無入聖之路使堯舜其心至今在者誰之力也夫子賢於堯舜其功正在於此而或者不察猥云學不必講誤矣且自孟子後此學

絕嚮者千有餘年夫此千餘年間豈乏英雄豪傑可以爲堯爲舜者而或止以事功名止以節義名止以文章名而心性眞儒竟爾寥寥豈不惜哉至濂洛關閩諸君子出始恢復鄒魯之業汲汲皇皇以講學爲已任而堯舜之道始燦然復明於世於此益信夫子之功果賢於堯舜遠也侍御少原余公自少潛心理學埴觀風百二侯代馮翊間著書七篇余讀之津津有味乎其言竊謂聖賢之學心學也心之不養而徒事於枝葉間抑末矣故首論養心人同此心而或不能養卒至遠禽獸不遠者無志也故論定志夫志定矣使不得孔顏樂處則苦難而中止者有之故論尋樂而世之學者又多誤以逍遥放達爲樂此老莊所以誤晉室之諸賢也故論老莊老莊之弊流而爲申韓而王安石假六藝以售申韓桑孔之計卒至禍國殃民而不可救藥則學術之偏害之也故論安石夫學術之偏莫甚於佛佛西夷人也以中國而從夷狄之教則舂

秋嚴夷夏之防謂何故論率夷大防然學術始於人心關於世道履霜堅冰毫釐千里此學之不可不講也故以講學說終焉講則理明理明則人心正邪說息而天下治不講則理晦理晦則邪說熾人心壞而天下亂故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然則公七篇之作其亦有憂乎余蒙不知學然亦從事有年三復斯語爽然自失矣邑侯楊君愛是書剞劂以傳余惟關中同志近多勃然興起而又得公此編倡率而鼓舞之則其風當益盛其七書當益啟觀私沾沾爲桑梓喜

昔明道爲鄜簿與橫渠相講切而秦俗大變至今尸祝余愧非橫渠而得公爲明道故不辭不斐而爲弁諸首

秦關全書序

藍田王秦關先生理學醇儒也其學以盡性無欲爲宗近理著已甘貧苦節世共高之始余晤先生於正學書院相與論格物論未發及太極西銘之旨駸然有當於心今廿年往矣哲人既

逝吾將安從頃先生冢嗣伯敬持先生著作若干種乞余訂正會余病不能細讀乃留伯敬數日命門人輩稍爲編次以歸之而以文簡公粹言及飛泉公語錄列於前見先生學問淵源所自其曰先師遺訓先君遺訓云者先生所自命也嗚呼世之降也學者各執所見自以爲是亡論庸庸者即高明之士往往借言超悟弁髦父師之訓而不恤此蓋漸染於異端喝佛罵祖之說而不自知者即此一念便得罪名教不小又安在其爲超悟哉道荆榛而世江河病正坐此如先生惓惓遺訓是遵死而後已今世豈數數見邪昔宋二程語錄雜出於當時諸弟子散漫不一後賴朱文公私淑表章以傳於世慈湖紀先訓娓娓數千言至今光耀簡册見楊氏世德之盛先生此二編其繼晦翁慈湖而有得者哉其他諸錄要皆躬行心得之言足以羽翼聖真扶持名教非世之騁空譚而鹵實用者可比編成總題曰泰關先生全書因識數言於首簡若

先生平事行之詳余別有傳茲不具論云

正學書院志序

古今書院皆有志往余讀書正學書院求其志而不得近始得於一同志所蓋先督學唐文襄公所纂今八十餘年往矣余私欲續之而不果頃晤今督學青巖段公言及此志公欣然謂余曰余自入關即問書院有志否僉曰無今從何處得來是吾道之幸也若續爲纂述實余今日事遂慨然任之不月餘而志成綱舉目張星列碁布踈舊志更爲精確於都哉正學書院當與白鹿嶽麓嵩陽雎陽四大書院並重宇內矣公一日造余山中屬余玄晏余惟學以正名別其與異端異也夫吾儒言心異端亦言心吾儒言性異端亦言性安所異而曰吾儒異端哉蓋性者心之生理非心之外別有所謂性也然心有人心有道心性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如動心忍性之性性也有命焉之性皆指氣質言論氣質豈止有三品蓋有什百千萬而無等者故

曰忍曰不謂其詞嚴矣如見孺子而怵惕覩親骸而顙泚不忍觳觫之牛不屑嘑蹴之食之類皆指義理言論義理豈止無三品蓋無古無今無聖無凡無有二者故曰善曰道一其詞何決也此千古論性者之準也乃異端則不然直以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者爲性而不以在見曰明在聞曰聰在執捉曰恭在運奔曰重者爲性是明以生死之生爲性而不以生理之生爲性是剔以氣質言而不以義理言矣雖性載於形義理即具於氣質第剔以義理之性爲主則即視即明即文即聰即執捉即恭即運奔即重從心所欲自不踰矩此吾儒之論性所以大有功於世教也若專以氣質之性爲主則任目之視而不論其明任耳之聞而不論其聰任手足之執捉運奔而不論其恭與重則適已自便何所不爲此異端之論性所以大有禍於世教也夫論學而至於心性亦精且微矣而卒至於禍世辨可不

嚴乎哉至於吾儒重綱常異端棄倫理吾儒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異端自私自利人人皆知其非無庸緩頰矣嗚呼邪正不容竝立正學明則異端自息堯舜孔孟之道如日中天而人心世道不復覩唐虞三代之盛吾不信也公中州人伊洛淵源當有獨契此志之重脩也百年闕典若有待於今日者繼往開來公之意良厚諸士之講學於斯者尚相與重躬行毋狗口耳崇正道毋惑異說則异日者與程張諸先生竝俎豆於茲豈直宮牆生色斯世斯文實嘉賴之則於公作志之意斯無負矣敢盡言以書於簡之端

桃岡日錄序

自昔聖賢論學不翅詳矣莫精於孟子大人不矢其赤子之心一語此千古聖學宗旨堯舜復起不能易也學者若信此不及心術少差即聞見愈多事體愈熟去道愈遠矣或謂大人經綸萬變過化存神赤子之心能之乎而猥以不失爲大也不知心一耳用之於正則爲經綸爲神

化爲不失赤子之心用之於不正則爲機械爲變詐爲失赤子之心非塊然如槁木死灰一無所用而後謂之不失也武陵蔣道林先生垂從陽明甘泉二先生游倡道三楚其所錄論學語甚具而尤惓惓於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如曰劈初頭不失赤子之心便是聖胎如何得不失須是戒愼恐懼又曰譬如果核一點生意投之地便會長出根苗來這根苗便如赤子之心切不要傷害他須是十分愛護及長到參天蔽日千花萬實總只是元初根苗一點生意非別有生意嗚呼先生之學可謂直透原本眞得孟氏之意矣其他如論愼獨論默識論天地萬物一體種種名理皆發昔賢所未發其於所以不失功夫尤爲深切明盡學者循此用功此心自可保其不失又何患不爲大人即後世學術龐雜議論偏詖不知學者無論即知學者往往舍功夫而專談赤子之心則失之玄虛舍赤子之心而專談功夫則失之支離心學幾爲晦蝕自先

生此錄出彼玄虛支離之說見睨自消矣其羽翼吾道功豈小哉吾邑侯楊脩齡公先生里人也尊甫申行先生私淑先生而有得校梓先生日錄以公同志此其意甚盛邑侯力承正學政聲藉甚一時而有子嗣昌弱冠舉孝廉溫溫若處子父子祖孫家庭相爲師友讀茲刻知學問淵源遠矣

砭已名言序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解之曰舜舍已回克已此其所以有爲若是云夫已一耳舍者誰舍克者誰克皆由已也故已不知舍已不知克者不謂之真已已非真已則已病已病而不砭則爲仁由已之謂何此憲周張公有砭已名言之編也編中分類有三曰心曰言曰行夫有心病則有心砭有言病則有言砭有行病則有行砭要之言行之病生於心心之病又生於已砭已則心病瘳而言行之病亦瘳故薛文清曰人所以千病萬病只爲有已而編

中反覆論此意獨詳意可知也孔門論仁其言不一而足而克己之說何獨於回發之舜大聖人而孟子稱之何以止曰舍己此正天地萬物一體之意秦漢以來明此意者少故程明道不得已直洩其秘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蓋自此言出而舍己克己之旨益大晦而無餘蘊矣然後世學者猶不免於分形骸生彼此即一體之中耳目手足且多隔閡而不通又何論天地萬物楑厥病根豈非己之一字爲之乎砭己者砭己之己也砭己之己而後眞己見眞己見而又何心病言病行病之與有或謂如此則三砭不既多乎噫是不然蓋己一而已之病百故古人因病立方循方治病雖條分臚列未易更僕摠之皆爲己病而設使人人而太和元氣也雖盧扁杜口可也繇斯以觀公三砭之作豈得已哉余昨與公共事畿輔見公諸凡注厝卓有天地萬物一體之意既而讀此編乃知公學問淵源蓋有所自若公者誠可謂得眞己者矣余

至不肖自獲交於公而心與言行之病亦藉以少砭也故喜而直述其所欲言者以附於末簡

東遊稿序

始余讀孟子至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心甚壯之恨不獲旦夕一至其地而躋其巔又見世人多香火奔謁於二氏之宮雖數千里不憚遠至孔林孔廟近在曲阜而竟無有一人香火奔謁也者心甚悵之又恨不得旦夕一至其地而升其堂由是心馳宮牆神遊泰岱蓋三十年於茲

矣歲乙未行部至東雖於地方無所裨益然得藉以少酬夙願豈非生平一大幸哉自夏五至歲杪得雜著若干篇雖亦有京途所作命曰東遊稿蓋用以識不亡云至於進諸生講業齊魯之都所著有訂士編東昌王太守業已序刻茲不具論嗚呼聖道在心不在迹學聖人者亦求諸心焉足矣苟不能自得於心而徒曰宗廟百官如此乎富且美也登東登泰如此乎小魯小天下也則遊宮牆登泰岱者其人豈尠哉何希

聖者竟寥寥也陽明先生不云乎箇箇人心有仲尼知此則余以酬夙願爲大幸亦淺乎覩矣況區區文辭乎哉是余之以東遊名稿也蓋亦狗迹之見也

劉氏族約序

夫世道之日趨於薄也如江河之不可返此蓋有激之談非定論也孟子道性善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夫人既皆可以爲堯舜世豈不皆可以爲唐虞特患無砥中流而廻狂瀾者其人耳使得其人則返薄歸厚直旦莫遇之矣郡丞劉孟直氏青門望族也孟直解組歸來惓惓以聯屬族人爲第一義所著有族約酌古準今言簡意盡行未兩朞闔族之人瞿然顧化嗚呼此詎可以聲音笑貌得耶先是余與孟直講學寶慶寺嘗以人性皆善人皆可以爲堯舜兩言爲同志丁寧而或者猶覺疑而不信今觀劉氏族人而釋之疑者信信者且堅矣彼謂世道之日趨於薄如江河之不可返明知其非而詖之於無可

奈何自誤誤人可勝道哉悲夫學之不講一至於斯也孟直爲此約蓋從學問中來非區區以文具相約束者吾願劉氏族人從茲尊信此學而講明之則由其約而悟其所以約此約可常行而不替庶不負孟直惓惓至意不然第以文具睹之則世之爲族約者不少也而能遵約者幾人哉非孟直意矣

疑思錄序

余自壬辰請告杜門謝客足未踰閾者三年自檢篋衍惟以讀書遣懷無他營也間有二三同志及伯兄月夜過存相與講孔曾思孟之學辨析疑義嘗至漏分或撫琴一曲或歌詩數首始別蓋忘其身之病而亦忘其寒暑之屢更也居恒多暇乃取所辨析者口授兒康年劄記之鍼砭韋弦聊以自勗歲月積久不覺成帙要之遺忘不及記者尚多此特存什一於千百云耳一日爲友人蕭輝之攜去越數日輝之詣余曰吾子用心誠勤矣第聖賢精義不知果如斯否恐

其中又未必無可疑者余當爲子編次之以就正於海內同志之士余曰唯唯編成題曰疑思錄蓋取九思中疑思問意耳嗚呼吾斯之未能疑錄中業已言之矣同志不遺幸教我焉

辨學錄序

孔子曰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夫學問思行學已賅是矣猶必明辨云者謂不如此譬之適越而北其轅彌學彌遠彌行彌差矣乙巳秋鳳翔張心虞孝廉訪余山房而二三門人聞心虞至亦多朝夕過從共談心性之學秋涼夜靜語話偏長別後因錄其相與發明者得八十一章雖下學上達之旨不敢謂得一貫眞傳而吾儒異端之辨或亦可以俟後聖於不惑耳夫以余之闇汶曾何足與聞斯道而一得之愚得之朋友講習者爲多於是益信明辨之功其益果大而曩所稱弗明弗措原非有心弗措辨至此雖欲措焉不能也於是題其篇曰辨學錄

馮氏家乘序

萬曆丙午余爲余族譜而先世之載多散逸不傳族長老又莫能悉嘗仰天太息曰嗟哉悲乎余小子將安所徵焉杞宋之事孔子傷之爲文獻不足故也夫當吾世而使先世之載散逸不傳繼述之謂何於是謀諸伯氏敬吾裒輯家塾所藏詰勑及志傳諸遺文得僅存者若干篇彙次成帙題曰馮氏家乘爰付殺青公諸族衆庶使後之子孫有所藉以考證云嗚呼嘗見士大夫家子孫蕩費者無論即號稱能守者往往經營產業善逐什一之利至問及先世志文曰無有也問及先世試錄曰無有也如此又何論他藏書哉此其人與蕩費何異夫子孫而曰能守亦賢矣豈其智不及此意若曰是皆故緡無用者耳不知子孫之賢不肖正辨於此不專在產業盛衰間論也嗚呼先大夫殁爲時未遠也而今諸籍且多不可考矧後世乎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百爾後昆凡有所得尚續爲增補毋徒以故緡視之重余不肖之罪可也

馮氏族譜序

馮從吾曰夫國有史夫家有譜古人家譜之作蓋自親親一念生也後世賗爲文具失作者意矣吾族故無譜先君嘗有志而劾余欲成先志而未敢自專之伯兄敬吾兄曰子其任之

嗚呼余嘗讀譜歎世人賤而後貴者恥言其先爲之咨息者久之夫爲人父祖者就不願子孫貴光大厥閥比子孫貴顯矣反恥言其先如為人父祖者又奚願有此子孫哉則不孝莫大乎是世之作譜者率多僭托遠冑誇耀失實此其心亦毋乃恥言其先意歟譜如畫工寫眞要之取其肖而止令後世子孫以是彷彿先人云耳不問文也從吾何敢以不文不勉成先君之志夫叙事必有所由從作例義第一合族辨世漏流於源譜之大者作世系第二然名行不可無紀也有可傳則傳之用以發揚幽光作世傳第三國史紀外戚夫家豈有異焉作外傳第四述往昭來用垂觀省之義又

安可無訓也作譜訓第五凡五篇

游秦小草序

顧生用晦中吳奇士也頃侍其尊人如秦執贄從余學所著有游秦小草其詩文業已升堂而嘗歎矣且冲襟春藹道味襲人若不能爲詩文也者余心益異之一日謂余曰士君子爲學自有向上一著雕蟲小技壯夫爲之乎欲焚其所爲詩文而顓精於理學余喜曰子欲焚所爲詩文則詩文不必焚也且所謂理學者非外庸行而別求聖解也如能詩文者不以詩文自滿不以詩文驕人不以詩文騁離經叛道之語若無若虛成象成爻天下理學莫大於是矣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迨天未雨徹彼桑土孔子不亟稱爲知道哉詩文何妨於理學而必於焚之也三百篇多發理之談故爲萬世詩人之祖漢魏以後人爭工於詞而不求精於理夫詞何可不工也而必於伸詞以詘理甚且倡爲詩不關理之說則誤矣詩文理學分而爲二彼蓋徒知以切

磋琢磨爲說理而不知鳶飛魚躍尤爲說理之妙也吾方望自子超漢魏盛唐而直追三百篇使分者合而爲一一撤千載詩人之障也子又何以焚爲哉用晦將歸請余一言爲玄晏昔楊中立將別二程歸明道先生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後果大闡伊洛之學於東南一再傳得朱元晦集諸子之大成爲宋儒冠冕而感興二十首與風雅竝傳樹詞林赤幟明道之言若持左券不爽今東南諸儒稱盛一時又非昔日比而

子之歸也能倡明而啟吹之則人將稱子爲今之中立而余亦竊比明道之知言也豈不休哉用晦憮然曰命之矣因書此與子訂千古之盟

理言什一序

聖賢之學理學也六經四書淵淵理窟粹乎弗可選矣宋濂洛關閩以及國朝河津諸儒語錄雖言人人殊大要羽翼六經梯航萬世鄒魯以來此爲嫡傳蒲阪張知一先生讀之會心爰採精語纂爲八篇仍以己意各論著於後而諸儒

之旨益大暑而無餘卷凡內外二摠題曰理言什一什一云者志謙也余從先生伯子去浮氏得卒業焉而知先生之於理學深也夫世之學者支離口耳者多炫聞見以爲奇而溺志異端者又借虛無以爲高兩家遞勝而孔鐸絶響識者憂之今觀原生證性之說而知非支離於口耳又觀定趨歸是之說而知非溺志於虛無藉諸儒理言發自家獨得此先生之心所以爲大而先生之學所以不可及也余數年前亦有此

志曾以所標六目舉似去浮去浮然之今得此實獲我心余亦可以無言矣近日士大夫亦多有類輯古今名言以傳者自淑淑人意非不善第多採老莊諸子及國策新語諸書與宋儒竝列甚或有割裂佛經道藏文字附於中者嗚呼老莊異端非學之尤國策機械變詐之首世說新語又放縱恣肆之嚆矢若不察而槩收之無論玉石雜陳鄭雅迭奏竊恐讀者未必受宋儒之益而先已受機變放肆之損世道人心安所

稅駕余爲此懼方欲刪訂之而未能今得此編可以折衷羣言而歸之正矣匪直明理且也衛道先生之功顧不偉哉聞先生尊人雲遊滇蜀久歲音耗先生徒步踪訪嘗仰天大哭曰不得吾父誓不歸矣三易寒暄跋涉數萬里竟遇於蜀逆旅中扶掖而歸此其事甚奇蓋先生一念精誠所格非偶而已也先生蚤慕黃老後悟理氣合一之說一變至道河津而後如先生者指豈多儻先生坊河東曹貞予氏志其墓稱先生有邁人之學識貞予深於理者也其言當不虛去浮署諭蒞陰今春余與去浮及諸同志講學太華書院瀕別索余弁言余惟去浮今之程朱先生蓋大中章齋其人也家學淵源余方羨慕之又安能贊一辭聊書此以報去浮以附於知人論世之義

呂涇野先生語錄序

夫講學創自孔子至孟子沒而失傳中興於

二祖開基崇儒重道以講學爲令甲舉宋儒所講者一一見之行事說者謂　國朝爲乾坤一小開闢詎不信然泰運登閎眞儒蔚起而正嘉間我關中涇野呂先生尤海內學者所宗爲山斗云先生語錄言言皆自躬行心得中流出最透悟最精實眞可與西銘正蒙並傳不朽者其嗜好久而彌篤自此緡敝墨渝不離於手第原錄歲久板且漫漶因僭爲訂正分若干卷而以

之母讓

馮少墟集

馮少墟集卷十四

長安馮從吾仲好父著

說

做人說上

一日與館中二三同志閱邸報中有做官做人之說咸韙其言而余以爲做官做人不是兩事摠之做人盡之矣或曰做官做人豈毫無所分別邪余曰然吾儕立身天地間只有做人一事試觀吾儕今日聚首講學容容與與無半點塵

嚴宛然洙泗杏壇景象固是做人明日朝參課業或揖讓於禁近或唫咏於秘閣亦是做人異日散館之後或留而在內或出而在外職業所關鉅細不一無大無小無敢瘝曠亦是做人非曰如此爲做人如彼爲做官也嘗觀大學一書至平天下章凡理財用人爲君爲相道理具載無遺而總謂之大人之學若做官做人分爲兩事是格致誠正屬做人平天下治國屬做官也有是理哉是大學一書乃古人做人之法則吾儕所當時時潛心理會者也且吾儕自七八歲入社學後叫成做童生進學後叫成做秀才科第後叫成做舉人做進士入仕途叫成做官林下叫成做鄉先生自少至老此身入於世套中何時才去做人不知做秀才做箇好秀才做官做箇好官就是做人其道理工夫說在大學可無贅也嗟嗟耳目口鼻人也視聽言動人也此非有餘彼非不足何待於做人必待於做而後可言人也自少至老方汲汲做人之不暇而暇

言他哉余曰只有做人一事者以此

做人說下

館中與二三同志論學彼此拳拳以做人相印證余曰做聖人易做文人難吾儕於難者尚彈精竭力圖之於易於易者反玩日愒月委之於難何也或有疑者欲余竟其說余曰難易之間是在自悟非可以騰諸口說也無已試以舜孔觀之古今論大聖必曰舜孔舜之德業詳載虞書中若不可幾及而夫子乃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玩其斯二字可見虞書所載多少德業都不是舜之所以爲舜處而惟此乃其所以爲舜然則好問好察難邪隱惡而揚善難邪孔子天縱聖人不知有何樣高遠之爲而其自道弟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夫發憤忘食難邪樂以忘憂難邪由此觀之吾儕特不肯去把做詩文之心爲做聖賢之心耳若是肯去好問好察肯去隱惡揚善

肯去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則舜孔有何難爲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陽明先生曰箇箇人心有仲尼豈欺我哉吾儕只說堯舜孔孟難爲試觀一日十二時中曾去好問好察否曾去隱惡揚善否曾去發憤忘食曾得樂以忘憂否途患不行不患不至不用工夫而曰堯舜孔孟難爲真難之難也且吾儕自入館來朝而誦夕而諷行思坐想何嘗一息不在詩文上用功其詩文何嘗一息不在班馬李杜上模擬真可謂殫精竭力矣試自反之其詩文視班馬李杜竟何如邪孰難孰易必有能辨之者僉以爲然余又曰做人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今言已多矣願相與共勗之

講學說

客有講學者因人言而志阻遂不復講余惟而問之客曰子猶敢言學乎方言學而人言隨之何益也余曰子向日之講學也果爲人乎抑爲已乎如爲人也則人言誠所當恤如爲已也則

方孜孜爲已之不暇而暇計人言乎哉聞謗而輟則必聞譽而作作輟由於毀譽是好名者之所爲也講學之謂何且人之議之也議其能言而行不逮耳能言而行不逮此正學之所禁也者人安得不議之吾儕而果能躬行也即人言庸何傷客又曰學貴躬行固矣講之何爲余曰講學正所以爲躬行地耳譬之適路然不講路程而即啓行未有不南越而北轅者也又譬之家然不講藥性而即施藥未有不妄投而殺人者也又譬之兵家然不講兵法而即應敵未有不喪師而辱國者也天下之事未有不講而能行者何獨於吾儒而疑之客憮然曰有是哉有是哉徵子今日之講吾幾以冥行當躬行矣豈不誤哉講學之益正在於此願與吾子共勗之

夢說

問聖人立言最平易眞切乃夫子有夢見周公之嘆毋乃玄幻乎余曰不然畫之所爲安得如

夜之所夢更爲眞切或曰子之言更玄幻甚矣余曰不然天地之氣復於子人心之氣息於夜此處發見呈露纔是本來眞心最眞最切莫過於此試觀吾儕發憤爲學一日之間喜怒哀樂恰似件件中節矣至於夢中或喜或怒反有不中節處辟如性嗜酒者一向戒之矣至於夢中或不勉於飲或恍然悟其戒而飲之知節何也此正眞情發見也然須得戒之又戒以至於與戒俱化斯夢中亦不飲矣觀人心之眞者莫過於此中庸論喜怒哀樂而先之戒愼恐懼夫戒愼不覩恐懼不聞工夫亦可謂至精至密矣然使胸中猶有戒愼恐懼在則夢中必不免有不中節處故又曰致中和致之云者戒之又戒以至於與戒俱化之謂也如此才能發皆中節雖是已發之和猶然未發之中位天地育萬物即此便是豈待外求哉且吾儕平日好做詩夜間必夢題詩甚且有一二佳聯出來眞是畫間做不到可見人之精神原可以通天地原可以貫

古今欲見堯舜便見周孔便見周孔
笑必羨牆哉吾儕今日試驗喜怒哀樂何如夢
中喜怒哀樂又何如則此心存亡工夫生熟自
是一毫不爽故曰書之所爲安得如夜之所夢
更爲眞切也以此共讀周公以是傳
之孔子夫周孔相去不啻百有餘歲夫孰傳之
而孰受之邪孔子欲行周公之道故屢接於夢
寐間後儒日誦法孔子而卒不能使孔子入夢可
勝嘆哉可勝嘆哉

天道說

董子有言天人相與之際可畏也嘗以秦論始
皇自知天下雖爲已有而法令太酷人心含怨
終夜皇皇計無所出於是不得已爲焚書坑儒
之舉若曰聖賢載籍能發人聰明英雄豪傑能
議人是非從古國家搖亂不能長久皆始於此
焚書坑儒自以爲天下無復有書無復有儒黔
首可愚而我可無羞恙矣此與鑄金人十二於咸
陽意同然能焚書而不能焚黃石之書能坑儒

而不能坑子房之儒圯上之遇老人從何處來十日之索子房從何處去當斯時也秦之鹿已出柙矣黔首果可愚而一世二世果得宴然無恙也邪夫以始皇之雄而無如天意何何世人情其聰明才辨敢於與造物者爭衡也豈未覩秦事也乎哉吁亦愚矣

名實說

學者之病莫大乎務名名曰金金也玉名曰玉玉也鉛而金之石而玉之名孰與我雖然即名焉亦名曰鉛而金之耳石而玉之耳其名彌大其病彌章名而至此名愈乎哉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即其所以疾沒世而名不稱君子蓋辨之矣

勤儉說

越中有二士夫其一人講學其一人不信學二公家俱裕俱以勤儉二字訓其子其子少年初亦奢惰後俱折節爲勤儉廉廉遵父命惟謹其講學公之子汲汲皇皇讀書求友有勤無惰自

奉甚儉卽敝衣糲食宴如也而周族黨賑貧乏略不少吝其家日裕而聲望亦日起卒爲名儒其不信學者之子亦汲汲皇皇持籌治生有勤無惰自奉甚儉卽敝衣糲食亦宴如也而至親族黨一毫無所施予人多以是怨之由是衆叛親離訟獄煩興家事亦漸銷落而營利愈甚卒爲鄉里所不與夫此二子者其勤同其儉同其廩廩遵父命同家道之隆替若此其異何哉蓋以學問爲勤儉則雞鳴而起孳孳爲善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其勤也爲眞勤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其儉也爲眞儉故人品家道成則俱成以世俗爲勤儉則其勤也爲奔忙爲營求其儉也爲貪鄙爲嗇吝故人品家道敗則俱敗耳然則家道之敗也其病豈獨在惰與奢哉夫子孫而能勤儉亦足稱矣而止因學之不講遂至以此敗其家而不悞嗚呼昔人有言毋以嗜欲殺身毋以貨財殺子孫毋以學術殺天下後世爲

人父祖者奈何以講學爲非而至以勤儉殺子孫也哉悲夫余聞其事而有感因爲之說以貽同好

孝弟說別孫生繩祖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者又止爲士之次何也蓋堯舜之孝弟是造道之極滿孝弟之量者也鄉黨宗族之稱孝弟如王詳王覽輩是天資之美盡孝弟之一節者也盡孝弟之一節即可以爲士可見人皆可以爲堯舜只是人安於天資之美未加學問之功安於一節之善未滿分量之全所以爲士之次所以堯舜不可爲耳豈堯舜之道有出於孝弟之外哉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之士是原泉混混之水也堯舜之孝弟則放乎四海矣堯舜雖放乎四海其實不過滿其原泉之量又未嘗於原泉混混有所增加故曰孝弟而已矣而已矣者無所增加之謂也葦下孫生繩祖幼而失怙垂髫學舉

子業弱冠王母殁生宜承重哀毀逾禮既襄事廬於墓側者三年一時以孝聞戊申春余偕同志講學太華山中而生偕其師劉生若魯友李生華實王生國賓徒步九十餘里從余遊瀕別余勗之曰若不聞田畫之告鄉志完乎願君無以此自滿士之所當爲者未止此也生聞其言再拜而謝明年己酉三月生復徒步二百餘里從余講學太乙峰下余留居月餘見其氣宇端凝意向勤懇視昔益有加焉此其所造將來蓋未可量者余深喜吾道之得人也因其歸書老弟說以遺之

顧用晦字說

姑蘇顧生唱離初字離明或以爲文之太著也更之曰元晦此其意甚善而余以爲先儒之字襲之不可復更之曰用晦生再拜稽首而謝詰朝生介許生大倫匄余爲說以志紳佩余惟晦之爲義子思子言之詳矣尚絅闇然晦之始也內省敬信晦之功也篤恭而天下平晦之成也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余又何言生聞之喜甚復再拜稽首謝曰離雖不敏敢不書紳佩先生之教

箴

座右二箴有序

三載靜攝庶幾寡過日來塵溷頓覺茅塞每一點檢不自知其汗之浹背也嗚呼靜中靜易動中靜難余未嘗一日不三復斯言由今觀之益信因述座右二箴用代嚴師訓戒乙未穀日識

呼汝從吾愼汝存心一念少差百鑑俱侵毋愧汝影毋愧汝余勉旃勉旃上帝汝臨

呼汝從吾愼汝制行一步少錯終身大病毋任
汝情毋任汝性勉旃勉旃庶幾希聖

贊

秦關王先生像贊有序

藍田王秦關先生捐館舍二十年矣前歲丁未督學郝公博採公議祀先生於學宮今歲己酉邑侯梁公學博錢君楊君復從闔邑士民之請爲先生建專祠以祀之一時人心翕然稱爲盛舉仲冬二日安主於祠從吾儕同年周淑遠恭知及門人任生國珣梁生爾楨瞻拜祠下樂觀其盛覩先生之像儼若面先

生而復與之上下其議論也因贊數言用旌

山斗贊曰

清臞之貌篤實之學四呂而後公稱先覺昔聆

公訓今拜公祠闢邪崇正百世可師

解

命解

日者以支干八字槩人生平人皆信之余以爲

人生平毀譽得失死生榮辱非支干八字所能

槩也倘有人焉慨然思猛然省即於此毀譽得

失死生榮辱八字勘得破能於此中討得主張

則一切世味自不得以籠絡之便是鵬搏萬里

鳳翔千仞格局便是爲聖爲賢的命若是昏昏

昧昧營營逐逐於此八字勘不破於此中討不

得主張則自暴自棄枉了一生便是春蠶作繭
秋蛾赴燈格局便是爲狂爲愚的命嘗觀此八
字悞了古今多少英雄豪傑眞是可恨可憐命
乎命乎豈日者所能測識哉孔子曰不知命無
以爲君子而孟子亦曰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
所以立命於戲深矣

論

論荀卿非十二子閣試

昔荀卿以儒自命而立言指事一稟於仲尼可
謂偉矣然仲尼之徒惟思孟獨得其宗而卿之
非十二子也以思孟爲聞見雜博猥與墨翟惠
施鄧同類而共譏之是何敢於高論異說而不
讓邪胡其詩也卿之言曰他魏不可合文通治
陳史不可合衆明分墨宋不可容辨異縣君臣
慎田不可經國定分惠鄧不可爲治綱紀似也

而猶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若有不盡非者何至以僻違無類幽隱無說閉約無解乃歸之思孟而以唱和爲有罪哉孔氏歿異端梦如戰國以來從橫捭闔之習盛而吾道不絕如綫矣仲尼之道燦然復明於世者唱和之力也而可曰罪也邪卿固尊信仲尼者正宜以思孟爲津筏而後可以窺洙泗之源委案飾其辭而抵敬之曰此先君子之言也繇斯以觀卿顧不當抵敬先君子哉果爾則卿亦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莫知其非者矣豈不自言而自諍之邪尊仲尼而非仲尼之徒亦太惑矣或謂卿妄以道自任明知思孟之學故爲排之以自繼仲尼之統不知有此一念之勝心而已不可與入道矣何足爲思孟損益哉且卿之尊信仲尼也甚篤而子弓雖賢與仲尼竝稱已失低昂之實又何論思孟卿受學於子弓意推尊子弓以彰已學所從來故不得不舉仲尼竝稱是卿之尊信仲尼亦桓文之尊周室不過陽浮慕之已耳不然子

弓固不在仲尼下而思孟豈遂在子弓下哉是仲尼而非思孟余誠不知其何說矣大抵卿懲叔季不學之弊而歸咎於性惡見覇功之算計見效也而曰法後王故聞思孟之稱性善而談法古不翅如枘鑿然此其詆思孟之根不可救藥者也獨不思相近之訓安所稱惡而堯舜湯文豈不惓惓於垂訓無乃仲尼非乎它魏愼墨之流仲尼之徒羞稱之至如史鰌之直固其所涕嘉樂與者亦不可槩例於諸子老莊輩詆聖侮法不遺餘力乃置之不論甚矣卿之好奇也然則卿之非十二子也其誠敢爲高論異說而不顧者哉或又謂後世儒者借喙思孟行實諍之才無可用世而竊儒名以蓋其愆卿誠有激乎其言之者不知果有激而言也非其竊儒名者可矣併眞儒而非之可乎哉昔人稱卿才高而不見道諒矣嗚呼卿一非思孟而李斯遂焚書坑儒以促秦二世之亡非學而遂以亡人之國也學可非乎哉禍秦者斯而禍斯者卿也此

古今治亂得失之林也

聖之時論 館課

夫時之義大矣哉惟純天之聖人而後可以當之然所謂時者何消息盈虛莫窺機緘通復禪代莫測端倪乃造化自然之妙而不容一毫人力參焉者也使人力可以一毫參則是道爲有方之物而聖人可以爲時矣聖人豈能爲時哉不惟聖人卽造化亦不得而強之如春之不得不夏夏之不得不秋而秋之不得不冬也時則使然造化烏得而強之造化不能強乎時而人恒恃其聰明智慮以安排揀擇於其間曰如此則清如此則和如此則任始強此以律彼繼強彼以合此是執夏之箑而曰曷不爲裘之溫也執冬之裘而曰曷不爲箑之便也豈不盭於時哉節槩雖高勛業雖偉殆與純天之聖人異矣夫惟純天之聖人爲能合心於寂合氣於漠聽明在聲臭之先而智慮在覩聞之外夫是以自作主宰造化爲後時清而清不爲絕俗時和而

和不爲狥人時任而任不爲干時靜也如陰之翕而靜與天俱動也如陽之闢而動與天游易不云乎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嗚呼深哉是道也乃吾夫子之道而非夷惠伊尹之道也伯夷道在於清則與和二柳下惠道在於和則與清二伊尹道在於任則與清與和又二夫二則偶偶則可以容吾之聰明智慮以安排揀擇之故取其清者去其和取其和者去其任即其所造可以廉頑而立懦可以寬鄙而敦簿可以致

不而澤民而終不足以語造化自然之妙何也蓋於時也乃吾夫子則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而已矣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可久則久可速則速而已矣故其自言曰吾道一以貫之一則無偶無偶則無所安排無所揀擇時乎夏則箪而非有心於箪也時乎冬則裘而非有心於裘也聖人以爲時固如是吾亦如是以應之耳矣造化不能强乎時而吾欲以聰明智慮强之能乎哉此孔子所以爲聖人之時也時乎時乎豈易言

哉後人不明於時之說而專以隨時變易解之至爲與時浮湛者藉口嗚呼獨不思夏之必暑而冬之必寒乎故曰信如四時又語其一定而不移也伊川曰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夫隨時變易而不從道則小人而無忌憚反不若夷之清惠之和尹之任矣是故君子無輕言時

馮少墟集卷十五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關中書院記

余不肖借諸同志講學寶慶古刹有年矣歲己酉十月朔日右丞汪公憲長李公憲副陳公學憲段公聯鑣會講同志幾千餘人相與講心性之旨甚具驩然日晡始別瀕別諸公謂余曰寺中之會第可暫借而難垂久遠當別有以圖之

明日即以寺東小悉園檄咸長兩邑改爲關中書院延余與周淑遠諸君子講學其中而汪公復爲書院置公田延綏撫臺涂公聞而嘉之以俸餘增置焉講堂六楹諸公扁曰允執蓋取關中中字意也左右各爲屋四楹皆南向若翼東西號房各六楹堂後假山一座三峰聳翠宛然一小華嶽也堂前方塘半畝豎亭于中砌石爲橋偏西南不數十武掘井及泉引水注塘井覆以亭二門四楹大門二楹舊開于南緣鄰官署冠盖紛遝深山野人不便厠跡因改于西巷境益岑寂且不失吾顏氏陋巷家法也西巷地基乃用價易民居大門外復構小屋數楹仍居數家以供灑掃之役前後稍爲脩葺未及數月煥然成一大觀矣松風明月鳥語花香令人有春風舞雩之意而劉郡丞孟直復爲八景詩以壯之一時同志川至雲集吾道庶幾興起而余愧不足以當之也一日講畢諸生請曰自昔書院

彰也先生得無意乎余唯唯因進諸生諗之曰
我關中形勝甲于天下義文武周後先崛起弗
可尚矣自橫渠後理學名儒代不乏人蓋文獻
之邦而學問之藪也吾輩生於其後何可無高
山景行之思且書院名關中而扁其堂爲允執
蓋借關中中字闡允執厥中之秘耳夫中之一
字自堯始發之所謂堯得統於天者此也然中
與不中雖見於事而實根於心舜又恐人求中
於事而不知求中於心故曰人心惟危道心惟
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其旨微矣然危微精一
之辨莫詳於子思中庸一書蓋中之爲德庸德
也中之爲言庸言也喜怒哀樂中節子臣弟友
盡道是也於此一一中節一一盡道直至中和
致而位育臻然後可以合無聲無臭之妙然後
可以語盡性至命之學嗚呼豈易言哉夫喜怒
哀樂中節固也若必待已發而後求中節子臣
弟友盡道固也若必待既感而後求盡道則晚
矣故必當一念方動之時而愼之而後能中節

盡道也此慎獨之說也故曰其要只在謹獨雖然又必待念起而後慎之則亦晚矣故必當一念未起之時而慎之而後能中節盡道也此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說也故曰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一念未起則涵養此心一念方動則點檢此心於此惟精於此惟一庶乎有不發發皆中節有不感感皆盡道矣嗚呼豈易言哉然人多不肯用戒慎之功者何蓋亦未知本體責任不容諉耳且天命之謂性非命之井食悅

色如告子所稱正命之使我位天地命之使我育萬物也我能位育則性盡而能復天之命我不能位育則性失而無以復天之命可不畏哉命如君命父命師命然君命父命師命皆着於聲臭而惟天命不着於聲臭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天之命我者如此其重而又無聲臭之可即念及於此喜怒哀樂雖欲不中節不敢也子臣弟友雖欲不盡道不敢也獨雖欲不慎不睹不聞雖欲不戒慎恐懼不敢也孔子曰畏天

命又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彼不畏者原不知耳若知之豈敢不畏哉知本體之難諉自知功夫之當盡而或又謂本體原自現成用功即落意說是謂天地本位萬物本育而我不必位育之也棄天襄天甚矣其如天命何嗚呼位天地育萬物聖人此天命凡人亦此天命上而天子此天命下而庶人亦此天命無聖凡貴賤無弗同者今吾輩自天生以來俱各命之以位育之性俱不容不講危微精一之學即汲汲皇皇

皇異日猶未知能復天之命否也而尚敢暇逸爲哉上帝臨汝無貳爾心願共勉之諸生懍然曰今而後始解允執之義矣敢不努力以毋負上天所以命我之意於是次其語書之以爲記

時大參閔公熊公憲副劉公張公常公郡守尹公二守朱公鄭公沈公節推王公咸寧署篆別駕孫公長安令楊公皆與起正學襄厥成事例得並書涂公諱宗濬南昌人癸未進士汪公諱可受黃梅人庚辰進士李公諱天麟武定人庚

辰進士陳公諱宁歷城人壬辰進士段公諱猷
顯固始人壬辰進士閔公諱洪學烏程人戊戌
進士熊公諱應占隆昌人壬辰進士劉公諱一
相長山人丁丑進士張公諱問明壽光人辛丑
進士常公諱守信磁州人己丑進士尹公諱神
宜賓人戊戌進士朱公諱星耀貴溪人癸未進
士鄭公諱敦原長治人壬午鄉進士沈公諱震
龍臨安人乙酉鄉進士王公諱大智玉田人甲
辰進士孫公諱謀蒲州人選貢士楊公諱鶴武
陵人甲辰進士其餘捐金助修諸公姓氏不能
備書俱載碑陰其公田周淑遠別有記余得無
言

書

與友人論文書　館課

今天下蓋稱文盛矣學士大夫搦管抽思摛葩掞藻人蚳珠而家荆玉豈不彬彬質有其文哉顧縱橫滋而樸茂散虛無燉而大雅微其流弊有出文詞外者關係人心世教匪細故也起弊維風是在足下僕敢略陳其愚而足下察焉夫六經尚矣下此談文者不曰國策則曰秦漢不曰佛老則曰莊列建安而下率置貶辭矣然其

間如昌黎盧陵輩猶或寓目焉曰此詞人之雄也如濂洛關閩見謂迂遠而濶於事情曰此宋頭巾語耳不翅瓦礫置之矣夫宋之文載於性理一書其雕章琢句焜耀耳目不遠國策諸書僕不敢强爲左袒但其析理闡義羽翼聖經亡論韓歐即秦漢有之乎亡論秦漢即左國有之乎子與氏以來此爲正印奈何以瓦礫置之也僕嘗讀國策秦漢諸書其詞旨高古閎深不其論論其中所載事多縱橫捭闔之術其機械變詐至不可方物佛老莊列諸書叛經非聖倡爲虛無寂滅之談其不雅馴處薦紳先生難言之今世學者問字國策貴旨曇晦其意甚盛但恐數年莊嶽不止奔其語耳蓋常人溺於所聞曲士局於所見讀縱橫捭闔之書不覺流而爲機械變詐之人讀虛無寂滅之書不覺流而爲放縱恣肆之人其始也止艷羨其文詞其既也耳濡目染不知不覺併以移易其心術而瑕類其人品可不畜哉雖然捭縱橫虛無之弊者在於

明理上而六經孔孟下而濂洛關閩夫非理學之淵藪而修詞之標的與試取此諸書讀之猶令人鄙吝消融心胸開朗勃然有正人君子之思即不然而亦不至於爲縱橫爲虛無也故曰文章以理爲主願足下之熟計之也或又謂文章理學原不相能以理學爲文章不迂則腐僕竊以爲不然夫談理者莫如易而六經中稱最奇者亦莫如易談理者莫如孟子而戰國岩稱最奇者亦莫如孟子但今人未之深思耳然今人爲文其主意與古人異古人爲文主意在發理而翼聖今人爲文主意在炫辭而博名主意在理故讀理學諸書易入而易信主意在辭故不得不剽取國策莊列以塗人耳目詎知浸淫之久其弊有出於文詞外哉然則爲文者宜何如僕以爲六經孔孟其正鵠也濂洛關閩其嚆矢也注精凝神於此務必至於解悟而後已則此心確有主意而後間取國策秦漢及諸子百家之書讀之以爲射疏及遠之一助使不至詭

遇以獲禽庶幾乎返縱橫爲樸茂挽虛無爲大雅乃稱藝苑良工哉此僕所有志而未逮亟欲請正於足下者惟足下財咎

答同志問族譜書

承問族譜僕至寡劣何以復命雖然竊奉教於君子矣敢無說而處於此夫族之有譜猶國之有史尚矣第史之爲道備載善惡用昭勸戒要之以義爲主譜之爲道揚善隱惡有勸無懲要之以恩爲主不可一槩論也乃今之作譜者則不然縱筆訐發略無顧忌自以爲不虛美不隱惡自負曰直人亦從而直之居然史遷復出矣不知其直正有不在此者惟是家世寒微不諱可也事行細小不忌可也有可稱則傳無可稱則闕可也徵顯闡幽據事實錄不至溢美可也即此便是直又何必縱筆訐發畧無顧忌而後爲直哉無論族譜即郡邑修誌其載善惡昭勸戒此固毫髮不可諱者尚且於職官一類但寓褒貶於三十年之前於三十年之後者則闕之

一則有自已曾相與之嫌恐是非涉於愛增一則公論必久而後定故姑以俟之異日夫修誌且然況修譜者可輕肆褒貶乎李獻吉謂子孫而不錄其先人是悖亂之行也若錄其先人而又訐其過其爲悖亂孰甚焉古人不又云乎作法於凉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何極今之作譜者雖似過訐不過一時講究未明誤以訐爲直耳猶屬無心倘後世子孫一有小嫌不能捐釋借此族譜洩彼忿心則是以古人敎仁廣孝之書爲後人報復恩讐之具也又誰爲之作俑哉綱常風化關係不小奈何不慎之於始而猶沾沾以訐爲直也嗚呼不虛美不隱惡此在作史則可若譜則但不虛美可耳禮諱尊親不隱可乎哉先是作者誇其門閥多失於虛美近日作者懲其虛美又失於揚惡虛美則以恩掩義固不可揚惡則以義傷恩尤不可此作譜之所以難也鄙見如斯惟足下敎之幸甚

奉許敬菴老師

從吾不倦不能勉自策勵以答老師之知然繩趨尺步何莫非老師賜也猥托榆枋敢云自致顧影增慙源源感德恭惟老師門下主盟吾道表範人倫凡寓內後進之士思挹台光而聆緒論者不翅如泰山北斗況從吾夙陶鑄被化尤深所不棄滌矜奮而其自暴棄其若上負名教下負生平何徼倖以來日夕兢兢尤甚於諸生時時與同志諸君子講明此理反覆體驗務實得於身心而資閒學疎恒不免二三之擾奈何老師時惠教言閔其愚而匡直之幸甚今天子寤寐耆英尊崇理學行將起老師於東山爲學士大夫典刑爲斯世斯民造福是又中外士紳所共爲引頸者豈從吾一人祝願之私

答李詢堯同年

承教巧拙二字深服特識樂只君子民之父母烏用巧爲也昨許敬師貽書畧云閒觀世故知功名富貴之無常絕不萌一毫驕侈之念弟又爲之說曰閒觀世故知功名富貴之有數絕不

萌一毫揀擇之心夫既無揀擇矣即巧將安用之年丈古心質行卓爾不羣弟年來每與淑遠諸兄弟談身心之學惓惓念詢莞不置詢莞勉旃毋以拙之一字爲迂也

答饒瞼垣同年

郡守古稱二千石其展布所學使元元受福視監司更切第殊爲年丈喜至尊諭謂此正學問明證旦第爽然自失矣學問原非玄虛臨政涖民靡匪實際事上接下揔屬眞修所貴透悟者透悟乎此耳敝差幅員廣濶拮据孔囏況復以病軀當之其不勝明甚惟是兢兢一念不敢輕易放過此可以盟之幽獨而亦可以質之年丈者也惟年丈不惜箴規震發蒙蔀幸甚

答蕭慕渠老師

從吾自罪歸來一切時事不敢聞惟與二三同志立會講學以求寡過於萬一承教出力擔當從吾雖非其人實不敢不勉也第聖賢道理原不落口耳而以口耳擔當之則支原不涉意氣

而以意氣擔當之則激原不借與致而以與致擔當之則易作輟從吾清夜沉思惟恐墮此三者之病奈何惟老師終教之幸甚

答强睿菴侍御

承教隱居求志行義達道夫人之志不同有志事功者有志氣節者有志道德者要之道德可以兼事功氣節事功氣節不可以兼道德求志者惟求志此道德譬如樹培其根水濬其源異日遇事功則事功而非倚於事功遇氣節則氣節而非倚於氣節不患其孳不茂而流不長也若不辨所求何志而第曰求志無論思不出位謂何竊恐古人亦不若是之憧憧擾擾矣昔子路志在强兵冉求志在足民公西華志在禮樂其志豈不甚偉不知由志强兵矣如或知爾而畀之足民之任求志足民矣如或知爾而畀之禮樂之任亦志禮樂矣如或知爾而又畀之强兵之任三子者其將何以應之得非所行者非其所志而所志者又非其所行者邪雖大賢作

用臨時自有轉移而要之畢竟有所倚故夫子獨喟然於春風沂水之點者誠進三子之事功氣節於一無所倚之域也豈徒與其逍遥曠達而已哉夫志如三子而夫子猶進之況後世之志事功氣節者不求進於道德可乎不然喜談事功氣節而不信講學其不爲功名客氣所累者幾希鄙見如斯不知明公以爲何如

與友人

吾儒之學以孔孟爲宗二氏之學宜所不道門下才大學博言孔則孔言孟則孟言佛老則佛老任其揮霍無不如意此自門下緒餘非可以淺近窺測者弟恐學者聽其言不得其意志淆兩可功分多岐勢且必進二氏而紬吾儒其所關係不小且今聖學不明異端蜂起非門下砥柱中流又孰與廻狂瀾而障百川哉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余亦曰能言距佛老者聖人之徒也昨因賤恙不能多談別來體驗此心覺過不去然不爲門下一言此心亦覺過

不去卽此是良知也不知門下以爲何如

答遠確齋給事

王使君人至辱翰教展讀周環宛如疇昔雁塔之會愉快可知弟泛不知學而比年靜中體驗益覺學問功夫不容易言大抵悟處欲高欲透修處欲實欲確故言知不言禮名爲虛見言禮不言知名爲循跡一以貫之此吾儒之正脉而易大傳知崇禮卑之說也近世學者多馳騖於虛見而棄以規矩準繩爲循跡其弊使人猖狂自恣流於小人而無忌憚此關係於人心世道不細弟方妄爲此懼而來諭獨揭此四字爲言眞可爲近世學者對症之藥且年兄如此用功同志自當興起而猶然以旁無疆輔爲歉得非造彌實而心彌虛邪景逸桂渚二兄誠吾道中不易得者弟愧弟非其人耳聚首何日願各努力

答涂鏡源中丞

遠辱翰教深感提撕大學稱至善此性體也知

止者知止於至善也知止則見不落空心不涉妄此所以定靜安慮得取之左右逢其原耳修身爲本功夫正在此而世之學者多談玄說虛舉至善而一空之令人茫然莫知所止其蕩棆踰閑無所忌憚何怪焉老公祖倡學榆塞獨揭孔曾之宗其有功於吾道甚大從吾多病暴棄自每旬會講外日惟閉關靜坐每靜極則此心湛然如皓月當空了無一物似乎少有所窺然終不敢自信不知知已何以震發之使不終於

暴棄幸甚神木高君能知皈依門下將來造詣必不可量聖學源流此刻大有關係初學之士縱有志向苦乏見聞得此可以採掘源而涉羣巔矣使旋此謝臨楮皇悚

又

歲序更新玩惕如瞻方切愧懼廼辱手教儼若對談開我實多敢不佩服佳刻疏草字字忠讜言言經濟蓋從學問涵養中流出者當與古名臣奏疏並傳什襲珍藏三復欽祗從吾不省年

來與同志講切雖蔑無所得而此心稍覺有一二悟入處聖賢學問要在知性大學止至善此性體也性體至善乃天生來自然而然不假一毫人力故曰天命此至善之性體率之則爲道盡之則爲聖人率性是本體盡性是功夫率性衆人與聖人同盡性聖人與衆人異不可不辨也如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此率性也衆人與聖人同至於知擴而充之以至於保四海此盡性也聖人便與衆人異矣該提知愛稍長知敬此率性也衆人與聖人同至於擴知能之良滿孝弟之量通乎神明溥乎四海此盡性也聖人便與衆人異矣不忍觳觫之牛不屑嘑蹴之食此率性也衆人與聖人同至於推不忍之心以愛百性推不屑之心以不受萬鍾此盡性也聖人便與衆人異矣率性無功夫盡性有功夫盡性者即盡其所率之性由功夫以合本體者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惻隱乃率性之道而仁乃天命之性天命之性不可見而於惻隱見其

端由其端以窺其體而本體之善可知故曰性善大學止至善正止乎此耳學問不止乎此則三品之說得以搖奪明德不論於玄虛便落於口耳新民不涉於功利便流於刑名性學不明源頭一差無所不差此知止所以爲大學第一義也一得之愚正欲面求指正而承諭欲弟入榆陽爲諸生一闡發殊爲至願第病體支離不敢出門徒抱耿耿奈何

又

承教易義佳刺讀之大撤蒙蔀夫易道難言久矣徇迹者既泥於象數而崇虛者又索於渺茫聖學幾爲天下裂老公祖此刻由象會理得理忘象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此亦吾道當大明之一會也夫豈偶然承教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此自體言千古聖學宗旨老公祖一言道破矣聖賢論學雖有自用言者有自體言者而要之以體爲主蓋得其體則其用自然得力但不言用則其體又不可見其或諄諄言

用者蓋欲人由用以識體耳孟子謂惻隱爲仁之端而以乍見明惻隱之皆有蓋舉乍見知惻隱爲用爲率性之道欲人由端識體知仁爲體爲天命之性也指點出萌蘖正欲人從此好覓根本既覓得根本則不惟萌蘖是即枝枝葉葉皆是矣故孟子前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而後直說惻隱之心仁也蓋既由用以見其體又何用之非體此所以直說惻隱爲仁而不必更言其端耳且此性體原不覩不聞然必不覩不聞之時乃見性體如見孺子入井見觳觫之牛此時固有怵惕惻隱之心矣然未見之前豈遂無是心乎未見之前之心不覩不聞正以體言正以天命之性言既見之後之心有覩有聞便以用言便以率性之道言矣故於不覩不聞之時然後識性體果不落於覩聞也若謂共覩共聞之時而不覩不聞者自在雖已發而根抵者固未發也又何必論時不知不覩不聞之時而共覩共聞者亦自在雖未發而活潑者固常發也

又何爲專以不覩不聞爲性體乎未見入井而
胸中已涵一孺子未見敲觫而胞內已具一全
牛先天脉理房皇周浹故曰至善者性體
也在易謂之太極在曾子謂之至善在子思謂
之未發之中知止則戒愼不覩恐懼不聞合下
便見性體合下便得未發之中如是則身心意
知天下國家一以貫之豈有不發而皆中節者
哉此大學知止二字所以兼體用而言所以爲
妙也中懷縷縷不知是否又不得面相印正惟

老公祖詳教之是望是懇

又

頃辱翰教大慰離索夫性學難言久矣如知愛
知敬此良知也然必有所以能知愛知敬者此
性體也至善之性體蓋自父母初生時天已命
之豈待孩提稍長而後有知愛知敬此感而遂
通境界然不惟愛敬未感之前而所以能知愛
知敬者寂然不動雖知愛知敬之時而所以能
知愛知敬者亦寂然不動也此所謂未發之中

此所謂天命之性戒愼恐懼正戒愼恐懼乎此耳大學至善蓋直指性體言此曾氏之學所以獨得其宗也承教知止二字此聖人爲後學開宗立教至精至要之言非實體諸身未見其妙言哉言乎從吾山中無事閉門功課亦只有此菊末緜一領面教恐不無南越北轅耳腆貺遠頒其何以當對使拜嘉處此佈謝

答楊原忠運長

不俊跧伏深山聞門下聲稱藉甚竊神交之日久近余懋吾亟道門下惓惓不俊盛意不俊方圖修訊乃使使奉書貺儼然先之矣此其謙德虛懷卽古人寧多讓焉且感且愧其何以當道學之傳肇自虞廷十六字而孔子括以學之一言此正先師喫緊爲人處此其功眞賢於堯舜遠甚故子思解之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孟子解之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可見聖門之學全在心性上用功非泛泛然向外馳求也世儒不知有心性者多玆聞見以爲博

其寃也失之泛濫固不是至於知有心性者又默聞見以爲高其寃也失之空寂尤不是此聖學所以不光而世道人心所以不古若也故以心性爲本體以學問爲功夫元元本本歸根復命此聖門一貫之學非深造自得不及此承教疊疊千百言遡聖學之淵源抉異端之流弊援古證今批郤導窾三復爲之歛衽至於逆說云始也陶沙見金而終也毛礫比金始也遡流窮源而終也左右逢源可謂直透聖眞獨得孔氏之宗矣其有功於道術不小明儒四語切近精實敬當置之座右不佞幼不知學長而悔恨生平多病居諸浪擲不覺五十又一老矣幸門下不惓提撕共弘斯道舉陽之戈尚可揮也使旋肅此報謝馮楮神馳不盡

又

不佞三年以來雖屢奉翰誨終是神交不若形與昨歲左顧獲領面譚生平儀渴一朝頓釋第卒卒別去未得多留爲歉耳顧生回得接手札

嫌如再語昨一時請教之言業已不省爲何語而門下一一條縷誠爲愧悚然藉此得堅自信則門下教我多矣疑思拙錄徹惠弁言獎諛過情愧非三都何當玄晏銘刺銘刺不覩不聞原是至靜無感時莫見莫顯原是一念方動時豈可混而爲一不覩不聞原就至靜之時論而道體豈落於覩聞即不覩不聞而道在也不然是道專屬於動而至靜之時無道矣莫見莫顯原就方動之時論而道體豈淪於隱微即莫見莫顯而道在也不然是道又專屬之靜而方動之時無道矣即此才見道本不分動靜不可須臾離於此倘一時不加戒懼功夫則是道不離我而我自離道矣可乎此所以君子戒愼恐懼而不敢須臾離也言不覩不聞則無覩無不覩無不聞無不聞無動無靜無寂無感無時不戒愼恐懼可知可見君子之心渾然全是一團虛明境界愼獨示者不過就中點出一點機括令人倍加警省耳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何分動靜而易

謂復見天地之心正是就中點出一陽方動一點機括見天地之心未嘗已耳非謂天地之心盡之乎一陽也程子謂其要只在謹獨要字最妙而後儒謂聖學只在謹獨是天地之心只在一陽之來復矣豈六陰六陽獨非天地之心也哉不覩不聞莫見莫顯原就時言而道即在其中故曰無時不然彼丟過時而專以不覩不聞爲道體則可覩可聞鳶飛魚躍獨非道體也耶是道偏於靜而遺於動如前所云云矣又何以

稱動靜無端顯微無間也哉道體原是圓滿不分動靜靜時乃道之根本方動時乃道之機括動時乃道之發用學者必靜時根本處得力方動機括處點檢動時發用處停當一切合道然後謂之不離然必在靜時根本處預先得力方動機括處再一點檢然後動時發用處才得停當故特舉不覩不聞與獨處言之此先天之學而後天自不待言非謂道體專屬之靜而功夫專在於寂動處感處可以任意縱有差錯無妨

也此處稍偏則放縱恣肆者得以藉口喜怒哀樂之不節而曰我能冥合道體不必一一在事爲上點檢此小人所以托之乎中庸而行無所忌憚也毫釐千里關係不小不倹有慨於中久矣承諭及敢藉手請正不知門下以爲是否小刺二部奉覽使者不能久留佳序容刺成覓便專致先此附謝

又

恭喜長蘆之行不倹抱痾深山不克馳祖至

爲歙日惟擊壤鼓腹歌緇衣甘棠之詩以寄遐思耳疑思佳弁梓成有日苦乏鴻羽茲因許生之便謹具二部呈覽許生下帷發憤滿望高掇而抱璞不售人皆扼腕渠罣不介意此其所得又在世俗功名之外矣不倹益器重之今秋敝鄉應試朋友相從者甚衆俱勃然有志於理學殊爲吾道得人喜又殊爲敝鄉士風喜凡此皆老公祖曩日倡明之効不倹敢貪天功以爲已力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夫人既皆可以爲

堯舜則世豈不皆可以爲唐虞今世道不及唐虞只是人不皆爲堯舜耳若是吾輩大家着實講明以斯道覺斯民則人皆爲堯舜則世即可爲唐虞矣欲明明德於天下此等責任願欲不論在朝在山人人皆可做得白沙先生謂朝市山林皆有事者此也從吾雖不敏願與門下分任之後晤無期臨書悵悵

又

誦來教益見門下別來學問之密造詣之深敬服敬服近世學術多岐議論不一起於本體功夫辨之不甚清楚如論本體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衆人與聖人同論功夫則至誠盡性其次致曲聖賢與衆人異論本體則人性皆善不借聞見不假思議不費纖毫功力當下便是此天命率性自然而然者也論功夫則不惟其次致曲廢聞見思議功力不得即至誠盡性亦廢聞見思議功力不能此戒愼恐懼不得不然者也如以不借聞見不假思議不費纖毫功力爲

聖人事不知見孺子入井孩提知愛稍長知敬亦借聞見假思議費功力乎可見論本體即無思無爲何思何慮非玄語也衆人之所以與聖人同者此也若論功夫則惟精惟一好問好察博文約禮忘食忘憂即聖人且不能廢矧學者哉此非聖人之好勞而故爲是不廢也謂廢此則無以盡已之性盡人物之性贊化育而參天地也謂廢此則非所以致曲無以收形著動變之妙而造至誠之化也論本體雖下愚鄙夫亦所同有而況於聖人論功夫雖上知聖人亦不能廢而況於下愚若不分析本體功夫明白而混然講說曰聖學不借聞見不假思議不費纖毫功力雖講的未嘗不是却誤人不淺矣況本體又有寂感功夫又有安勉又有不容混淆者必講究得清楚明白從此體驗愈體驗愈渾融愈渾融愈體驗造到無寂無感無安無勉地位便是堯舜之執中孔門之一貫才與自然而然不費纖毫功力之本體合此盡性至命之學聖

聖相傳之正脉也若論功夫而不合本體則泛然用功必失之支離纏繞論本體而不用功夫則懸空譚體必失之捷徑猖狂其於聖學終隔燕越矣鄙見如斯不知高明以爲何如向承捐建書院厚分同志方謀置間會藩臬諸公聯鑣會講別時欲另圖一講所與老公祖所見畧同即於寺東閑署創爲關中書院規模閎濶景趣幽雅吾道似益有興起之機第愧不佞不足以當諸公盛舉耳向厚分業充修理不朽之詣豈獨不佞一人之感門下延州政蹟卓犖不凡讀去思碑字字眞切然又有書不盡者甘棠之詠語豈虛哉辨學錄中直把人心作道心一句改爲氣質作義理故再以二冊往向所奉者亦望更之何如

又

吾儒之學以至善爲本體以知止爲功夫而下文云致知在格物可見必格物而後能知止也格物乃知止以前功夫故曰物格而後知至知

至者知止也丟過格物而別求知止之方此異端懸空頓悟之學非吾儒之旨也靜坐原是吾儒養心要訣故程子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若必欲靜坐數十日徹夜不寐而後心目中有眞見此異端坐禪放光之說非吾儒之旨也且人之精神有限嚮晦入晏息自是當然只不如宰予晝寢可耳若無故十數日徹夜不寐即强壯人亦生病矣且無論聖學恐亦非養生之道也況孟子夜氣之說全重一息字若數十日徹夜不寐是數十日無夜息矣其何以養平旦之氣而存仁義之良耶吾儒之所謂太極蓋指生生之實理而言故曰生生之謂易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故六陰既剝一陽即復可見天地生生之心未嘗一日少已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此吾儒之正論也若曰天地原是一團陰氣全藉日之一點眞陽才能生物如冬天去日遠便寒夏天去日近便暑可見至於月與星俱藉日之光以爲光如人之一身全是一團血肉陰氣只

是有此一點眞陽之氣才能不死故仙家鍊氣必鍊至純陽而後可以長生此段議論是仙家養生之說與吾儒之旨全不相干豈可以此爲吾人之性以此爲至善以此爲未發之中哉吾儒所謂性指生生之實理而言非指此一點陽氣而言也此儒學玄學之辨差毫釐而謬千里者鄙見如斯未知是否便中幸不惜教尤懇

又

五月間遠承翰示率爾裁復殊愧不悉近世學者病支離者什一病猖狂者什九皆起於爲無善無惡之說所誤良可浩嘆頃得顧涇陽先生小心齋劄記讀之如門下所提數款皆大有關係至於辨無善無惡之說尤爲痛快的確不俟向從先生遊別來近三十年所見不約而同可謂奇甚門下謂千聖相傳之道脉不至顚墜顧先生眞其人若不俟何敢當哉顧許兩生一向相聞否今在何處乞示之以慰遐念寄書者爲眞定撫院承差因便附此其人無他瀆也

又

穀日雪晴掩關喀坐忽墮雲翰破我寂寥喜可知也聖賢學問總在此心彼不知求心者無論即知求心而索之虛無寂滅之域是異端之所謂心非吾儒之所謂心也其弊尤甚於不求故年來不得已以綱常倫理要盡道天地萬物要一體仕止久速要當可喜怒哀樂要中節辭受取與要不苟視聽言動要合禮存此謂之道心悖此謂之人心惟精精此者也惟一一此者也

此之謂允執厥中此之謂盡性至命之實學數語大書於書院允執堂屏欲與同志同勉之而來教謂吾輩誠能終日體此數語時時點檢時時收攝如蘧伯玉之寡過未能如曾子之戰戰兢兢子思之戒愼恐懼孟子之求放心勿忘勿助便是下學上達功夫本體合而爲一而自無支離猖狂之失矣旨哉斯言若以一得之語爲不甚謬妄者千載聖學何幸當吾世而如日中天豈不爲吾道一快哉第東西間隔不克聯床

劇談爲悵快耳聞昨夏台體有脾泄微恙今已大愈喜甚喜甚不佞亦有此疾每入秋卽發近年夏間禁忌瓜菓至秋遂不發矣口之於味一句不惟養德亦養身之要訣也

答喬裕吾同年

昨歲郭子至得手教莊誦再三如侍皐比辱惠詩扇詞翰兩絶詩教中異端此日紛無忌先聖從來慎獨知只此二語崇正闢邪開關啓鑰聖學無餘縕矣別來精詣至此伊洛淵源當在年丈敬服敬服弟生平善病不耐勞役雖深居簡出而書院會講必不敢輟每會林下諸老有扶杖赴會者有攜子孫聽講者其他同志咸集彈琴歌詩人人踴躍菊愧弟非其質耳不知年丈何以教我使無貽名教辱詩扇二柄小刺六種請政萬惟不悋郢削尤切至愛

與楊晉菴都諫

昔橫渠講易聽從者已衆一夕頗二程言而卽勇撤皐比一變至道於此足見同志講劘之功

最爲喫緊從吾憎不知學不敢望橫渠萬一而仁丈則今之二程也顧東西間隔不得時時領教奈何孟叔龍集一部奉覽憶吾三人鼎足談學曾幾何時頓有離合存亡之感叔龍乎叔龍乎九原不可作矣後死者慨韶犖之易駛念學問之難窮願共努力俾千古斯文之統不至當吾世而落寞即東西間隔不減芝蘭同室也何如何如

答朱平涵同年

別年兄廿有三年矣頃周達菴年兄使至得手教大慰饑渴方今理學大明眞儒輩出而年兄躬行實踐遠宗鄒魯近接伊洛海內共仰爲山斗第即遠在西僻必不敢暴棄以負夙昔承教謂今人只是自足自誇此誠近日學者頂門之針先師論學一則曰未能再則曰未能一則曰何有再則曰何有此豈過爲貶損蓋道理無窮學問無盡惟聖人見得眞識得破所以有此言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文之望道未見皆是物也

滿街皆是聖人其言甚是警策第此言是論本體非論功夫是論大家非論自己若不下功夫而自家便認做聖人則病狂甚矣年兄下一轉注謂天下決有聖人自己決不是聖人又何等警策蓋自以爲未能乃其所以爲眞能自以爲何有乃其所以爲眞有也先師家法原是如此彼自足自誇者原是不知何足恠焉弟素多病丙申歸來賤體頗適因與山林舊游立會講學於寶慶寺不意自戊戌一病閉關九年至丙午冬始復舉寶慶之會而已酉冬滿泉諸公爲寺中不便特爲弟闢一書院雖講有專所同志益爲興起第愧弟不足以當之耳許師捐館深爲吾道悲悼聞師已得謚而許長兄又得蔭當路又爲師建祠微年兄之力不至此同門當共感之寧獨弟一人也年兄有三子二女麟角鳳毛方興未艾聞之喜甚弟有二子三孫弟素無嬋妾一切家事俱老妻與長兒料理弟庶得一意講學此微有天幸者也負郭田百畝俱先世所

遣可笑做官幾年毫無增益惟儉淡一着稍稍度日大抵貧者士之常原不足患第患學不到孔顏樂處耳因有二詩錄在別紙博笑承問深感敢併及之

答汪明卿學博

天地間惟有此道人生天地間惟有此學地無遐陬時無古今人無窮達官無文武無不可學無不可爲賢爲聖故曰人性皆善人皆可以爲堯舜夫以皆可爲堯舜之人而與之論道談學或有疑而不信者非其人昔於自棄亦習俗移人雖賢者不免耳若有人焉提撕警覺呼寐者而使之寤雖至頑蒙未有不醒然悟遽然覺者何也彼其性原皆善故也不徒深信孟子之言徃歲倡學寶慶而朋友中初則駭既則疑終則駭者釋疑者信而且悔其知學之晚今又移講閣中書院人心益爲踴躍同志益爲興起駭駭乎斯道有中天之漸雖不徒愧不敢當而人性之善亦畧可覩已人人始信孟子之言果不我

欺而不侵之信孟子果非迂也環州邊邑也志稱民淳士慤夫士必慤而後智能民淳而後可以興教化今幸借門下坐鱣鳴鐸以理學爲諸士倡來書云環人士近知向學任生秉衡尤大有長進聞之喜而不寐時雨之化作人故自如此此獨非環士之幸實百二文運之幸也隹刺言言名理至如堯舜至今在孔顏尚可尋又如人心豈無過夜氣滌吾思夢中一點覺觸處皆長知尤得聖學眞脉而末云醉後狂言亂醒時幌悟存於人情日用間提醒人心尤爲痛快兩牛生能付殺青其志向可知而來書謂能傳不侵之道於邊鄙夫不侵何敢當是門下能傳堯舜孔顏之道於邊鄙也雖然亦非堯舜孔顏之道乃天下萬世古今聖愚所共由之道即傳之天下萬世古今聖愚所共由之道也以

天下萬世古今聖愚溶成一片昔人謂太和在成周宇宙間不佞謂太和今在大明宇宙間矣此吾道所以爲大而聖學所以不可不講也或謂學不必講着眞佳什中所謂醉後狂言不惟不當與之較且當憐之恤之求解醒之方而療之矣使醒解而醒也寧不自悔其失言哉不佞嘗謂功名富貴乃醉人之毒酒讀書講學乃解醒之良方不知門下以爲何如今夏書院池蓮綻藍庭竹交陰即非會期同志亦時相過從講

問未嘗一日不明卿在口屈指相悟之期當在明歲明卿借計時耳使旋草草佈悃便中時惠德音尤感

答李翼軒老師

方今理學大明眞儒輩出誠可爲世道喜第高明之士多講佛氏無善無惡之說無惡既占地步而無善又開便門竊又爲世道憂從吾生平善病不知學問昨辨學拙錄聊以敷愈師傅私用警醒實無所得承示弁言抉西極之隱病剖

東魯之微言如靈曜當天幽隱畢照彼佛氏無善無惡之說不待辨而自知其非矣且古今闢佛者固多如老師此序絕未曾有蓋天地間不可無此一篇大文字吾道中不可無此一篇大議論何幸借鄙言發之此世道之幸非徒從吾一人之私感也後學小子不知鄉里先正何況尚友千古闢學編姑以紀述先正學術之槩愧筆力不足以發之徼惠玄晏諸先正沒且不朽承諭康僖公學問實其父端毅公成之石渠意見有裨經學康僖公傳中業已補入矣近又於胡可泉泰州記中查出周小泉一弟子王君名爵者亦補入周傳內可見深山窮谷之中故不乏真修實踐之士第患無人物色耳聖學以求友爲要兩兄入太學友天下善士而老師庭訓又日督之不惟聯翩兩宋科名即程氏兄弟之學亦始基於此矣吾道幸甚因便肅此佈謝極目山斗心神飛越不盡

答江汝見比部

敝同年中理學甚盛至於挺然粹然如思岡兄者尤不多得雖千里間隔末由面晤正欲借赫蹏以商正所學而昨見郡報知作古人爲之欷歔累日頃承翰示知家旣四壁而一子又稚未婚何天之報施善人至此耶益令人傷盡不已平日不知有著述否如此高賢咳唾必有關係門下便中貽書於家令其收輯遺文仍借大筆弁而傳之貴精不貴多但得一二冊行世則此兄爲不死矣何如何如

馮少墟集卷十六

長安馮從吾仲好父著

雜著

百二別言

鏡源涂先生以理學鉅儒撫我楡陽六載於茲內脩外攘功高一時茲晉秩大司馬總督宣大先生戒行有日而以書抵余山中爲別余惟先生勛勒燕然望隆台鼎人人皆以事功氣節爲先生重而不知先生之所重者在學問彼事功

氣節特先生學問之緒餘非先生之所重也先生之學以大學知止爲宗令學者合下便見性體余向叙先生語錄謂開關啓鑰直窺聖學之原非阿好也孟子道性善而性不可言不得已以乍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之心驗之蓋欲人知乍見之時惻隱之心固始有見未見之前惻隱之心非遂無也觀石中有火必擊之始見知火在石中雖不擊亦有知不擊之火則知性矣是性也自天命以來完完全全不藉聞見不假思議感於君則能忠感於親則能孝感於兄弟則能友愛感於朋友則能信感於百姓則能撫綏感於夷狄則能制禦感於孺子入井則能怵惕惻隱觀於既感之能如此而知未感之先孝弟忠信怵惕惻隱之心已具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及一切華夷軍民之理已涵所謂不覩不聞未發之中此也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也此天地之根而萬物之命也故曰至善其旨徽矣學問知止乎此是從先天未畫處立根有不

發發皆中節卽位天地育萬物皆是物矣豈待外求哉且知一也知而止乎此則聰明睿知用於容貌敬別高不至於玄虛卑不至於機械聰明睿知始有繩徃處亦始有歸宿處故曰知止不然聰明睿知不用於容貌敬別必用於玄虛機械其中又有不可言者反不如不知之爲愈也知之一字豈易言哉先正有以致良知爲宗者允得聖學眞脉惟是以知愛知敬知飲知食皆爲良知兼理欲而言之不知既以欲亦爲良知其勢必以縱欲爲致良知流弊至於蕩檢踰閑無所忌憚而不可救藥是又知之一字不純以理言知而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先生憂之故單提知止二字爲宗舉吾之良知而一稟於理卽知卽止卽止卽善又孰肯蕩檢踰閑以自逸於規矩準繩之外哉其救良知之末流又眞有回瀾之功矣嗚呼惟先生學見性體所以見百姓之失所見中國之見侵於夷狄見異學之眯瞀於性宗眞不啻見孺子之將入於井怵惕

惻隱之心眞有不容不然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至此則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不求立節不得已而節著始終此學問始終此性體始終此知止身心意知家國天下溶成一片此吾性之所以爲大而先生之學所以獨得孔曾之宗也彼事功節義又烏足以盡先生哉余不省自髫年趨庭即知有聖賢之學荏苒至壯猶愧道之未聞往歲辛卯與先生講於京師乙未再講於涿鹿而心性之學始覺有一斑之窺又十二年而先生入秦余雖病臥深山不克與先生斑荊一談而書牘往復動逾千言無言不悅受益無量今先生行矣余又安所印正哉所恃此心此性萬古同然相契相合千里若對則雖別猶未別耳先生向貽余書舉白沙永結無情遊相期八荒外二語相勗余未嘗一日不三復斯言今敢再爲先生歌之以爲別先生其何以處我

釋禍後書壁自警二則

士君子釋禍後不可忘了秀才氣味凡事讓人

一步凡事儉用一着便是做人實際不然貽累不淺悔之何及

自己不能寡過而望人容我惑也望人容我而我不能容人惑之惑也必隨事自反不與人較量方能拔此病根

董揚王韓優劣　館課

儒者立言所以明道也有得於道雖淺言之而常合無得於道雖深言之而常離知此而董揚王韓優劣辨矣昔仲舒時道術混淆仲舒下帷發憤潛心大業其識已高且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自博士時已然其行又何卓也漢承秦後仲尼之道蔑如武帝襲文景業一切制度尚多闕畧仲舒對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始矯之此其議論鑿鑿可見諸行真足羽翼道術裨益世教者文辭云乎哉著書立言雖平易亡奇要之與道合也真西山謂西漢儒者惟仲舒一人余以爲知言揚雄製作允稱深奧而行事似不副之

如太玄果玄也衆人不好與玄何損而汲汲於解難之作比之天地未已也而又比之典謨比之雅頌未已也而又比之蕭韶夫雕虫之技既曰壯夫不爲而又不勝其誇張得意之態深於養者如是乎屈原雖過於忠而耿耿一念誠可以愧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何物子雲敢作反騷以駁之原亦附離丁董者等耶雄之出處大節君臣大義豈待劇秦美新而後決白黑哉反騷一篇可反觀矣縱其言高出蒼天大舍

氣與道術世教何補雄也不過詞人之雄耳其於道尚可在離合間論哉兩漢以降歷魏晋六朝而吾道益陵夷不可振王仲淹起隋之末造當衆口嘵嘵中慨然以著述爲已任其立言指事一稟於仲尼故曰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即此一言而通之人品學術可知矣桓文借名尊周夫子然且予之況通之於仲尼何後世耳食之夫猥以吳楚獄通不知於老莊輩又執何辭以聲罪致討乎或又以太平十二策姍通出處

不知開皇孰與新莽若以雄而律通則與懲羹吹韲何異況獻策不報即翻然賦東征之歌退而講道河汾且屢徵不起此其於出處間豈不大有可觀哉明道稱其極有格言考亭稱其循規蹈矩誠謂其與道合耳通之後越百餘年而得韓愈氏愈之文天下宗之而不知因文見道蓋亦有足多者唐以詩賦取士故學者不得不取材於諸子百家而孔孟之傳不絕如綫愈獨舉堯舜以來之統歸之孔孟此非有獨得之見

者能之乎佛氏之教浸淫人心牢不可破而愈上表陳言雖蒙寬斥而其志不屈其有功於吾道何如許由龍逢伯夷皆特立獨行之士皆可以維綱常而扶宇宙愈作通解惓惓於三師之教其有功於世教又何如愈之爲文豈顓顓刻畫於詞句間哉第上書及門其出處之際尚有遺議愈於吾道蓋合者多而離者少也程子謂愈亦近世之豪傑諒矣噫三子之爲文也淺而於道也合雄之爲文也深而於道也離此董揚

王韓優劣之辨也然則三子又孰優乎曰余又有取於董子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之說

雪夜紀談

壬辰冬余臥病山齋友人蕭輝之氏雪夜過訪相與圍爐談學因及賢哉回也飯蔬食飲水二章余曰孔顏之樂談何容易古之聖賢見得道理分明胸中自有一段樂處無等待無起滅故曰不改其樂曰樂亦在其中味不改與亦字可見此心常是樂的雖到如此貧時猶然不改猶然在其中耳且眞樂原不在外乃性體也人不堪處正是回不改處只不憂便是樂非不憂之外別求箇樂也此克已復禮之說也輝之曰眞樂乃吾性體固也夫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豈發憤時復有憂乎一憂一樂循環無端是聖心之樂又有間歇時矣余曰聖心只有此樂不樂必不肯發憤發憤忘食聖心必有所樂而爲之者豈至樂以忘憂而後知其樂哉孔子發憤忘食顏子欲罷不能孔子樂以忘

憂顏子不改其樂故曰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輝之曰孔顏之樂固不因處貧改矣不知於富貴又何以處之余曰聖人非惡富貴而逃之但視其義不義何如耳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浮雲爲太虛之障不義之富貴爲心體之障聖心如太虛然故曰於我如浮雲掃浮雲而還太虛此孔子所以樂在其中也輝之又曰仲尼不爲已甚舉世皆憂我獨樂無乃爲甚乎余曰聖心如太虛然斷不肯自視太高視人太低故曰從吾所好觀一吾字若曰各人所好不同他從他所好我從我所好吾之樂在其中亦各從其所好耳敢謂天下皆憂我獨樂哉吾之一字何等平易何等含蓄若後世學者便不免自視太高視人太低分彼此而露鋒鋩矣孔顏之樂談何容易嗟乎富貴貧賤正學問大關鍵處茂叔尋仲尼顏子樂處正當在此處尋不然則墮於佛氏空虛見矣輝之聞余言喟然嘆曰妙哉道蓋至此乎孔顏之樂不必遠尋

即此時吾輩坐談間燒燭啜茗四壁蕭然神怡心曠當下便是孔顏樂處又何必遠尋邪因相與歌堯夫詩數章而別馮從吾曰講學之益大矣哉先君於不肖以從吾命名豈徒名之已耶不肖三十年來有如夢夢今一旦與同志坐談始恍然有覺講學之益焉可誣也嗚呼顧名思義愧汗津津今而後所不發憤此學而甘於暴棄是負此良朋雪夜之談即負先君命名之意也可不懼哉因詳記之以矢諸異日

書周淑遠卷

周淑遠年丈終養家居既稱猶堅臥不起與余講學寶慶寺其於功名富貴漠如也歲戊申莫春余偕淑遠泉劉孟直郡丞楊工載進士宜孟庭刺史宜叔尚文學王惟大郡丞爲華嶽之遊而華陰諭張去浮率闔學諸生百餘人遮道問學相與講於嶽廟之灝靈樓大家充然各有所得而淑遠因其伯母病力別余先歸余偕諸同志又講於青柯坪講於宜氏園越數日始歸歸

而淑遠遊華新詩已爛焉充斥奚囊矣余爲數語跋其後一時爭傳以爲盛事而余亦有二律遂羞澀不敢出匪直珠玉在前覺我形穢而已一日淑遠持素卷索予書余辭淑遠曰毋吾輩此遊原不爲詩吾之所以期望子者亦不在詩詩縱不工書之庸何傷余唯唯遂書之以博一咲

別李子高言

陽明先生致良知三字洩千載聖學之秘有功於吾道甚大而先生又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夫有善有惡二句與致良知三字互相發明最爲的確痛快爲善去惡一句雖非大學本旨然亦不至誤人惟無善無惡一句關係學脉不小此不可不辨何也心一耳自其發動處謂之意自其靈明處謂之知既知善知惡是良知可見有善無惡是心之體今曰無善無惡心之體亦可曰無良無不良心之體邪近日學者信

致良知之說者併信無善無惡之說固不是非無善無惡之說者併非致良知之說尤不是或曰果如致良知之說然則諸儒所稱或主靜或居敬或窮理或靜坐或體認天理或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彼皆非歟曰不然良知是本體居敬窮理諸說皆是致良知功夫致之云者非虛無寂滅如二氏之說也致乎致乎豈易言哉華下李生崇巍潛心致良知之學有日頃同渭南吳生從儉負笈裹糧不遠三百里徒步從余學且時方隆冬沍寒余留居月餘見其志堅思苦卓有黃直卿之風心甚嘉之今歲暮二生辭歸因書此爲別聞生有兄崇峯亦有志於此學歸而以余言諗之知其必有合也

別李士占言

靈臺李生士占於戊申冬介藍田楊司訓從學於余時士占方自太學歸因別家久不能多留約明年當專負笈卒業焉越歲己酉三月士占果來聽講逾月而別津津大有所得瀕別余無

以爲贈編念吾鄉自橫渠先生講學後眞儒代不乏人而近日此學益覺興起殊爲吾道慶幸夫聖賢之學不在玄遠卽子臣弟友間而道在卽辭受取與間而道在卽日用常行衣冠言動間而道在於此一一盡道使仰不愧俯不怍卽此便到聖賢地位聖賢非絕德也後世功利習熾人不知學卽有志於學者不求之虛無寂滅卽求之詞章口耳於是聖賢之學視爲絕德不可幾及矣可勝太息士占今越數百里徒步來學此其識見力量豈不夐出風塵之外哉余甚嘉之於其歸也書此爲別嗚呼橫渠往矣千古斯文之統豈異人任余不省願與士占共茂勉之毋與俗同

渭濱別言贈畢東郊侍御

夫事功節義理學文章雖士君子所並重然三者乃其作用理學則其根本也根本處得力則其作用自別侍御東郊畢公理學名儒也頃奉命攬轡西秦下車以來凡所爲秦人士興除計

者靡不竭盡心力如請罷榷稅請增解額尤榮
榮大者其事功業已膾炙人口爲秦人士尸而
祝之矣至於立　朝封事慷慨激烈不避忌諱
而搦管摛辭閎深奥衍大有關於世教即臨池
緒餘亦軼鍾王而駕顏柳其節義文章又何其
卓爾不羣也余不肖屏居深山于三者一無所
有而理學又有志而未逮公不察而誤以余爲
可與言命駕浚郊縱談學問闡名理析疑義閎
所未聞嗚呼公之理學是尚可以津涯窺耶公
今將還　朝余方杜門謝客愧攀臥之無從而
公復走書山中爲別公之誼高矣余將何以報
公哉蓋公之言曰自聞教之後時默默自勘每
覺經年蒿目鎮日焦思多從事跡上拮据雖於
地方事無有不竭之心無有不殫之力畢竟於
性命之學尚沒干涉茲弛擔東歸擬從靜裏斸
研編發聖賢經籍及有宋以來諸儒著述一一
窮究體認直欲從經事宰物之中取討歸宿務
使點滴歸源庶幾心與事打成一片然後敢言

知公何以終教我也余且日夕望之矣

用世嗚呼公之言精矣微矣聖學天機洩露無餘矣余又何以報公哉嘗慨世之學者離心言事則落澄滓離事言心則墮玄虛如公心與事打成一片此正公深於性命之學而直接千聖不傳之統者也詎止用世而已哉以根本爲作用使天下覩眞儒之效猗與盛矣余自聞公教曠然若醯雞之蒙雖愧道之未聞而向所爲有志未逮者或亦可以收桑榆之功於異日時公及瓜候代駐節咸林東望三峯黯然神往不

題辭

關中四先生要語題辭

涇野先生語錄故二十七卷苑洛先生語錄故六卷海內傳誦已久至谿田先生語錄止存數則於崆峒書院志中斛山先生語錄附刻於遺稿後人多未及知余生也晚不獲摳衣四先生之門而讀其語錄慨然慕之想其爲人因彙而錄其言之尤要者分爲四卷以便觀省若謂即此足以盡四先生非余不佞之所敢也且余之

所錄者四先生言耳四先生德業節義炳燿今古蓋所謂行過其言者求四先生者又進而求之於行斯得四先生立言之意不然即取四先生全集讀之亦徒爲口耳贅也矧要語乎哉傳曰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吾黨勉矣

學會約題辭

歲丙申秋余與諸君子立會講學於寶慶寺越數會諸君子請予言爲會約余謏不敏諸君子請益力爰述所聞條列如左亦藉手請正意也

諸君子其謂之何

關中士夫會約題辭

夫世道隆汚係士風厚薄而返薄還厚倡之者當自士大夫始使士大夫而猶然不倡則於齊民何責焉昔夫子嘆時人論禮樂而決之曰吾從先進當其時豈無野人夫子者而夫子不之恤若曰知我者其惟先進乎罪我者其惟先進乎今萬世而下猶知有先進可從者伊誰賜也吾二三士大夫誦法孔子有日覩今世道士風

可不決所從而徒空歎君子野人哉頃者經軒熙宇二先生過訪精舍談及吾鄉士風爲之咨嗟太息者久之余曰此豈異人任也在二先生倡之何如耳二先生曰然是亦不可以無約子其任之余諗不敏曰有諸前輩在二先生曰否否卽此是前輩命也長者命少者不敢辭子其任之余曰唯唯遂載筆從事於二三士大夫之後

輔仁館會語題辭

余講學里中而四方同志多有擔簦至者頃許生大倫至自榆陽顧生唱離至自姑蘇張生士鯤孫生繩祖至自華下咸寧楊生起泰輩傾蓋四生遂成莫逆朝夕切偲驩如也一日任生國珣錄其會語就余請益余喜甚因進諸生諗之曰諸生今日之志亦既眞且猛矣第合則作離則輟始則勤終則怠人情乎諸生惟不以離合易志不以終始改節則今日之言不啻足矣余又何益焉諸生再拜諗曰先生之言益莫益於

此矣請書其言於簡端以代韋弦之佩

朱貧士行錄題辭

余爲朱貧士傳成一時同志爭傳之而世風亦借以少砥余門人馬生元吉輩復裒公移墓表祭文等篇捐貲殺青題曰朱貧士行錄仍匄余一言弁首余惟善惡報應人皆知之第朝爲善而夕卽望報一不報而遂以爲爲善無益朝爲惡而夕亦畏報一不報而遂以爲爲惡無損不知天道蓋久而後定不在旦暮間也嘗見世之不檢者多得意一生而至末始報比旣報而悔之無益攷之無及亦足悲矣嗚呼使蚤知末之必報也則豈有不凜凜於當年者耶易坤卦以履霜戒堅冰而詩之七月亦自秀蘁計臧發古人之爲慮遠矣朱生苦節篤行生平不求人知人亦無有知者而名至末年始著卽諸公之表揚余之爲傳豈有所私於朱生哉蓋自有莫之爲而爲者在也孔子曰夫徵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信矣信矣因書此以醒世之闇於天道

者

跋

孟雲浦教言跋

先生講學新安而伊洛之間庶幾復覩二程之化觀其示初學用功諸條而先生之教之學可窺一斑矣頃者先生寄示不佞不佞受而讀之欣然有當於心也爰付梓人用代韋弦之佩併與同志者共焉

劉孟直嶽會雜詠跋

華嶽之會足稱一時之盛余愧不足爲諸君子

後所幸有孟直諸什則今日之遊可托不朽矣
昔朱元晦與陸子靜遊白鹿洞泛舟樂日自有
宇宙以來已有此溪山還有此佳客否余於今
日亦云余兒康年侍行得此詩殺青以傳余爲
跋其後

周淑遠遊華山詩跋

古今名公遊華嶽者代不乏人未有徵會講學
如今日者亦人不乏詠未有未言孝思如淑遠
氏者昔陸象山與朱晦翁講義利章於鹿洞聞

者流涕今讀此詩而有不流涕者非夫也余頃
與同遊諸君子講悗悗於孝弟二字其於千古
聖學頗足自信蓋淑遠倡之矣

理學詩選跋

馮從吾日選理學詩與選唐人詩異選唐人詩
論詩不論人所謂人以詩重也選理學詩論人
方論詩所謂詩以人重也嗚呼學者將人以詩
重乎抑將詩以人重乎讀是編可以自悟矣輯
成復書此以諗同志

辨學錄跋

夫學一也有異端之學有越俎之學有操戈之學何謂異端之學佛老是也而佛氏爲甚二氏非毀吾儒不遺餘力乃巧於非學之尤者而講學者多誤信之故不可不辨何謂越俎之學吾儒講學所以明道也講間惟當泛論道理如孔子論明德新民子思論天命率性孟子論夜氣性善皆是泛論何嘗着跡譬如白日當天在在皆其所臨照時雨霑足處處皆其所潤澤非專爲某人某人而照某人某人而雨也若不講究道理而徒比方人物然且不可況又譏評時事干預朝政犯學之所戒乎講學而誤犯學之所戒縱居鄉而人稱月旦居官而人服衮鉞秪益重其過耳何也謂其非孔氏講學家法也不止居鄉即居官當講學日不得議及他事論及他人方得講學之體不然是以議事當講學以論人當講學也不幾於越俎而失體哉何謂操戈之學吾儒學問當以孔子爲宗而顏曾思孟周

程張朱皆誦法孔子後學所由以津梁洙泗者也若曰學當以孔子爲宗而周程張朱皆不足法卽此一念去學千里矣以周程張朱爲非以孔子爲是孔子特不敢非耳若孔子可非則亦非之矣可見非宋儒而宗孔子亦非眞宗孔子者也且非宋儒而獨宗孔子是其心以孔子自任也以孔子爲宗則可以孔子自任則不可卽此一念去學萬里矣況此心一憒此端一開其勢不至於併孔子而非毀之不已也又何以

爲宗孔子耶世之非學者方且非毀宋儒非毀孔孟而我又從而羽翼之衛道之謂何不幾於操戈而入室哉蓋異端可駁也而以駁異端者駁時事則爲越俎異端可闢也而以闢異端者闢宋儒則爲操戈此尤人情之易流學術之隱病不可不亟拜者也嗚呼不講學者無論卽躬行講學毅然以聖道自任者多坐三者之病而反令非學者借爲口實此其所關係不小異端之病余於錄中已詳爲之辨而越俎操戈之病

則未之及也因書此以跋於後與同志者共戒之

王氏女墓誌銘

亡女余妻趙孺人出也適咸寧庠生王紹經紹經先娶於秦故亡女稱王繼婦云女生而臞甚然言動不凡外舅縣尹公見而奇之是時先大夫先宜人棄養久余同伯氏居伯氏視之不異已女六七歲聞余讀書聲即願聽時或問其大義余私謂孺人曰使此女也而男無憂科第矣稍長精女紅鍼繡絰刺多所妙創家人竟日不

聞笑語聲余甚憐愛之萬曆己丑余成進士讀中秘書女與孺人如京師壬辰余以御史請告歸越歲癸巳女適王氏王關中鉅族自江涯公以名御史起家而敬齋君又以長厚繩其武紹經英年好脩亦其家教然者女既適王與紹經相對如賓相談必以道義尤惓惓孝弟二字紹經時爲余誦之乙未余補官攜家京師女與紹經從女日夜從臾紹經學此外他無所及余素性踽涼斤斤於辭受取與女知余非矯也嘗曰父平日講學正在此處自驗不然所講謂何余自是益有所警省居亡何余奉命奪官歸家人有私悔余多言者女則曰士君子立朝不如此安所稱臣節女當在京邸時居恒念祖姑及舅姑不置比抵家事之禮彌篤祖姑李以十九守節今踰七望八老矣而精神尚健內務無鉅細無不殫力家人尠能當意女獨能得厥驩其舅即所稱敬齋君素以孝聞知女能得李驩也愈益喜敬齋君有子六而紹經爲長女嘗爲余言

曰每見世俗家多以兄弟妯娌生嫌疑病根皆起於冢婦任事者徑情避事者推諉諸嫜何則焉是益重舅姑憂耳余頷之而女能以其言試諸踐履舉凡內務念祖姑老姑薛病欲代夫生母顧庶母何勞也亦無鉅細無不殫力故闔以內諸靡不辨其紹經性素儉約女以淡泊相之服飾器用多秦故物女怡然無少嫌歲節必縣秦遺像祀之紹經業舉子業女諄諄以做人相勗勉紹經以行誼稱庠校間女內助之力居多

女素無病丁酉三月十六日產一女產後十三日而病至次月初五竟不救死距生丙子正月初五日生才二十有二年耳嗚呼痛尚忍言哉憶昔余被逐宿固節燈下與紹經泉女與兩兒坐談余向紹經曰從此歸山惟有着實講學以共肩斯道女從旁應曰父平日不曾虛講如何如今才去着實余聞之憮然今言猶在耳負愧良多嗚呼痛尚忍言哉紹經卜以殉之明年九月二日遷秦氏櫬併葬曲江祖塋之次而乞余

爲女銘於是揮淚爲之銘曰嗚呼豐於而德嗇於而年吾銘而墓用志而賢而年雖嗇而德則傳噫云天道有然不然嗚呼而亦足以瞑目於幽玄

馮少墟集卷十七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傳

河南衛輝府通判一軒劉公傳

余外王父一軒劉公諱璽字廷節一軒其別號也先世宜川人始祖諱孝先國初從戎隸西安前衛因家焉父諱俊以季子琛貴贈兵部主事舉子五先生爲中子伯兄琰以成化丁酉舉人知河南新鄉縣季弟琛以弘治壬戌進士歷山

西僉憲有司各豎棹楔于門關中稱爲三牌樓劉家云公幼頴敏絶人讀書卽知大義稍長與僉憲公同遊膠庠每試兄弟迭爲諸生首督學遂巷楊公深器重之弘治乙卯同舉于鄉是時縣尹公已謝政兄弟三人衣冠濟濟時人榮之公逡逡不自多明年下第歸閉門授徒益修舊業僉憲公北面從受學出其門者如公之甥王太府諤王僉憲誾内弟張憲副環及僉憲公先後俱成進士公屢上春官竟不利謁選河南衛

輝府通判居數月喟然嘆曰某曩所爲下帷攻苦爲二尊人耳今二尊人以吾弟貴吾志遂矣吾老矣又安得以五斗苦七尺哉且公宦情素淡不能隨上官俛仰會有言者卽浩然歸歸而買田城西南構別墅數椽僅蔽風雨躬耕以老終歲足不履城市一日寇至索無所有止劫一羊裹去已而笑曰不意劉官人貧至此復還之每農暇卽取四書大全朱子綱目讀之或諭其迂以爲公復應舉子試耶公曰吾平日所樂在

此舍此無所事事矣年七十九卒公初娶于吳繼張再繼邢先宜人張媼出其子孫繁衍不具述馮從吾曰余幼時每侍先大夫輒稱引公以訓從吾兄弟公爲人眞率質慤絶無世俗脂韋態即或有矯枉過直處要不失君子先進之風也乃今則時尚靡而人趨競矣嗟腕狂瀾安得如公者起而障之哉論者謂　國朝人物惟弘正間爲最盛嗚呼觀公可知也

西郭先生傳

先生姓姚氏諱顯字徽之咸陽人正統九年鄉舉在太學三上封事皆闢異端崇正道安社稷之謀景泰五年四月上疏言王振修大興隆寺車駕不時臨幸佛本夷狄信佛得禍若梁武帝足鑒時　上欲幸隆福寺太學生濟寧楊浩與先生相繼言　上遂罷行名震天下後寓居長安西郭藩臬諸公造之食以蔬糲無弗飽者今齊東武城二縣祀名宦循政詳山東通志中當時民歌之曰先有子游後有姚公學道愛人同

一古風而先生自讚其像曰六尺長軀尺五長鬚學古入官讀孔孟書軀兮鬚兮五十三年而知五十二年之非軀兮鬚兮碌碌庸庸不能作邦家之基官至太僕寺丞馮從吾曰師友之益大矣先生之寓居長安也以與李介菴先生講學故介菴以理學鳴關中而先生與之爲友交砥互礪俱成名儒是先生之氣節蓋從學問涵養中來也彼虛憍恃氣者視先生當赧然愧矣

朱貧士傳

朱蘊奇字子節西安右護衛人家貧甚僦屋而居妻子織網巾爲生讀書古東嶽廟嘗併日而食宴如也聽講寶慶寺寒暑不輟一日其子因差徑下獄會天雨四日不食氣息淹淹待盡矣時嶽廟有大戶收糧米者黃冠憐之因取其米少許爲粥以食蘊奇知其故心計以爲此官米何可竊也曰死即死耳豈可以臨死改節竟不食而亦不明言其故同舍生素諳蘊奇迂矯至此始深服其節操以爲不可及因出其食食之

蘊奇曰此可食也由是始得不死而劉孝廉必達聞而義之因白於衛官始出其子於獄當路諸公及士大夫有高其節而周之者必擇而後受一毫不肯妄取先是嘗之市途有遺綢巾二頂其子拾之蘊奇曰彼之失猶我之失也使我失此二綢則舉家懸罄矣即命其子追而還之其人感甚欲分其一爲謝蘊奇竟謝不受父早喪養母曲盡其孝母歿毀幾滅性秦俗人死多用青烏之說當於其日其時避殃殃謂死者之魂來辭家而家人或庶幾見之者也而見之者凶以故當避此其說幻妄不足道而秦人多惑之蘊奇曰使果有此殃也吾猶可藉此一見吾母使果無此殃也吾又何爲避之伏棺痛哭竟不避而卒亦無恙人稱其孝秦俗之惑由此少破年五十一以布衣終蓋已酉八月十八日也生平苦節篤行一步不苟人共稱之歿之日貧無以爲斂堃聞義而賻者幾數百人始克襄事有子五人貧幾不能聊生長安令修齡楊公爲

構屋三楹居之仍扁其門曰高士藍田令思軒梁公祭之以文學臺青巖段公廉憲祥宇李公各捐金優恤其後段公扁曰處士李公扁曰懿行範俗聞者莫不咨嗟太息以爲爲善之報而諸公之高誼尤近世所罕覩風世勵俗功蓋不小云馮子曰學問之於人甚矣哉朱生操行如是固天性使然亦講學之效不可誣也生每赴余寶慶之會見衣敝履穿人或誚之以爲貧至此不聽講可耳余聞之應曰如此是聽講者皆當鮮衣華服以餙觀美　誚者語塞嗚呼死生亦大矣朱生死且不貳天下又何物能貳之哉傳云見利思義見危授命若朱生者亦庶幾近之矣

貢士樊公傳

關中有篤行君子曰樊公諱天叙字敦夫號看山後更號與楓世爲西安右護衛人家世武弁公少有遠志父戶侯公殁公以嫡長當承廕乃謝去折節學舉子業籍西安郡諸生每試褒然

前列尤以德行屢爲督學使者所獎顧數奇不
售于棘闈萬曆戊寅以積廩充貢如京師時年
已六旬矣將　廷試偶疾作輒謁歸隱居不仕
就城北故廬畊讀自老號曰與楓蓋自況云公
天性孝義母病篤忽思爐餅苦厨無具者求諸
里舍及歸母逝矣遂悲悼終身不食爐餅廬墓
數載人多不及知年方强仕內子相背故有一
侍婢卽日遣之諸子念公起居聽勸再娶公峻
拒之徐而曰予德非閨曾恐貽家累爾由是終
身不再娶嘗苦家居不得壹志于學偕二三友
人讀書蕭寺昕夕必整衣冠相揖或嘲其迂曰
不可以燕居廢禮也同儕雖稚相厚善亦不戲
謔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非武公不能也其他
一言一動無不斤斤繩尺自少至老無少踰越
故至今里中月旦皆曰樊道學樊道學云萬曆
乙酉按臺貞復董公以孝行扁其門仍給粟帛
以風頹俗德清許敬菴先生督關中學延公泉
藍田王秦關先生講學正學書院亡何公以疾

卒許先生爲七言律吊之曰丈人高行冠鄉閭閉戶長安只著書恬處蕭齋同野衲懶隨塵鞅謝公車希蹤古道貧逾力問學吾門老更虛奄爾少微星殞歿令人灑淚滿襟裾而一時士大夫傳誦其詩咸欷歔歎息以爲實錄云公生平不好博奕不親聲妓不言人過失杜門終日惟知讀書故于書無所不閱第不輕于著述興到或構詩歌自詠間吮毫作水墨小畫殊有解衣盤礴之意惟是素寡交遊故詩畫傳者甚少生于正德己卯正月初一日卒於萬曆丙戌八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有八子圃圃相繼襲祖職馮從吾曰自世之降也士以放縱爲真以敬謹爲僞以稱惡爲直以揚善爲黨士風決裂莫可底止如公卓然自立之死不貳者幾人哉公于余爲前輩而樂與余爲忘年友余知公最深獨愧貌公不盡雖然世豈乏執鞭願焉者士風其庶幾有瘳乎

楊繼母傳

楊繼母姓龐氏吾會友楊孝廉重熙之繼母也重熙生七歲而失其母蕭九歲而失其父縣尹公憐然重熙得至有今日者龐氏以也故重熙每爲余言及繼母龐氏事輒潸然泣屑交頤云龐氏適縣尹公僅僅浹歲以故子女無所出當縣尹公捐舍時龐氏撫棺且泣且誓曰傷哉天乎未亡人不難從夫于地下第有此孤在耳所不撫摩此孤而有異志者有如此棺于是茹荼孤闈幾三十年而以壽終終之後七年爲萬曆甲午重熙舉于鄉以孝廉聞嗚呼龐氏亦可以瞑目矣重熙之言曰熙不肖生而臞甚母保護之眠兄重光有加焉不肖年已壯不自知其非龐母出蓋龐母素未嘗以前子子不肖不肖又安所知以繼母母龐母也故至今鄉黨宗族稱慈繼母者必于龐母首僂指焉言已淚下不能已余聞之爲之歎歎太息者累日重于人心世道有感云夫人性皆善匹夫匹婦皆可與知能彼世所稱繼母者豈盡皆盧花輩哉奈世之人

但見一繼母不問賢不賢即曰某繼母某繼母云于是爲繼母者苟非卓然特然亦未有不因人言而不以繼母兩字自橫于中者以此兩字橫于中則方寸有物所在成隙雖有生來愛子之真心久之浸假而化澌滅而歸于無有矣由是以觀世所稱繼母之不慈也豈盡天性然哉亦昔俗之移之耳而其間卓然特然者豈遂乏人士君子闇于大較因噎懲羹緊謂天下無慈繼母吁亦冤矣余觀龐氏事竊惟世之繼母移于昔俗者固多而又惟士君子緊以世之繼母爲移于昔俗也至使賢者無以自白不賢者遂得而甘心也其爲人心世道關係不小于是作楊繼母傳以風之

祭文

祭王蓮塘太史文

皇明羅儁昌甲稱先曰余關輔科不乏賢高陵武功其最著焉維公嗣起於鏤光前吁嗟呂康位不滿德學士大夫歎息靡極物望屬公大拜在即胡天不吊陽九數逼天不公壽人爲公哀余所哀者不在昌台維呂之學維康之才公也兼之後進取裁公昨入京余接光霽公曰小子母先文藝方今世風流波靡涕維余與汝交相

砥礪余謝不敏公曰勉諸聖賢學問不在玄虛
躬行實踐竭盡無餘余聆公訓敢不拮据公雖
云亡言猶在耳思公不置嗟余無倚斯文之戹
吾道之否心之悲矣曷維其已嗚呼夭壽理屬
渺茫悲人弗永天道靡常輀軒晨發舟旐飛揚
摛辭布奠寫我肝腸

祭許封翁文　德清敬菴先生尊人

逆翁伯子我師督學關中兮首倡明夫理道嗟
余渺渺以猥劣兮叨挺植于鴻造緊我師學有
淵源兮惟庭訓之無違羌執牛耳于中原兮俾
斯道之常輝揆元元而本本兮景我翁于有素
秖比丰而泰山兮憾識荆以無路聞翁採芹于
東畯兮紛燁燁其蜚聲奈數奇而屢蹶兮竟敝
屣乎榮名謝塵世之紛華兮乃潛神于聖學嘗
徜徉于若雪兮信修婷而抱朴彼蒼夙鑒其庳
積兮縱濬發而流長羌篤生夫象賢兮翩鳳翥
而龍驤膺南北之銓衡兮復剖符于劇郡縣文
衡而京兆兮益潛心于學問以田舍爲子舍兮

展戲綵于庭除胡我翁之不憖兮遽騎箕于太
虛惟有子爲不死兮令慕以終身兮悲風木而永軼也既逾耄而望耋
今已考德而令終且霑恩于申錫兮肆昭假于
蒼穹將瞑目而游九原兮付乾坤于大運惟頌
尼山于啓聖兮夫孰不滌源于遺訓矧從吾等
夙奉教于我師兮誼同立雪之游楊倏聞哲人
之既萎兮我心盡然而悲傷寄哀愾于隻絮兮
嗟餘不而歌薤露莫雲爽其不昧兮洋洋乎來

假而來顧

祭西郭先生文

萬曆二十六年五月廿二日長安馮從吾自孟
村訪友歸過興善寺前見一塋內樹有二碑其
一將仆余因下車省視之乃故太僕寺丞西郭
先生姚公墓也其碑乃故督學虎谷王公題其
碑陰王公仍書西涯李公贈詩一律余瞻其碑
讀其詩低回留之不能去越數日物色其曾孫
姚春姚冬輩因命工扶其碑而樹之碑既樹于

是于是年六月初九日偕友人王境劉必達蕭煜焚楮酹酒告于先生之墓曰惟公之没百有餘年跡公行事一代豪賢頃過萬里低思惘然虎谷題墓錦字如鮮顧瞻豐碑爲扶其顛賡幾夙夜永永不遷假令公在願爲執鞭尚饗

祭孟雲浦先生文

嗚呼先生秀鍾伊洛神降嶽嵩力承正學大啓群蒙往歲辛卯幸挹高風切劇砥礪受益實鴻越歲壬辰余別先生之上谷先生恐余之離索也遺余曹尤二先生之語錄余受而奉以周旋庶幾不至于顛覆中途請告謝絶徵逐幸有先生教言在儼若坐春風而誦讀故雖閉戸三年忘其爲獨窘寐宿也比余病痊北上先生業削籍西旋余乃就而訪之闇人辭之甚堅匪先生之過抗實養重之宜然余信宿再訪之始獲與先生把酒而談天由是躑躅風塵稍稍得力者皆賴先生之教爲之左右而後先也亡何余亦削籍歸比道先生之里登先生之堂先生已先

期使使逆我伊水之陽余時以訂士諸稿就正于先生若闢荆棘而示之以周行瀕行復錄數語于便面用致丁寧于不忘余于是益感先生之教不翅更訂頑爲西銘如宋儒之程張別後未及浹歲聞有採薪之憂余方欲裁書而起居先生已辭世而仙遊嗚呼人生在世眞似浮漚計音一至泣涕横流嗚呼痛哉始余別先生于函關也見其神王氣充竊意必享期頤之箕詎意握手之日卽爲永訣之秋也邪嗚呼先生篤仕計部出納惟平賑饑兩省向隅更生既遷銓部黜陟稱明清通簡要遒駿有聲此世所爲先生榮者而余不以爲先生榮海内學士大夫方推轂先生大用于時乃竟至此天不可知矣先生之官未已也而又矣其嗣此世所爲先生悲者而余不以爲先生悲蓋余所爲先生榮者在遠接二程之傳而近契文成之旨俾伊洛淵源藉以常存而萬古人心有所底止矧有弟有姪又能世其家

學則先生亦庶幾乎不死余所爲先生悲者在吾道之運阨而斯文之會否同志者方有興起之意則今悵悵乎其無所倚豈直從吾一人抱鍾期之痛于無已也哉嗚呼關洛相距僅千里餘未繇奔奠徒切欷歔椷管歌挐痛不盡書先生有靈或其鑒予嗚呼尚饗

學會公祭王經軒文

維萬曆二十六年歲次戊戌八月甲寅朔越二十七日庚辰學會友人馮從吾偕同會某某謹以牲帛庶儀致祭于明故四川資陽縣知縣經軒王公之靈曰嗚呼關中理學推重橫渠而橫渠之學乃自晚年得之觀勇撤皋比一變至道之賛可知也嗚呼人患不志于道耳苟志于道即蚤悟孫吳晚逃佛老何損焉以今觀于我公非所謂老而志于道者邪公少年登科以風流人物自命雖未嘗從事于學而本根稟賦原自不凡迨宦遊歸杜門謝客者十年人或疑公爲功名不遂而甘自廢棄也及至前歲丙申公約

不佞董立會講學于寶慶寺後從公講論間得讀公批點陸象山文集陳白沙詩教諸書見其字字句句雖黃精確人人始知公十年杜門蓋耽心于斯匪以功名不遂之故也而向所謂疑公者不惟憬然悟抑且赧然退矣寶慶月凡三會公每會必至每至必早寒暑風雨未嘗少輟諸同志赴會者必先問王先生至否每會公必發一問端使人人有所憤悱雖講解發明時或有所譲讓而聯屬鼓舞則直任之而不辭三年以來人人踴躍而興起者秋毫皆公力也今不佞董方幸得公爲依飯而公今遽然長逝矣嗚呼痛哉始公之倡斯會也每會見公神王氣充終日與言不見厭倦人皆以此卜公享耄耋之算而今以一疾遽至于此嗚呼痛哉公生平瀟灑坦夷不問家人生産業故晚年家益窘甚而公毫不介意惟惓惓于問學當公病時猶勉强赴會二次至七月朔而公病力始不克赴會矣然猶厭家居多冗也靜攝于香城寺香城距寶

慶不數十武諸同志當會期必先過香城候公而後赴會人人以不得公爲歉而公亦自以爲力不能赴會爲歉仍伏枕書數語以代面講比至臨終竟無一語及家事第曰順受其正順受其正云耳嗚呼若公者眞所謂甘貧好學死而後已者哉公知學雖晚而自知學之後汲汲皇皇恨不能一蹴而進于聖賢之域而又汲汲皇皇恨不能舉同志之士俱一蹴而進于聖賢之域雖忌者之搖奪百出而公之講自若也至于病中深以知學之晚自悔而又深以晚而知學自幸嗚呼不悔不幸不幸不悔觀公之悔與幸而公之學可知矣公知學雖晚又何損于公哉勇撤皐比一變至道人皆可以爲橫渠特人不自信耳嗚呼公往矣其等悵悵乎其無所依矣斯文之痛安所紀極今爲公三七之辰公具生芻聊以寓哀公其鑒之乎否邪嗚呼痛哉尚饗

閿中四先生詠

涇野呂先生

涇野呂夫子矯矯崇正學挾冊遊成均馬崔同切琢（馬谿田崔後渠）射策冠時髦聲華何卓犖慷慨批龍鱗封章凌五嶽講學重躬行乾坤在其握吁嗟橫渠後閿中稱先覺

谿田馬先生

卓彼馬光祿聲望高山斗弱冠崇理學平川稱

畏友立朝無多日强半在畎畝富貴與功名視之如敝帚垂老學逾虛一步不肯苟吁嗟如先生百代名難朽

莞洛韓先生

偉矣韓司馬造物鍾奇異讀書探理窟著作人難企生平精樂律書成雙鶴至立朝著偉節居鄉譚道義緊有五泉子孝弟稱昆季嗟余生也晚景行竊自愧

舸山楊先生

梗梗楊侍御直節高今古人知直節難不知問學苦獄中究理學周錢日揮麈周訥溪錢緒山歲寒節彌堅不茹亦不吐之死誓靡他淵源接鄒魯嗟彼虛憍人敢與先生伍訥溪緒山時俱以事下獄

觀書吟

立言先立意意定始修辭欲得辭中意當看未立時

善利圖

聖狂分足處善念是吾真若要中間立終爲蹠蹻

路人

自省吟

日用平常自有天如何此外覓空玄請看魚躍鳶飛趣多少眞機在眼前

千聖相傳只是仁滿腔惻隱始爲眞納交要譽中何用收斂精神做主人

讀書

切已工夫只恨少會心言語豈須多而今識得斷輪意甘苦疾徐奈若何

輕言能悟卽非悟漫道無疑便是疑終夜吾伊渾不寐清風明月坐來時

丙申春日與同志論學因及莫春童有感爲賦十二絕

春風沂水雨初晴童冠新成洙泗盟兩兩三三閑玩適歸來歌詠不勝情

跛瑟吾門樂有餘强兵富國竟何如縱然堯舜勳華業一點浮雲過太虛

幾日清閑幾日忙春風沂水任相羊莫教童冠

空歸去贏得當年點也狂

行藏用舍幾人同會點原非鄙事功一自詠歌

歸去後乾坤何處不春風

信步踦來自坦夷何須沂水始相宜風流不得

前賢意晉室清談又足悲

服成麗景莫春天童冠風雩亦洒然此日詠歌

無足異簞瓢不改始爲賢

簞瓢不改亦非賢人不堪憂徒自憐俗學不知

吾性樂丟過自己覓顏淵

多少趣孔顏樣子此中傳

憶昔宣尼發憤年曲肱疏水樂悠然狂夫但得

斐兒意解脫人生名利緣

人生有樂豈無憂憂樂從來爲忮求不忮不求

隨處樂春風沂水自優游

鳶飛魚躍在天淵夫子安能不喟然若使中間

稍有物任他行樂亦爲偏

勉學

寥寥聖學幾多時春色今看上柳枝世路險夷渾是夢人情反覆總成癡睇賢睇聖千年事不欲不爲一念知莫把歲華容易過闌闔瀟洛是吾師

讀易復卦

一陽來復見天心此際眞爲不易尋若向靜中參得透那知往古與來今

天心方動見微陽一念獨知夜未央悟到庖羲未畫處天根月窟任徜徉

答友人問坐馳

方寸茫茫易外馳外馳不識欲何之能于之處常防檢便是主翁在室時

方寸茫茫易外馳外馳知得是誰知能知卽是能收處一榻清風獨坐時

讀劄烹童

人生取與要分明少不分明百事傾一介莫言

斐小事古今因此重阿衡
古今因此重阿衡一介原來道匪輕不是聖賢
局面小格天大業此中成
野叟耕莘避世情直將堯舜樂生平假非一介
嚴辭受千載誰爲辨割烹
千載誰爲辨割烹當年心事鬼神驚吾儕有志
希賢聖肯把塵埃誤此生

余自戊戌卧病閉關九年至丙午冬始勉赴學會感而賦此

衡門之下可棲遲泌水洋洋足樂饑古矣詩人非漫我病夫今日益相宜
藥物頻爲供塵情總不知閉關垂十載如在羲皇時

偶書

揭來學問尚繁文千古真傳豈易聞試問此心空洞否池蓮窓草正芳芬
揭來學問尚玄虛千古真傳妄掃除試問此身實踐否天心月到水成渠

戊申莫春偕王惟大郡丞宜化汝剌史劉孟直郡丞楊工載進士周淑遠大參張去浮學博宜叔尚文學講學太華山中同志至三百餘衆

徵會來蓮嶽良朋喜共遊白雲時去住野鳥自夷猶雨霽千巖翠春深萬木稠山靈眞有待吾道重千秋

青柯亭樹倚山限喜見儒冠濟濟來心性源頭須有辨覩聞起處豈容猜三峯直欲凌霄漢九曲常看浸草萊此會莫言閑眺玩百年道運自今開

讀數仞童示門人

數仞宮墻門自開百官宗廟亦雄哉秖因接引無同志遂令及門空自回

遂令及門空自回宮墻外望亦堪哀從今覺悟求師友携手同登天上來

數仞宮墻門自開入人皆可任徘徊秖因自己甘封閉遂令堦前長綠苔

遂令堦前長綠苔一朝剪却便蓬萊升堂入室
誰無分努力前途莫浪猜

讀陋巷章自勗

命定難逃陋巷貧機關徒惹鬼神嗔不如打疊
心源淨做箇羲皇以上人

命定難逃陋巷貧奔忙徒惹世人嗔不如閉戶
焚香坐做箇乾坤無事人

中和吟六言十絶

此心常是中和猶恐客氣易肆若把此心放開
客氣何所不至
平居此心敬事猶恐視事無傷若把無傷視事
可憐其禍將長
道理平常看透猶恐一時差訛若以道理爲迂
將來決裂必多
學問終日相講猶恐行時茫然若是只行不講
行錯誰肯相憐
未發之中得力猶恐已發不和若于未發不慎
發不中節奈何

禪學空談性命面壁求之漸茫不知性命實理
只在日用平常

吾儒自有精微未發之中便是離中求之漸茫
又與佛氏何異

控制六馬猶易駕馭一念爲難喜怒哀樂中節
才得身世平寬

不覩不聞非無千古聖學真傳靜中看此氣象
位育就在目前

氣象非落幻景觸目盡是天機必須戒慎恐懼

才得魚躍鳶飛

夏日郊居有以腴田求售者余辭去賦此
志喜

生平甘寂寞那得買山錢幸有先人業耕耘度
歲年

耕田守祖業講學繼儒先此外無餘事逍遥到
百年

馮少墟集卷十八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奏疏

草莽臣曰余讀馮柱史仲好氏四疏草蓋重慨竊有祝云人有恒言王聖臣直聖有容容祝用直尚切切祝俞此臣王相成聖直交感之會蓋千載一時自古難之柱史蚤抱奇瑰頡出西土起家已丑進士儲秀館閣簡登臺憲諫固其職也就列未幾而

移疾在告還
朝未幾而忽
賜罷免計先後恪共乃職不三二稔輒毅然聯
蹁飛霜其糾胡斥江力奮神羊一觸已稱
骨鯁若壬辰春正一蹶直氣凌霄讜言犯
闕倀觸霆威幸轉春煦聞者爲之吐舌咸頌
聖之容
聖之容也丙申之罷或尚權輿于此賦歸以來
蕭然四壁脫屣凡塵初猶聚徒古寺牛耳
道源既益屏跡閉閤足不履寰閾於是過
轍者必式門閭觀風者競表宅里縉紳恂
井潔中外望嚴起兩臺使車洊舉遺佚嗟
嗟不拜賜環焉望前席碩人考槃誰何補
闕在易否泰剝復理若循環但願
聖王元默功至鋭意維新隱時艱而求舊人
召賈傅於宣室起詹尹於喬土茲草莽病臣
所爲慨而日仰天籲祝焉者或者乃謂信
而後諫訒在語中柱史跡未倦而驟危言

無亦左斯道乎余謂此非所以論臣職也信而後諫若所謂勿欺而犯者蚳鼃以數月不言見譏子輿氏奚必信近聞勳戚上卿相與連篇累牘規切時政不啻維百寧無一信率亦群然屏息伏聽詔書之彰信而未獲報如之何爲柱史祝尚自愼理藥物恭候恩綸之日下魚水交成儻容斯用而切得俞方來有待愼勿遂遺斯世也

萬曆癸卯仲冬陽復日江關倦客周孝子大甫謹序

奏疏

論劾險佞科臣疏　萬曆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題爲險佞科臣惑亂

主聽懇乞

聖明速賜罷斥以杜釁端事昨者臣接邸報見禮科都給事中胡汝寧參論兩京中卷二二可疑及吏部推陞一事臣不勝駭異夫

汝寧見任諫垣言事自其職掌而臣顧駭異者何也謂汝寧之言投間抵隙假公濟私非眞爲

皇上發姦摘伏也臣意

皇上必能洞燭姦膽以折亂萌乃反聽若轉圜臣又不勝駭異豈

皇上不知汝寧之罪狀而誤聽其言耶臣不暇辯其言請先誅其心且汝寧之爲給事已數年於此矣自有參論饒伸之疏而諡已不容於衆口繼有輔臣相戕之奏而姦邪益大犯乎公評別號穢名至不可道自古小人未有狠狽若此者舉

朝臣鄉咸謂汝寧縱不肖將復何顏立于掖垣間耶顧註籍未幾旋稱病愈人人相顧咤爲異常而臣獨私語人曰此不足爲異也鄙夫患失何所不至他日舉動更有異於此者臣言未幾而二疏相繼上矣此二疏也立言在此寓意在彼臣試爲

皇上分明之昔者部臣饒伸發科塲之弊而汝
寧劾之人人未有不爲伸稱屈者
皇上亦鑒伸無它准其起用矣故汝寧亦洗瘢
索垢發科塲之弊若借此以掩其非也而
不知妄逞胸臆以蔑污大典適益重其參
伸之罪耳至于叅論王教又揣摩
上意爲之不知近日
皇上不遽起王遴不遽遷孟一脉蔡時鼎者意
欲需其缺以大用之耳汝寧敢于以私心

窺
皇上遂乘機舉銓臣推陞一事言之以滋
皇上之惑不然何
皇上哥俸科臣之言下而汝寧之疏遂上也
急於獻諛而巧於逢君汝寧之罪不容於
誅矣夫汝寧特一小人耳堂堂
天朝濟濟臣鄰何難于容此一人而臣嘵嘵
者非論一汝寧也蓋謂汝寧以一小人之
言中於

皇上故言科場則
皇上聽之言銓臣則
皇上又聽之或下部覆或
命回話使
君臣上下反覆疑二是今日廟堂之上已不勝
其多事之擾矣儻汝寧恃
皇上之優容而再肆傾危之巧計則議論愈多
是非愈混其弊不至于小人攘臂君子畏
足不止者猶幸今日無李春開耳使有之
則必以保吳時來者保汝寧借此以結
皇上之歡天下國家之事臣不知其所稅駕矣
皇上何惜汝寧一人而不爲國家杜釁端也且
皇上昔年斥逐姦邪曾不踰時公論大爲稱快
何獨於汝寧過爲寬貸湯顯祖論之而不
報樊玉衡論之而不報蔡獻臣周應嵩彭
好古論之而又不報人人以汝寧爲非而
皇上若以爲是人人以汝寧爲可斥而
皇上若以爲可留此臣之所未解也即如前月

汝寧因玉衡彈劾辯疏自陳乃

皇上於彈者留辯者下且徑批以照舊供職夫照舊供職之旨自正卿以下不敢望而一旦加於七品之汝寧不知汝寧何德何功而

皇上優容若此且唯其言而聽之如此此又臣之所未解也汝寧去就原不足爲重輕但以一小人而能以其言惑亂

王聽此誠匪細故者臣是以嘵嘵言之且不欲以汝寧之故傷

皇上知人之明也臣願

皇上大奮乾剛速賜罷斥則天下萬世頌

皇上之神聖於無疆矣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請修朝政疏　萬曆二十年正月十三日

題爲中外多事

朝政當修懇乞

聖明勵精以圖萬世治安事臣不佞猥以書生叨入仕籍三年於此矣竊見

皇上
郊廟不親
朝講不御章奏多留中不發臣不勝杞人之
憂然而未敢有請者謂在廷諸臣明諍顯
諫連篇累牘庶幾哉萬有一之感悟
上心也又惡用臣言爲哉第諸臣言之諄諄而
皇上聽之藐藐屢請饗祀矣而
皇上之遣官恭代者如故屢請朝講矣而
皇上之靜攝深宮者如故屢請發章奏矣而
皇上之留中不發者如故豈在
廷諸臣無一言之有當于
皇上耶抑
皇上始勤而終怠即諸臣言之亦不恤耶臣竊
意
皇上之心不過以爲昔年勵精天下不見其益
近年靜攝天下不見其損何苦舍逸而就
勞不知人君之舉動與士庶不同士庶久
不理家則家事廢其爲患也小而易弭人

君久不理天下則天下之事廢其爲患也大而難圖

上試觀丁亥戊子以前四夷效順海不揚波天下何等景象也是勵精之效既如彼已丑庚寅以後南倭報警北虜叛盟天變人妖疊出遝至天下又何等景象也是靜攝之患又如此中外多事人心憂虞失今不圖長此安窮豈必

朝講一日不舉便有一日之禍章奏一日不發便有一日之禍然後爲可憂哉且今日

皇上自視爲何如主也

皇上欲成其神聖之名而使天下不見其太平之象則名實不符人誰信之況今當朝覲之期萬國冠裳畢集闕下咸欲一覩其清光而竟不可得則必相顧而疑相疑而議不曰

皇上困於趙葉之御而歡飲長夜必曰

皇上倦於窈窕之娛而晏眠終日不然何朝政

廢弛至此極也雖一

皇上近頒

勑諭謂

聖體違和或可以再借靜攝之名以掩其晏

安之非而不知

皇上靜攝已非一日如以爲真疾耶則當戒酒

戒怒以圖尊生之計如一時倦于早起托

之乎疾耶則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天下人

心豈可欺乎況

皇上每晚必飲每飲必醉醉必怒酒酣之後

左右近侍一言稍違即斃杖下如是則旣

非靜攝又廢朝政縱

諭旨森嚴恐亦不足以服天下而信後世也臣

見前歲

聖上禁止童奏非奉

聖旨不許傳布臣意

皇上不過以爲臣下童奏多有不識忌諱者恐

一傳布則天下傳誦其童奏必議及于

皇上之舉動故姑留中以泯其跡耳不知今日
諸臣來朝而
皇上猶然靜攝其紛紛議論視童奏所傳更軌
多寡乎一人之舉動四海之觀望隨之豈
在童奏之傳不傳也欲以泯其跡而反以
彰其過豈
皇上未思及於此耶臣願
皇上勿以天變爲不足畏勿以人言爲不足恤
勿以目前之晏安爲可恃勿以將來之危
亂爲可忽必乘兆大班斜拜之日亟出親
朝以答四海臣工之望無惜此頃刻省覽
之勞發臣童奏以昭
一人納諫之明仍望
節飲以養性情戒怒以馭左右至于以後諸臣
童奏無論奉
旨與否准其照舊傳布則
聖德以光
聖度以宏天下太平之治可計日而奏矣世道

幸甚臣愚幸甚

秘錄

萬曆壬辰實維覲期時從吾濮竿西臺已六閱月先是疏劾都給事中胡汝寧壬上幸見納竊以爲聖明在上正臣于披肝露膽之時于是此疏于正月十三日上席藁待罪者旬日而未報迨廿九日聞上遣校尉百人候于廷將杖言者而朝論洶洶不知爲誰蓋數日前曾杖給事中孟君美浩故言者聞此咸用愕然比日昃忽有旨傳免矣當辰巳時聞上命一內臣送一疏至閣大學士趙公志皐見而異之會是日爲仁聖皇太后誕辰于是具揭上請謂聖母聖節不宜有此舉揭入而傳免之旨遂下中外人始知爲杖余之舉而余不知也次日以註宣大差入院見掌院左都御史李

公世達將入門晤掌河南道御史陳君登雲陳見余執余手呼曰好造化好造化昨日之事蓋爲君也君知之否余曰不知比入見李公李公一見亦曰君知昨日事乎昨日之事蓋爲君也幸有趙相公揭耳言已而別余喟然嘆曰

主上聖明一至此乎因

聖母誕辰而宥狂言至孝也納閣臣手揭而不火遂至明也宥臣一人而諸臣兢勸至仁也一舉而三善備即古堯舜何以加焉嗚呼

聖明之主而不效竭身之誼甘于緘默苟容以自爲身家計殆非人哉殆非人哉因秘錄而笥存之

請告疏萬曆二十年四月二十一日

奏爲中途患病危篤不能赴任懇乞

天恩俯容回籍以便調理事臣陝西西安府長安縣人由萬曆十七年進士選翰林院庶

吉士尋授今職于本年二月內奉
命差往宣大巡按竊念臣很以草茅誤叨任使
正欲竭愚畢智稍頂踵以報
國恩奈夙病劇發萬分危篤有不能一日支
持者輒敢哀鳴于
君父之前臣賦命寒微素患痞病每年春夏必
發輕則經旬重則累月非謝絕勞役不能
遽愈數年以來百計調攝而病根尚在不
意今春自二月即發飲食漸減形體漸羸

心竊慮之方欲請告調理以圖報效乎其
日而會有宣大之
命臣以爲馳驅疆場惟今日事即有病焉可勉
強而行也顧始則雖病而愈加勉強繼因
勉強而愈增之病至于
陛辭後行至涿州而臣之身幾不爲臣有矣然
猶冀其沿途調理稍得痊可依期受代而
病根既深轉覺沉重胸膈脹滿噯氣嘔逆
比至保定即伏牀褥不能動履先後召醫

尚時廉李茂華王繼業等診視調治但藥
餌愈攻元氣愈損脾胃愈虛痞氣愈增至
于今已三夜目不交睫三日口不入一粒
矣形神俱脫危在旦夕使不以此時披情
引退而猶貪戀于功名之場則溝壑徒委
補報末由是恐于負
主而甘于誤國也臣罪不細臣即死不瞑目矣
除將前情遵例備文彼處撫按具奏外伏
望
皇上俯賜矜憫
勅下吏部題覆容臣回籍調理儻萬一不至
瘠則他日有生之年皆感恩圖報之日矣
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公移

申飭放閘行蒲臺縣

爲申飭放閘引鹽以絶弊源事照得山東各商引鹽自海下場所起運必由蒲臺過閘方得運往屯處斯咽喉鎖扼之地雖有神奸豈能飛越詢之先年放閘俱委佐貳等官每每接受奸商常例通不稽查以致匿引不送切角將鹽徑發阿城張秋等處私自販賣欺隱餘沒課銀並不運至洛口卸園候掣運司懼悞掣期只得捏報

虛數一掣常補數年一引常補數倍奸商日肆積引日壅國課日虧鹽法日壞誠可痛恨已經前院徐　洞徹弊端特委該縣清查放闌革除積蠹所行極其詳悉深得扳本塞源之道本院奉　命接差以來訪得該縣練達精明實心爲國清查克殫辛勤放闌不避嫌怨殊沾沾爲鹽政委托得人喜第恐該縣以爲新舊交接事體更易倘或勤始怠終其如奸弊復熾何擬合再行申飭爲此牌仰本官查照先今牌內事理

每日下午親詣河下一一查驗登記至于本院原發該所過鹽簿內不許間隔遲滯如有違例大包併夾帶私鹽者除徑追引目解院大包私鹽入官外仍將奸商船戶照例重究招解以憑發遣施行毋得姑息亦不許轉委佐貳等官仍開弊竇如果鹽法肅清積弊盡釐本院定以賢能優敘本官務要着實留心以副委托俱毋違錯未便

禁革吏承夙弊行五道及二運司

爲出巡事照得本院不日巡歷按屬地方已經通行去後訪得本院吏書承差及跟隨人役每遇巡歷地方千方百計苛求需索稍有查駁隨即揚言搜剔由已甚至有私帶家人充覓船夫沿河詐騙者至于承差隨行每向所司叩頭希賞且担報考語詐稱訪事又將日給支應盡行折乾勒令縣驛重復備辦諸如此類未易枚舉良可痛恨擬合禁革爲此牌發該道照牌事理即便轉行所屬各衙門官吏人等如遇本院按臨一切常例盡行禁革如有仍蹈前轍者所在官司即便據實密揭報院以憑究遣本官定以風力優處如視爲當套漫不遵行本院別有所聞定行連坐干礙職官一體參究各具遵行過緣由報查俱毋違錯未便

稽察承差行真定縣

爲稽察承差奸弊事往本院家居時見各院承差奉法者固多壞法者亦不少所恨各院苦于不知耳未有明知而明縱之者也本院自受代

以來雖然刻意禁約但恐差人不等該縣驛或隱忍不言甚非本院革弊初意爲此仰縣官吏照牌事理即查原差去承差李文福在撫按兩院會稿公務果于某日某時到某日某時行回轉行該驛備細查的從實回報本役如有別項需索情弊該縣仍密揭報院方見以心相信且藉此覘該縣風力也毋得遲違未便

嚴催掣鹽行山東運司

爲嚴催掣鹽事照得二十三年春秋二關掣鹽

案查止有河南鹽二萬八千餘引其本年該掣十五十六十七等年積引十二萬至今一年將終尚無引鹽報掣該司已違　欽例各將誰諉挨厥所由實係奸商覬鯉風弊故意躭延不肯報掣似此巧計三尺謂何擾法本當參提重究但積弊已非一日姑記再行嚴催爲此仰司呈堂照牌事理速將今歲春關限月內呈掣聽候本院按臨親驗其秋關限十二月中呈掣如再故違遲悞該司先將爲首奸商鎖拏二三名

同違玩吏書解院以憑重究發遣決不輕貸

剔除奸蠹行蒲臺縣

爲剔除奸蠹以肅鹽政事據邊商王承賜等連名揭稟內稱奸商因見蒲臺關防嚴緊計出百端突于蒲臺縣西相離四十餘里開河鎮相連濱州交界附近私鹽處所私立鹽園結交鹽徒驢馱車載堆垛園內春築大包上船將殘引影射指作官鹽瞞天之獘實爲鹽政大蠹叩法嚴行禁毀等情到院看得山東鹽法向被棍商沿襲爲奸壞之已極即今虧損　國課壅滯前引已經嚴行本官于蒲臺要口立法清查關防嚴密以爲獘不能作矣何又有越關于開河鎮等處私立鹽園等獘似此奸計神人莫測合行嚴拏以肅鹽政爲此牌仰本官照牌事理即便帶領兵快密切星夜親詣開河鎮等處地方將越關私鹽逐一封盤私立鹽園登時拆毀仍拏作獘奸商與興販鹽徒車驢到官一併究招報院詳奪施行本官務在神速出其不意毋得泄漏

以致各好聞風脫網不便

破積弊開自新以正鹽法行山東范運同

爲破積弊開自新以正鹽法事照得山東內商向來沿襲爲好鹽法大壞節經申飭嚴革各商尚爾怙終觀望所賴以共濟分理者惟在該司本院素知本官才望迎刃有餘薄任方新奮然振刷所喜鹽政得人庶幾積弊可蠲所有本院曉諭各商告示合行給發爲此仰本官照牌事理務期同心共濟肅清鹽法仍將發去告示稿

大書告示張掛蒲臺洛口各鹽園場所及該司門首曉諭俾各商咸知省悟務使盡棄宿弊新令日良模毋蹈前愆噬臍莫及仍具不致風雨損壞結狀呈報查考毋得遲違

發山東運司告示稿

爲破積弊開自新以正鹽法事照得山東鹽法決裂已非一日其病根全在各商之家人夥計此輩或指稱多帶用以迎合主心或借口打點反而虛掣補闕其病根多在各商之家人夥計此輩或指稱多帶用以迎合主心或借口打點反

以乾沒王利即所稱大包夾帶徒以充此輩之私橐即有一二不然亦以博鋪牙之脅制爲利幾何爲害無窮加減乘除徒滋妄費內商之引鹽日滯邊商之引目日壅揆厥本原皆此輩爲之倡率阻撓也似此不破之弊本院三尺謂何除不時密訪嚴拏以憑究遣外爲此特示各商務要各保身家痛革前弊果有此等夥計即時分夥此等家人即時逐去本院必不追咎既往以阻將來自新如怙終不悛徘徊觀望故意延

延覬鍾敝輒本院燕知其人定將本商盡法重處決不輕貸各商宜細思之無貽後悔

尊崇名賢行莊平縣

爲尊崇名賢以敦教化事照得本院觀風兹土查有該縣已故鄉宦原任尚寶司少卿孟諱秋生平高節清風允足燕頑立懦本院素所景仰今雖已逝合行表揚所有祠宇祭田等項相應查報爲此仰縣官吏照牌事理即查本官曾經山東前按院鍾　建立祠宇見在何處地方置

有祭田若干畝仍抄錄祠內碑記及本官文集
墓誌併查見有幾子曾否入學作速具由報院
以憑施行毋得遲違未便

優禮名賢行泰安州

爲優禮名賢以風世教事查有已故教官李諱
汝桂謝跡紛華潛心性命本院景仰有日方欲
式廬問已物故深爲世教民風痛悼爲此仰州
官吏照票事理即動該州堪動官銀置扁一面
上書理學名儒四字前列本院銜名後書本官
衙名再動銀十兩封折賻儀鼓樂齎送伊子收
領懸掛用昭本院優崇之意仍將動過銀數併
取回帖具由繳查毋違

清理鹽法行山東運司

爲清理鹽法事照得二十三年春秋二關掣鹽
迄今一年將終尚無引鹽呈掣多係無藉棍商
堅圖虛掣故意煽衆阻撓合行設法查理爲此
仰司呈堂照牌事理即查二十三年春關應掣
商人某人某人某人春關除河南鹽二萬八千有零

呈掣外其應掣積引邊鹽六萬零某人曾運到
洛口鹽園鹽若干某人已運未到園鹽若干某
人通未領運若干同秋關應掣商人姓名逐一
清查眞的備細造冊限二十八日送院查考如
已曾運鹽到園者爲奉法良商本院即行司紀
錄優奬如往運而未到者次之若逗遛觀望不
運者即係無籍奸商定行責處俱毋違錯未便
又
爲清理鹽法事據該司呈送已未運鹽商人文
冊到院查得已運鹽到園商人申良棟等二十
七名均係守法良商深可嘉尚內申良棟杜雲
鵬王克謙三名各運到引鹽過千尤爲奉法其
張納訓費光輝李邦化李篤志張修業等五名
俱觀望全未領運即係把持煽衆棍徒俱應分
別懲勸爲此仰司呈堂照牌事理先將申良棟
等三名動支院銀備辦花紅自運司當堂鼓樂
迎出以示優奬其餘二十四名即行登簿紀錄
待鹽全完之日酌量查行仍將棍商張納訓等

五名嚴拏各正身卽時解院以憑重究施行毋得遲違未便

尊高年以重名教事查得該縣致仕教官王曉年高有德甘守清貧合行資助爲此牌仰該縣官吏照牌事理卽動堪動官銀三兩具侍生帖差人齎送本官以示優禮之意仍將動過銀數取回帖繳查毋違

批山東運司問過路上陳偉器詳

該司積引甚多欠課年餘正坐內商大包夾帶之病五運司未必如此本院惟知有長蘆惟知有該司安得以五運司爲解也至于州縣私販阻滯官鹽本院自有按季比較法紀森然與運司積引欠課何相干涉私販阻滯誠有此說今止聞該司有積引未聞各州縣有積鹽又安得借各州縣爲解也至于圖賤接買尤屬支吾果爾則該司不必設本院亦不必差矣三尺具在誰其干之至于新舊相兼果如所議則新者行

而舊者終無疏通之日此斷斷乎不可行者總之爲引何分新舊總之欲其順序疏通又何分彼此耶設今不嚴行振刷則不惟已往之舊引愈舊且恐將來之新引亦舊矣不惟十二萬之遨引終無復舊之日且恐今日九萬之遨引亦壅閼而置之無用之地矣不惟今日之國課梅欠一年且恐將來之梅欠又不止于今日矣范運同謂先年姑息之流弊誠可爲今日之斷案也大抵利之所在人必趨之大包不已勢必橫行夾帶不已勢必回頭影射愈寬愈肆長此安窮究其本原皆此虛掣補闕爲之作俑耳至于商人運鹽不前不曰灘無積水鹽花不生則曰河水淺涸舟楫難行不曰數商一船循環輪載則曰舊鹽未賣新鹽難運此或間亦有之未必時時如此總之借口數款以圖虛掣不然何秤掣之委官朝起馬而各商之運鹽夕踵至也任意補闕豈不甚便誰肯甘心速速以就秤掣乎人情大抵如此顧當事者寬嚴何如耳該

司慎勿輕聽前言墮彼奸計可也大包之禁製
鹽規制仰司即便刊刻榜文樹立各場兩關榜
示洛口一一務查遵部文及本院節次憲牌行
毋得展轉以覬虛掣以致各商觀望上誤 國
課下誤各商也檄招嚇詐搶奪既屬虛情路上
等本當枷號重究姑念無知依擬贖發爲首路
上仍加責若干板陳偉器加責若干板取庫收
繳

表隱德以勵世風事照得本院巡歷地方訪
得平原縣隱士石瓛年八十餘歲謝跡塵囂潛
心性命行誼久孚于月旦著作頗聞乎道真誠
盛世之逸民而理學之高士也合行優禮爲此
牌發該道照牌事理即便轉行平原縣動支堪
動官銀置扁一面大書理學高隱四字前列本
院銜名後書爲隱士石瓛立再動銀三兩折羊
酒差人鼓樂齎送本氏宅上縣[illegible]
數行過日期繳查毋違

047078

馮少墟集

馮氏族譜

長安馮從吾仲好父著

馮氏故無譜譜之作自侍御少墟公始也侍御方爲諸生即從德清許敬菴先生講明義理之學其指要在敦實踐而詘空譚已連成進士由中秘出爲御史尋以直道忤時免歸益與同志倡學關中所著述板行多種譜其一也夫自宗法廢而天下無世家歷世滋蔓子孫至不知祖

宗名行與身所自出族屬不相識有如路人賢者傷之譜所以原世系序昭穆使民相親長而敦本不忘蓋保姓鳩族扶義翼教之善物也堯舜之道不越孝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聖賢學胍端在於此侍御生平以之自修自証內聖外王資養深矣族譜之作所謂是亦爲政者也苟有用我即執此以往寧有二道乎哉侍御往在中秘省試原心記大爲王文端公所賞識欲留之遂以冠諸卷他相乃抑置第二即第二矣例亦當留而竟不留侍御處之裕如也居恒雅以道自任動容周旋悉中規矩終日與譚絶不見一言有所依阿侃侃剛直之節已知世必不能容竟待爲御史發奸指佞始爲忌者所甘心哉侍御身退而名益重實學實行里人化之天下信之年來起用之章屢上不報朝野無不惜之乃侍御則但知孳孳問學若將終身焉嗟乎嗟乎

國家有眞儒如是而不使及時行其所學爲海

內一道同風用佐
聖明雍熙之治而僅僅施家政於族譜可慨也
夫
舊治年弟寧陵喬胤頓首撰
蓋余讀馮氏族譜而不覺憮然也夫人產是土
猶曰是吾桑梓之鄉即欲他徙且顧瞻徘徊而
弗忍去況其本支百世爲身所自出者耶若之
何其身所自出也者而塗之人視之於是有宗
法宗法者合渙而統於一沿流而溯之源是敦
睦之軌也於是有譜牒譜牒者緣倫叙位緣位
著名支衍之而圖列之是紀乘之遺也故譜牒
本以維宗法於不廢而譜牒之濫也宗法之廢
益甚以至於不可復則其說始於司馬子長而
應邵王僧孺柳冲路淳韋述柳燦張九齡諸人
繼之大都抑新門而襲舊望恥寒畯而附通顯
急夸耀而緩推崇甚至綜核姓氏以門第官人
題名慈恩皆以望族而遥遥華胄識者掩口亦
足羞矣嘗試觀顸提之童其父母鶉衣藿食至

貧賤也有朱門貴戚欲撫而育之則怫然不願而寧甘其鶉衣藿食者此至情也乃學士大夫而反狹提之不若豈不異哉幸有宋諸儒講明宗法而廬陵眉山二氏著爲宗譜庶幾古之遺意焉今馮氏譜實取法廬陵世經人緯類史氏年表或以諱或以名間述一二行實粤自始祖逮於今茲而旁及外家一洗魏唐牽合之陋而徃徃於尺幅隻字間敦本闡幽義指具備又類穀梁氏春秋嗟乎是可以風矣余族故業農而吳中陸氏爲著姓人亦有以梁公告身與進者意頗厭之而馮侍御茲譜適符合也遂不辭不文而爲弁諸首

萬曆丁未九月朔旦年家後學崑山陸夢履謹拜手撰

馮從吾曰夫國有史夫家有譜古人家譜之作蓋自親親一念生也後世踈爲文具失作者意矣吾族故無譜先君嘗有志而殁余欲成先志而未敢自專廼謀之伯兄敬吾兄曰子其任之

嗚呼余嘗讀蘇氏譜歎世人賤而後貴者恥言其先爲之咨嗟太息者久之夫爲人父祖者孰不願子孫貴顯以光大厥閥比子孫貴顯矣反恥言其先如此則爲人父祖者又奚願有此子孫哉則不孝莫大乎是世之作譜者率多僭托遠胄誇耀失實此其心亦母乃恥言其先意歟譜如畫工寫眞要之取其肖而止令後世子孫以是彷彿先人云耳不問文也從吾何敢以不文不勉成先君之志夫叙事必有所由從作例

義第一合族辨世源流於源譜之大者作世系第二然名行不可無紀也有可傳則傳之用以發揚幽光作世傳第三國史紀外戚夫家豈有異焉作外傳第四述往昭來用垂觀省之義而安可無訓也作譜訓第五凡五篇

萬曆丙午秋八月識

馮氏族譜

例義一

吾馮氏世爲長安蒲陽里人始祖立戶公 國

初隸匠籍世居省城橋梓口稱橋梓口馮家又一支居西門不知遷自何世

自立戶公至隱德公系次莫可考故特列立戶公於世系圖前而世系圖斷自隱德公始

夫譜自一世至五世爲一圖又自五世至九世別爲一圖蓋起歐氏法今倣之

寬世居西門莫知所自始故自三世起別爲一圖

大宗在可久小宗在府繼禰在敬吾西門宗在應春他諸禰不及悉

夫自吾始祖至吾父皆書諱某他則直書某某

蘇氏曰譜吾作尊吾所自出也

何以有稱公不稱公曰有聞者公之又何有公而不傳曰悲乎傷哉其行實莫可詳矣

凡兩取而上以次書不稱繼省文也妻何以有書不書曰不知者不書取非其偶不書妾有子則書副無子者不書

族人間有無後者當取同族兄弟之子承嗣不

許乞養異姓以亂宗族其嗣子下仍注本生父母示不忘本也

世系第二

諱外家　號立戶公

一世

諱泰　號隱德公　葬土門老墳作祖

二世

諱海　號宗長公康氏　葬土門老墳

三世

諱信　號贈君公贈奉政大夫直隸保定府同知　葬土門老墳

四世

在　號長房公　壽二十八　生嘉靖癸未十二月初一日卒萬曆丁酉七月廿五日壽七十五　宋氏李氏四子

五世

江　號漢陽公　生嘉靖癸未二月初三日卒嘉靖乙未五月廿六日　壽八十五　田氏封太宜人　葬木塔里新墳作祖

守　號次房公　壽二十八　馬氏　葬土門老墳

淮　師氏　葬土門老墳

友　號奉政公　嘉靖甲午舉人就山西屯留學諭行取尚嵐知州調繁忻州陞直隸保定府同知進階奉政大夫生正德丁卯正月十五日卒嘉靖乙丑

敬吾　縣學生　楊氏長子楊氏宋氏宋氏胡氏次子舉人

從吾　萬曆戊巳丑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授監察御史以建言爲民

二

全 盧氏

興 無嗣

成 薛氏

茂 王氏

旺 李氏

五月廿三日壽五十九翟氏贈宜人劉氏封宜人長子次子副李氏第三子葬木塔里新墳

尋奉恩詔開住趙

玄 康氏

啓明 無嗣

雲霄 蕭氏

府 陳氏

縣 馬氏

節 無嗣

衛 張氏

雲龍 號戶首公生嘉

科 袁氏

靖甲申十一月十五日卒萬曆甲辰九月廿九日壽八十一李氏葬土門老墳

雲祥 號敬讀公例授

州 承嗣雲霄子荀氏

侯門教讀生嘉靖戊子九月十三日卒萬曆庚子八月初四日壽七十三沈氏

五世　江

四無嗣

六世　可久　可珍　可大無嗣　可用孫氏

盛號老四公　蒼氏

七世

無嗣　葬土門老墳

雲漢翁氏

八世

一元張氏

一登

九世

淮

敬吾

從吾

府　州　縣

文秀余氏郭氏張氏

元哲生員桑氏

康年生員宋氏

嘉年黃氏

承美

汝英

汝璉承嗣縣子

汝金

郅隆杜氏

郅美

啓禎

衛
科
一元
登

汝玉
汝瑞
汝光
汝輝
汝器
汝和
伯林
汝賢
伯森

一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關 關 寬 號西門公 張氏 錦 馬氏 鉞 劉氏 鏜 楊氏 恩 刑氏無嗣 榮 周氏無嗣 祿 袁氏 申 吳氏 仁 李氏 經

五世 祿 六世 應春 張氏沈氏 七世 政

叙
敏
攸
敦
通

忠劉氏　經　中

應夏柴氏
應秋劉氏張氏
世厥張氏
應時無嗣
良齊氏

按老四公所藏祖先圖有此二公皆絶無後矣不知與幾世同行故附世系後

世傳第三

贈君公諱信字汝實宗長公子家故貧公以營業養親弗克就學逓喜聞書中語每遇人言古今興亡大槩及古人忠孝節義事聽之忘倦至廢所業有弗恤人多誚之公曰吾少失學不能讀書知義理今聞古人言不覺愉快雖廢業庸何傷聞已輒能見諸行事因自號曰誠菴取誠實不欺意以自勵公生平不飲酒不言人過人有犯者輒閉戶遜謝不與校終身足跡不入公

府值歲侵公嘗併日一食而父母之養必備晚歲督先君學最嚴以爲讀書當依書中語行不可徒口讀也先君每爲從吾兄弟誦之嘉靖甲午先君領鄉薦時公年已八十有四公喜謂先君曰吾老矣猶及見汝成立吾死且無憾第願汝將來無忘今日寒素耳先君爲之泣下明年公卒先是公八十時以　恩例授高年爵一級卒後十有九年歲癸丑以先君保定考績　詔贈公奉政大夫直隸保定府同知中丞少華許

先君奉政公諱友字益卿初號南野後更號兌泉贈君公第三子垂髫入鄉塾家貧不能購書借鈔誦讀每至丙夜翁冠游邑庠讀書常忠武祠授徒以養父母每試輒譴其曹督學漁石唐公特器重焉嘉靖甲午以詩舉於鄉明年贈君公歿哀毀踰禮居憂杜門儉約尤甚諸生時戊戌再上禮闈不利嘆曰家貧親老奈何不就祿養而必於一第爲哉吾父不可起矣如吾母何

椎生不如雞豚之速存何言詘也乃以乙榜就屯留學諭屯留故僻邑人不知學先君日爲講授經義與作文敦率又時自作以爲程衆修問餽一切謝絶士習翕然素苦尚智李之茂馮典爲決科庚子典浙江試爲留三幣於司訓王先生所王先生及諸生咸駴異之以爲屯留不發科第者數十年且應試止六人而今必其三且必其爲某某卽卜筮神衊未足驗也已而三生果皆得雋人始嘆服晉中且相傳以爲奇事後尚智成進士之茂爲御史有名未止一時竝登已也從此發解登第者濟濟相望非復曩時屯留矣壬寅膺行取因送先王母西歸稽皐途次比至京考選已竣事授山西岢嵐知州士爵者原擬京秩乃以送母故止得領一州郡或爲先君悔先君謙曰母老矣安忍急功名以貽母阨涉憂今母得優游里第卽州郡有餘榮矣何必京秩哉欣然捧檄復奉母之任云岢嵐逼近虜穴數被剽掠歲且大侵先君省刑薄斂一

切居之以寬其衛卒擾民者繩以法又念城壍濠塹爲扼虜之要殫力築濬爲久遠計不期月間闔安堵虜聞風遠遁去一時政聲輩三晉會忻州凋敝一歲三易守衆議非先君不可乃調忻忻繁劇數倍苛嵐土俗訐訟糧稅不時入而宗籓又多闌勉民田歲額爲損先君治之知非苛嵐比乃嚴立科條與民更始時有二豪健訟一夕各攜妻孥竄去里人至釃酒相賀又於婚喪不時者禁賭博奉左道者禁久之訟獄衰減逋賦日完民間去田復還宗籓莫敢撓者曾翁二中丞深重之咨詢邊計屬以募商飛輓繕修邊垣有功薦於　朝

上賜金幣加四品俸尋晉保定府同知保定爲京師通衢途次多盜行旅戒嚴先君職清軍爲立保甲增墩舖道路肅然屢署郡篆循聲最畿輔三載考績進階奉政大夫贈先王父如其官王母田封太宜人時王母年九十高矣先君奉冠帔稱觴爲壽喜曰吾志遂矣不歸胡待焉於

是奏記兩臺乞終養會有言者遂浩然歸歸之
明年王母以上壽終鄉人咸稱嘆以爲孝感所
致相羊泉石十有三年卒是在乙丑先君至性
過人常慟先王父不逮祿養乃以母故謁選事
先王母色養備至每晨昏必冠帶詣床前問安
否朔望必冠帶夙興再拜床下以爲常先君有
女兄三長次蚤亡獨季在先王母最憐愛之先
君先意承母志每俸入必奉母任所取先王母
笑曰我惡用此阿堵爲哉先君曰曷留之以予
季姊先王母大喜先王母歿先君體母意奉養
終其身故居盡推與二兄撫其子女爲之婚嫁
不言費其篤倫大較如此素善臨池楷書逼真
顏魯公草書有晉人風骨第不輕與人書故傳
者少今家塾有所書宋儒理學詩及論學語數
幅從吾謹裝潢珍藏之詩工五言律今遺墨蹟
數首從吾將模刻以傳其他行實詳載大參似
泉曹公誤誌太史漪園焦君誤傳中先君生敬
吾從吾養吾敬吾有駿聲博士籍從吾重負

君親不足稱養吾蚤殤馮從吾曰我馮氏世以布衣自先君以儒術顯而先王父始沾　恩命余兄弟始知誦詩讀書我馮氏得稱衣冠之族實自先君始是先君在吾宗蓋家世所由光裕所當百世尸祝焉者也凡我後人尚其念哉

戶首公雲龍字汝化爲人倜儻有才而復寬厚有量族衆推公爲戶首凡戶內一切差徭俱公督納公私稱便性尤孝友同胞兄弟三人父歿有母在堂公獨力奉養比歿又獨力襄大事諸凡從厚其兄若弟惟視已成事已耳在人情以爲難卒年八十又一

漢陽公江長房公子生數歲而孤先君鞠育之後擢之宦邸察無他腸凡私宅門戶鎖鑰悉命收掌啓閉公廩廩奉法惟謹先君由是益信任之每俸入輒分與舜不受性行篤實而短於才凡經營商賈事一切蒞然至今族人稱爲人忠厚者必曰漢陽公漢陽公所自號也

外傳第四

田太宜人贈君公咸寧處士畯女以先君貴封太宜人中丞許公誌其墓稱太宜人賦性凝重初適公時百事徵促太宜人以勤儉相之而家無闕事姑性嚴厲太宜人以孝順承之而婦道用光鞠育子女以長以教使之各有成立而母儀咸至且晚從宦所勉子克服官箴而大有聲譽可謂賢也已人以爲實錄非溢美先君就養徘徊邸舍者垂十有六年至嘉靖癸丑先君

致政歸太宜人尚白頭無恙明年甲寅六月十六日無疾而卒距生天順甲申六月廿六日壽九十有一與贈君公結髮偕老並登上壽世尤以爲難生子女各三先君最少翟宜人奉政公同邑處士紳女贈宜人宜人歸先君奉政公時先君爲諸生家徒四壁宜人不厭糟糠相先君學比先君薦鄉書而宜人歹是在嘉靖乙未子女無所出歹十有九年先君考績宜人獲被贈典

制稱宜人得其所歸而乃棄世夫既有位爾宜
並榮服此明恩永光幽窀嗚呼宜人殁且不朽
矣

先宜人劉氏兼政公西安前衛人河南衛輝府
通判一軒公璽女封宜人先宜人生三歲而喪
其母張媪即知哀慕稍長事繼母邢媪甚孝邢
生二弟復相友愛一軒公異之會舅憲副前溪
公行守潞安謂一軒公曰是非凡女也慎勿輕
字云嘉靖乙未前母翟宜人殁越三年戊戌先

宜人歸先君是時先君初就屯留學諭偕先宜
人往先君家故窶且寒氊冷局諸凡窘乏先宜
人躬操井臼炊紈不少暇逸事姑田太宜人先
意承志曲盡孝養太宜人性方整寡言笑先宜
人獨得其驩心比病革猶執先宜人手連呼曰
我孝婦我孝婦云從先君宦遊十有六載公壺
之內儼若朝典先君所至有聲則先宜人內助
之以也先君解保定組時翟宜人父母尚存貧
且甚先宜人爲衣食之終其身仍以禮葬乙卯

關中地震壞翟宜人主先宜人亟重作之歲時躬奠祀焉撫庶子養吾無異從吾兄弟不幸而殤慟哭不已服餙喜朴素翟冠霞帔非有大故未嘗輕御自奉甚儉而恤孤貧睦姻族則又甚厚兩伯父歿遺子女悉撫育婚嫁仍厚遺之俾各得所故至今兩從兄夫婦及諸族媼每念及輒泣數行下則德入之深可知也生平多病先君歿未三年坐不勝哀病遂劇伏牀蓐二年而從先君地下游矣是爲隆慶巳巳十二月十八日距生嘉靖甲申七月初五日春秋四十有六諸懿行詳司農大夫中南李公誄誌中馮從吾曰先奉政公歿從吾才九歲先宜人歿從吾才十三歲彼時羸病纏綿生死未卜二尊人目且不瞑今從吾藉餘澤叨有今日而二尊人不及見也風木之恨曷維其已嗟嗟悲夫

贈君公女一適盛經一適張祿一適馬鸞

長房公女一適王珂一適後衛百戶崔以仁

次房公女一適柴應祥

敬吾女一適黃國璋一適弓自起
從吾女一適咸寧岸生王紹經
元哲女一適郭伊
馮從吾曰族女以人衆不盡錄且殷者又多無所考故止錄吾本支者云

譜訓第五

馮從吾曰譜訓余小子不敢自爲之古今名家言之詳矣余因采其言之一二尤要者列於篇與族人共覽焉

蘇氏族譜云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乎親親見於服服始於衰而至於緦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之所以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此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而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已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之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

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

羅一峰云夫一族之中尊於我者祖父行也爲伯爲叔同於我者伯仲行也爲兄爲弟卑於我者子孫行也爲姪爲從姪爲無服姪其初一人之氣所爲也譬諸一身焉爲耳爲目爲口爲鼻爲手爲足爲頭項背爲五臟內而爲骨髓外而爲皮膚百體具焉一人之氣所爲也一體有疾手爲之擘足爲之踊口爲之呻吟其自亦自戕跖水赴火非病心風狂或有所憤激誰不欲保其身乎至於視其族則不若視其身非惑之甚與

鄒氏譜序云昔者小宛之詩兄弟相勉以善而作也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蓋念其先也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所以承先德而獲福於天也儀也者父子兄弟相接之禮也父而能敬則無弗慈矣子而能敬則無弗孝矣兄而能敬則無弗友矣弟而能敬則無弗恭矣夫而能敬則無弗義矣妻而能敬則無弗正矣姑而能敬則無

弗惠矣婦而能敬則無弗順矣敬德之聚也福德之原也故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兄友兄之福弟恭弟之福夫義夫之福妻正妻之福姑惠姑之福婦順婦之福古所謂自求多福在我而已若驕慢倨肆以喪失其儀父子相雩兄弟爲讎夫妻反目而姑婦勃磎雖富連千陌官居鼎鼐其何福之有

周氏譜訓云族有長幼卑尊天所秩叙豈貴賤賢不肖及一人喜怒愛憎所得升降吾不知敬長恒忌長之不我愛及其爲長又不能愛幼吾不知恤卑遽怒卑之不我尊乃其居卑又不能承尊所謂藏身以恕而躬厚薄責恐不若是自便也茲弊相沿徒知右冠裳而左天倫尚望我二三士類常相與講明躬率之偶閱東園友聞昔有富翁方對客談適有垢衣敝屣如屠沽者自外至翁肅起迎之上座退而拱立其人曰汝坐翁乃坐客問翁彼何人翁曰某族叔父也客哂之曰吾族則無此翁曰但君族未廣耳客大

慙夫一手五指誰能齊一矧族至數十人寧得盡富貴賢哲乃倫序固自在也凡我同宗幸尚念之其毋令此翁與垢敝如屠沽者聞之呷然而笑

齊家要約云譜之作也原世系序昭穆列賢否萃渙散睦族之道也世之人苟無宗譜則不知身所自出即有之者又數十年不一修愈久愈湮後來莫得其實誠可陋也雖然譜之義二譜者普也普載祖遠近姓名諱字年號以示後人之不忘譜者布也敷布流澤廣遠世德卓異以示後人之不悖非特著世次章故顯以耀門閥而已凡各宗子姓之賢達者宜源流窮源續加脩訂近者十年遠者二十年書生卒明配適記葬所迹行實以垂不朽不惟睦族有道而宗誾之衍亦無眞贋之失矣

譜既成或曰　聖諭六言及呂氏鄉約文公家禮尤譜訓之最要者子胡不言之馮從吾曰　聖諭六言及呂氏鄉約文公家禮令甲余

不肖自當僭爲族人倡之以附於吾學從周之義又何敢私取而列之吾譜中也或者唯唯余復書此以諗族人

六世孫元哲　康年　嘉年　承羲全校

馮少墟集卷二十

長安馮從吾仲好父輯

馮氏家乘

萬曆丙午余爲余族譜而先世之載多散逸不傳族長老又莫能悉嘗仰天太息曰嗟哉悲夫余小子將安所徵焉杞宋之事孔子傷之爲文獻不足故也夫當吾世而使先世之載散逸不傳繼述之謂何於是謀諸伯氏敬吾裒輯家塾所藏

誥勅及志傳諸遺文得僅存者若干篇彙次成帙題曰馮氏家乘爰付殺青公諸族衆庶使後之子孫有所藉以考證云嗚呼嘗見士大夫子孫蕩費者無論即號稱能守者往往經營産業善逐什一之利至問及先世志文曰無有也問及先世試錄曰無有也如此又何論他藏書哉此其人與蕩費何異夫子孫而曰能守亦賢矣豈其智不及此意若曰是皆故紙無用者耳不知子孫之賢不肖正辨於此不專在産業盛衰間論也嗚呼先大夫殁爲時未遠也而今諸舊且多不可考矧後世乎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百爾後昆凡有所得尚續爲增補毋徒以故紙視之重余不肖之罪可也是歲陽月朔日長安馮從吾書

馮氏家乘

誥命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國家錫命於臣而必逮其親者所以慰孝子之心而益以勵其忠也爾馮信乃直隸保定府同知友之父德善之積有聞於昔慶澤所鍾乃在於子宜加茂渥振爾遺芳茲特贈爾奉政大夫直隸保定府同知殁而尚有知也其承朕之休命

制曰婦人之善不出閨閫而賴子之賢或以表見於世故人臣之克自砥礪者非以顯親之故歟爾田氏乃直隸保定府同知馮友之母爲婦有宜家之賢爲母有積慶之實宜推褒賚以示寵嘉茲封爲太宜人承冠帔之榮衍桑榆之慶

制誥之寶

嘉靖三十一年六月初八日

天承運

皇帝制曰國家設郡守以敷宣德化保育元元

任至重也然地大民衆獨理爲難故又設
廉察以佐之而必得廉明端謹之人乃克
有濟爾直隸保定府同知馮友發跡賢科
歷官州守才猷茂著晉貳大邦乃益能持
慎秉公贊脩政務稽年書績上達予聞特
進爾階奉政大夫錫之誥命夫朕懸爵祿
以待士惟其稱而已以爾故事之心而益
思懋焉則何階之不可至欽哉

制曰朕惕士大夫之配同艱辛於家食之嵗
而不得同其寵貴也於疏恩之際必追及
焉所以厚人倫之始也直隸保定府同知
馮友妻翟氏得其所歸而乃蚤世夫既有
位爾宜並榮茲贈爲宜人服此明恩永光
幽窀

制曰婦主饋祀位不可虛故室必有繼而國
典亦及焉直隸保定府同知馮友繼妻劉
氏克脩婦道以相其夫致能盡心於所職
茲封爲宜人式昭中閫之榮用爲有家者

勸

制　誥

嘉靖三十一年六月初八日

之　寶

志銘傳表

明誥贈奉政大夫直隸保定府同知誠菴馮公配封太宜人田氏合葬墓誌銘

賜進士第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勅巡撫遼東兼贊理軍務西京許宗魯譔

嘉靖乙未五月二十六日贈保定府同知誠菴馮公卒距生景泰辛未二月二日壽八十又五越甲寅六月十六日厥配封太宜人田氏卒距生天順甲申六月廿六日壽九十又一卒之再朞丙辰十一月十七日合葬於長安城西南隅木塔里之新塋公故長安人也諱信字汝實祖泰父海母康氏實生公焉公少慷慨有志向然以營業事親弗克就學比長欲知古今事跡日延博識之士聽其評話

至廢所業有弗恤里人多諸之公曰吾少失學不能知古人所爲茲得聞古今興衰理亂忠孝節義亦長識補闕之一助也雖妨其業所得不既多乎聞者皆服其好學自是若事親交友處已待人率以所聞者見之行事質直以範鄉勤儉以教族節飲以保生居易以俟命鄉人爲之語曰誠菴公可謂不負其名號矣其配太宜人者咸寧田翁畯之女也賦性凝重勑適公時百事微促太宜人以勤儉相之而家無闕事姑性嚴厲太宜人以孝順承之而婦道用光鞠育子女以長以教使之各有成立而母儀咸至且晚從宦所勉子克服官箴而大有聲譽可謂賢也已有子三長在次守皆守恒業在娶高氏生子曰江其妻則李氏通政公之孫女也守娶馬氏生子曰淮其妻則師氏知府公之孫女也最少者友生即靈悟公教之學嘉靖癸未得遊邑庠甲午中式鄉試就教也留行取尚嵐既以治平

移守於忻尋遷保定同知三載考績得贈公如其官母爲太宜人鄉人榮之謂公母累善之報也友娶翟氏繼劉氏通判公之女也生子省吾幼尚未字女三一適盛經一適張祿一適馬鸞孫女二一適柴應祥參政公之姪也一適崔以仁後衛百戶也曾孫三曰重孫曰年孫曰舉孫俱幼也亦可謂蕃衍矣嗚呼公與宜人獲壽於天食報於子謂非積善餘慶能然乎爰著銘詞以範末俗銘曰愷愷先民素履孔純去華敦實不淆本眞頎頎人克相其君伯鸞之配德耀之鄰履善不斁嘉慶乃集鼎養綸褒載赫載奕偕臻上壽載繽其曹福善有訓展哉弗謬城之兌隅靈氣所儲有美茲丘二老 止是二

馮封君傳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

國史編脩文林郎年家晚生會稽陶望齡著

司馬遷言河華之間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

穡殖五穀地重重爲邪迨漢都四方輻輳日以玩巧然班固盛推西京紈袴冕冠蓋爲英俊之域雖去質漸遠其文物都麗軼於往古矣明興關陝在西服去京師遥漢唐佳麗華巧之習百千年餘湔滅蕩盡琱琢之後復還於樸然賢儁淳發博雅方聞君子接起其地視諸郡國特盛焉蓋有岐邠豐鎬淳固之舊而加以漢氏之文采故關以西文質之美莫備於茲世長安馮封君者諱　信字汝實號誠菴以

子友貴封爲保定　何同知封君少貧躬作務以養父母於學弗輟也顧喜聞書中語每遇人言古今興亡大體及忠孝節廉之事聽之忘疲或竟廢日失業有詢之者公謂曰吾不幸少賤未嘗得讀書知義理今聞古人言吾耳新心孔爲開竊自幸所獲厚矣諸君顧爲我虞耶然公聞已輒能試之踐履名行日有稱人謂馮公耳讀勝人以口誦也公有子三人而保定公最少遂貴顯所至樹吏績至其

孫從吾讀中秘書起爲名御史益張大之其好古嗜學之報哉夫先王之隆也其田野隱居有士君子之雅風其士君子無失田野隱居之意迨其衰也稼穡化而玩巧況紱冕冠蓋之儔乎馮封君隱田間顧心嗜傳籍可謂士君子之尚矣再傳益榮顯而質行逾茂以予觀吾友仲好瞿然山澤士也豈非公之詒哉公春秋八十五乃卒配田夫人九十加一焉其生景泰天順歷成弘正嘉之間雖周世

太王王季文武之烈蔑以加矣其壽考龐固有繇也夫

明誥贈奉政大夫直隸保定府同知誠菴馮公配封太宜人田氏合葬墓表

賜同進士出身嘉議大夫刑部左侍郎前都察院協理院事左僉都御史寧陵呂坤譔

呂子曰儒者之道先根器而後問學賤空譚而貴實體夫苟真信真行即一知半解受用終身不則破萬卷窮五車直書肆耳奚貴多

堯服堯言未必真堯乃徐行後長者稱堯舜
奚事冠屨裳衣聲容笑貌哉余讀許少華誌
銘及陶石簣所爲傳乃知誠菴馮公爲真儒
云公名信字汝實少貧孝弟力田欲讀書弗
能顧愛讀書者比長好親儒論說古人言行
至廢農弗治不知疲有詣之者曰士老於詩
書猶然爾我子道聽何爲公曰忠孝節義無
若古人我失學倘聞長者一二語藉以成身
所得不既多乎自是體認所聞砥礪刻苦事

親孝交友信處已約待人恕以勤儉教家以
節慎保身居然學校中人一時學校士亦相
與推重謂弗及云封太宜人田氏者與公匹
德公家故栗布宜人至日益儉姑性嚴難事
宜人曰我事當無難期年後終身如母子生
子三長在次守皆業恒產最少者名友生而
了慧公命之學曰吾弗學不入士林幸與學
者學不見棄於士林爾其學哉友下帷發憤
嘉靖甲午舉於鄉明年乙未公不待祿養矣

卒年八十有五友曰幸有母在今不及五斗須萬鍾何時乃乞瓊教授屯留陞苻嵐守以望調忻皆最績陞保定府同知三載署上上考贈公如其官友四仕太宜人皆就養有崔母盧氏風友所至著聲稱號名宦則贈公之身範宜人之母訓也友之子從吾少無俗韻自家塾日不爲章句學登萬曆己丑焦竑榜進士選授翰吉拜監察御史在諫院數上疏繩愆指佞語皆切直一時號名侍御當事者

銜之遂削籍歸而講心性學關以西聲應景隨從游者幾千人監司慕其風尚爲建關中書院以容之其講習指要惟重躬行曰致知者力行之指南也致知不力行如跛僧談相輪徒知何益吾先大父贈公重躬行常語先子云學者學其所行也吾學足以供吾行而行不及吾恥之予小子惟祖武是繩豈敢隕墜吁嗟乎侍御之克肖無論已余獨羨贈公學脉貽謀之遠也昔泰州根器卓絕悟心學

於鹽場遂爲姚江高弟至其子若孫無聞焉無亦學樂之說不可繼與夫樂養盛自致者也說由時習自得由於深造孔子忘憂由於忘食樂如之何可學侍御之學贈公之學也其曰喜怒哀樂中節子臣弟友盡道非戒愼恐懼不可茲砥礪刻苦之心傳乎余平日以憂勤惕勵自鞭策顧躬行每不逮常親炙侍御而向往之因知淵源家學自贈公始余故表諸墓門以諗同志若世系之詳則兩世志銘備矣

明奉政大夫　直隸保定府同知兌泉馮公墓誌銘

賜進士第大中大夫貴州布政使司左參政奉勅督理大造版籍咸寧曹薛誤

馮公名友字益卿別號兌泉長安人也三世祖泰生海海生信配田氏生公兄弟三公頴敏雅重童稚時不與群兒戲父命之學即苦心極力爲之家貧不能購書藉錄誦讀日不

出戶夜或達旦忘其寢累以文進庠生嘉靖甲午舉於鄉試禮闈不第父卒終制再試復不第乃就屯留學諭屯留故山邑人不知學不能舉科第公日爲講授經義教之作文亦自作以爲式又食於考時周其貧乏不惟束脩之餽卻之而已學規嚴整諸生俛首聽命無敢喧譁素奇李尚智李之茂馮典期必中庚子聘浙江主試事留賀幣於王司訓已而三生果皆中式自是科不乏人發解登進士

非復曩日屯留矣公作人之功豈小小哉壬寅行取晉苻嵐知州州近虜數被剽掠歲且大侵公省刑薄斂一切處以寬簡民德之有按白金報謝者即怒詈斥去衛軍擾民悉繩以法曲處脩築城池堅實壯固苻嵐百世之利也民與青天之謹描諸當道會忻州彫敝一年三易其守衆議非公不可治乃調守忻州苻嵐之民攀轅卧轍不能留爭畫像以祀之公守忻州政尚嚴明立婚喪論財尚靡之

禁申賭博崇奉異端之條始治一豪民而二豪肆惡十餘年莫敢誰何者一夕携家竄匿里人至釃酒相賀民俗健訟者罰粟以示戒相襲不納官糧賦峻法追徵無敢後期王府占種民田悉令還之仍按籍徵租稅以克民之逋賦人不敢撓公亦無所畏監司行部者嘆奬尤爲曾翁二都御史所重延諮邊計委以募商飛輓繕脩邊垣有大功績薦於

上賜金幣加食四品俸尋陞保定府同知考績受

誥命贈其父奉政大夫如公官毋封太宜人公職任清軍乃立保甲建墩臺以禦響馬攝行府事猶多幹濟吏不得爲奸鄰郡訟不能決者率取決於公邊情重大委公覈勘一時賢聲甲於畿內薦剡沓上前後凡十有三指日擢無疑矣值有事迕元宰御史按郡國者希宰意遂中以蓌菲之言先是公以母老屢疏

乞終養不許至是欣然奉母歸曰吾志遂矣
甲寅母卒葬視父愈厚以爲吾力可能也三
年之喪畢卜築別業課農訓子或坐茂樹下
登所作望山樓縱飲嘯傲時製新聲小令以
自娛張筵款客情禮曲盡晚年益豪放酒落
黔髮雄步人以爲百歲可期也遽耳後生一
瘡初不以爲意猶危居及漸長入城治之輒
不愈五六日卒矣時乙丑五月廿三日也距
生正德丁卯正月十五日享年五十九嗟嗟

傷哉公少貧苦學以得官尤能以廉介自持
故居盡與二兄撫其子女爲之嫁娶不言費
斯人所難能也元配翟氏處士紳之女贈宜
人繼劉氏通判璽之女封宜人長子敬吾庠
生取楊氏大尹楊公虞泉女仲從吾季養吾
俱幼孫男一曰元哲敬吾自狀公行乞銘於
余卜以卒之明年十二月十有六日葬公城
南木塔里從親兆也兆創建於公門堂華整
封植宏固余習知公爲孝子銘曰位不滿德

壽儁耆年物理盈恒天道之愆家以公振父以公貴有子有孫玉麟丹桂不盡者福不朽者名貽之萬模逝矣如生佳兆城南二親中厝左侍以昭大夫之墓

馮大夫傳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修誤承務郎年家晚生焦竑著

馮大夫名友字益卿長安人官至奉政大夫學者稱兌泉先生童穉入鄉塾雅知自重不爲羣兒嬉家貧不能購書手寫誦讀日夜不少休時已知種學績業嶄嶄自樹矣弱冠遊膠庠每試輒詘其曹嘉靖甲午舉鄉試一再上禮闈不第嘆曰母老矣椎牛不如雞豚之逮存何言詘乎乃就屯留學論屯留遠在山中人不知學大夫日爲指授經義與作文法度亦時自作以爲程束修問餽卻不納一時諸生俛首聽命無敢譁譁者素許李尚智李之茂馮典三人之爲文庚子之浙江典試留

幣爲賀已而三生皆得雋自是發解登進士者項臂相望非曩時比矣壬寅晉岢嵐州知州苦虜數被創歲且大侵大夫省刑薄征一切居之以寬民德之衛卒擾民者悉繩以法又念城墉濠塹爲扼虜之要殫其心計且築且濬益財無冗浮役無罷病而井井章章垂百世規者大夫力也會忻州彫敝一歲三易守衆議非大夫不可乃調守忻州士民欲留之不得爭畫像祀之至忻知非岢嵐比爲嚴立科條督之婚喪不時者禁賭博奉左道者禁諸惰窳頹廢爲之一新一豪民骫法痛懲之無貸時有兩人肆惡十餘年莫能問一夕各携孥以竄里人至醵酒相賀云土風善訟稅糧不時入又藩封闌奪民田歲額爲損至此獄訟衰減遺賦日完民間去田復還監司行部者才大夫藉藉不容口曾翁兩中丞尤重之咨詢邊計屬以募商飛輓繕修垣墻有功薦於

朝

上嘉之賜金幣加四品俸尋晉丞保定丞職清軍乃立保甲增墩臺令剿掠者不得騁攝郡事入手輒辦吏胥不敢仰視鄰郡獄不能決者率歸大夫廉幹之聲最畿輔薦剡且十有三上顧以事忤元宰御史按郡國者希宰意中以萋斐之言先是大夫念母老屢乞終養不能得至是忻然奉母歸曰吾志遂矣方大夫登賢書父信八十有一未逮祿而殁意嘗恨之故謁銓爲奉母計非其好也是時母田舍春秋逾七十大夫以板輿迎養徘徊邸舍者十六年視大夫歸榮故鄉尚白首無恙鄉人嘖嘖稱嘆以爲非孝感莫能致也巖居築別墅課農訓子或坐茂樹或登所作望山樓縱飲嘯傲時製新聲自娛晚年喜客爾甚張筵談笑意氣霞舉人皆謂壽徵乃僅僅六十而卒惜哉大夫少貧苦得官願以廉自持故居盡推與二兄撫其子女爲之嫁娶其篤倫敘

理大較如此元配贈宜人翟氏繼宜人劉氏皆有賢行劉孝事嚴姑若養前婦之父母撫側室之子息人尤以爲難其能儷美比德垂裕後昆有以也夫史氏曰大夫二子長敬吾仲從吾以文行著余舉進士與仲同年又同讀書中秘把臂論文閒及世德涕未嘗不滛滛下也蓋大夫逝仲子九歲劉宜人逝十三歲耳是時羸病纏綿成立未卜迨今游館閣爲名御史矣而又不逮以祿養如大夫時第思以文字不朽其親亦足悲矣嗟乎立身揚名於孝斯大仲子方存乎圖大何拳拳風木之恨乎余覩仲子之悲且以自悲因爲傳次以慰之并以示之人人焉

奉政大夫同知保定府事馮公墓表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浙江山西按察司按察使前奉

勅督學陝西按察司副使翰林院

國史脩撰官南新市李維楨譔

三秦多豪傑士明典言爲文章行爲裒綴於天下自呂文簡而後何寥寥也今乃有長安馮侍御仲好仲好之學蓋得之其父郡丞公公弱不好弄獨好學家貧無所得書乞諸其鄰手錄之口誦心唯有不解至忘寢食贏縢履屩負笈擔囊辨正於師友而後已弱冠爲邑諸生諸生問難響答因就常忠武祠爲塾以教授邑人唐文襄公督學於秦士鮮所當意最器公嘉靖甲午以詩舉於鄉明年父卒

慟父之不待養也號哭不欲生嚫救飲水面深墨杖而後起戊戌再上春官不第念母老矣不及以三釜養父又何可失於母乃謁選人除山西屯留教諭屯留人學無師承公教之如爲諸生時而以澹泊馴謹身示之範得高第弟子李尚智李之茂馮典三人歲庚子公典越試留三幣於其僚王君所曰三人者必第是所以志也屯留士不第可數十年其年入試才六人人竊笑爲妄已而三人皆第

三晉人傳爲神二李後卒爲聞人屯留自是士輩出矣會有令徵諸博士高等試之置臺省公將母還秦比入都後期除知尚嵐州人度公或有介於懷公顧色喜吾位下大夫祿不薄且秦晉婚媾之國也母就養便遑顧其他尚嵐故被邊虜數爲寇歲比不登公相高下視肥磽序五種省農功占祲兆讜蓄藏使僕力而寡能養六畜間樹藝修憲命勸教化趨孝弟使安處而樂鄉審百工禁淫靡辨功苦尚完利使足用而物不屈脩採清易道路平室律滌池隍增城堞遠斥候明守望使賓旅安而武略振虜覘知我有備不敢犯諸臺以尚嵐不足盡公才移之守忻忻一歲三易守宗人別封忻者圉奪民田宅民好爭訟而逋租庸公治體則尚嚴賞不私親近罰不諱強大蒞政有項宗人斂手戒無犯馮公訟師一夕徙其家去左道惑民者罰無赦羣飲攤錢戲者罰無赦婚喪不以時不以禮者罰無

赦訟簡賦平考課爲諸邊冠首所募商輸粟
塞下及繕治諸當路塞樓櫓甲兵甚設中丞
上其功賜金幣加秩俸一等尋擢同知保定
府保定京師股肱郡俗有燕趙俠烈風而善
騎射者往往推埋鈔掠爲行李患公設五溝
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道旁栝柘榆比候
人各掌其方聚檩之相翔者詰之橫行者徑
踰者以兵趨者禁之晝三巡之以星分夜以
詔夜禁三寨以號戒巡如其晝步里相望盜

無所容三載考最以其官贈父封母爲太宜
人公奉笄笳帔裳以進而太宜人年九十矣
遂上書兩臺請歸養問寢膳啓居不離左右
朔望則肅衣冠拜床下以爲常有三女兄惟
季在無恙母所憐愛俸入必白母母曰老婦
持此安歸曰然則乞季姊乎母爲喜加餐母
没而養季姊終其身先世遺居以居二兄而
更爲其子女婚姻其孝友大致如此少學顏
魯公書以其書書宋儒講學語若理學詩曰

此純綿裹鐵正人君子之道也詩長五言律仲好裴潾而剡剛之以傳仲好名從吾其兄名敬吾以明經貢皆不佞所識拔也公名友字益卿別號兌泉年五十有九葬城南木塔里其生卒月日世系配偶子女婚嫁具仲好譜傳中不佞見今之儒者學曾未如朊贅則具然欲爲人師嚴然而好說猶傴巫跂巨大自以爲有知授之以政不達民多僞態書多稠濁此其故矣馮公執一無失行徵無怠南面臨官大城而公治之養之無擾於時愛之無寬於刑吏習而民安俗儒能辨此乎孝弟生人庸行而先王至德要道也公篤行孝弟闇然自修仕亦如是不與徒衆不自名聲不博光輝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已學矣仲好他日俎豆於瞽宗則有不先父食之禮在程珣朱松其人也不佞表公墓門之石以詔後之學者俾論世尚友云爾

明諧封宜人劉氏墓誌銘

賜進士第奉訓大夫戶部雲南司員外郎奉
勅督理糧儲兼管通惠河事務源雍李汝蘭誤
宜人故保定府同知兌泉馮公配也住隆慶
己巳十二月十八日卒卜今壬申閏二月四
日啓兌泉公壙合葬焉子敬吾自爲狀乞予
銘按宜人姓劉氏上世宜川人始祖孝先洪
武間從戎西安前衛因家焉祖俊贈兵部主
事父璽號一軒弘治乙卯鄉貢士任河南衛
輝府通判倎父琰成化丁酉鄉貢士任河南
新鄉尹叔父琛弘治壬戌進士歷官山西按
察司僉事有司建三坊於門關中稱世科少
曰三牌坊劉家云一軒公再配張氏贈戶部
郎中傑女也嘉靖甲申七月五日生宜人甫
三歲喪母卽知哀慕長事繼母邢甚孝邢生
二弟復相友愛一軒公異之會舅憲副公環
行部潞安謂一軒公曰是女非凡慎弗以凡
兒配戊戌兌泉公喪前配翟氏母田太宜人
爲擇繼室遂婚焉既歸奉侍太宜人色養備

至太宜人性嚴厲寡言笑然以宜人故居嘗
煦煦如也比臨終執宜人手連呼曰我孝婦
我孝婦云兌泉公以嘉靖甲午鄉貢士累試
春闈不第乃就職屯留學諭已陞岢嵐知州
尋調忻州已又陞直隸保定府同知公所至
政聲丕著士庶永思語在大參似泉曹公誌
中今狀云宜人與公周旋仕途者殆二十年
乃知勸助之功隱哉溥矣兌泉公任保定時
三載考績

朝廷封贈其父母與妻宜人乃顯被優典天寔
佑之矣兌泉公致政歸翟氏父母尚存貧且
甚宜人衣食之終其身仍禮葬焉乙卯閏中
地震壞翟宜人主宜人亟重作之時躬爲眞
祀兌泉公多副室宜人咸加體愛李氏者生
季子養吾不幸而天宜人悼惜之且慰解李
氏者再四兌泉公卒敬吾兄弟哀毀骨立宜
人召前泣且謂曰爾父沒吾豈不能效烈婦
者爲顧以爾輩在輩其成立卽爾父瞑目矣

踰哀奚益焉乃自理中外事晝夜督二子學
已爲長男敬吾娶大城尹虞泉楊公泉女楊
氏亡宜人撫其孫元哲再娶楊氏今復亡遺
女一尚幼爲次男從吾聘樂至尹西塘趙公
三省女二子皆克庠生博識礪行相率取科
第裕如也凡此雖丈夫者猶或難焉乃宜人
能若是其視茉婦潘妻之曲謹細行果孰多
哉夫以宜人之賢即壽踰耆頤君子猶且少
之計沒之年僅四十有六耳嗟乎悲哉此其
理莫可究竟矣李子曰古婦人無誌然予嘗
碩人之詩非所以贊治勵俗耶顧劉宜人者
容可弗誌哉故予採其行實之大者謹著如
此云至其紀述未盡者則自有敬吾狀可考
敬吾舊名省吾今更此予故申之觀者鑒哉
銘曰於維淑媛毓秀名門匪學而慧匪爵而
尊壽算靡延令德彌敦既慶多男亦育爾孫
瞻彼城南膴膴周原玄扃斬啓豐壠長存天

昌厥後

帝錫重恩光昭遺訓末慰幽魂

贊

兌泉先生像贊

此吾黨先進馮郡丞兌泉先生小像也先生捐館舍有年矣履若行語在焦太史傳其中子侍御君從吾奉此遺像於室伏臘昕夕敬事如存不少懈歲前悽然就余問贊闡前美示後昆永孝思也余固夙重其人敬題三十二字於卷首如此若謂形容

有道氣象竊愧未能萬一馮萬曆癸卯新正穀旦江關倦客周宇謹識

金玉純資河山秀氣衍夏文學希濂光霽通籍艮臣閒居樂事士仰前脩儒開後裔名宦志檄

山西屯留縣志

馮友長安人嘉靖十七年以舉人任典浙江文衡造士有方從此科甲甚盛是以績底行取歷陞保定府同知

山西忻州志

馮友陝西長安人舉人嘉靖二十五年任剛毅能幹政尤恤民陞保定府同知民至今思之

山西太原府志

此言黃老

馮友長安人舉人嘉靖間知岢嵐州嵐被虜數寇歲比不登友相高下視肥磽省農功謹畜藏又教化勸率使趨孝弟以治最移守忻州一歲三易守友治體稍嚴強宗斂手訟蒙觀風之薦刻禮義範俗清介維風當文通之次衰以振起爲已任卒之留吁率作一榜果中三人至於浙省掄材一門聯捷四士即今小邑之多人傑皆賴本官之破天荒也顧徵召於朝不阿求而萌蚤緣之念即推陞於府乃安命而無怨尤之心蓋自

國初以來獨擅異品而在嘉隆之際鮮儷名賢

令德令聞愈久愈著一本官箴仕屯岸修理齋舍日夜誦讀於中期中高第且門庭森嚴

有事惟一老家人傳說門斗不得擅自出入其清修有如此一本宦月考每月一次閱卷畢在縣西門外公署發落一等二等縣上討紙給賞鼓吹迎至文廟三等賞罰無四等朴責一二示戒會課每月六會每會長批評畢呈堂親閱次序頒回其考校有如此一本宦屢試生員李尚智李之茂馮興常居一二不出四五人外苦於饔飧不給每每周濟號舍讀書晝夜伺察庚子科三人應試本宦因

浙江取考預置牌扁三面彩旗三杆揭號後三人果中其家人遂將旗牌迎至各門後尚智宦至都御史之茂宦至御史過本宦家鄉俱厚奠哭拜其知感有如此一本宦見有志讀書生員苗啓東周自西等值婚喪不能自舉雖宦況蕭然量行周濟後皆成立其周恤有如此一本宦過朔望升堂掣籤講書及子史於不明者而發明之諸生喜於請益無不到者視世之升堂晝卯虛應故事者遠矣其

模範有如此一本宦遇

按臺宗師行縣視學講書見諸生作揖站立班次前後左右一一相對周旋動容中禮目講書詳明廻院之後遂下檄優奬復

命首薦其獲上有如此一本宦每遇上司差委署印一一力辭束脩不責最貪者免之其輕利有如此一本宦行取到京值賄賂甚行本宦恥於折節日吾寧不得兩衙門之官不爲此阿容之事竟陞保定府同知其節操有如此茲遇

宗師按臨旌賢崇德勵俗持風特准入祀等情具呈到學准此覆查相同仍取具本學官吏師生各不扶甘結等緣由具呈到縣准此案照先蒙

欽差提督學校山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王

發下條約爲學政事款開一嚴典禮凡崇祀鄉賢名宦須年久論定公議僉同備開某事某事覈實呈府覆查詳道等因蒙此已經

遵守去後今據前因惟恐不的覆勘無異該
本縣知縣蘭　看得原任本縣儒學教諭馮
友諒士如子文章萬斛珠璣禔躬若鉶貞介
一泓潡浰輕財重義百年猶慕鱣堂抉肯明
宗三晉今竊虎坐矧自行山至武林兩地桃
李滿門即由黌序及黃堂一盤首蓿映日蓋
樹規於立雪之後而衍緒乎良知之支者也
具由申詳
本府轉呈

欽差提督學校山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王
批據本府呈前事蒙批據申馮公學行允
可嘉尚而祀典甚重務須核實仰府查確報
批行
本府牌仰本縣官吏照牌備蒙批呈內事理
即查馮公學行允宜嘉尚而祀典甚重務須
查核的確議擬妥當具由取具該縣官吏師
生人等不扶結狀一樣三本作速申詳本府
以憑轉報蒙此行據本縣儒學牒呈據該學

廩膳生員李坤生等連名呈稱覆查得原任
本縣儒學教諭馮友事實屯留志云馮友長
安人嘉靖十七年以舉人任典浙江文衡造
士有方從此科甲甚盛是以績底行取歷陞
保定府同知山西忻州志云馮友陝西長安
人由舉人嘉靖二十五年任剛毅能幹政尤
恤民陞保定府同知保定府志云馮友陝西
西安府人由舉人嘉靖間任府同儀度魁偉
才力充贍歷任三載綽有政聲等情具呈到
學據此查無違碍等緣由牒呈到縣准此看
得馮友淵汗潢溢縹囊化弘造士經綸桑若
製錦政善宜民初笠留吁而古杭而新興而
上谷所蒞之地士慕菁莪民懷召杜載在諸
志可考而鏡也夫士論以久而定非誠有懿
行芳規無以係後思人心以久而真非誠有
深仁厚澤何以鐫峴石宜增光於俎豆用磨
隅於世風取有本縣并儒學官吏生師人等
各不扶結狀一樣三本申詳

本府轉呈

欽差提督學校山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王批前事蒙批據申馮宦立身重名節而黜浮華造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行可範俗教善作人及轉任於名邦益大展其實用愛民如子祝國猶家懇荒田開水渠立義倉葺社學其澤垂於後者未泯則功加於時者必深口碑尚存志書有據既經再三行勘無議允應崇祀以彰旌勸仰府發縣舉行具送入日期繳帖行本縣奉此隨將馮教官遵照批示於萬曆三十八年三月初六日造主鼓吹迎送入本縣名宦祠崇祀訖

馮少墟集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欽定四庫全書

理學一脉其盛衰關世運高下然自東周以還聖如孔子尼于無位不得行所學徒與弟子講業於洙泗之濱晚而賛易序書刪詩修春秋定禮樂以俟後賢令斯道不終墜所謂聖人既往道在六經也孟子紹之皇皇救世所如不合徒託空言今所存僅七篇遺書耳又不幸火于秦

佛于東漢宋梁陳唐老莊于晉經既闕訛學又誕幻至功利之習溺文辭之尚牽漸靡成風末流莫挽蓋不知理如何學如何矣宋自濂溪倡明絕學而關中有橫渠出若河南二程新安朱子後先嘯起皆以闡聖真翼道統爲已任然後斯道粲然復明關中故文獻國自橫渠迄今又五百餘歲矣山川深厚鍾爲儒彥潛心理學代有其人迨我

明道化翔洽益興起焉如涇野則尤稱領袖者侍御馮仲好氏關中人也弱冠即志聖道通籍不數載以言事歸山中閉暇日惟講求正學排斥異端爲惓惓所著關學編四卷始於橫渠訖於秦關計姓字三十三雖諸君子門戶有同異造詣有淺深然皆不詭于道設在聖門當所嘉與者簡冊兼收詎不宜也其書以關學名爲關中理學而輯表前修風後進用意勤矣余不肖鄉往古昔有年且君子游之鄉產晦巷之里彬彬名儒不一而足未能博稽精論倣仲好體裁

次爲成書坐視先哲遺蹟放失媿矣罪矣仲好有此舉嘆服良久遂屬長安楊令募工梓之用公同志蓋理爲人人具足之理學爲人人當講之學編內諸君子其力學以明理明理以完性皆人人可企及者非絶德也由諸君子而遡孔孟是在黽勉不息哉衡雖魯敢與同志共勗之萬曆戊申八月廿八日新安後學余懋衡書于朝邑之貞肅堂

關學編者侍御史馮仲好集關西之爲理學者也其爲孔子弟子者四人學無所考于宋得九人于金得一人于元得八人于明得十五人諸附見者不與焉皆述其學之大略爲小傳授受源委可推求也夫伏羲畫卦爲關西萬世理學祖至周有文武周公父子兄弟號稱極盛周之後置他閏位不論西漢李唐有天下最久無能爲理學者至宋乃始有周程三先生興於濂洛而張子厚先生崛起關西與之營道同術合志同方蓋當是時禪教大行先生少年亦嘗從事

于斯久之悟而反正以爲佛門千五百年使英
才間氣生則濡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
尚之言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
知人倫不察庶物不明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
學以稽其弊詖淫邪遁亂德害治其持論深切
著明如此信乎所謂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
過人之才者矣程子謂博聞强識之士鮮不入
於禪卓然不惑惟子厚與邵堯夫范景仁司馬
君實豈不難哉同子厚游二程門如游定夫以
克已與四勿不相涉呂與叔以喜怒哀樂未發
由空而後中楊中立因而執之謝顯道以知覺
爲仁四先生且然況其他乎呂微仲表子厚墓
稱學者苦聖人之微而珍佛之易入橫渠不必
以佛老合先王之道則子厚先生著書立言攘
斥異學生平所苦心極思幾不白於世矣迨其
後也鵞湖慈湖輩出而周程張朱之學日爲所
晦鍾然關西諸君子尚守郿縣宗指近代學者
左朱右陸德靖之間天下靡然從之關西大儒

亦所不免明聖學正人心扶世教安得起子厚於九京而楊抑之哉仲好之爲是編也直以子厚承洙泗汲公略見進伯傳後雖鄉里後進未可顯斥先正之過其學術醇疵臚列祀分以俟夫人之自擇而毫釐千里之差隄防界限之嚴詳于辨學疑思二錄中要之以子厚爲正故關學明而瀟洛以下紫陽之學明瀟洛以上羲文周孔之學亦明矣余謂仲好有遠慮焉有定力焉有兼善之量焉有繼往之功焉若夫修說其鄉人以爲游談者譽造作者程非仲好意也

大泌山人李維禎本寧父

我關中自古稱理學之邦文武周公不可尚已有宋橫渠張先生崛起郡邑倡明斯學皇比勇撤聖道中天先生之言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可謂自道矣當時執經滿座多所興起如藍田武功三水名爲尤著至于勝國是乾坤何等時也而奉元諸儒猶力爲撑持埴吹篪和濟濟雝雝橫渠遺

風將絕復續天之未喪斯文也豈偶然也哉追
我
皇明蓋隆斯道化理熙洽真儒輩出皐蘭翔起
厥力尤藉璞玉渾金精光含斂令人有有餘不
盡之思鳳翔以經術教授鄉里真有先進遺風
小泉不緜文字超悟于行伍之中亦足奇矣司
徒步趨文清允稱高弟在中顯思屢繩蹈矩之
死靡他至于康僖上承庭訓下啓光祿而光祿
與宗伯司馬金石相宣鈞天並奏一時學者歙
然嚮風而闢中之學蓋大顯明于天下若夫集
諸儒之大成而直接橫渠之傳則宗伯允爲獨
步者也宗伯門人幾徧海內而梓里惟工部爲
遠肖元善篤信文成而毀譽得失屹不能勉其
真能致良知可知侍御直節精忠有光斯道懌
士甘貧好學無愧藍田嗚呼盛矣學者頻仰古
今必折衷于孔氏諸君子之學雖緜入門戶各
異造詣淺深或殊然一脈相承千古若契其不
說于吾孔氏之道則一也余不肖私淑有日頃

山中無事取諸君子行實備爲纂次題曰關學編聊以識吾關中理學之大略云嗟夫諸君子往矣程子不云乎堯舜其心至今在夫堯舜其心至今在諸君子其心至今在也學者能誦詩讀書知人論世恍然見諸君子之心而因以自見其心則靈源濬發一念萬年橫渠諸君子將且莫遇之矣不然而徒品隲前哲庸曉口耳則雖起諸君子與之共晤一堂何益哉

萬曆歲在丙午九月朔日長安後學馮從吾書

于靜觀堂

關學編凡例

一是編專爲理學輯故歷代名臣不敢泛入

一理學如秦子南燕子恩壤駰子從石作子明俱孔門高弟第事蹟多不詳故另列小傳于前而編中斷自橫渠張子始

一次序各以時代庶古今不相混淆

一宋元諸儒有史傳諸書可考不敢稍爲纂次十五仍舊至　國朝諸儒中多僭妄論著文

之工柚不鄶也

一國朝諸儒特錄其所知蓋棺論定者其所未知者姑闕之以俟

闕學編首卷

秦子

秦子名祖字子南秦人（一統志西安府）孔門弟子篤于守道唐玄宗追封少梁伯從祀孔子廟庭宋真宗加封鄄城侯　國朝嘉靖中改稱先賢秦子宋高宗贊曰秦有子南贇贇述作守道之淵成德之博範若鑄金契猶發藥歷世明祀少梁爵（聖門人物志末二句作紛華不撓靡我好爵）

燕子

燕子名伋字子思秦人（一作汧陽人）孔門弟子唐玄宗追封漁陽伯從祀孔子廟庭宋真宗加封汧源侯　國朝嘉靖中改稱先賢燕子宋陳知微贊曰八九之徒具傳大義賢哉子思道本無愧鍾靈成鎬浴德洙泗增封汧源皇澤斯被聖門人物志贊曰師席高振大成是集道傳一

貫速省七十善教云袁儒風可立漁陽之士得
跂而及

石作子

石作子名蜀字子明秦之成紀人一統志鞏昌府秦州孔門弟子唐玄宗追封石邑伯從祀孔子廟庭宋真宗加封成紀侯　國朝嘉靖中改稱先賢石子宋高宗贊曰在昔石邑能知所尊慤依有德克述無言鼓篋槐市楊名里門此道久視彼美常存換姓氏英賢傳有石作蜀氏族略複姓篇有石作氏注云石作蜀孔子弟子據此當稱石作子稱石子者誤

壤駟子

壤駟子名赤字子從家語壤作穰史記從作徒秦人一統志西安府孔門弟子唐玄宗追封北徵伯從祀孔子廟庭宋真宗加封上邽侯　國朝嘉靖中改稱先賢壤子宋高宗贊曰式是壤侯昭乎聖徒執經請益載道若無詩書規矩問學楷模得時而駕領袖諸儒按通志略壤駟氏複姓今稱壤子誤

閫學編目錄

卷一

宋

橫渠張先生載
天祺張先生戩
進伯呂先生大忠
和叔呂先生大鈞
與叔呂先生大臨
季明蘇先生昞

卷二

巽之范先生育
師聖侯先生仲良
天水劉先生愿

金

君美楊先生天德

元

紫陽楊先生奐
元甫楊先生恭懿

鑴山宋氏規附

維斗蕭先生　奭　伯克呂氏塾附

寬甫同先生　恕

從善韓先生　擇

伯仁侯先生　均

士安第五先生　居仁

悅古程先生　珦

卷三

明

容思段先生　堅

默齋張先生　保

小泉周先生　蕙

大器張先生　鳴　柳之張氏鋭附

介菴李先生　鈳　仲白李氏錦附

思菴薛先生　敬之

平川王先生　承裕

卷四

明

涇野呂先生　柟

豁田馬先生　理
苑洛韓先生　邦奇
瑞泉南先生　大吉　雲林尚氏　班爵附
斛山楊先生　爵
愧軒呂先生　潛　石谷氏節　正立李氏挺附
蒙泉郭先生　郛
泰關王先生之士

關學編卷一

橫渠張先生

先生名載字子厚郿人爲人志氣不群少孤自立無所不學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十八以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謂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遂翻然志于道已猶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程伯淳正叔二先生至與論易二先

生于先生爲外兄弟之子畢行也而先生心服之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即撤坐輟講與二程論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文潞公以故相判長安聞先生名行之美以束帛聘延之學宮禮重之命士子矜式焉嘉祐二年舉進士爲祁州司法參軍遷雲巖縣（名在宜川縣西北今廢）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父老高年者會于縣庭親勸酬之使

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訪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有所教告常患文檄之出不能盡達于民每召鄉長于庭諄諄口諭使往告其里閭閭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遇于道必問某時命某告某事聞否聞即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教命出雖僻壤婦人孺子畢與聞俗用翕然厭寧初遷著作佐郎簽書渭州軍士判官御史中丞呂晦叔公著薦先生于朝曰張載學有本原西方之學者皆宗之可以召對訪問上召見問治

道對曰爲治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上說之曰卿宜日見二府議事朕且將大用卿先生謝曰臣自外官赴召未測朝廷新政所安願徐觀旬月繼有所獻上然之他日見執政王安石安石謂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于子何如先生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爲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默然所語多不合寖不悅既命校書崇文辭未得請復命校獄浙東程伯淳時官

御史裏行爭曰張載以道德進不宜使治獄安石曰淑問如皐陶猶且讞囚此庸何傷命竟下實疏之也獄成還朝會弟御史天祺及伯淳並以言得罪乃移疾西歸屏居橫渠橫渠至僻陋僅田數百畝供歲計人不堪其憂先生約而能足處之裕如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妙契雖中夜必取燭疾書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諸心則修其辭命辭命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蓋其志道精思未始

須吏息亦未嘗須吏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之大弊也故其學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禮爲的以孔孟爲法窮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患近世喪祭無法喪僅隆三年期以下恬未有衰麻之變祀先之禮用流俗節序祭以墾不嚴於是勉修古禮爲薄俗倡其功而下爲製服輕重如

儀實始行四時之薦曲盡誠潔教童子以灑掃應對給侍長者女子未嫁者必使觀于祭祀納酒漿以養遜弟而就成德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聞者始或疑笑終乃信而從之相倣復古者甚衆關中風俗爲之大變熙寧九年秦鳳帥呂微仲大防薦之曰張載之學善發聖人之遺意其術略可措之以復古宜還舊職訪以治體詔從之召同知太常禮院及至都公卿聞風爭造然亦未有深知之者以所欲言嘗試於

人多未之信會言者欲講行冠昏喪祭禮詔下禮官議禮官狃故常以古今異俗爲說先生力爭之不能得適三年郊禮官不致嚴力爭之又不得先生知道之終不行也復謁告歸中道而疾病抵臨潼卒年五十八貧無以斂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還翰林學士許將言其恬于進取乞加贈卹詔賜館職聘先生氣質剛毅望之儼然與之居久而日親勇于自克人未信惟反躬自艾卽未喻安行之無悔也聞風者服義不敢以

私干之居恒以天下爲念聞皇子生喜見顏面行道見饑殍輒咨嗟對案不食者終日聞人善輒喜荅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行游所至必訪人才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雖貧不能自給而門人無貴者輒麤糲與共嘗慨然有志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以爲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方欲與學者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

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始先生爲學亦頗秘之不多以語人曰學者雖復多聞不務蓄德秖益口耳無爲也程伯淳開之曰道之不明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趨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至也先生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歷數世不衰先生所著書曰正蒙嘗自言吾爲此書譬之樹株根本枝葉莫不悉備克榮之者其在人功而已又如睟盤示兒百物具在顧取者何如耳書成揭書中乾稱篇首尾二章寘在左右曰訂頑曰砭愚已程正叔改曰西銘東銘其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

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于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程正叔謂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又謂自孟子後未見此書先生學古力行篤志好禮爲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爲橫渠先生門人私謚曰誠明朱文公贊曰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皐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理宗淳祐初謚

明公封鄜伯從祀孔子廟庭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張子

天祺張先生

先生名戩字天祺橫渠先生季弟少而莊重老成長而好學不喜爲雕蟲之辭以從科舉父兄敦迫踰以爲貧乃強起就鄉貢既冠登進士第調陝州閿縣主簿移鳳翔普潤縣令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陝州靈寶渠州流江懷安軍金堂縣事轉太常博士慶寧二年爲監察御史裏行明年以言事出知公安縣改陝州夏縣轉運使舉監鳳翔司竹監熙寧九年卒年四十有七先生歷治六七邑誠心愛人而有術以濟之力行不怠所至皆有顯效視民之不得其所若已致之極其智力必濟而後已嘗攝令華州蒲城蒲城劇邑民悍使氣不畏法令鬬訟寇盜倍蓰宅邑先是令長以峻法治之姦愈不勝先生悉寬條禁有訟至庭必以理敦踰使無犯法間召父老使之教督子弟服學省過作記善簿民有小

善悉以籍之月吉以俸錢爲酒食召邑之高年聚于縣廨以勞之使其子孫侍因勸以孝弟之道不數月邑人化之獄訟爲衰爲御史每進對必以堯舜三代進于上前惻怛之愛無所遷避其大要啓君心進有德謂反經正本當自朝廷始不先諸此而治其末未見其可也累章論王安石亂法乞罷條例司及追還常平使者劾曾公亮陳升之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徇從與爲死黨李定以邪諂竊臺諫呂惠卿刻薄便給

假經術以文奸言豈宜勸講君側又詔中書省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笑先生曰戲之狂直宜爲公笑然天下之笑公不少矣章十數上卒不納乃嘆曰茲未可以已乎遂謝病待罪卒罷言職既出知公安未嘗以諫草示人不說人以無罪天下士大夫聞其風者始則聳然畏之終乃服其厚自公安改知夏縣縣素號多訟先生待以至誠反覆教喻不逆不億不行小惠訟者往往叩頭自引未幾靈寶之民遮使者車請曰今

夏令張公乃吾昔日之賢令也願使君哀吾民乞張公還舊治使者欣然聽其辭而言于朝去之日遮道送不得行父老曰昔者人以吾邑之人無良喜訟自公來民訟幾希是惟公知吾邑民之不喜訟也言已皆泣下徙監司竹監舉家不食笋其清慎如此先生篤實寬裕儼然正色雖喜愠不見于容然與人居溫厚之意久而益親終日言未嘗不及于義接人無貴賤疎戚未嘗失色于一人樂道人之善而不及其惡樂進

已之德而不事無益之言其清不以能病人其和不以物奪志嘗鷄鳴而起勉勉矯強任道力行每若不及德大容物沛若有餘常自省小有過差必語人曰我知之矣公等察之後此不復爲矣重然諾一言之欺以爲已病少孤不得事親而奉其兄以弟就養無方極其恭愛推而及諸族姻故舊罔不周恤有妹寡居子不克家先生力爲經其家事有一二故人死不克葬十餘年先生惻然不安帥其知識合力聚財乃克襄

事篤行不苟爲一時師表橫渠先生嘗語人曰吾弟德性之美吾有所不如其不自假而勇于不屈在孔門之列宜與子夏後先晚而講學而達又曰吾弟全器也然語道而合乃自今始有弟如此道其無憂乎關中學者稱爲二張云

進伯呂先生

先生名大忠字進伯其先汲郡人祖通大常博士父贇比部郎中通葬藍田子孫遂爲藍田人先生登皇祐中進士爲華陰尉晉城令未幾提

舉永興路義勇改秘書丞簽書定國軍判官廳寧中王安石議遣使諸道立緣邊封溝進伯與范育被命俱辭行進伯陳五不可以爲懷撫外國恩信不洽必致生患罷不遣令與劉忱使遼議代北地會遭父喪起復知代州遼使至代設次館主席先生與之爭乃移次于長城北遼使竟屈已而復使求代北地神宗將從之先生曰彼遣一使來即與地五百里若使魏王英殫來求關南則何如神宗曰卿是何言也劉忱曰大

忠之言社稷大計願陛下熟思之執政知其不可奪議竟不決罷帥還三司先生亦終喪制其後竟以分水嶺爲界焉元豐中爲河北轉運判官徙提點淮西刑獄尋詔歸故官元祐初歷工部郎中陝西轉運副使知陝州以直龍圖閣知秦州進寶文閣待制紹聖二年加寶文閣直學士知渭州後汲公及黨禍乞以所進官爲量移徙知同州旋降待制致仕卒詔復學士官佐其孫知秦州時馬涓以狀元爲州簽判初呼狀元先生謂之曰狀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之稱也既爲判官則不可今科舉之學既無用修身爲已之學不可不勉又時時告以臨政治民之道涓自爲得師後爲臺官有聲每歎曰呂公教我之恩也謝上蔡時教授州學先生每過之聽謝講論語必正襟斂容曰聖人之言行在焉吾不敢不肅先生爲人質直不妄語動有法度從程正公學正公稱曰呂進伯可愛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所著有輞川集五卷奏議十卷弟大防

大鈞大臨兄弟四人皆爲一時賢者世無不高之大防字微仲進士及第元祐初以左僕射同范純仁相垂簾聽政者八年能使元祐之治比隆嘉祐封汲郡公紹聖初貶舒州行至虔州信豐薨紹興初贈太師宣國公謚正愍

和叔呂先生

先生名大鈞字和叔大忠弟嘉祐二年中進士乙科授秦州司理參軍監延州折博務改光祿寺丞知三原移巴西又移知候官以薦知涇陽皆不赴丁外艱服除自以道未明學未優曰吾斯之未能信於是不復有祿仕意家居講道以教育人才變化風俗期德成而致用久之以大臣薦爲諸王宮教授當獻文作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論上尋監鳳翔船務制改宣義郎會伐西夏鄜延轉運司檄爲從事既出塞轉運使李稷餽餉不繼欲還安定取糧使先生請于种諤諤曰吾受命將兵安知糧道萬一不繼召稷來與一劍耳先生卽曰朝廷出師去塞未遠遂斬轉

運使無君父乎謂意折疆謂先生曰君欲以此報稷先稷受禍矣先生怒曰公將以此言見恐耶吾委身事主死無所辭正恐公過耳謂見其直乃好謂曰子乃爾耶今聽汝矣始許稷還是時微先生盛氣詣謂稷且不免未幾以疾卒於官年五十有二先生爲人質厚剛正初學於橫渠張子又卒業於二程子以聖門事業爲已任識者方之季路先生於橫渠爲同年友及聞學遂執弟子禮時橫渠以禮教爲學者倡後進蔽于習尚其才俊者急于進取昏耄者難于領解寂寞無有和者先生獨信之不疑毅然不恤人之非間已也潛心玩理望聖賢尅期可到日用躬行必取先王法度以爲宗範居父喪衰麻飲食比虞祔一襲之于禮已又推之冠婚飲酒相見慶弔之事皆不混習俗與兄進伯徵仲弟與叔率鄉人爲鄉約以敦俗其略云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卹節文燦然可觀自是關中風俗爲之一變橫渠嘆秦俗之化和叔

有力又嘆其勇爲不可及而程正公亦稱其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云先生少時贍學洽聞無所不該嘗言始學必先行其所知而已若夫道德性命之際惟躬行久則至焉橫渠謂學不造約雖勞而艱于進德且謂君勉之當自悟至是博而以約渙然氷釋矣故比他人功倍而得之尤多其與人語必因其所可及而喻諸義治經說得于身踐而心解其文章不作于無用能守其師說而踐履之尤喜講明井田兵制謂治道必自此始悉撰次爲圖籍使可見之行曰如有用我舉而措之而已其卒也范巽之表其墓曰誠德君子又曰君性純厚易直强明正亮所行不二于心所知不二于行其學以孔子下學上達之心立其志以孟子集義之功養其德以顏子克已復禮之用厲其用其要歸之誠明不息不爲衆人沮之而疑小辨奪之而屈勢利劫之而回知力窮之而止其自任以聖賢之重如此當先生卒時妻种氏治先生喪一如先生治比

部公喪諸委巷浮圖事一屏不用子義山能傳其學人以爲道行于妻子云所著有四書註誠德集其鄉約鄉儀朱文公表章之行于世鄉約今爲令甲

與叔呂先生

先生名大臨字與叔號芸閣大鈞弟以門蔭入官不復應舉或問其故曰某何敢枴祖宗之德元祐中爲太學博士祕書省正字嘗論選舉曰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試法以區別能否修辟法以興能備用嚴舉法以覈實得人制考法以責任考功范學士祖禹薦其修身好學行如古人可爲講官未及用而卒先生學通六經尤邃于禮每欲掇習三代遺文舊制令可行不爲空言以拂世駭俗少從橫渠張先生游橫渠歿乃東見二程先生卒業焉與謝良佐游酢楊時在程門號四先生純公語之以識仁先生默識深契豁如也作克己銘以見意其文曰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爲不仁我則

有已立已與物私爲町畦勝心橫生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蟊賊志以爲帥氣爲卒徒奉辭于天誰敢侮予且戰且徠勝私窒慾昔焉寇讐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窘我室廬婦姑勃磎安取其餘亦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闔闢曰天下不歸吾仁癢疴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睎之則是始先生博極群書能文章已涵養深醇若無能者賦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

婦翁張天祺語人曰吾得顏回爲壻矣而其學尤嚴于吾儒異端之辨富文忠公弼致政于家爲佛氏之學先生與之書曰古者三公無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于朝外則主教于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已以成物豈以爵位進退體力盛衰爲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于莊則入于釋疑聖人爲未盡善輕理義爲不足學人倫不明萬物

憔悴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俗在公之力宜無難矣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所好豈世之所以望于公者哉弼謝之正公嘗曰與叔守橫渠說甚固每橫渠無說處皆相從有說了更不肯回又曰與叔六月中來緩氏間居中其常窺之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又曰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於與叔其見重如此所著有大學中庸解攷古圖玉溪集所述有東見錄錄二程先生語二先生微言粹語多載錄中其有功于程門不小故朱文公稱其高於諸公大段有筋骨而又惜其早死云

季明蘇先生

先生名昞字季明武功人同邑人游師雄師橫渠張子最久後又卒業于二程子時尹焞彥明方業舉造之先生謂曰子以狀元及第即學乎唯復科舉之外更有所謂學乎彥明未達一日

先生因會茶舉盞以示曰此豈不是學彦明大悟先生令請程門受學焉元祐末呂進伯大忠薦曰臣某伏見京兆府處士蘇晒德性純茂强學篤志行年四十不求仕進從故崇文校書張載學爲門人之秀秦之賢士大夫亦多稱之如蒙朝廷擢用俾充學官之選必能盡其素學以副朝廷樂育之意乃自布衣召爲太常博士後坐元符上書入黨籍編管饒州行過洛館彦明所伊川訪焉既行伊川謂季明殊以遽貶爲意彦明曰然焞嘗問季明當初上書爲國家計今爲身計邪若爲國家計自當忻然赴饒州若爲進取計則饒州之貶猶爲輕典季明以焞言爲然先是橫渠正蒙成先生編次而序之自謂最知大旨熙寧九年橫渠過洛與二程子論學先生錄程張三子語題曰洛陽議論朱文公表章之行于世今刻二程全書中

巽之苑先生

先生名肓字巽之三水人父祥進士及第累官

轉運副使以邊功追贈秘書監錄其後先生舉進士爲涇陽令以養親謁歸有薦之者召見授崇文校書監察御史裏行神宗喻之曰書稱堲讒說殄行此朕任御史意也先生請用大學誠意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因薦張載等數人西夏入環慶詔先生行邊坐劾李定親喪匿服出知韓城久之晉知河中府加直集賢院徙鳳翔以直龍圖閣鎮秦州元祐初召爲太常少卿改光祿卿出知熙州（今臨洮府）時議棄質孤勝如兩堡先生爭之曰熙河以蘭州爲要塞此兩堡者蘭州之蔽也棄之則蘭州危蘭州危則熙河有腰脊之憂矣又請城李諾平汝遮川曰此趙克國屯田古榆塞之地也不報入爲給事中仕終戶部侍郎卒紹興中採其抗論棄地西夏及進築之策贈寶文閣學士先生從程張三先生學伊川嘗曰與范巽之語聞而多礙者先入也橫渠嘗詰先生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先生請問橫渠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欲學者存之不忘庶

游心深久有一日脫然如大寐得醒耳橫渠正蒙成先生序曰張夫子之爲此書也有六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未言盖一道而已語上極乎高明語下涉乎形器語大至于無間語小入于無朕一有窒而不通則於理爲妄正蒙之言高者抑之卑者舉之虛者實之礙者通之衆者一之合者散之要之立乎大中至正之矩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明鬼神之所以幽風雲之所以變江河之所以流物理以辨人倫以正造端者微成能者著知德者崇就業者廣本末上下貫乎一道過乎此者淫遁之狂言也不及乎此者邪詖之卑說也推而放諸有形而準推而放諸無形而準推而放諸至動而準推而放諸至靜而準無不包矣無不盡矣無大可過矣無細可遺矣言若是乎其極矣道若是乎其至矣聖人復起無有間乎斯言矣其篤信師說而善發其蘊如此

師聖侯先生

先生名仲良字師聖華陰人二程先生舅氏無可之孫從二程先生游人有欲館先生者先生造焉則壁垂佛像几積佛書其家人又嘗齋素欲先生從之先生遂行或問之曰蔬食士之常分若食彼之食則非矣吾聞用夏變夷未聞變于夷者也嘗訪周濂溪濂溪留之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自謂有得如見天之廣大伊川驚異其不凡曰非從濂溪來邪後遊荊門胡文定留與爲隣終焉文定與楊大諫書云侯仲良者去春自荊門潰卒甲馬之中脫身相就于漳水之濱今已兩年其安于羈苦守節不移固所未有至于講論經術則貫通不窮商略時事則纖微皆察國勢安危民情休戚凡務之切于今者莫不留意而皆曉也方危艱難之時而使此輩人老身貧賤亦足慨矣伏望吾兄力薦于朝俾命以官使得效一職亦不爲無補朱文公稱其學清白勁直所著有論語說及侯子雅言行世按伊洛淵源錄稱先生爲華陰先生無可之孫即

當書爲華陰人而云河東人豈金陷關洛時先生曾避難河東耶學者詳之

天水劉先生

先生名愚字　天水人天資耿介時王安石新書盛行學者靡然向風先生獨不喜穿鑿附會之說潛心伊洛之學後以入行舉

關學編卷二

金

君美楊先生

先生名天德字君美高陵人肄業大學經典定二年進士第釋褐補博州聊城丞未及赴辟陝西行臺掾尋權大理寺丞繼攝主長安簿未幾正主慶陽安化簿尋辟德順之隆德令再辟安化令補尚書都省掾遷轉運司支度判官京城不守流寓宋魯間十年而歸長安先生自讀書入仕至于晚歲風節矯矯始終不少變亂後士夫或不能自守而先生于勢利藐然如浮雲晚讀大學解沿及伊洛諸書大嗜愛之常語人曰

吾少時精力奪于課試殊不省有此今而後知吾道之傳爲有在也埋沒篆刻中幾不復見天日目昏不能視書猶使其子講誦而朝夕聽之以是自樂及有疾親友往問之談笑歌詠不衰曰吾晚年幸聞道死無恨矣卒年七十九嶐齋許先生銘其墓銘曰出也有爲死生以之處也存守不變于時日臨桑榆學喜有得其知益精其行益力吾道之公異端之私瞭然胸中洞析毫釐外私內公息邪距詖俯仰古今可以無愧受全于天復歸其全尚固幽藏無窮歲年子恭懿益昌其家學爲元名儒別有傳

元

紫陽楊先生　鑰山宋氏附

先生名奐字煥然號紫陽乾州奉天人母程嘗夢東南日光射其身旁一神人以筆授之已而生先生父振以爲文明之象因名曰奐天性至孝年十一喪母哀毀如成人未冠夢遊紫陽閣景趣甚異後因以自號長師鄉先生吳榮叔迴

出倫輩讀書厭科舉之學遂以濂洛諸儒自期待金末嘗作萬言策指陳時病辭旨剴切皆人所不敢言者詔闕欲上之不果元初隱居講道授徒抵鄜縣柳塘門生百餘人翁紫陽閣即清風閣稱紫陽先生嘗避兵河朔河朔士大夫想聞風采求見者應接不暇東平嚴實聞先生名數問其行藏先生終不一詣歲戊戌太宗詔宣德稅課使劉用之試諸道進士先生試東平兩中賦論第一以耶律楚材薦授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蕪蕪訪使既至招致一時名士與之議政事約束一以簡易爲事按行境內親問監務月課幾何難易若何有以增額言者先生責之曰剝下欺上汝欲我爲之耶即減元額四之一公私便之不踰月政成時論翕然謂前此漕司未有也在官十年請老于燕之行臺壬子予世祖在潛邸驛召先生參議京兆宣撫司事累上書請歸築堂曰歸來以爲侯老之所教授著述不倦乙卯病革諭子弟孝弟力田以蕪慎自保戒家

人無事二家齋醮引觴大嚼命門人員擇載筆留詩三章怡然而逝年七十賜謚文憲先生博覽强記眞積力久猶恐不及作文務去陳言以蹈襲爲耻一時諸老皆折行輩與之交關中號稱多士一時名未有出先生右者不治家人生產業而喜周人之急雖力不贍猶勉强爲之人有片善則委曲稱奬惟恐其名不聞或小過失必盡言勸止不計其怨怒也初翰林學士姚燧早孤育于世父樞樞督教甚急先生馳書止之曰燧令器也長日有分何以急爲乃以子妻之燧後爲名儒其學得于先生爲多元好問譔神道碑稱爲關西夫子江漢趙復序其集稱其志其學粹然一出于正即其文可以得其爲人其見重如此所著有還山前後集百卷天興近鑑三卷韓子十卷緊言二十五篇硯纂八卷北見記三卷正統書六十卷時宋規字漢臣長安人與柴陽及遺山鹿巷九山數儒論道洛西弟子受業者甚衆親歿廬墓瑞草生塋闕復嘗稱之

曰天性至孝德重三秦才贍而敏冠絶一時中統戊戌徵試中論賦兩科拜議事官先是官吏縱肆日久數侵苦小民公絅之以法惕然皆莫敢犯丙辰春詣闕陳便宜數事上悉加納薦希憲云宋規循良可與共事希憲相知公有經濟才議欲爲列有嫉其文章名世者沮之署爲講議官不就後徵爲耀州尹官至蜀道憲副政聲在在著聞號鑑山先生有鑑山補暇集梓行于世年七十七卒

元甫楊先生

先生名恭懿字元甫號潛齋高陵人天德之子自少讀書强記日數千言會時艱從親逃亂而東于汴于歸德于天平雖間關險阻未嘗怠弛其業年十七侍父西歸家貧假室以居鄉鄰或繼其匱皆謝不取惟服勞以爲養暇則力學博綜于書無不究心而尤遂于易禮春秋思有纂述恥爲章句儒而止志于用世反覆史學以鑑觀古昔興亡之事從學者已衆海內縉紳與父

友者馳書交譽卽以宗盟斯文期之年二十四始得朱子四書集註大極圖小學近思錄諸書讀之喜而嘆曰人倫日用之常天道性命之妙皆萃此書今入德有其門進道有其途矣吾何獨不可及前修踵武哉于是窮理反躬一乎持敬優游厭飫俟其成功于潛齋之下自任益重前習盡變不事浮末矣赫然名動一時宣撫司行省以掌書記共議事辟之皆不就至元七年與魯齋許文正公同被召九生不至魯齋由國子祭酒拜中書左丞日于右丞相安童前稱其賢丞相以聞十年帝遣協律郎申敬來召以疾辭十一年太子下教中書俾如漢惠聘四皓故事再聘之丞相遣郎中張元智爲書致命不得已乃至京師帝遣國王和童勞其遠來旣入見帝親詢其鄉里族氏師承子姓無不周悉詔與學士徒單公履定科舉之法先生議曰三代以德行六藝實興賢能漢舉孝廉兼策經術魏晉尚文辭而經術猶未之遺隋煬始專賦詩唐

因之使自校牒貢舉之法遂熄雖有明經止于記誦宋神宗始試經義亦令典矣哲宗復賦詩遼金循習將救斯弊惟如明詔嘗曰士不治經學孔孟之道日爲賦詩空文斯言足立萬世治安之本今欲取士宜勅有司舉有行檢通經史之士使無校牒自薦試以五經四書大小義史論時務策夫既從事實學則士風還淳民俗趨厚國家得識治之才矣奏入帝善之會北征辭歸十六年詔安西王相敦遣赴闕詔與太史王恂等改曆明年曆成授集賢館學士兼太史院事辭歸當曆成進奏日諸臣方列跪帝命先生及魯齋起曰二老自安是年少皆受學汝者故終奏皆坐畢其說蓋異禮也二十年以太子賓客召二十二年以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召二十九年以議中書省事召皆辭疾不行三十一年卒年七十先是魯齋提京兆學與先生爲友一過講貫動窮日力篤信好學操履不苟魯齋亟稱之父歿水漿不入口者五日襄事遵

朱文公家禮盡祛桑門惑世之法爲具不足稱
貸益之魯齋會葬歸語學者曰小子識之曠世
墜典夫夫特立而獨行之其功可當肇修人極
聚居六年魯齋東歸後治母喪一如父三輔士
大夫知由禮制自致其親者皆本之先生云蕭
維斗奠誌其墓曰朱文公集周程夫子之大成
其學盛于江左北方之士聞而知者固有其人
求能究聖賢精微之蘊篤志于學真知實踐主
乎敬義表裏一致以躬行心得之餘私淑諸人
繼前修而開後覺粹然一出乎正者維司徒竇
公司徒謂魯齋也學士姚燧譔神道碑銘曰維
天生賢匪使自有俾拯烝民爲責已厚公于明
命實肩實負乾乾其行艮艮其守師古喪祭如
禮不苟三綱之淪我條自手推得其類無倦誨
誘學者宗之西土山斗皇慶中贈榮祿大夫太
子少保弘農郡公謚文康所著有潛齋遺稿若
干卷子寅字敬伯博通六經百氏累官集賢學
士國子祭酒在成均講明誨誘終日忘倦有父

風

維斗蕭先生　伯克呂氏附

先生名奭字維斗號勤齋奉元人天性至孝自幼翹楚不凡長爲府史語當道不合即引退讀書終南山力學三十年不求進制一革衣由身半以下及卧輒倚其榻玩誦不少置於是博極群書凡天文地理律曆筭數靡不研究侯均謂元有天下百年唯蕭維斗爲識字人學者及門受業者甚衆鄉里孚化稱之曰蕭先生鄉人有

白城暮歸者途遇寇詭曰我蕭先生也寇驚愕釋去嘗出遇一婦人失金釵道旁疑先生拾之謂曰殊無他人獨公居後耳先生令隨至門取家釵以償其婦後得所遺釵婉謝之世祖初分藩在秦用平章咸寧王野仙薦徵侍藩邸以疾辭授陝西儒學提舉不赴省憲大臣即其家具宴爲賀遣一從史先往先生方灌園從史不知其爲先生也使飲其馬即應之不拒及冠帶迎客從史見有懼色先生殊不爲意後累授集賢

直學士國子司業改集賢侍讀學士皆不赴武宗初徵拜太子右諭德不得已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誥爲獻以朝廷時尚酒故也尋以病請去或問其故則曰在禮東宮東面師傅西面此禮今可行乎俄除集賢學士國子祭酒諭德如故固辭歸年七十八以壽終于家謚貞敏劉致謚議略云聖王之治天下也必有所不召之臣蓋志意修則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雖既塵埃之中翱遊萬物之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以之傳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故必蒲車旌帛側席以俟其至冀以勵俗興化猶或長往而不返亦有既至而不屈則束帛戔戔責于丘園者治天下者以之也于吾元得二人焉曰容城劉因京兆蕭斡士君子之趣向不同期各得所志而已彼不求人知而人知之不希世用而世用之至上徵帝聰鶴書天出薛蘿動色巖戶騰輝猶堅卧不起不得已焉始一至卒不撓其節不隳所守而去亦可謂得所志也已方

之于古則嚴光周黨之流亞歟雖其道不周于用而薦頒立懦廉俗興化之功亦已多矣且其累徵而不起蹔出而即歸不既貞乎以勤自居其好古好學之心不既敏乎校讎法清白守節曰貞好古不怠曰敏請謚曰貞敏詔從之先生制行甚高真履實踐其教人必自小學始爲文立意精深言近指遠一以洙泗爲本濂洛考亭爲樞闥輔之士翕然宗之稱爲一代醇儒門人涇陽第五居仁平定呂思誠南陽宇术魯翀爲最著所著有三禮說小學標題駁論九州志及勤齋文集行世時有呂叟字伯克其先河内人金末父佑避亂關中因家焉伯克從許魯齋學魯齋爲祭酒舉爲伴讀輔成教養其功居多至元間爲四川行樞密院都事勸主帥李德輝不殺巴人咸德祠之知華州勸農興學俱有成效累官翰林侍讀學士致仕卒追封東平郡公謚文穆大德中河東關隴地震月餘伯克與維斗各設問荅數千言以究其理居父憂喪葬一倣

古禮魯齋貽書稱其信道力行爲楊元甫之亞云

寬甫同先生

先生名恕字寬甫號榘菴奉元人祖昇父繼先博學能文薦希憲宣撫陝右辟掌庫鑰家世業儒同居二百口無間言先生安靜端凝鶩卉如成人從鄉先生學日記數千言年十三以書經魁鄉校至元間朝廷始分六部選名士爲吏屬闢陝以先生貢禮曹辭不行仁宗初即其家拜國子司業階儒林郎使三召不起陝西行臺侍御史趙世延請即奉元置魯齋書院中書奏先生領教事制可之先後來學者殆千數延祐設科再主鄉試人服其公六年以奉議大夫太子左賛善召入見東宮賜酒慰問繼而獻書歷陳古誼盡開悟涵養之道明年春英宗繼統以疾歸致和元年拜集賢侍讀學士以老疾辭先生之學由程朱上遡孔孟務貫浹事理以利于行教人曲爲開導使得趨向之正性整潔平居雖

大暑不去冠帶母張卒事繼母如事所生父喪哀毀致目疾時祀齋肅詳至嘗曰養生有不備事有可復追遠有不誠是誣神也可逭罪乎與人交雖外無適莫而中有繩尺里人借騾而死償其值不受曰物之數也何以償爲家無擔石之儲聚書數萬卷偏所居曰榘庵時蕭先生斡居南山下亦以道高當世入城府必主先生家士論並稱曰蕭同自京師還家居十有三年中外縉紳望之若景星麟鳳鄉里稱爲先生而不

姓至順二年卒年七十八贈翰林直學士封京兆郡侯謚文貞所著有榘庵集二十卷

從善韓先生

先生名擇字從善奉元人天資超異信道不惑其教學者雖中歲以後亦必自小學等書始或疑爲凌節勤苦則曰人不知學自首童心且童蒙所當知而皓首不知可乎尤遂禮學有質問者口講指畫無倦容士大夫遊宦過秦必往見先生莫不虛往而實歸焉世祖常召之疾不果

行其卒也門人爲服緦麻者百餘人

伯仁侯先生

先生名均字伯仁蒲城人父母蚤亡獨與繼母居賃薪以給奉養積學四十年群經百氏無不淹貫每讀書必熟誦乃已嘗言讀書不至千遍終于已無益故其荅諸生所問窮索極探如取諸篋笥名振關中學者宗之用薦者起爲大常博士後以上疏忤時相意即歸休田里先生貌魁梧而氣剛正人多嚴憚之及其應接之際則和易欵洽雖方言古語世所未曉者莫不隨問而荅世咸服其博聞云今祀蒲城鄉賢祠

士安第五先生

先生名居仁字士安涇陽人幼師蕭維斗斁弱冠從同寓甫恕受學博通經史躬率子弟致力農畝而學徒滿門其宏度雅量能容人所不能容嘗行田間遇有竊其桑者先生輒避之鄉里高其行義率多化服作字必楷整遊其門者不惟學明而行加修焉卒之日門人相與議易名

之禮私謚曰靜安先生

悅古程先生

先生名珦字君用號悅古涇陽人隱居不仕弱冠即以古學自力討論六籍雖祁寒暑雨造次顛沛未嘗少輟三原李子敬創學古書院延先生講學其中遠近從遊者百餘人循循然樂教不倦學者稱悅古先生嘗誡諸子曰人性本善習之易荒古聖賢皆以驕惰爲戒況凡民乎集家成一卷以遺子孫著述有遼史三卷異端辨二卷雲陽志二卷樂府文集傳世李子敬字恭甫爲人質謹孝友家素裕族黨因其資而恤者三十餘喪婚者八十餘姓捐千金創學古書院又割田以供釋奠廩師生學士蕭貞敏公爲記行省上其義下詔旌表其門

馮少墟集

藏言堂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關學編卷三

明

容思段先生

先生名堅字可久蘭州人初號栢軒後更號容思義取九容九思也學者稱容思先生生而剛方頴異讀書即知正學年十四爲郡諸生見縣

山陳先生書銘于明倫堂有群居慎口獨坐防心之語酷愛而敬誦之遂慨然以爲聖賢可學而至年十七王父歿白其父治喪不用浮屠法凡當世宿儒宦游于蘭者無不師之于經史蘊奥性命精微不究其極不止也動作不苟人以伊川儗之正統甲子領鄉薦明年下第歸鄉之士大夫多遣子弟就學先生以師道自尊教法嚴而造就有等士類興起已已

英廟北狩應

詔詣闕上書不報乃裹糧買舟南游由齊魯淮楚以至吳越訪求同志之士相與講切得閻子與白良輔葺定交焉逾年始歸學益有得景泰甲戌登進士以文名差纂山西誌明年誌成復命尋移疾歸讀書于五泉小圃依岩作洞以爲會友講習之所有得即形于詩有云風清雲淨雨初晴南畝東阡策杖行幽鳥似知行樂意綠楊烟外兩三聲論者謂宛然有浴沂氣象越五年爲天順已卯選山東福山知縣福山故僻

邑先生以德化民刊布小學諸書令邑人講誦
復以詩歌興之必欲變其風俗或謂其迂闊不
能行先生獨謂天下無不可化之人無不可變
之俗嘗有詩曰天下有材皆可用世間無草不
從風始終不少懈由是陋俗丕變海邦島嶼漚
風乎有絃誦風既六載以李文達公薦超擢知
萊州府廼先生與文達公竟未面也先生治萊
如治福山時召郡縣官師與燕俾言志咏歌以
申政教未期月萊人大化以憂去既禫不遽北

上乃訪周廷芳于秦州訪張立夫于鳳翔講學
求友孜孜不暇其于功名利達澹如也又之復
補南陽在南陽慨近世學者以讀書媒利禄階
富貴士鮮知聖賢之學乃倡明周程張朱與古
人爲學之意建志學書院聚郡庠及屬治諸生
親授講說又以民俗之偷由未預教乃遊屬治
童蒙授以小學孝經文公家禮教民俗言諸書
俾之講習又創刻二程全書胡致堂崇正辨諸
書俟盈科者給授士習翕然改觀又創節義祠

祀古聖母烈女以風勵郡俗尤嚴逆亟尼不使假左道傷風化會有女纓而自經以殉夫死者先生率僚屬師生往吊爲具棺斂卜地合葬已又　奏表其閭由是郡人雖婦人女子皆爲感化先生爲政持大體重風教不急功利不規規于簿書不以毀譽得失動其心凡屬吏不法者即案問不少貸民或良或奸相宜訓治與民休息在南陽八年郡人戴之如父母其敬畏之至若家有一段太守者治行爲天下第一以直道不能諧時遂致政歸乃結廬蘭山之麓扁曰南村曰東園取淵明詩昔欲居南村及青松在東園意授徒講業相羊唫詠以自樂然于時政闕失民情困苦則又未嘗不憂形于色成化甲辰卒年六十有六門人私謚曰文毅先生性素孝友治父母喪一遵古禮事兄椿幽盡弟道居家嚴內治崇禮教凜然爲鄉邦典刑與人尤篤于分義友人唐知縣廷器貧甚其歿也爲具棺斂以終襄事幷志其墓方伯石公某曾孫以貧闕

于人乃垂涕捐貲贖還俾主其祀業師周公麟致爲撫其後每至其家坐必避席焉先生雖未居言路而屢有建白如請脩龍逢比干祠墓請從祀元儒劉因請旌表孝行節義請開言路諸封事皆鑿鑿有關國體補風化蓋先生之學近宗程朱遠遡孔孟而其功一本于敬嘗言學者主敬以致知格物知吾之心卽天地之心吾心之理卽天地之理吾身可以參天地贊化育者在于此必以命世大儒自期而不可自暴自棄

以常人自居有負爲人之名所至從游者衆多所成立如同郡董學諭芳羅僉憲膺彭少保澤孫孝廉芳秦州周布衣蕙山西董僉憲齡福山張同知獻南陽祟尚書昇王文莊鴻儒熊少參紀張孝廉景純皆門墻尤著者郡人陳祥贊云距釋排聃吾道是遵士趨歸正鄉俗以淳繼往開來遠探濂洛文清之統惟公是廓彭澤撰墓碑云先儒謂道自堯舜以來至孟子歿失其傳焉匪道不傳學者託之言語文字而無深造力

踐之功也至宋周程三夫子出至晦庵朱先生始極主敬致知力行之功上繼孔孟之統元魯齋許文正公我　明敬軒薛文清公以篤實輝光之學繼其絕此固萬世之公議也若我南陽太守容思先生段公其克尊信斯道而致深造力踐之學者歟論者以為知言所著有容思集柏軒語錄行世

默齋張先生

先生名傑字立夫號默齋鳳翔人父璡工部主事先生生有異質穎悟過人稍長入郡庠卓然以聖賢自期年二十一登正統辛酉鄉薦乙丑中乙榜以親老就山西趙城訓導居官六年惟以講學教人為事一日薛文清公過趙城與先生論身心性命之學文清公嘆服而去先生之學由是益深值歲祲捐俸賑饑雖所捐無幾亦寒氈所難景泰辛未工部公捐館舍先生徒跣奔歸喪葬悉以禮先是里俗多用浮屠法先生一切屏去鄉人化之父之以養母不出天順癸

未母棄養既禫有司勸駕先生慨然曰吾少也力學以明道祿仕以養親今吾親終矣而學無所得尚欲仕乎遂不復出因賦詩自責曰年幾四十四此理未真知晝夜不勤勉遷延到幾時益大肆力于學居恒瞑目端坐至于移時起則取諸經子史朗然諷誦或至丙夜後已最愛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因大書揭座右造詣日深弟子從遊者日衆乃柘家塾以五經教授學者稱為五經先生名重一時巡按御史某

薦先生爲提學僉事不報成化乙酉應天聘典文衡謝不往辛卯荅臺馬公震行部漢南特遣諸生黃照王宣輩奉書載幣聘先生攝城固學事先生復書略曰天地生人無不與之以善聖賢教人亦無不欲其同歸于善是知善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先覺之覺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耳但古之學者從事于性情而文辭所以達其意今之學者專務文詞反有以累其性情某今年五十有一矣方知求之于此以尋古人

向上之學雖得其門未造其域汲汲皇皇恐虛此生嘗自念僻處一方獨學無友每欲遠遊質正高明柰有寒疾不可以出況鄉黨小子相從頗衆豈能遠及他方邪亦謝不往與皐蘭段先生堅趙侍御英河東李學博景秦州周布衣蕙相與論學而段尤稱契厚嘗贈以詩有云萬徑千蹊吾道害四書六籍聖賢心聖賢心學真堪學何用奔馳此外尋而先生詩中亦有今宵忘寢論收心之句學者爭傳誦焉或勸先生著書曰吾年未艾猶可進也俟有所得爲之未晚乃竟未及著書而卒是爲成化壬辰十月十二日距生永樂辛丑八月十九日年僅五十有二先生爲人篤于孝友事二親曲盡子道與兄英爲異母同居五十年無間言姊早卒撫其子若已出教之成立御子弟一以禮法內外斬斬嘗自勉曰讀孔孟書學孔孟事知有未眞行有未至惟日孳孳以求其所無負也其勤勵如此先生

功若千年郡守趙公博白兩臺爲先生建祠于

家塾之左以供祀事長平郭公定爲記郡倅范公吉稱先生以五經教授明心學于狂瀾既倒之餘以四禮率人挽風化于頹靡不振之秋以端實淡泊飭躬砥行垂休光于千百載之後可謂一代人物矣識者以爲實錄云

小泉周先生

先生名蕙字廷芳號小泉山丹衛人後徙居秦州因家焉年二十聽人講大學首章奮然感動始知讀書問字爲臨洮衛軍戍蘭州守墩聞容

恩段先生集諸儒講理學時往聽之有聞即服行久之諸儒令坐聽既而與坐講既而以爲畏友有疑與訂論焉段先生最以聖賢可學而至教示進爲途方段先生曰非聖弗學先生曰惟聖斯學遂殫力就學究通五經篤信力行慨然以程朱自任當時見者亦翕然以爲程朱復出也咸敬信樂從之又受學于清水教諭安邑李公杲得薛文清公之傳功密存省造入眞純遂爲一時遠邇學者之宗有總兵恭順侯吳瑾者

聞其賢欲延教其子先生固辭或問故先生曰總兵以軍士役其召之後則往役召之教子則不敢往聞者嘆服其侯亦不能强遂親迓二子於其家以受教先生始納贄焉時肅藩有二樂人鄭安鄭寧者進啓本願除樂籍從周先生讀書其感發人如此後隱居秦州之小泉因以爲號著深衣幅巾爲容成紀之人薰化其德稱爲小泉先生嘗遊西安與介菴李公錦論學介菴由是大悟遂爲關西名儒渭南思菴薛公敬之執弟子禮師事焉秦州守數造其廬舉鄉飲賓謝不往巡按杜公禮徵求見講太極先天二圖不覺前席嘗正冠婚喪祭之禮以示學者秦人至今遵之成化戊子容思先生至小泉訪之不遇留以詩有歷盡嶮岩君不見一天風雪野梅開之句後又贈以二詩云小泉泉水隔烟蘿一濯冠纓一浩歌細細靜漪洙泗脉源源動鼓洛川波風埃髮子無由入寒玉一泓清更多老我未除塵俗病欲煩洗雪起沉痾又云白雲封鏁

萬山林卜築幽居深更深養道不干軒冕賢讀書探取聖賢心何爲有大如天地須信無窮自古今欲鼓遺音絃絕後關閩濂洛待君尋何大復謂先生于容思先生其始若張橫渠之于范仲淹其後若蔡元定之于朱紫陽也迨老以父遊江南歷涉險蹤訪沒于楊子江人皆稱其孝而又重悲其死云先生初名檜後更蕙或作桂誤先生門人甚衆最著名者渭南薛敬之秦州王爵爵字錫之自少潛心力學及長從游先生門而知操存郡守秦公與語悅之時與講操存之學及教後學切切以誠敬爲本弘治初以岡子生仕爲保安州判君出納公會計當日不憚勞保安稱平焉秦公後總督原州聘君至原三年相處如一日及歸秦公贈以楊州鹽引數百石君辭之而惡衣惡食坦如也州人咸稱之許載可泉胡公纂鞏郡志中敬之余別有傳

大器張先生　柳之張氏附

先生名鼎字大器別號自在道人咸寧人父廉

爲山西蒲州知州先生少從父之任受學于河東薛文清公之門用是日勤厲于聖賢之學諸子百家雖靡不研究而一禀于濂洛關閩之旨文清公深器重之歸補西安郡庠弟子員景泰癸酉以易舉于鄉成化丙戌成進士授刑部主事遷員外郎氷蘗自持推讞詳明甲午出知山西太原府太原爲省會劇郡故稱難治先生游刃有餘循良弁三晉郡人德之不忍先生離去故九載考績晉山西參政仍署府事又四載始遷河南按察使振肅紀綱奸貪斂跡嘗辨指揮董敬等人命之誣弘治改元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等府時畿内多事盜賊縱横于途行戒嚴先生築墻植樹自内丘直達京師由是道路肅然至今賴之值歲大祲先生給糧賑濟民免流亡辛亥晉戶部右侍郎尋以病請歸歸四年爲弘治乙卯卒于家年六十有五先生爲人仁厚敬慎事不苟爲非義一介不取進退惟命是聽終身恪守師說不敢少有渝越文清公歿

其文集散漫不傳先生搜輯校正凡數年稿始克成乃爲序梓而傳之至今學者尚論文清必以先生之言爲徵信云所著有仕學日記自在詩文蠹齋慱稿若干卷先生爲都憲爲亞卿皆三原王端毅公爲冢宰時所推轂其卒也端毅公銘其墓稱其理學傳自文清公高名可企太華峰世以爲確論時有秦州大參張公鋭字抑之成化初舉于鄉父敏以國子生爲江西布政司照磨公從之任受學東白張先生元禎張先生者豫章名儒也公由是學益有得乙未登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遷江西吉安知府在吉安政教兼舉士習聿興民用安業坐忤權貴調湖廣漢陽六載以兩郡令譽晉山東左參政後致仕居鄉日進執經諸弟子于庭講學不倦鄉間薰德焉故隴西學者稱爲張夫子可泉胡中丞繢宗稱公誠確溫厚本之天性而多學好古汲引後進尤人所不可及云

介菴李先生　仲白李氏附

先生名錦字在中號介菴咸寧人幼警悟不凡
九歲失恃如安成依舅氏韓君智韓爲擇師教
之端坐終日不逐群兒嬉讀書知大義日見英
發比成童還爲諸生受易于鄉先生董君德昭
之門大肆力于學每試輒爲督學使者所稱賞
後遇秦州小泉周廷芳講學得聞周程張朱爲
學之要遂棄記誦辭章之習專以主敬窮理爲
事又與渭南思菴薛氏咸陽西廓姚氏同邑誼
菴雍氏麗澤講習相勸相規久之踐履醇茂關
中學者咸以橫渠稱之濟南尹恭簡公爲通政
時使秦聞先生名延與語大爲驚嘆天順壬午
舉于鄉成化戊子遊成均友天下士其學益進
大司成邢公讓深器異之令諸子受業焉後邢
坐事下獄先生倡六館士伏　關抗章明其無
罪雖于事無益而先生之名重京師矣嘗愛武
侯靜以修身儉以養德學須靜才須學數語楬
之座右以自警事親色養備至執喪盡禮力絀
異端至今省會士大夫不作浮屠事寔自先生

始爲孝廉居憂時巡撫余肅敏公欲延教其子
先生以齊衰不入公門固辭余益重之後余知
其喪不能舉賻以二椒先生卻其一曰不可因
喪射利也郡大夫有與之厚者賻米數十斛以
辭命無俸米字辭後周廷芳復過省與先生印
證所學設問辨難周爲嘆服先生解經平正通
達不爲鑿說且善誘後學諄諄忘倦出其門者
如李參政嵩劉尚書璣于知州寬董員外養民
及舉人張子渭李盛漸被尤深先生數上春官

竟不第成化甲辰謁選直隸松江府同知職親
戎牒夙夜精勤好無所售有脫役番四十載者
先生始發之即令補伍雖權貴居間竟莫能奪
未究厥施以疾卒于官是在成化丙午年僅五
十一貧不能爲棺斂其僚友賻之始克歸云先
生性剛介不妄交接不苟爲然諾義之所在確
然自信不以一毫挫于人尤重取予所居僅蔽
床庸茹淡服疏雖至屢空終不輕有所取學務
窮理性體之身心不好立言語文字以故殁之

日遺稿無存靈寶許襄毅公爲先生同志友先生殁十年襄毅公巡撫關中屬督學楊文襄公表其墓文襄公稱先生挺然風塵之表不苟簡遷就與世低昂抱其貞璞卒以完歸而督學虎谷王公亦稱其化如和叔辭章外貪似原思草澤間嗚呼可謂深知先生者矣後數十年而有渭南李仲白氏者名與先生同字仲白號龍坡亦潛心理學爲諸生時西蜀龍灣高先生儔署高陵教事仲白越疆從受學與涇野呂先生同門相切磋焉正德庚午領鄉薦爲宿遷令著勸農文勸孝文以化俗由是邑多孝子又以稅餘金買牛給民耕墾荒地宿遷人稱爲百年以來一人遷海州知州致仕初擢州時不能具一花帶呂先生遺之一圍後去州抵家猶是帶也其清苦如此嘉靖丙申卒于家呂先生銘其墓稱其稟受懿嘉學求根本云

思菴薛先生

先生名敬之字顯思號思菴渭南人生有異狀

長大雄偉鬚髯修美左膊一黑文字深入膚裏
生五歲愛讀書十一解屬文賦詩稍長言動必
稱古道則先賢景泰丙子覆籍邑諸生居止端
嚴不同流俗鄉閭驚駭稱之曰薛道學爲文說
理而華每爲督學使者所賞鑑應試省闈至十
有二次竟不售成化丙戌以積廩充貢入太學
太學生接其言論咸爲嘆服一時與陳白沙並
稱由是名動京師自太學歸二尊人相繼殁徒
跣奔葬時大雪盈尺兼澮淺泥濘亦不知避後
遂病足值冬月輒發毋嗜韭毋殁終身不忍食
韭成化丙午謁選山西應州知州先生治應首
勤民耕稼紡績時當東作循察田野民艱千耕
種者賚以牛種民貧負租及不能婚葬者皆助
之買牸畜數十給之煢民今孳息爲養又務積
蔬粟不三四歲粟至四萬餘石乾蔬數萬餘斤
尋當饑饉應民免于死亡其既竄而復歸者三
百餘家皆與衣食補葺其屋廬與處由是屬邑
聞風復者沛然又立義塚以瘞流民之死于道

者弘治戊申秋南山有虎患爲文祭之旬日間虎死于壑已酉春蕭家寨北平地有暴水湧出一寨幾至沉陷先生亦爲文祭告水即下洩聲如雷鳴民免于溺他德政異政多此類詳守谿王公譔碑記中先生尤雅重學政數至學舍切切爲言孔孟之旨由是應人士始知身心性命之學奏課第一弘治丙辰陞金華府同知東南學者如陳聰輩數十人皆摳衣門墻居二年致仕撰金華鄉賢祠志若干卷正德戊辰卒年七十又四先生嗜道若飴老而彌篤好與人講道人無問人省解不即爲說道人或不樂聽說亦不置又好靜坐思索凡有所得如橫渠法即以劄記所著有思菴野錄道學基統洙泗言學錄爾雅便音田疇百咏集歸來藁及演作定心性說諸書其言多有補于名教云其卒也呂文簡公誌其墓畧曰初先生致仕家居以事入長安栅獲遇于長安之開元寺因叩先生先生言蘭州軍周蕙者字廷芳躬行孝弟其學近于伊洛

吾執弟子禮事之吾入太學時道經陝州陳雲達忠信狷介凡事皆持敬遇之吾以爲友凡吾所以有今日者多此二人力也楠謁先生者再四見先生年已七十日夜讀書不釋卷聽其論議皆可警策惰志則亦今日之博學好古敏而後已者也又謂門人胡大器曰爲學隆師取友變化氣質爲本渭南有薛先生從周先生學常雞鳴而起候門開灑掃設坐及至則跪以請教又謂門人廉介曰予聞諸思菴薛子曰介菴李錦關西之豪傑也甘貧守道好學至死不倦今亾矣夫薛子其亦見介菴而興起者乎其學問淵源如此云

平川王先生

先生名承裕字天宇號平川三原人父恕歷官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太師謚端毅爲　國朝名臣第一道德功業載在國史成化元年乙酉先生生于河南官邸蓋端毅公巡撫日也端毅公七子而先生最少方兒時即重厚如老儒恒

端坐不妄言笑七八歲作屋隙詩曰風來梁上
響月到枕邊明又作先師孔子木主朝夕拜之
春秋丁日具香果齋而祭乃爲齋銘曰齋不齋
謹當謹萬物安百神統聖賢我古來膂齊不齊
謹當謹太淑人廉知之以白端毅公公喜曰此
兒足繼志矣十四五時在南都從莆田蕭先生
學蕭令侍立三日一無所授先生歸告端毅公
曰蕭先生待兒如此謂不足教耶公曰善哉教
也眞汝師矣先生由是益尊師樂學遂深造焉

年十七八著進修筆錄崇仁吳正郎宣序之以
傳年十九應鄉試督學戴公珊試其文奇之丙
午年二十二舉于鄉丁未
孝宗登極召起端毅公爲冢宰先生侍行讀書
京邸與一時名公遊由是聞見益廣學益進癸
丑第進士會端毅公致仕先生亦告歸乃開門
授徒講學于釋氏之刹堂至不能容復講于弘
道書院先生教以宗程朱以爲階梯祖孔顏以
爲標準語具督學虎谷王公書院記中益先生

以師道自居甚嚴弟子咸知敬學故自樹而成名者甚衆久之授兵科給事中有時政先務等疏皆切中時弊兩使藩國饋遺一無所受歷吏科都給事中正德初逆瑾專政群工多出其門先生遠之又上疏乞進君子退小人及諸不法事瑾怒罰粟三百石輸邊其恨猶未已會先生以外艱去始免服除瑾誅以原官遷太僕少卿本寺卿南太常卿時上南巡先生夙戒牲帛祭品待祀或曰上方用武無暇于祀焉用備爲弗聽及　上至奏祀皆行之言者愧服已卯宸濠叛欲趨南都大臣分城以守先生分守通濟門乃與家人訣別登城誓死守之會有逆黨藏甲兵于槨以應賊者先生覺發服以上刑都城肅然壬午

世廟即位改元嘉靖論禦賊功有白金文綺之賜癸未遷戶部右侍郎提督倉場尋回部爲世廟所重賜

獻皇帝廑筆清平正直四字丁亥晉南戶部尚

書已丑致仕林居十年惟以讀書教人爲事當時稱其濟美有范忠宣繼文正公之風論薦者無慮日廟堂方欲召用而先生已歿識者于是有蒼生之恨云卒年七十有四葢嘉靖戊戌五月也訃聞賜祭葬如例謚康僖先生性篤孝能悅親養志故端毅公愛之特甚又善事諸兄諸兄皆殊常友之時序祀先唯謹誨諸子侄以道與人交溫乎可親而又栗然不可狎故與之交者咸愛敬焉與長安高御史鳳先游久之贈詩以尭夫正叔與之葢服其和粹嚴正不易及也

自少樂多賢友端毅公尤夙以尚友之道誨之故一時海内名賢無弗接者自始學好禮終身由之故教人以禮爲先凡弟子家寇婚喪祭必令率禮而行又刋布藍田呂氏鄉約鄉儀諸書俾鄉人由之三原士風民俗至今貞美先生之力居多所著有論語近說論語蒙讀談錄漫語星軺集辛巳集考經堂集庚寅集諫垣奏草草堂語錄三泉堂漫錄厚鄉錄童子吟蒙婚禮用

中進修筆錄動靜圖說等書所述有橫渠遺書太師端毅公遺事等書行世端毅公林居日著五經四書意見獨攄心得自成一家學者宗之先生著述種種益多本之庭訓云門人馬光祿理泰大參偉郝大參世家雒中丞昂張給諫原李憲副伸趙僉憲瀛秦明府寧王明府佩李孝廉結有名光祿別有傳

關學編卷四

明

涇野呂先生

先生名柟字仲木高陵人世居涇水北自號涇野學者尊之曰涇野先生父溥號渭陽有隱德先生少儁悟絕人羈卯爲諸生受尚書于高學諭儁邑人孫大行昂即有志聖賢之學文問道于渭南薛思菴氏克乎有得不妄語不苟交夙夜居一矮屋危坐誦讀雖炎暑不廢衣冠年十七八夢明道程子東萊呂氏就正所學由是學益進督學邃菴楊公虎谷王公柏入正學書院

與群俊茂游大參熊公李公延教其子先生辭不獲乃館于開元寺後聞父疾即徒步歸二公以夫馬追送不及先生曰親在床褥安忍俟乘爲也父尋愈搆雲槐精舍聚徒講學其中二公仍遣子熊慶浩李繼祖卒業焉弘治辛酉舉于鄉明年計偕不第遊成均與三原馬伯循秦世親榆次寇子惇安陽張仲修崔仲皃林縣馬敬臣諸同志講學寶邛寺嘗約曰文必載道行必顧言毋徒舉業以要利祿毋徒任重弗克有終

日孜孜惟以古聖賢進德修業爲事遣弟栖師事伯循其入學儀式京師傳以爲法同邑高朝用時爲地官郎謂檢討王敬夫曰予邑有顏子予知之乎敬夫曰豈呂仲木耶自是納爲厚交

乙丑

敬皇帝賓天與諸生哭臨先生聲出淚下衆譁爲迂弗恤也孫行人劾于京遺孤不在側先生衰絰哭拜弔者或曰禮與曰禮喪無主比隣爲主兒師乎及返葬于鄉猶是服也宿館下三日

哭而相葬事既歸復講學于精舍從游者日衆

正德戊辰舉南宮第六人

廷對擢第一授翰林修撰凡知先生者皆喜曰今得眞狀元矣時閹瑾竊政以枌榆故致賀先生却之瑾嗾甚自是遜避不與往來在翰林二年操介益勵祿入祇祀其先父母書問至必再拜使者受之退而跪讀期功奠爲位而哭門無饋遺時何粹夫璫爲編修以道自守不爲流俗所喜先生日相切劘驩如也會西夏搆亂疏請

上入宮御經筵親政事不報瑾惡其言益嗾其乃與粹夫相繼引去未幾瑾敗禍延朝紳人咸服先生之明家居杜門謝客者三年臺省交章薦其往拒逆瑾卓識偉節宜召擢大用壬申起供舊職上疏勸學謂文王緝熙敬止咸和萬民斯享靈囿之樂元順帝廢學縱欲盛有臺沼我太祖代取之人主可不深念或謂元主之戒傷于太直先生曰賈山借秦爲喻漢文尚能用之況

主上過漢文遠甚棚獨不能爲賈山乎疏入
上亦嘉納未幾乾清宮災復應詔言六事一曰
逐日臨朝聽政二曰還處宮寢預圖儲貳三曰
郊社禘嘗祇肅欽承四曰日朝兩宮承顏順志
五曰遣去義子番僧邊軍令各寧業六曰天下
鎮守中官貪婪取回別用不報先生復引疾去
崔仲亮嘆曰古有直躬進退不失其道者吾于
呂仲木見之矣歸而卜築邑東門外扁曰東郭
別墅四方學者日集都御史虎谷王公薦其學

行高古乞代已任不報消陽公病先生侍湯藥
晝夜衣不解帶履恒無聲如是一年鬚髮爲白
比卒哀毀踰禮既葬廬墓側旦夕焚香號泣門
人感之皆隨先生居乃與平定李應箕同邑楊
九儀董講古今喪禮當襄事時郡守致賻受之
既而馳幣匄文辭門人問故先生曰方卒哭而
遽懷金爲文吾不忍也既禫釋復講學于別墅
遠方從者彌衆別墅不能容又築東林書屋居
焉鎮守閹廖鋭以豚米却之廖素張甚乃戒使

者曰凡過高陵母擾有呂公在也有客以兼金乞居間先生咲而謝曰人心如青天白日乃以鳥獸視耶其人慙曰吾姑試子耳門庭蕭然無異寒素

世廟即位詔起原官時朝鮮國奏稱狀元呂柟主事馬理爲中國人才第一朝廷宜加厚遇仍乞頒賜其文使本國爲式其爲外夷敬慕如此

上御經筵先生進講適值

仁祖淳皇后忌辰口奏宜存黲服禮罷賜酒饌朝論韙之癸未分校禮闈取李舜臣輩悉名士

時陽明先生講學東南當路甚深嫉之主試者以道學發策有焚書禁學之議先生力辨而扶救之得不行場中一士子對策欲將今宗陸辨朱者誅其人火其書極肆詆毀甚合問目意且經書論表俱可同事者欲取之先生曰觀此人今日迎合主司他日必迎合權勢同事者深以爲然遂置之念

新天子即位上疏請講聖學畧曰學貴于力行

而知要故慎獨克已上對天心親賢遠讒下通民志天下中興太平之業寔在于此不報在史館與鄉東廓友善甲申奉修省　詔復以十三事上言頗過切直時東廓亦上封事同下詔獄一時直聲震天下人人有眞鐵漢之稱尋謫東廓判廣德先生判解州道出上黨隱士仇欄兄弟遮道問學有梓匠張提者役于仇氏聞先生講喜甚踧而求教先生誨以善言提大悟昔嘗取人一木作界方至是遂還其主仇氏兄弟益爲感動先生喜形諸詩云豈有征夫能過化雄山村裏似堯時既至解仰堯舜故址慨然以作士變俗爲已任解士子視聖學與舉業爲一先生曰苟知舉業聖學爲一則干祿念輕救世意重于是講學崇寧宮每誨諸士雖舉業拳拳不離聖賢之學諸士皆欣然向道以爲聖賢復出也會守缺先生攝事不以遷客自解免恤勞減役勸農課桑築堤以護鹽池開渠以興水利善政犖然郡庠士及四方來學者益衆乃建解梁

書院居之選少而俊秀者歌詩習小學諸儀朔望令耆德者講會典行鄉約廉孝弟節義者表其閭求子夏後教之學建溫公祠正夷齊墓訂雲長集久之政舉化行俗用丕變丁亥轉南吏部考功郎中解梁門人王光祖謂先生在解三年未嘗言及朝廷事爲考功躬親吏牘少司馬王浚川薦其性行淳篤學問淵粹遷南尚寶卿久之遷南太常少卿往太常讌樂甚褻先生悉革之乙未遷國子祭酒先生在南都幾九載海內學者大集初講于柳灣精舍既講于鷲峰東所後又講于太常南所風動江南環向而聽者前後幾千餘人閩中林潁浙中王健以謁選行中途聞先生風遂止乃買舟泛江從之遊上黨仇櫟不遠數千里復來受學先生猶日請益于甘泉湛先生日切琢于鄒東廓穆玄菴顧東橋諸君子時東廓亦由廣德移南蓋相得甚驩云其在國學益以師道自任自講期外尤日進諸生諄諄發明使人人知聖人可學而至嘗取儀

禮諸篇今按圖習之登降俛仰鐘鼓管籥洋然改觀易聽有以孝廉著者揭榜示旌喪者弔而賻病者問而醫疚者哭而歸骸其鄉又奏減歷以通淹滯絕請托以杜倖門凡監規之久弛者罔不畢舉六館僚屬觀法淸愼諸生皆循循雅飭一時太學有古羣雍之風京邸搢紳多執弟子禮從學而內使大興沈東亦時時聽講焉其感人如此人人稱爲眞祭酒臺臣張景薦其德行文學眞海內碩儒當代師表丙申晉南禮部

右侍郎東南學者喜先生復至益日納履其門乃復講于禮部南所時

上將躬視承天山陵累疏勸止不報署南吏曹篆疏薦何瑭穆孔暉徐階唐順之等二十人入賀會有論湛先生僞學者先生白諸當路曰

聖皇在上賢相輔之豈可使明時有學禁之舉乎事遂已時霍文敏爲南宗伯與夏貴溪故有隙時時噂詬夏先生乘閒諷曰大臣誼當和衷過規之可也背憎非體霍誤疑先生黨夏已先

生來　關下夏巳柄國數短霍于先生先生毅然曰霍君性雖少褊故天下才也公爲相當爲國惜才由是夏亦誤疑先生黨霍會　廟災自陳遂致仕然先生終未嘗以此向人自白也歸而講學北泉精舍越四年壬寅七月初一日卒距生成化己亥四月二十一日年六十有四卒之日高陵人爲罷市休寧門人胡大啬先至高陵侍疾遂視殮殯而執喪焉四方門人聞者皆爲位而哭先生性至孝友儉朴事繼母侯色養篤至室無妾媵與李淑人相敬如賓事叔父惇如父歲饑嘗分俸賙其族衆姊劉家窶甚時時濟之憫外祖宋之嗣每展墓流涕從舅瑾寓同州特訪迂歸平生未嘗干謁人亦不受人干謁不事生產既殁家無長物蓋先生之學以立志爲先慎獨爲要忠信爲本格致爲功而一準之以禮重躬行不事口耳平居端嚴恪毅接人則和易可親至義理所執則鑿然兢烈置死生利害弗顧也嘗訪王心齋艮于泰州趙玉泉初于

黎城每遇同志雖深夜必往訪苟非其人即一刺不輕投教人因材造就總之以安貧改過爲言不爲玄虛高遠之論門人侍數十年未嘗見有倫語惰容論者謂關中之學自橫渠張子後惟先生爲集大成云所著有四書因問周易說翼尚書說要毛詩說序春秋說志禮問內篇外篇宋四子抄釋史館獻納南省奏稿詩樂圖譜史約高陵志解州志及涇野文集別集傳世隆慶初贈禮部尚書謚文簡

谿田馬先生

先生名理字伯循號谿田三原人弘治戊午舉人正德甲戌進士皆高等初授吏部稽勳司主事尋調文選甫一年即謝病歸戊寅薦起考功庚辰又选毋歸嘉靖甲申復薦起稽勳員外郎尋遷稽勳考功郎中丁亥權南京通政司右通政戊子又謝病歸辛卯復薦起光祿寺卿甫一年又謝病歸歸十年又薦起南京光祿卿至即引年致仕乙卯年八十又二其年十二月十二

日夜地大震先生即以是夜卒人皆慟之先生幼敏慧醇雅如成人年十四爲邑諸生即稱說先王則古昔研究五經指義多出人意表弘治癸丑先生年二十矣會王端毅公致仕康僖公以進士侍歸講學弘道書院先生即受講康僖公所于是得習聞國朝典故與諸儒之學先生一切體驗于身心與同門友秦西澗偉作告文告先師共爲反身循理之學以曾子三省顏子四勿爲約進退容止力追古道康僖公深器異之一時學者即以爲今之橫渠也遂卷楊公督學關中見先生與康德涵呂仲木大驚曰康之文辭馬呂之經學皆天下士也是時身未出里中而名已傳海內動京師矣既如京益與海內諸名公講學其意見最合者則陳雲逵呂仲木崔仲鳧何粹夫羅整菴諸君子于是學日純名日起所在學者多從之遊督學漁石唐公爲建峩峨精舍漁石作記稱先生得關洛眞傳爲當今碩儒四方學徒就講者益衆其教以主敬窮

理爲主士無問少長與及門不及門無不聞風傾慕者先生又特好古儀禮時自習其節度至冠婚喪祭禮則取司馬溫公朱文公與大明集禮折衷用之處父喪與嫡生母之喪關中傳以爲訓乃其難進易退之節人尤以爲不可及嘗曰身可絀道不可絀見行可之仕惟孔子能之下此者須自揣分量可也仲晁稱先生愛道甚于愛官當世以爲確論往安南貢使謂部郎黃清曰故聞馬先生名願一見今不在仕列何也

黃曰先生高志不欲官使人嘉嘆以去朝鮮國王奏乞頒賜主事馬某文使本國傳誦爲式其名重外夷若此先生主事時上書諫

武宗巡遊者二後伏闕諍益力杖于　廷員外時值議大禮率百官伏闕進諫

世宗震怒命開伏闕者姓名百官以先生名爲首逮繫詔獄復杖于廷尋復官郎中時奏寢莊禋之奏即執政言亦不從考察力罷致政私人彭澤（廣東人）力主被劾調用魏校蕭鳴鳳爲正人卒

不改官公論翕然至今稱爲眞考功嘉靖丙戌分校禮闈所取皆海內名士人尤服其藻鑑先生喜接人又喜汲引後生年七十歸隱商山書院名益重來學者遠近踵集縉紳過訪與海內求詩文者無虛日先生亹亹應之不倦山巾野服鶴髮童顏飄然望之若仙人以是益願侍先生談諸得詩文者又願得先生親書先生不談佛老不觀非聖書初年介而毅方大以直至晚年則益恭而和直諒而有容其執禮如橫渠其論學歸準于程朱然亦時與諸儒異同蓋自有獨得之見云所著四書註疏周易贊義尚書疏義詩經刪義周禮註解春秋修義陝西通志與詩文集各若干卷隆慶間追贈副都御史賜祭葬先生門人最盛有河州何永達字成章自號柚菴以歲貢爲清豐縣丞尋棄去讀書講學老而彌篤壽九十有四著春秋井鑑林泉偶得聖訓補註井鑑續編諸書先生嘗寄以詩云楊柳灣頭撫七絃故人零落似飛綿河濱尚有鍾期

在青鳥音來動隔年其見重如此

苑洛韓先生

先生名邦奇字汝節號苑洛朝邑人父紹宗號蓮峰成化戊戌進士仕至福建按察副使學識才品當世推重先生幼靈俊異常承訓過庭即有志聖學爲諸生治尚書時即著蔡傳發明禹貢詳畧律呂直解見者驚服弘治甲子以書舉第二人正德戊辰成進士拜吏部考功主事尋轉員外郎辛未考察都御史某私劾小帙竊視

先生曰考覈公事有公籍在何以私帙爲乃奪其帙封貯不檢都御史爲遜謝衆皆失色調文選太宰托意爲官擇人欲祭視缺封先生執不可太宰銜之會京師地震上疏極論時政闕失譴平陽通判甲戌遷浙江按察僉事時逆瑾銭寧以鈔數萬符浙易銀當事者歛餽恐後先生檄知縣吉棠散其歛卒不餽宸濠將舉逆先命內豎假飯僧數千人于杭天竺寺先生立爲散遣濠又以儀賓託名進貢假道衢州先生召儀

賓詰曰進貢自當沿江而下奚自假道歸詰爾王韓佥事在此不可誑也後三年濠果通鎮守欲襲浙江賴前事發姦不竟逞先生謂鎮守爲浙蠹諸不少假鎮守銜甚誣奏擅革進貢誹謗朝廷逮下詔獄爲民既歸謝客講學四方學者負笈日衆

世廟卽位改元嘉靖詔起山東參議尋乞休甲申大同巡撫張文錦階亂遇害時勢孔棘復以薦起山西左參議分守大同人皆危之先生聞命卽行將入城去二舍許逆者使二人露刃迎且故戮參將宅以懾之先生奮然單車入時諸司無官鎮人聞先生入皆感激泣下人心少安既而巡撫蔡公天佑至代州先生親率將領令盛裝戎服謁蔡于代蔡驚曰公何爲如此先生曰某豈過于奉上者大同變後巡撫之威削甚大同人止知有某耳不身先降禮何以帥衆蔡爲嘆服會

上遣戶部侍郎胡公瓚提兵問罪鎮人聞之復

大譟先生逆待郎于天城以處分事宜馳白巡撫諸軍聞言出于先生信之始解翌日首惡就戮先生謂侍郎曰首惡既獲宜速給賞以示信庶亂可弭寧不然人心疑懼將有他變侍郎不聽先生遂致仕歸後果如其言戊子起四川提學副使尋改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修撰其秋主試順天因命題爲執政所不悅嗾言者謫南太僕寺丞已丑再疏歸尋起山東按察副使大理左少卿以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時大同再變王師出討百凡軍需倚辦宣府悉力經理有備無乏乙未入佐院事尋改巡撫山西時羽檄交馳先生躬歷塞外增飭戰守之具拓老營堡城垣募軍常守以代分番諸邊屹然可恃四疏乞休復致仕甲辰復用薦起總理河道陞刑部右侍郎改吏部右侍郎太宰周公用喜得佐理翕然委重丁未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復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五疏乞歸是在已酉益修舊業倡導來學居七年乙卯會地震卒

年七十七贈少保謚恭簡門人白璧曰先生天稟高明學問精到明于數學胸次灑落大類邵堯夫而論道體乃獨取張橫渠少負氣節既乃不欲爲奇節一行而識度汪然涵養宏深持守堅定躬行心得中正明達則又一薛敬軒也所著有苑洛語錄苑洛集苑洛志樂性理三解易占經緯易說書說毛詩未喻諸書傳世弟邦靖字汝慶號五泉幼稱奇童年十四舉于鄉二十二與先生同第進士爲工部主事權稅武林比及瓜有同年廸司李以屈安人病無子買女婢遣之拒不受廸曰此越女有色者笑曰政恐若此耳既遷郎中以建言逮獄爲民嘉靖改元起山西左參議以病免尋卒年僅三十有六汝慶父子兄弟以學問相爲師友太史王敬夫銘其墓稱爲曠世之英全德之士所著有五泉集朝邑志若干卷

瑞泉南先生　雲林尚氏附

先生名大吉字元善號瑞泉渭南人正德庚午

舉人辛未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浙江紹興府知府致仕嘉靖辛丑卒年五十有五先生幼穎敏絕倫稍長讀書爲文即知求聖賢之學嘗賦詩言懷有誰謂予嬰小忽焉十五齡獨念前賢訓堯舜皆可幷之語弱冠以古文辭鳴世入仕尚友講學漸棄其辭章之習志于聖道然猶豪曠不拘小節嘉靖癸未如紹興時王文成公倡道東南講致良知之學王公乃先生辛未座主也先生既從王公學得實踐致力肯綮處乃大悟曰人心果自有聖賢也奚必他求于是時時就　王公請益焉嘗曰大吉臨政多過先生何無一言王公曰何過先生歷數其事王公曰吾言之矣先生曰何曰吾不言何以知之曰良知自知之王公曰良知却是我言先生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加密來告曰與其過後悔改不若預言無犯爲佳也王公曰人言不如自悔之真先生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益密曰身過可勉心過奈何王公曰昔鏡未

開可得藏垢今鏡明矣一塵之落自難住脚此正入聖之機也勉之先生謝別而去于是闢稽山書院聚八邑彥士身率講習以督之而王公之門人日益進已又同諸同門錄王公語爲傳習錄序刻以傳越丙戌先生入覲以考察罷官先生治郡以循良重一時當事者以抑王公故故斥之先生致書王公千數百言勤勤懇懇惟以得聞道爲喜急問學爲事恐卒不得爲聖人爲憂畧無一字及于得喪榮辱之間王公嘆之嘆曰此非眞有朝聞夕死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同門遞觀傳誦相與嘆仰歎服因而興起者甚多王公報書爲論良知旨甚悉謂關中自橫渠後今實自南元善始先生既歸益以道自任尋温舊學不輟以書抵其侶馬西玄諸君闡明致良知之學構滴西書院以教四方來學之士其示弟及諸門人詩有云昔我在英齡駕車詞賦場朝夕工步驟追踪班與楊中歲遇達人授我大道方歸來三秦地墜緒何茫茫前訪周

公踪後竊橫渠芳願言偕數子教學此相將而
尤惓惓于愼獨改過之訓故出其門者多所成
立益先生之學以致良知爲宗肯以愼獨改過
爲致知工夫飭躬勵行悼倫敘理非世儒矜解
悟而畧檢押者可比故至今稱王公高第弟子
必稱渭南南元善云所著有紹興志渭南志瑞
泉集若干卷行于世時有同州尚公班爵字宗
周弘治甲子經魁父衡爲浙江參議公隨父任
亦從王文成公學後任安居知縣谿田先生譔
逼誌稱公作縣剛果勤勵政舉民安著有小淨
稿雲林集

斛山楊先生

先生名爵字伯修號斛山富平人初誕時室中
如火光起人咸驚異之長美姿容身滿七尺家
故貧年二十始發篋讀書苦無繼晷資嘗以薪
代夙夜攻苦每之隴上耕即袂冊往意欣欣也
居恒念人當以聖賢爲師一切不稟古昔何所
稱宇宙間兄靖以椽誤罹法先生徒步百里外

申厥寃遂竝繫獄先生從獄中上書辭意激烈
邑令見而驚之曰奇士也胡累至是耶立出之
給油薪費督之學年二十八聞朝邑韓恭簡公
講理學躬耦米往拜其門公睥先生貌行行壯
也欲鄉之父蓮峰老人謂曰意若非凡人數日
叩其學詫曰縱宿學老儒莫是過吾幾失人矣
既省語言踐履錚錚多古人節嘆曰畏友也同
門學者皆自以爲不及後與楊椒山稱韓門二
楊云年踰三十督學漁石唐公始首拔爲邑諸

生嘉靖戊子秋應試長安就食館客有遺金
者先生守之客至持館人急先生詰其實付以
金客謝寡取先生峻不允乃敦請家止宿焉是
秋即以書舉第三名明年成進士授行人三使
藩國餽贈俱讓不受或以爲矯先生曰彼雖禮
來名重　天子使吾獨不自重　天子使邪聞
者嘆服壬辰選山東道監察御史時權臣當國
草疏將劾之疏且具會鄉人有以垂白在堂勸
止者乃移疾歸歸未幾母殁致瘠踰禮廬墓三

年有冬笋馴兎之瑞服闋家居授徒講學者又五年庚子秋以薦起河南道巡視南城權貴歛避而所覩時事不勝栝腕辛丑春二月初四日上封事娓娓數千言大約天下事內而腹心外而百骸皆受病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一則輔臣夏言習爲欺罔誦國公郭勛爲國巨蠹所當急去二則凍餒民閔不憂恤而爲方士修雷壇三則大小臣工弗覩朝儀宜慰其望四則名器濫及緇黃出入大內非制五則言事諸臣若楊最羅洪先輩非次卽斥去所損國體不小是時中外頗以言爲諱疏入人皆愕然

上大怒卽逮繫鎭撫司窮究其詞拷掠備至先生一無詘是日都城風大作人面不相覩都人呼爲楊御史風其感動天地如此先生身晝夜桎鎖中創甚血淋漓下次而復甦先是士大夫下獄竝未有桎鎖者乃自先生始蓋貴溪翊國意也戶部主事周公天佐巡按陝西御史浦公鉉相繼申救俱箠次獄中守益戒嚴入益爲先

生危而先生處之自若刑部郎錢公德洪工部郎劉公魁吏科給事中周公怡皆先生同志舊友先後俱以事下獄相得甚驩然自學問相勸勉外各相戒不得言得罪事錢先釋獄先生願有以爲別錢曰靜中收攝精神勿使遊放則心體湛一高明廣大可馴致矣古人作聖之功其在此乎先生敬識之而乃日與周劉切劘修諸不少輟繹四子諸經百家研精于易著周易辨錄及中庸解若干卷諸所著作畧無憤惋不平語詩文倡和身世頓忘如是者五年乙巳秋八月十二日

上以受釐故放先生及周劉歸田里而三人者猶相與取道潞水講學舟中逾臨清始別歸會熊太宰以諫仙箕忤旨復逮三人獄先生抵家甫十日聞命即日就道親朋揮淚爲別先生無幾微見顏面身幽圜扉者又三年丁未冬十一月五日

上建醮高玄殿災火圍中恍聞呼三人名氏者

次日釋歸爲民

上之聖明保全諫臣如此既歸教授里中貴人莫得見其面疏粥敝履怡然自適已酉冬十月九日卒于家年五十有七病革時援筆自誌又惓惓以作第一等事做第一等人教其子孫無他辭蓋先生爲人硜直不阿而內實忠淳自少至老孳孳學問以韓苑洛焉谿田爲師以楊椒山周訥溪劉晴川錢緒山蔡洨濵諸君子爲友險夷如一初終不貳磨礲精光展拓胸次其所涵養者誠深以故鼎鑊湯火百折不回完名全節鏗鍧一代不偶也彼世之淺衷寡蓄眩眩以氣節自多者視先生當愧死矣先生沒若干年莊皇帝以

世廟遺詔贈光祿少卿錄其後

今上用禮官議謚忠介

愧軒呂先生　石谷張氏　正立李氏附

先生名潛字時見涇陽人號愧軒嘗謂爲學必不愧屋漏方可爲人因取號以自警云父應祥

嘉靖壬辰進士爲禮科都給事中以論宮寮事奪官爲時名臣先生幼頴敏讀書即解大義嘗秘書克已銘懷袖中時爲展玩稍長從都諫公任師事蜀進士趙木溪氏聞木溪氏講義理之學而悅于是學甚力歸又師事涇野呂先生深幸其得所依皈凡一言一動率以涇野爲法于是學益力而舉子業亦益入理爲邑諸生試每傾曹偶學使者重其文行拔入正學書院以風多士嘉靖丙午以詩薦鄉書卒業成均友天下

士而名日起時　朝紳中有講學會每聞先生偕計至亟延之講先生刺意躬行遠聲色愼取予一毫不苟而尤嚴于禮諸冠婚喪祭咸遵文公惟謹即置冠與祭器式必如古人或以爲迂弗恤也先是母栢孺人病于京先生扶母病西歸劑醫百至孺人病革以先生且弱冠命之娶先生娶而不婚日夜苫處喪次既襄事廬居墓所服除乃始婚事至孝之名動關中事都諫公與繼母張曲盡孝養都諫公病至嘗糞以驗劾

則哀毀幾絕都諫公封事故未留稿先生走
闕下録原疏請銘馬文莊公文莊公亟稱之事
叔父待諸弟情愛備至每歲時祭畢燕諸族人
講明家訓又率鄉人行鄉約人多化之親黨有
窘乏輒憐而周焉與人交平易欵洽或有過卽
面規之而未嘗背言其短嘗與友人蒙泉郭公
躬讀書講學谷口洞中四方從學者甚衆聽者
津津有得咸曰得淫野之傳者愧軒也當道旌
異無慮數十初南祭酒姜公寶建言天下人才
多寰于舉人之時以其身階仕進而上無繩束
甄別故易壞也請　詔有司推擇舉人中行誼
修者特掄擢風士習于是撫按張公祉等交章
以先生名上
聞遂辟入京特授國子監學正時馬文莊公爲
祭酒蒙泉郭公亦爲助教乃與郭公議以淫野
先生爲祭酒時所布學約請馬公力舉行之由
是講讀之聲徹于橋門萬曆癸酉調工部司務
會淮海孫公楚侗耿公侶入京先生數就兩公

質所學同志方依先生爲主盟乃戊寅六月一
病遽逝年僅六十又二水部郎葉君逢春狀其
行大司馬確菴魏公銘其墓宮保李敏肅公爲
之傳皆實錄非溢美時從涇野先生學者又有
張公節李公梃節字介夫號石谷亦涇陽人父
幡以文無害官通州同知公隨之任會甘泉湛
先生講學京師通州距京師甚邇公從之遊湛
先生教以隨處體認天理公大有省無何通州
公致仕公歸而補邑諸生復受學涇野先生爲

諸生四十餘年竟尼于場屋以積廩行將膺貢
嘆曰吾老矣安用貢爲乃上書督學劉公辭廩
劉公雅知公學行特加禮遇仍扁其門曰清風
高節尋奉例遥授訓導職銜云公爲人方正介
直涇野先生深器重之嘗贈以詩有守道不回
比舊堅之句生平不妄交遊獨與愧軒蒙泉諸
君子相講切日坐南園草屋中讀書窮理涵養
本原至老不倦即惡衣糲食澹如也嘗語學者
曰先儒有云默坐澄心體認天理又云靜中養

出端倪吾輩須理會得此方知一貫眞境不爾縱事事求合于道終難湊泊不成片段矣人皆以爲名言卒于萬曆壬午壽八十貧不能葬李敏肅公捐金助之始克襄事云挺字正立咸寧人正嘉間西安郡學生性孤直有義氣不隨時頫仰會有詔藩郡如故事出諸生分諭諸屬公以次出其邑贈遺一無所受嘗自誦曰生須肩大事還用讀春秋涇野先生坊又講學谿田馬先生所往來三原路中以盜劫人皆惜之

蒙泉郭先生

先生名郛字惟藩號蒙泉涇陽人器宇凝重童時屹若成人甫八齡即知誦讀諳聲律時從都諫龍山呂公學偶試以對句云曉風拂水面先生輒應聲曰朝日射岩頭龍山公計偕屬受學東橋李公與龍山公子愧軒先生同筆研兩人同肆力于學即以聖賢相期許曰必不爲世俗碌碌者補邑庠生聲名蔚起父毋相繼逝先生侍疾居喪竭力盡瘁家計窘甚而處之裕如朝

夕攻苦益潛心性命不顓顓競雕蟲之技時益未離庠校而名已蜚三輔矣邑侯樊高其行延居講席或有以千金求居間者先生峻拒不納樊侯退而省其私益用高之嘉靖戊午年已四十有一矣始舉于鄉辛酉冬以呂師會葬遂不上公車一時郡邑爭表其廬謂得古師弟之誼焉先生舉孝廉後猶與愧軒先生讀書龍岩洞中學益有得負笈從遊者甚衆累試春官不第乙丑謁選河南獲嘉學諭日與諸生講學課藝

多所造就隆慶庚午擢國子助教值馬文莊公爲祭酒教規肅然先生贊襄之力居多時年已五十有六例不得入臺省同列欲先生少隱庚甲應選先生咲曰臺省寧可不得年其可隱邪僅得戶部主事朝論偉之權稅九江先生處脂潤爛然不滓弊剔奸鋤商旅胥悅時有監關郡倅某者墨吏也束于新令不得肆乃妄加汚衊事聞諸朝朝大夫共知先生賢竟爲白其誣萬曆庚辰出守馬湖馬湖西南夷故地俗陋易囂

先生恩威並濟禮讓躬先棘夷數十輩從其譯
舍願望見先生顏色歸而愛戴彌切居未三載
聞有猶子之戚念伯兄且老獨居遂投牒歸歸
田二十餘年自讀書講學外他無所事督學敬
菴許先生雅重先生檄縣延爲鄉飲大賓先生
雖堅遜恒虛席以待乙巳六月三日無疾而卒
距生正德戊寅三月十二日享年八十有八士
大夫及門下士追思無已以其德履私謚曰貞
懿先生先生學重根本篤于倫理而兢兢持敬
自少至老一步不肯屑越暇中喜吟詩卓有堯
夫擊壤遺意有云學道全憑敬作箴須臾離敬
道難尋常從獨木橋邊過惟願無忘此際心又
云近名終喪已無欲自通神識遠乾坤濶心空
意見新閉門只靜坐自是出風塵又云莫道老
來積德難古人雖老志不朽富公八十尚書屏
武公九十猶求友老來聞道未爲遲錯過一生
寧不忸從此努力惜分陰毋徒碌碌空白首觀
此則知先生享上壽而完名全節非偶然矣先

生與人言每依大節而出之藹然可聽今人不忍別去雖新進少年延見必恪生平手不釋卷冠履几榻悉刻箴銘而晚年尤喜讀易所著有自警俚語山居雜詠語畧族譜仰鄭堂集仲子九有殺青以傳九有乙未進士以猗氏令擢禮部主事未究其用而卒人皆惜之

秦關王先生

先生名之士字欲立號秦關學者稱秦關先生其先咸寧人五世祖志和遷居藍田其後子孫

因家焉父旌號飛泉官代邸教授明理學有語錄藏于家先生幼承庭訓七八歲即知學教授公授之毛詩二南輒解輒爲諸弟妹誦之教授公喜有子後治大戴禮兼通易爲諸生以文名庠校間嘉靖戊午舉于鄉已未試春官不第由是益肆力舉業者累年後屢不第幡然改曰所性分定聖道遠人乎哉一曲經生華藻奚爲遂屏棄帖括潛心理窟毅然以道學自任爲養心圖定氣說書之座右閉關不出者九年高牀糲

食尚友千古行已必恭與人必敬飲食必祭必誠兢兢遵守孔氏家法一時學者以爲藍田呂氏復出感慕執經者屨滿戶外士習翕然又謂居鄉不能善俗如先正和叔何乃立鄉約爲十二會趁會者百餘人設科勸糾身先不倦諸灑掃應對冠婚喪祭禮久廢每率諸宗族弟子一一敦行之于是藍田美俗復興萬曆甲戌病痺屬又哭母過毀步履愈艱終喪而嚮道之心愈篤謂非慱取遠遊終難進道會仲子守亦與偕計已卯遂復如京是時先生已久謝公車第日與諸同志講學都門之蕭寺崇正闢邪力肩斯道即時貴或譚及二氏輒正辭距之不少假飬而道鄉魯瞻關里徧拜先師及諸賢祠墓低回留之不忍去夢寐如見其人久之始歸由是泰關之名動海內矣凡縉紳在茲道茲者罔不式廬願見表厥宅里云歲乙酉德清許敬菴先生督關中學講學正學書院先生故許先生同志友也禮徵先生爲多士式先生亦樂就許先生

合志同方相爲切劘時多士皆有所興起後許先生以應天丞謫歸先生亦南遊講學出武關浮江漢而下迂道江之右會南昌章子潢新城鄧子元錫廣信衢州楊子時喬殷子士望復東渡浙水見許先生于德清東南學者聞先生至多從之遊先生二子宗容念先生疾客久肅迎歸是在巳丑秋明年庚寅八月卒于家壽六十有三目欲瞑以手示二子爲訣亦曾子啓手足意也先是南司成甑公用賢柱史王公以通相繼疏薦甑海內三逸公居其一疏云孝弟力田行不踰乎軌範詩書敦悅名已動于鄉閭雖久嬰足疾而過廬者必式宜如近王敬臣故事授以京秩俾表帥一鄉矜式後學便柱史疏大畧與甑符

命下宗伯議議如薦者指先生爲孝廉垂三十餘年竟不仕角巾野服悠焉終老至是

詔授國子監博士除目至而先生已先物故四越月一命不待君子惜之先生平修婷悼倫

篤于行誼丁內外艱毀幾滅性處昆弟怡怡未五旬失耦誓不繼鰥居終身其于世俗聲色嗜好一切漠然性不問家而好施喜活人或謂貧所濟幾何則曰吾盡吾心力耳置祠祭墓祭二田爲宗族置義倉義田卽楹晦無多寔貧士所難居恒晦迹却埽卽郡邑以幣交未嘗苟受亦未嘗輕謁至于訪道求友雖跋涉間關數千里亦不憚遠云先生篤信好學見徹本原非沾沾矜一節一善以成名者世或止以甘貧苦節稱先生是豈足盡先生哉所著有理學緒言信學私言大易圖象卷道學考源錄易傳詩傳正世要言正俗鄉約王氏族譜正學筌蹄關里瞻思關洛集京途集南遊稿所述有先師遺訓先君遺訓　皇明四大家要言性理類言續孟錄讀書行世

關學編後序

夫天覆地載日照月臨凡有血氣莫不有性命而道在焉道在而由之知之則學在也奚獨以

關學名也關學之編少墟馮侍御爲吾鄉之理學作也吾鄉居天下之西北奉坤靈淑粹之氣自吾鄉發是以庖羲畫卦西伯演易姬公制禮而千萬世之道源學術自此衍且廣矣子曰文不在茲乎又曰吾其爲東周乎則西方聖人發揮旁通東方聖人懷而則之其揆一也此載在詩書無庸復贅故此編惟列孔子弟子四人橫渠先生而至今無不考而述焉故不載獨行不載文詞不載氣節不載隱逸而獨載理學諸先生炳炳爾爾也不論升沉不計崇卑而學洙泗祖羲文者無不載焉少墟之用心亦可謂弘且遠矣不然自張呂諸大儒而外如不列於史冊則堙沒而無聞後欤者惡得辭其責也書成人無不樂傳之然則是學也果何學也誦是編而印諸其心即心即學即學即羲文周孔未見有不得者奚止論關中之學即以論天下之學論千萬世之學可也

萬曆歲次己酉正月人日後學岐陽張舜典書

千遍濡ゝ閑然亭

馮少墟續集卷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薛文清先生全書序

我　國朝從祀四先生咸真修實悟有光聖門而文清薛先生崛起永宣之際於吾道尤有草昧功蓋一代理學大儒也所著讀書錄業已家傳戶誦矣而文集人多未之見且白沙敬齋陽明三先生俱有全書行世而先生獨無眞爲缺

典頃侍御沁水張公爲先生鄉人移書方伯會稽王公大參蒲阪王公梓先生全書甚盛舉也梓且成張公不以余爲不知學而命余一言余惟先生之學以復性爲宗旨以主敬爲功夫誠得鄉曾嫡傳無容贅而或者以先生與敬齋爲觔重修以白沙陽明爲觔重悟不知離悟言修非眞修也離修言悟非眞悟也今觀先生生平操修可貫金石而質鬼神其議論著述平正切實言言可見諸行事此豈無所悟者能之乎第不至如世儒之談玄說空人遂以不悟性少之而不知悟性是政不在談玄說空也若白沙陽明主靜致知險夷一致夫豈不足於修者而顓顓以悟歸之抑又過矣大抵眞修必本于能悟而眞悟自不容不修道本一而學者多岐而二之于是離悟言修者其流弊爲鄉愿離修言悟者其流弊爲異端其爲學術之患不小余爲此懼故因讀先生書而爲之論著若此昔與先生同時講學者中州有曹月川端江右有吳康

齋與弼閑中有段容思堅康齋容思人以地限
于先生猶屬神交若月川則晉洛接壤朝夕印
證其學得之先生爲多而從游之士如洛陽閻
侍御禹錫白太僕良輔咸寧張司寇鼎名爲尤
著至掇輯先生遺稿使至今文獻足徵者則又
司寇之力也師友淵源稽荅篤應猗歟盛矣蓋
嘗攷覽古今理學興于宋而禁于宋國卒不振
識者恨之迨我　國朝
天子經筵講學

皇太子出閣講學諸臣僉任首謁先師至學宮
進諸生講學載在令甲昭如日星是周家以農
事開國我　國朝以理學開國也卜世卜年當
必遠過周曆公奉　命代狩加意斯文徵獨表
章先哲政所以憲章文武使人人知學之當講
耳讀先生書者能憬然悟奮然修挺然以講學
自任不沮不懼砥柱中流則先生雖往庶幾旦
莫遇之不然豈惟負先生抑且負令甲負我公
惓惓憲章之意

聖學啓關臆說序

萬曆甲寅仲夏二日按臺紫海龍公偕茶臺見平章公會講關中書院鄉士大夫及孝廉諸生約千有餘人而環橋觀聽者不可勝計濟濟雍雍如也時天久陰雨先日當道方齋戒祈晴而是日忽雲開日霽萬里長空人皆異之豈天亦有意于斯文耶公至偕張公謁先師像畢各以次見就坐二三童子歌詩歌已同志各舉所疑請益於公公爲之開關祛疑反覆忘倦人人聞

之如醯雞發覆飲河充量斷斷欣欣如也于是衆共喟然曰自有書院以來不知有此勝會否斯道中天其在茲乎日晡猶依戀不忍別去瀕行余偕諸生請曰昔夫子忠信篤敬才數語耳而子張猶書諸紳今日之講可徒空自踴躍耶諸生愧無李端伯筆願公錄示以竊比書紳之義越數日公出此編以示而謂余宜有一言余惟聖賢之學要在透性言學而不言性俗學也言性而不言善異學也凡此皆疑關未破之過也公學以性善爲宗已得棚柄入手諸所剖析至切近至精微至明顯至奧玅本體功夫入門究竟苞舉靡遺而引證諸儒粹言又折衷數百年未了公案嗚呼千古聖學正脉具是矣寧直破諸生一時之疑已哉余不佞講學書院有年恒切自誤誤人之疑今得此奚啻指南竊自幸而又爲吾道幸余又安能贅一辭第與諸生約曰居諸易失師友難得聖域易入疑關難破今而後所不努力前途用副公厚教惸惸之意者

有如此日衆共悚然曰善因書之以矢諸同志

長安縣志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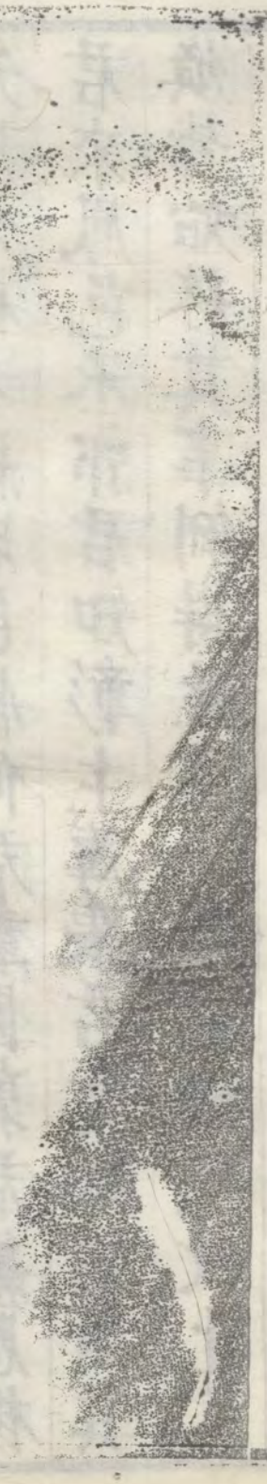
長安故有志乃宋龍圖學士宋敏求氏所輯輯成周以來歷代建都遺跡非邑志也而創修邑志寔自今李侯始是志也分類大畧準大明一統志遵　制也中多增入以邑志較郡國志例當詳耳邑爲會省附郭往代無論明興以來名宦接踵而山川靈秀所鍾如倉頡文武周公以下聖賢又濟濟相望其人物甲于宅邑惟是世遠籍亡末緜考鏡止據通志及聞

見既眞者書之其名宦見任鄉賢見在者又例不敢書于心終歉然也孝子節婦止書已旌及葢棺論定者餘俱不敢輕載田賦戶口俱依印冊詳書一字無容增損漏澤園附陵墓後見

國朝恩澤不惟加膽仕柳且及枯骨耳寺觀列災祥後亦示崇正抑邪意至仙釋中多涉幻妄故直削之藝文書其有關地方者餘雖工不書

唐劉子玄云古之國史異聞則書今志亦史之流也故倣之亦畧載數則嗚呼志以紀事惟求實錄弟令後世文獻足徵無貽以文勝質之誚足矣烏庸繪章飾句以誇多鬬靡爲也載筆同修者王給諫嗣音及監胄何補之秦東周岸士桑本立韓在等而不肖從吾鹿鹿無能爲役殊切自愧所幸當吾世而得遘茲盛舉聿觀厥成豈非生平一大快也哉雖然余尤有感焉如山川田賦之類終南在南而誤書於北田賦本少而誤書爲多人猶得執其誤而更正之倘人物一有遺漏則後之人將安所考乎如孟獻子有

友五人而意逸其三董仲舒一代大儒而竟逸其宇眞爲千古遺恨又如古今作家譜者卽子孫亦多逸其祖先之名雖孝子慈孫將奈之何亦足悲矣余故于人物一志特爲加詳雖不敢泛必不敢略卽如此猶恐名世賢達與時俱往未盡搜錄而深山窮谷寧無潛修靜養其人者卽里閈亦罕知之況數世之下百里之遠孰從而物色之哉以彼其人雖無心于身後之名而後生小子竟使梓里先哲泯沒不傳尚友私淑之謂何余故每念及此不覺掩卷而長嘆也區區之愚尤願與海內同志共講求焉李侯蒞吾邑百務俱舉上下交孚而尤惓惓於此志可謂知所先務者維時邑傳何君載圖郭君維恩楊君來鳳邑丞郭君知彰主簿張君文衡胡尉其煥皆始終其事例得並書李侯名燁然改上人庚戌進士



越中述傳序

昔文王成公講學東南從游者幾半天下而吾閣中則有南元善元貞二先生云故文成公之言曰閣中自橫渠後振發興起將必自元善昆季始二先生錄公語幾數萬言藏之家塾元貞先生孫子興大史倣蘇季明校正蒙例離爲四篇曰立志格物從政教人總題曰越中述傳而屬余爲序余惟文成公之學一致良知盡之矣今離而爲四何也曰此正所以致良知也夫人

而語之曰汝有志汝爲聖賢則必喜語之曰汝無志汝爲狂愚則必怒是志本吾人之良知也而不講立志之學則良知不致矣夫人而有志聖賢則必格其爲聖賢之理而後可爲聖賢人而不爲狂愚則必格其不爲狂愚之理而後不爲狂愚而聖狂之理夫固昭然於吾心者是物理本吾人之良知也而不講格物之學則良知不致矣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赤子入井則乍見惻隱一夫向隅則滿堂愀然聖賢有此志

狂愚亦有此志聖賢有此理狂愚亦有此理是一體本吾人之良知也而不講從政教人之學則良知不致矣是立志格物從政教人正所以致良知也良知是本體致知是功夫識得本體然後可做功夫做得功夫然後可復本體千流萬派而不離其源千言萬語而不出其宗此文成公之學所以大有功於斯道也乃後之談良知者多放縱決裂爲世詬病是空談良知而不實用致之之功故也於文成公何尤焉此錄出

而良知末流之病庶幾其可救乎嘗考文成公門人雖盛而世傳其學者東南則稱安成鄒氏西北則稱渭上南氏自二先生傳文成公之學以來代有聞人元善先生三子俱蜚聲庠校而俱早亡有孫曰企仲官太僕卿以直諫顯有會孫曰居業登制科而未仕元貞先生有子曰軒益世所稱陽谷先生者也往元善先生與三子相繼物也太僕爲遺腹子伶仃孤苦人爭齕齮而陽谷公力爲卵翼率抵於成又爲刻瑞泉遺稿仍句天臺廬山爲玄晏嗚呼學之不講久矣孤兒寡婦求不乘機而利其所有已難況施恩於不報子孫於父祖遺文且任其散佚而不知收況姪之於伯父哉在陽谷公不過自致其良知而在輓近世寔大有裨乎風化矣有孫四而取科第者三太史其季也而其曾孫居益今且督學晉中世德家學方興未艾二先生之詒謀遠矣夫人不講學則不知修德又安所獲福雖學者原不爲獲福修德而天道人事亦自不爽

孰謂講學負人哉人知南氏之盛而不知其所以盛余故爲之論著如此詩云詒厥孫謀以燕翼子二先生以之又曰昭茲來許繩其祖武其子與之謂也夫

姜鳳阿先生語錄序

蓋不佞從吾讀鳳阿先生語錄得七善焉世之學者多厭常喜異進二氏而退六經而其弊至不可道先生曰六經之言由聖人精蘊而發皆因性命而立言本之則有實得措之則有實用由之則可以經當世而適于治此可以藥世俗翻案經術之病其善一世之學者多支離于口耳聞見而不知求之于心去危微精一之旨遠矣先生曰仁道雖大要之不外于此心教諸生

如孟子所言求放心以求仁爲近若求其最近易者則正容謹節家庭唯諾之常自是求放心處自是學者求仁處此可以藥世俗口耳支離之病其善二世之學者多修談文詞功烈而迂視理學先生曰文詞功烈離仁而爲之乃是一技一能若從此心流出做出則古人所謂立言立功者在焉蓋從立德中來即三者可並傳不朽也此可以藥世俗務華絕根之病其善三世之學者多喜放縱而惡檢束故以禮爲僞以肆爲眞其壞風化不小先生曰禮而謂之家禮者言乎其可行于家者也而其本則始諸身家禮而謂之儀節者言乎其儀文與末節而精微之理寔在焉以身而教家以心性而求儀節則是書也豈古人之粗迹哉此可以藥世俗蔑棄禮法之病其善四世之學者道道而行半塗而廢多起于避人譏刺先生曰人固有不容于流俗而中變以爲求合之地亦或不堪流俗而應之又不免於過激者皆非所以處身之道也毀譽

利害苟不入于吾心則適然之來當一以任其自至然久之卒亦何嘗無公論哉此可以藥世俗逶迤畏縮之病其善五世之學者多謂學行而已講之何爲頻令有志之士不敢承當先生曰孔子嘗以學不講爲憂而併及于德之修義之徙不善之能改人皆言聖人於此有四憂焉予以爲義之徙不善之能改乃所以爲德之修而德之修則聖人所以爲學之講也講學者蓋講乎其所以修德講乎其所以遷善而改過要之四事爲一事四憂亦一憂爾此可以藥世俗藉口非藥之病其善六世之學者多隱善揚惡藉著述以洩私忿殊失古人立言之體先生曰吾邑中有故鄉先生孫曜高文潔行足爲鄉閭式吾郡殷生士望篤行好學之士能倡率講學會尤西川書中無一世俗語羅念菴胥靜一室趙大洲聞之欣然有往從意其他稱術袁裕春宋陽山周訥溪海剛峰畢松坡孫季泉孫立亭趙定宇諸正人君子尤不啻若自其口出而又

非獻諛當途以希名利者此可以藥世俗嫉賢妬能之病其善七鳴呼先生斯錄其有功于世道大矣余生也晚不及師事先生而先生仲子養冲先生往督學余鄉與余善譬之草木吾臭味也因漫題于簡首

鄭溪書院志序

余嘗覽海內郡邑志即叢爾巖邑其寺宇多則數十少亦十數至書院則晨星矣甚且舉古勝地或改公署或淪寺觀爲之太息不已嗚呼又何怪異端之盛吾儒之衰也或曰書院不皆眞儒何取虛設爲余曰寺宇豈皆眞佛而人不病虛設何也寺宇不皆眞佛而佛教藉以羽翼書院不皆眞儒而儒學藉以倡明而況眞儒又往往輩出乎冀北之馬豈盡追風逐電一日而千

里然求追風逐電一日而千里者必冀北馬也鄧林之材豈盡千霄拂雲蔽青天而蔭原野然求千霄拂雲蔽青天而蔭原野者非鄧林無有也書院亦士之冀北鄧林也奈何敢藐天下士而遂謂無真儒哉吾儒異端之辯不在口舌之爭而在修其本以勝之廣建書院以表章聖學正盛則邪衰睨見則雲消將真儒接踵而異端不攻自破矣此修其本以勝之之說也或曰今學官徧天下不翅足矣又惡庸駑指爲余曰學

官博士有專責弟子有定員豈人人可升堂入室者且朝廷設官分職其權孰得而侵之書院之設見任縉紳固可擁比而林下韋布亦可登壇余嚮謂交與一人不可妄講學無人不可容正爲此也學官作養有限書院教思無窮此正補學官所不及者安得駑指示之紫海龍公理學真儒也吉州形勝甲於天下匡廬翠峯彭蠡瀠迴家絃戶誦比於鄒魯各邑書院林立而永寧獨缺公慨然曰繼往開來豈異人任何可當

吾世而使吾寧遜它邑乎歲丙辰按秦歸創建鄭溪書院群邑同志講學其中甚盛舉也南皐鄒公爲之記而復性堂公自爲記今按淮歸纂志以垂不朽而函書命余爲序余不知學安知性且先儒論學或云主靜云主敬云窮理云致良知似各立門戶不知於復性之旨何居蓋人性皆善而不學則不能明善而復其初以性善爲本體以主靜主敬窮理致知爲功夫則善明而性善之初可復性復則諸說皆筌蹄矣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兎得兎而忘蹄至於魚兎得而筌蹄忘又何門戶之可言乎今書院以復性名堂正所以融門戶而偕之大道也余讀公記發明此理批郤導窾得未曾有又何能贅一詞惟是有感于當世寺宇之多而書院之少致異端盛而吾儒衰又感於吾儒借學官以操戈而反授異端以常勝之柄也故爲之縷縷如此敢以是復公命併以質之鄒先生

旌烈錄序

余別墅在城南沙井村距沈橋里不三里許始楊烈婦之死也鄉村之人聞其事而怪之其夫語其妻曰劉氏年正茂即改適豈乏佳偶而胡以死爲也其妻亦語其夫曰劉氏年正茂即改適豈乏佳偶而又胡以死爲也比余倡諸士大夫往吊後諸生上其事於當路當路上其事於朝

天子嘉其節而旌表其門鄉村之人始知其爲

烈而誦之其夫悟而悔曰吾向者所告于妻是何言也是誨其妻以貳也其妻亦悟而悔曰吾向者所告于夫是又何言也將使夫視我爲何如人由是夫死而不欲守者且守矣守節而不欲終者且終矣甚且從客就義亦知以死殉矣數年以來節烈之婦項背相望夫人等耳何昔以殉夫爲快也豈非良心人所同具而不感發議其非而今稱其是也何昔以改適爲快而今之則不興哉慨自學之不講理道不明于是有

妻背夫弟背兄臣子背君父朋友背朋友而恬然不知其非者世道人心可勝槩孳今天子一旌表此烈而函谷以西風俗頓爲轉移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或曰烈婦之死惟知有死耳安知有身後之名是無所爲而爲眞乎其眞者也若今之守節者死節者皆聞烈婦之風而興起是有所爲而爲非眞也而子反稱之何也余曰不然烈婦之死固無所爲而爲固眞也而彼聞風興起者是因感而觸其良心良心一

觸自有勃然不容已者其不容已之心何心也是亦無所爲而爲之眞心也而安得以僞目之昔夷惠以清和奮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夷惠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薄夫敦鄙夫寬孟子亟稱之未嘗以夷惠爲眞而以聞風興起者爲僞也夫表楊死者正所以興起生者若以興起者爲僞則死者固無心于身後之名而生者又不免有好名之議則死者固不必于旌而生者亦不必于興起矣有是理哉烈婦弟諸生楊材棠梓公移誌傳祭誄諸文題曰旌烈錄乞余一言弁首因書此畀之而復爲之說曰表揚死者固所以興起生者表揚婦人實所以興起男子彼張邦昌劉豫馮道輩非丈夫耶不衣冠耶不讀書耶千載而下談之猶令人髮上指冠恨不得食其肉而寢其皮視此婦人寧不愧死哉嗚呼讀此錄而不勃然興忠臣孝子之思者非夫也

贊

國朝從祀四先生贊

薛文清公

昭代理學公獨開先宗標復性崇正闢禪功嚴主敬履氷臨淵讀書一錄鄒魯嫡傳

陳文恭公

聖學迷宗人心馳騖靜中端倪誰能解悟公也倡之如寐斯寤勿助勿忘願言趨步

胡文敬公

聖遠言湮異端蜂起惟公之學中立不倚錄名
居業近裏着已足繼文清躬行君子

王文成公

辭章口耳聖道支離公排群議獨揭良知致之
一字工夫靡遺虞淵取日人心仲尼

記

復性堂記

金谿吳疎山先生理學醇儒也家疎山之旁自
少至老講學于斯先生沒若干年而郡大夫卽
其地肖像立祠祀之甚盛舉也後有屋一區顏
曰復性堂曩時諸名公嘗就此堂而講業焉頃
先生仲嗣中丞公馳書山中問記于余余與公
爲同年同志私淑先生有日誼何容辭余惟聖
賢之學心性之學也人之一身止有此心性在

何處不知心所具之生理爲性非心外別有性可對言也性不可見而見之于情如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情也而必有所以能知愛能知敬者性也然其所以能知愛能知敬者又孰爲之天也故曰天命之謂性天命之以能愛之性而後能知愛天命之以能敬之性而後能知敬惟其性善故其情善亦惟其情善故知其性之善耳不然性不可見又安所據而曰善邪性情本一物特因寂感而異其名而先儒有情其性性其情之說是以性爲善而以情爲不善也亦不思甚矣且是性也一物不容而寔萬物皆備上物字指欲下物字指理今有人焉或指之曰若能孝若能弟若能忠信即再三稱之亦欣然皆受而不嫌其多不然而或指之曰若不孝若不弟若不忠信即一言及之且艴然不受而何況于再夫其欣然皆受也是發于性之所本有也可見萬物原來皆備心體原來有善其艴然不受也是發于性之所本無也可見一物原來不容

心體原來無惡而或謂無善無惡爲心之體何哉以知善知惡爲良知而以無善無惡爲心體是又以情爲善而以性爲無善也尤不思甚矣人性皆善而習始有不善孔子標講學二字正使人變其習而復其性也其功豈不賢于堯舜遠哉先生之言曰吾人講學却要識得大頭惱總只是盡性性者天地萬物之同源又曰性一而行百即孩提之知愛性也而行具矣闇于性而語行者妄也外其行而語性者虛也嗚呼先生可謂淵源堯舜而得孔孟之宗矣先生生平行履如爲令以循良稱爲御史以直介稱不具論論其大者當分宜柄國先生誼托枌榆而又資深望重旦夕當遷卿貳而先生獨先幾引去若鴻冥鳳舉不可羈羅人咸笑先生迂拙而不知當時巧捷之士如某某輩雖倖取一時富貴而卒之身名俱敗悔之無及然後知先生之見遠而先生之不可及也昔孟子推尊孔子而斷之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

以速則速余故于先生出處之大者斷先生之學真能復性云近世士夫多以講學爲諱講學者又多以心性爲諱又何怪其躬行之不逮而仕止久速之不當可也吁亦足憐矣中丞公家食時常約宗黨同志月三爲會講學于此堂以紹述先生之訓今節鉞三晉而猶惓惓不忘此堂學可知也余懵不知性聊書此以志私淑若闡颺先生微言奧旨則自有諸名公鴻筆在

關中書院科第題名記

萬曆己酉冬當路諸公爲余創關中書院講學其中越三年壬子從遊諸生得雋者伐石題名於書院乞余爲記且曰先生之設科有日矣初講於家後講于寶慶寺自辛卯甲午後科第濟濟稱盛矣題名當從辛卯始惟先生命之余曰然即此推讓一念是諸君善與人同意也敢不成諸君之美遂不辭而漫爲之記嗟代無論近世題名者多矣聲聞過情君子恥之而余又爲

之助其波可乎是不然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涸可立待此無本之名不可有也故君子恥之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此有本之名不可無也故君子取之而說者槩以名爲不必有誤矣昔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以德行名宰我子貢以言語名冉有季路以政事名子游子夏以文學名凡此皆有本之名也而其本則皆得之於學蓋道者源也而學則所以濬其源道者根也而學則所以培其根

故從講學入則吾道一以貫之不惟德行是即言語政事文學亦是所以諸賢各得成其名不然而不從講學入則道本一而裂而爲四德行不過一自好之士政事不過一功名之士言語文章不過一口耳辭章之士不惟言語政事文學非即德行亦非矣又烏得與聖門諸賢論名哉是則皆是非則皆非於此豪髮于彼尋丈故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今諸君講學於此固欲成爲聖爲賢之名德行必欲爲顏閔言語必欲

爲寻賜政事文學必欲爲由求游夏非徒僅僅成科第之名也者如第曰成科第之名則鴈塔豐碑不啻足矣又奚取于斯邪雖然書院之講固不專爲科第而即科第亦足見書院講學之益惟諸君不以一時科第自多而以聖賢有本之學自勉使鄒塢子厚藍田四呂高陵仲木再見于今日則業與君世爭流而名與天壤俱敝寧直諸君不負科名即闔中書院亦當與白鹿嶽麓並名不朽矣余不與有榮施也哉是爲記

向得華翰知橫渠先生後裔在灤大爲吾道一快鳳翔太府沈公祖聞之喜甚即具書奉謝併致書永平太府項老先生欲得永平一印信公文可據以申呈吾省當路便於題請耳沈公祖篤志理學力以表章先儒爲已任國朝二百五十年闕典直待今日良爲奇遇吾輩爲桑梓先儒尤當竭蹶成之以竟千載不朽之事諸凡借重鼎力知不待從吾詞之畢也謹此稱謝鳳翔差役專爲此事更望垂青臨楮繾綣不盡

馮少墟續集卷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書

蒼楊原忠郡守

七月十七日得門下五月間書開緘如覿其善可知而又拜佳貺之辱其何以當聖賢之學總在心性而心性得力不得力又全在日用行事見得若行事縱恣而曰我能了悟心性其孰信之此孔子講學惓惓于孝弟忠信博約如行有

以也且欲求孝弟忠信之理盡知行博約之功使日用行事件件恰當又不專在行事上用功須是在心性一念上用功庶功夫不落口耳而行事始得恰當此曾子所以有愼獨之說也雖然若只在一念上用功則一念未起之前平素豈遂無功夫邪且無論妄念多而眞念少主人難以措手卽眞念多而妄念少主人亦不勝其點檢矣如此則愼獨功夫亦有不足恃者此子思子所以又有未發之說也未見孺子而惻隱已具未見觳觫而不忍已涵此所謂性體也此理無聲無臭不覩不聞爲天地根爲萬物命于此時時戒愼時時恐懼隨處皆知行博約之功滿腔皆孝弟忠信之理有不起念自無妄有不躬行自皆眞庶乎愼獨之功自然省力而日用行事自然恰當矣此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所以爲千古聖學之原也愼獨未發正所以發明孔氏之旨非未發之說精于愼獨而愼獨之說又精于孝弟忠信也至于前啓中本體有寂

感功夫有安勉二語尚未請教夫聖學以心性爲本體一念方萌如大學所云意是感而遂通之時然感而未離乎寂故謂之獨一念未起如中庸所云未發是寂然不動之時然寂而能涵夫感故謂之大本此俱指本體說故曰本體有寂感如其次致曲下苦功夫不待言矣如至誠盡性豈遂無功夫那故兢兢業業忘食忘憂功夫都是一樣只是自然勉然處不同耳非謂至誠盡性全不用功夫也故曰功夫有安勉至于頓漸之說嘗謂志頓而功漸如孔子十五志學當下便志於從心所欲不踰矩非頓乎然雖志于從心所欲不踰矩亦豈能當下便從心所欲不踰矩須是由立而不惑知命耳順而然後能從心所欲不踰矩非漸乎大抵學問本于心性頓則志決漸則功深頓漸皆是不然頓則玄虛漸則支離頓漸皆非矣門下以爲何如扇頭佳什煞有歸去來辭之趣兄去思一記又不減甘棠之詠峴山之碑也門下所得多矣世態浮雲

何足道哉使旋草勒佈謝外具聊以侑緘惟台炤不勝懔懔

與趙夢白先生

講學之名不可驚亦不可避世教衰微民不興行久矣爲今之計更無別法亟宜提此二字使學者望而趨之期而至之或亦可以救什一于千伯耳譬如豎鵠于東必不射矢於西雖不中亦不甚遠且天下事有真必有僞于數十人中但得一二真者相與檐聖道而砥世風亦不啻足矣僞者置而不論可也若朝講學而夕責備人人皆聖賢堯舜其猶病諸惟翁丈教之

與鄧允孝

別來三復游泰佳刻筆氣超脫不群從此熟去不患不到李杜堂室也憶昔有一文人曰周程張朱不能爲詩文托之理學遂成名於後世意蓋嘲之也一客應云周程張朱不能爲詩文一托理學尚且成名于後世若能爲詩文者而又從事於理學其名豈不在周程張朱之上邪其人大爲解頤因悟而爲世名儒不佞聞其言快之因舉似以代面談

答涂鏡源總督

頃屢翰教歡若暫面北虜自古爲中國患從吾雖在山林亦抱杞憂近聞封事已成不勝歎服竊嘗私語人曰今日邊事爲王襄毅易爲老公祖難彼時俺荅裔孫入降老酋過于犢愛權柄在我操縱得以自由故曰爲襄毅易今款貢多年虜多異志彼若不叩關請臣我安得強求封貢此中難處萬倍襄時非胸中有百萬甲兵安能令彼頫首聽命邪故曰爲老公祖難老公祖

道高學邃直契千古而出其緒餘奏此不世奇功使天下後世知真儒經濟果卓犖不凡一洗昔人道學無用之詆其爲吾道增光豈淺尠哉從吾近益多病自書院每旬會講外日惟閉戶靜攝久之頗覺有灑然自得處益信宋儒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之說良有深味第恨不獲日就函丈以印證其是否耳倭旋肅此佈謝外新刻抱集請教望老公祖大加改削至感

荅吳百昌中舍

不佞景仰有日未緜聞問頃江汝修至承翰教先施其何以當新安爲朱文公之鄉近佛學喧騰而吾儒眞傳幾爲所蝕聞門下新建崇文書院以光大其業又纂刻荅問自省二編以闡揚其學此其功在吾道不小至就正錄尤見門下講習之勤辨析之精歎服歎服文公之學粹乎無議故新建亦云吾于晦菴有罔極之恩可見新建實未嘗不尊信文公也今學佛者多借新

建以訊文公是非悖文公寔悖新建矣今爲吾道計惟當辨佛學之非而不當非學佛者之人辯其佛學之非則彼知其非當自悟若非其學佛者之人則同志中先自立形跡又安望其逃而歸哉況亦非以善養人之道也不佞關中書院每會雖無人不容而必不敢容一僧謂彼髡髮出家已叛于儒之外非若同志學佛猶在于儒之中也在儒之中而誤信乎佛此所以不可不辨而又不可不以善養之耳何如何如

答吳繼疏中丞

弟素不嫻古文辭而又以賤恙諸凡應酬文字緊從謝絕昨辱台命正以老年伯爲一代理學之宗而老年丈又趨鯉庭而執牛耳是以藉此印正所學寔不成文也而老年丈不加改削遽付梓人非弟請教意矣近日學者多倣異說而略躬行弟亥欲以身挽之而力不逮弟自歸山一切時事不敢聞兩京縉紳書來一字不敢答其餘見任諸公非有書來不敢先以書往靜攝

荒庭非公事不至偃室非赴書院會講不入城市嘗併日而食室人交謫而不敢以貧告人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光陰易過而學問難窮不知老年丈何以終教我使不至大爲同袍辱望之望之詩扇一柄博笑

答黃武皐侍御

恭惟老公祖力承正學兄弟家庭相爲師友真今之伯淳正叔二先生也景仰景仰從吾學未聞道其於心性源頭未窺藩籬正欲請教而台翰下及喜不可言陽明先生致良知三字眞得聖學眞脉有功于吾道不小知善知惡是良知一語尤爲的確痛快第無善無惡心之體一句即告子無善無不善佛氏無淨無垢之旨不容不辨何也良知知字即就心體之靈明處言若

云無善無惡則心體安得靈明又安能知善知惡邪其靈明處就是善其所以能知善知惡處就是善則心體之有善無惡可知也是無善無惡之說之誤卽就先生知善知惡是良知一句證之也先生又云爲善去惡是格物必曰有善無惡者心之體則爲善者爲其心體所本有去惡者去其心體所本無上知可以本體爲功夫而下學亦可以功夫合本體庶得致良知之本旨今曰無善無惡是去惡固去其心體所本無而爲善非爲其心體所本有則功夫不合本體不幾以人性爲仁義坐告子義外之病邪是無善無惡之說之誤又卽以先生爲善去惡是格物一句證之也聞之前輩有解未發之中者云未發不可以善名不可以惡名止可名之曰中不知中就是善安得謂不可以善名未發純然是善故曰中此句正是子思直指心體處若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亦可曰無中無不中者心之體矣有是理哉是無善無惡之說之誤又就

子思未發之中一句證之也或者又以鏡喻云照妍照媸者鏡之明無妍無媸者鏡之體若以有善無惡爲心之體亦可以有妍無媸爲鏡之體邪不知善知惡之善惡字即妍媸之說也有善無惡之善字即明之說也鏡之能照妍媸處就是明鏡之明處就是善非專以妍爲善也是無善無惡之說之誤又就以鏡喻之說證之也且余性素喜靜坐坐久靜極不惟妄念不起枵且真念未萌心體惟寬湛然當下更無紛擾即此便心甚樂之間以語同志同志曰子不信無善無惡之說今子坐久靜極不惟妄念不起枵且真念未萌即此可見無真無妄非無善無惡之驗邪余曰心體惟覺湛然當下更無紛擾即此便見有真無妄非有善無惡之驗邪是無善無惡之說之誤又就自家靜坐之久證之也此善字即未發之中即天命之性即心之本體人之所以異於物者正在于此不然知善知惡是良知何人能知而物不能知邪又何人能致而物不

能致邪人能知而物不能知人能致而物不能致正以人之心體有善無惡而物之心體無善無惡耳天命之氣質人與物同天命之性體人與物異故人率人之性便能知愛知敬便謂之道物率物之性止能知飲知食便不知飲食之道矣先生良知二字正指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處先生致之一字正在人物之所以分途處用功此致良知三字眞得聖學眞脉有功于吾道不小也懇老公祖不恡開示幸甚

答韓旻阜司李

不佞雖妄意聖學從事有年而質闇功疎寔無所得頃辱詢堯其何以當孟子以雞鳴善利一念分舜蹠兩途此正喫緊爲人處蓋論先天之本體則一念未起純然是善安得有利誠有如門下所謂淳泓止水一團清氣云者是未起念以前之境界也自念起而後有利之一端與善分途耳論先天之功夫則一念未起培此善根利從何生誠有如門下所謂未爲之先加攝持

法云者是未起念以前之功夫也自功夫疎而後有利之一途與善爭馳耳然天下無一念不起之人亦無功夫一念不疎之人所以雞鳴之時不是善念便是利念故孟子就此起念之初剖聖狂之路令人審幾而致決非謂雞未鳴念未起之前遂可不孳孳而任其念之或善或利也今日雞鳴念起之後孳孳爲善明日雞鳴念起之後又孳孳爲善則明日之孳孳固屬旣爲之後固屬後天而今日之孳孳以明日言又屬未爲之先又屬先天矣今日之念起是善是從本體中露出端倪明日之念起又是善是從功夫中露出本體如此做去庶乎善念漸多利念漸少久之純是善念絕無利念矣到此境界則雖流衍汪洋放乎四海之後依然渟泓止水一團清氣之初也門下所謂未爲之先動念之始要加一攝持法使箇箇走往舜路去不走往利路去吉哉斯言深得聖學之源矣竊以爲只每日雞鳴而起孳孳爲善不孳孳爲利便是攝持

法便是先天功夫更無別法雖上知不能無人心既念起之後誰敢自認其無利雖下愚不能無道心未起念之前誰肯自誘其無善審雞鳴善利之一念決舜蹻聖狂之兩途自上知以至下愚皆當警省不獨中人也臆見如斯幸有以教之不盡

答羅匡湖紿諫

頃接翰教二十餘年之別得此宛承色笑喜何可言聖賢學問要在悟性天命之性不覩不聞如因敵讎而不忍此可得而覩聞者也而其所以能不忍敵讎者果可得而覩聞否乎蹻而不屑此可得而覩聞者也而其所以能不屑嘻蹻者果可得而覩聞否此不覩不聞之性體在虞廷謂之道心在孔門謂之一貫在曾子謂之至善在子思得之爲天命之性爲未發之中爲

天下之大本學問在此處得力則本體一徹無所不徹即萬感萬應與靜中未發氣象毫無加損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雖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其寂然不動者依舊寂然不動故曰不視不聞下文章曰不見變曰不動成曰無爲敬曰不動信曰不言德曰不顯天載曰無聲無臭總只是發明此意一得如斯方欲請正而來札闡發更透痛快不可言佩服佩服因便此謝外倥言五首書呈覽笑

答張居白大行

承教性情善惡之言反覆玩味門下近日何潛心精詣至此聲色臭味此氣質之性也其或有發而中節如聲色之得其正臭味之得其正處便是仁義禮智既是仁義禮智情安得不善而不可遂以聲色臭味之性爲善仁義禮智此義理之性也其或有發不中節如仁義之有所偏禮智之有所偏處還是氣質未融氣質既未融情安得成善而不可遂以仁義禮智之性爲中

間尚有不善仁義禮智正是善之別名復性者變化此氣質而復此仁義禮智之性之本體也管蠡如此不知門下何日入城再爲商確不盡

又

學莫先于儒佛之辨譬之華夷然寧使夷狄降于中國必不可使中國叛于夷狄所以儒佛之辨當嚴若吾儒中標宗立旨雖有不能盡同者而總之皆吾儒也既皆爲吾儒故止當辨其意見之錯而不可屏之門牆之外如宗朱者非陸宗陸者非朱宗薛胡者非陳王宗陳王者非薛胡是中國與中國自相矛盾也夫夷狄方且窺中國而中國又自相矛盾寧不輕中國而自開邊釁也哉惟是深造自得去短集長辨其毫釐千里之差求其殊途同歸之妙使人人知吾儒之爲大吾道之爲尊不惟學儒者無他岐之惑抑且學佛者有從正之漸內修外攘順治威嚴斯足稱孔氏家法耳承教超邁今昔融會貫通滙衆支以仰合洙泗從吾其何敢當端于門下

有厚望焉

又

朱文公之學集諸儒之大成其功甚大其所得甚深即間有智者千慮之一無足爲文公病也王文成之學其得失正不相妨其得處在致良知三字直指聖學真脉且大檄晚宋以來學術支離之弊晚宋儒者徒知文公著述之多而不知其非有意於立言也往往拋却自家心性而以考索聞見爲學人品雖真而學脉多雜若曰著述不多不足以爲道學耳故以薛文清之賢止因其著述少遂久稽祀典自良知之說行而人始知箇箇人心有仲尼不專在著述多寡而文清始獲從祀其默有功于世道人心何如此文成得處不可誣也其失處一在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翻孟子性善之案壞告子無善無不善佛氏無淨無垢之病令使佛者至今借爲口實一在舉學庸首章必欲牽附而紬文公以窮理解格物之說不知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易言

非敢一在低昂朱陸太過而以影響疑朱仲晦以集註或問爲中年未定之見不知文公臨終時猶改訂誠意章註集註或問不知費一生多少心思安得以爲未定之見而啓後學之惑此文成失處不可諱也大約孔孟而後諸儒各有得失不能盡同是在學者去短集長毋令瑕瑜相掩可耳清任和不同而同爲聖去奴死不同而同爲仁朱陸薛王不同而同爲儒總之皆吾師也近日信文成者偏信其失處以致懲其失者併忘處亦不之信皆非矣妄辨如斯不知可無毫釐千里之差而得殊途同歸之妙否雖然此特就文成立言處斷其得失耳若論其躬行處如檢濠之事功抗瑾之節義居家之孝友生平歷履固粹乎無可議者非若立言之猶有得失也而論者不啓誤以爲重知畧行則寃甚矣惟門下詳教之

與王保宇郡丞

從吾不佞景仰山斗積有歲年近從賢宥益得有道之詳至如平定救荒永平佐政允卓卓在人耳目者殊爲世道慶幸弟無緜音問爲歉耳吾鄉橫渠張子其尊人當祀啓聖祠昨畢東郊公祖業已題請矣至如後人二百五十年當道諸公止在吾鄉物色竟不可得向待罪長蘆灤州曾送有志書彼時未得假閱且并其冊籍失之山中無事近有一客遺所得灤州舊志讀之

見橫渠後人從金元已流寓于灤且累朝俱有恩典載之甚詳讀至此不覺踴躍爲先儒喜望臺下取志行查移文吾鄉成此盛舉是臺下無量之功德不朽之盛事也即目下不能如程朱之例大加蔭叙然既開其端後必有踵而行之者則創始之功當亦在臺下況此事尤人人之所樂成者哉五百年闕典當有在于今日者不知門下以爲何如臨行深有拳拳

又

答王蒼坪明府

昨唐突佳刻亦美則愛愛則傳意耳過承嘉惠當與同志共之老父母功德無涯矣知感知重沈刻併領肅此佈謝張橫渠先生後人一向諸公祖俱在鄙縣物色而竟不可得昨見灤州志載之甚詳頃移書永平王保宇二守查已的確倘得借重鳳翔府移文永平府得一印信公文可執以呈請兩臺縱目前不能比程朱例遽徵恩典則今日既開其端他日必有竟其事者則

創始之功當與天壤共不朽矣此知老父母所樂聞者敢併及之

與沈芳楊公祖

久聞老公祖力講理學種種作用卓犖不凡私心景仰有日第閉戶深山久缺聞問耳頃辱翰貺先施寃承謦欬感何可當橫渠先生苗裔已托永平王保宇二守行查的確辱老公祖下詢此斯世斯文之幸也橫渠可作亦結金蘭老公祖自道也從吾惟舉手加額爲吾道稱賀爲老公祖稱謝而已佳刻周李二書繼往開來功德無量敬用珍藏灤志一部奉覽橫渠家譜寄在

張心虞處老公祖取而觀之何如外拙刻數種請教臨楮不勝皇悚

又

使至辱翰教穫覽老公祖與永平公移書橫渠先生族人書禮併與王保宇二守書老公祖爲此舉可謂委曲詳盡無所不用其心矣殊爲吾道踴躍不已　國朝二百五十年缺典直至老公祖今日始舉眞所謂時如有待道不虛行者也謹此三肅稱謝外從吾與王二守書已附使者矣併復不一

又

張文運卓有道氣一見而知爲大儒之後承示未謁塋而辭飲不勝歎服豈老公祖時雨之化之速邪請世爵詳稿謹領昨爲治田廬詳不知諸公祖何以批亦所願聞也

答陳可績茂才

吾儒學問要在心性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乃禪宗也而學者多惑其說于是孟子性善之旨爲其所蔀而吾道裂太華會語稍稍剖析而來札謂性學之辨如析繭絲而別涇渭何過譽之甚而相信之深也人心道心不必深求不必遠求如一念敬便是道心一念肆便是人心一念謙便是道心一念傲便是人心一念眞便是道心一念僞便是一念爭便是人心一念一念

是人心一念信學便是道心一念非學便是人心於此一一察識便是惟精一一體驗便是惟一察識體驗純一不已便是允執厥中至淺至深至近至遠而古今學者多厭常喜新曲爲解釋反覺支離葛藤不知吾契以爲何如

答顧良知布衣

足下精於[illegible]且尤志于儒不倦感足下且尤愛足下願足下益自愛陽明之學以致良知爲宗故其詩曰欲識混淪無斧鑿須從規矩出方圓善學陽明者必立身行已無一言一動不求合于規矩準繩而不敢有一毫踰越處方謂之真能致良知方見其學透本源不然還是知未致還是本源未透不可不察也譬之用藥治病然必深識病源而後立方製劑無一不精無一不

効亦必立方製劑無一不精無一不効而後見其果能深識病源不然即自號曰深識其孰信之足下精于醫故敢以醫喻惟足下留神

孝弟說贈馬孝子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者又且爲士之次何也蓋堯舜之孝弟是造道之極滿孝弟之量者也鄉黨宗族之稱孝弟如王祥王覽輩是天資之美盡孝弟之一節者也盡孝弟之一節即可以爲士可見人皆可以爲堯舜但人安于天資之美未加學問之功安于一節之善未滿分量之全所以爲士之次所以堯舜不可爲耳豈堯舜之道有出孝弟之外哉原

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之士是原泉混混之水也堯舜之孝弟則放乎四海矣堯舜雖放乎四海不過滿其原泉之量又未嘗于原泉混混有所增加故曰孝弟而已矣而已矣者無所增加之謂也先是華州孫孝子繩祖爲其祖母廬墓三年余書此說遺之而復勗之曰若不聞田畫之告鄒志完乎願君無以此自滿士之所當爲者未止此也繩祖再拜而謝嘗慨省會盛地士之顯親揚名問視定省封骨愈親者濟濟不乏而廬墓孝子自顏彩後不少概見余方欲藉孫生以風之而今得楫使馬君誠其人不翅空谷足音蛩然而喜因偕咸陽同年張西華郡丞門人張爾維孝廉往訪其廬余素未識馬君而識荆自此始見其哀戚之色溢于眉端談及母氏勉勞法然淚下余益重之因聞於學臺尹公公爲之表厥宅里里開士紳始津津稱馬孝子馬孝子云今孝子三年之喪畢治任將歸余偕諸士紳迎

傳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尚書雍公傳

公名泰字世隆別號誼菴咸寧人成化己丑進士知吳縣吳濱湖湖濶淪田千頃公作隄民受其利稱雍公隄吳氏有妾亡者妾父訟其夫窘殺吾女兩月匿尸湖中石下召訊夫夫曰妾逃兩月跡求無效妾父脅財始知死所公使人視

於東郊孝子抱主而泣觀者如堵會余病不能爲文復書此說遺之余自倡學以來每以人性皆善人皆可以爲堯舜二語爲同志講數年以來同州有沈時泰謂南有姚應魁臨潼有張應瑞華陰有石之俌藍田有王之賈田養心陳化龍徐明教而華州又有張廸光皆相繼廬墓而養心之俌余亦親至其廬乃今又得馬君孰謂人性不皆善而人不皆可爲堯舜哉馬君勉矣向告孫生田畫與鄉志完之言無煩余覆說也

尸死當近日乃訊父曰夫客殺汝女汝安知匿於石下此又豈兩月尸耶必非汝女汝殺他人女冀得賂耳一栲而服甲辰詔擢爲御史吳侩令行皆饋樓船公獨不受民涕泣固饋乃駕至張家灣還之吳人歌曰時苗留犢雍公反舟既守御史彈射不避權貴褒楊不滲畏遠時威寧伯王公典院事語親舊曰棘避驄馬御史也初巡南城四城咸求折訟公曰去有主者民崩首他官不辨也公爲析之于是豪右斂跡聲震京師巡居庸紫荊兩關軍民讋服嘗笞梨盜後有首得遺驢者訊之乃前盜官梨者也巡鹽兩淮且滿巡撫都御史以公力遏權要商民咸悅復奏留一年初公至淮竈丁貧而鰥者幾二千人比及二年俱要完室既去淮南人詠曰客遒檢豪渾無硯海上遺民盡有家又曰了却四千兒女願春風解纜去朝天云已亥陞鳳陽知府未任丁外艱服闋改南陽唐王奏取民田千頃命下按察勘給公力執不從奏曰民去王誰與

守甲辰陞山西大同兵備副使公至鎮汰侵漁振頹慢廣墩堡制兵車以禦胡胡自公至不敢襲邊千戶韋英誣民百人謀逆巡撫將坐實以聞公不可後百人竟得釋陞山西按察使晉獄無寃綱紀振肅有父訟其子失養者公垂涕泣喻子曰爾由襁褓何所食得至今日乃不顧父母之養私其妻子罪當誅其父復號泣乞原曰愚民老且死僅有此兒一時感怒不知至此公始釋之曰慎勿又犯乃卒爲孝子尋與太原知府尹珎以事相揭奏逮公錦衣獄無證佐遷湖廣參政湖民被誣爲强盜者七八人歷多官不解御史下公勘畢得誣狀盡釋之七人皆圖公像祀于家武昌知府王達貪虐而喜媚權要當述職自布政按察率與上考公艴然曰秦敢黨達以負國邪獨注曰上官畏其暴下民被其虐諸公變色後達卒黜辛亥陞浙江右布政使太宰屠公家衆鬻販私鹽鄉人效尤幾至千輩盜竊橫行公先收屠僕抵罪諸寮咸諫公曰此等

爲屠公禍屠公豈知禁此當弗大助耶既而丁內艱未闋吏部辟爲山東左布政使固辭不起已未詔起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居宣府二年諸所奏議咸當時務士民祗畏邊陲宴安士無室者援兩淮例來訴公簿與完娶千人參將李傑不法部下狀其惡公將參奏李晚堂下乞受責以圖自新公曰此亦軍法也縛下杖之三軍股慄已乃諧公于時相時相于李有戚黨言官迎劾公擅打將官罷歸正德丁卯言官潘鐸諸人交薦公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詔起公爲左副都御史董操江或問公此出以何爲先公曰請先誅劉瑾耳聞者咋舌時瑾正用事卿佐遷除厚賂行謝鄉人喻公公曰進退在天若奈我何未幾陞南京戶部尚書又不謝遂勒令致仕仍罰米千石薊千束輸宣府潘鐸諸言官及靈寶許公進鈞陽馬公文升萃客劉公大夏十數人皆以薦公獲罪而許公進嘗語人曰吾遥望關西見有二高一爲華嶽一爲雍世隆也年八

十卒時楊下有聲若雷鳴訃聞
上賜祭葬先是禮部奏稱雍某才明剛斷操行
清介至老不渝當時以爲確論公善事二親比
歿哀悼浮禮同學李介庵先生錦博學履道名
通天下選公而友此公五試禮部不第勸公仕
公曰易不云乎行而未成君子弗用也李君歎
服奉身儉素雖貴賓至肉味止一二品初第時
歸省鄉人遺以束薪固辭或詰之公曰昔伊尹
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諸人如何方人仕籍而
先貪也巡撫王公會公語曰前辟人不勝厥職
後不敢辟人矣公曰寧教人欺公莫教公欺君
豈可因此而怠進賢之道王公退語藩臬諸大
夫曰雍進士能識大體他日樹立非我輩所及
致仕後居韋曲別墅日焚香危坐間出與田翁
野叟談稼穡及鬼神事經年不入城市當道諸
公求一見不可得族黨有犯必告有司曰某是
曰某非幸無爲某故屈法所著有司從奏議五
卷正誼菴詩集六卷公無子故遺書多散逸不

傳高陵呂涇野先生銘其墓鄭端簡公吾學編有傳馮從吾曰孔子于剛者歎其難見蓋歎直剛之難也公與介菴講明理學剛大之氣蓋從直養無害中得者復剛愎自用而自命曰剛是曩者夫子所謂梗也慾者也焉得剛視公胥壞矣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墓表

明詰贈奉直大夫冀州知州東泉楊公配贈安人陸氏合葬墓表

明興大江以北彬彬多禮樂之儒先是泰州有王心齋布衣近時廬陽有蔡肖謙符卿乃今懷遠又有楊原忠郡伯云余于原忠叨一日之雅頃千里函幣屬余表兩尊人墓余即不文誼曷

可辭按狀公諱濂字子靜別號東泉其先蒙城人洪武初諱選者避亂徙懷遠占籍遂家焉選生攄攄生朗朗生華華生環環即公王父也家世業農環生三子長諱鈞即公父以儒術起家司訓永年改常山晉諭利津仕終岷府教授爲王者師初娶御史魏公貞曾孫女生公八歲失恃王母岳鞠育之繼母徐又生二子而公居長英敏慷慨有大志踰髫趨庭學舉子業即能解悟人以爲進取有機矣時教授公尚爲諸生映雪

囊螢不治家人生產業家徒壁立公歎曰有子而使其父憂俯仰不克竟所志又惡在其爲有子乎乃投筆改業退而沽酒當壚日夜持籌爲事親計教授公家貧而好客公事之有曾子養曾晳風教授公自爲諸生以及宦遊燕趙齊魯間垂三十年一切日用資斧罔不周裕皆公竭力供之甚至稱貸以娛其心志而教授公不知也異母弟妹凡五人次第婚嫁悉公營辦及教授公之任公令諸弟侍行而已守舊廬作業不

輟教授公歸行李蕭然所遺圖書及舊廬悉推讓諸弟教授公及繼母徐先後棄養其喪葬悉遵會典及文公家禮且獨力襄事不少累諸弟人尤以爲難鄉人有子獲罪于父者其父怒不解公聞而勸慰其父援古証今剴切懇到聞者莫不酸鼻而其子遂悲號自責請罪膝前卒復父子之好如初公嘗携僕之教授公任就食旅館其僕陰竊其直以去公覺而切責之且令識其主人比還令僕如數償之主人始驚訝感謝不已其天性孝友輕財重義類如此公配陸宜人爲名家子生而柔嘉勤儉精女紅年二十歸公克執婦道家嘗貧不能供舅姑甘旨悉脫簪珥佐之事繼姑更得驩心祖姑岳病臥久手自扶掖左右朝夕不少怠飲諸姊姒以和庭幃閒絕無猜忌遇諸臧獲有恩每見其子有督過者輒戒之曰彼獨非人子邪理家政井井有條與公白首相敬如賓公以孝弟重月旦評宜人內助之力居多生子四長嘉會生員蚤卒次嘉言

娶徐氏次嘉行娶韓氏繼尹氏次嘉獻卽原忠
丙子舉人官至貴州鎮遠知府娶劉氏封宜人
孫男四尚耕生員尚古俱言出尚渾太學生猷
出尚蒙生員行出孫女六一適生員高一驥一
適生員潘士謨一適陸爾馭一適何某一適莊
某一許字何某曾孫男五培永渾出培仍耕出
培蕃古出培光蒙出曾孫女六一許字胡某一
許字梅某一許字劉某餘尚幼公生正德辛未
十月二十四日卒隆慶壬申七月二十七日享

年六十有二宜人生正德辛未七月二十八日
卒萬曆丙子九月初四日享年六十有六合葬
舊城北祖塋公沒二十餘年爲萬曆壬寅以原
忠考績贈公奉直大夫冀州知州陸贈宜人制
稱公負薛包之至性善處母子兄弟之間追陳
寔之高風獨標里黨鄉閭之譽稱宜人高堂滲
漉佐孝子以承歡中壺佩環襄哲人之市義嗚
呼公夫婦亦可以不朽矣馮從吾曰諺云芝草
無根醴泉無源其然豈其然乎原忠文章政事

大噪一時力承正學爲世真儒而不知公之隱
跡市廛躬行孝弟其發祥長而啓佑遠也余故
忘其不文撮公行事爲公表諸墓道俾世之君
子知原忠學問淵源蓋有所自云

祭韓旻阜郡丞

維萬曆四十六年歲次戊午七月丁亥朔越二
十二日戊申原任河南道監察御史通家治生
馮從吾謹以牲醴香楮之儀致祭于
明奉政大夫陝西西安府同知旻阜韓老公祖
之靈曰嗚呼公真不起邪抑傳者誤邪頃公榷
稅潼關瀕行辭余依依不忍別去居無何而公
訃至矣嗚呼公真不起邪抑傳者誤邪公初司
李鳳翔也刑敷僑愛清凜楊知政聲籍甚關輔

時余杜門謝客雖聞問未通乃私心時嚮往之而公不以余爲不肖先施手翰惓惓問學其於善利舜蹠之辨尤元元本本不落言詮而余亦妄以一得爲復令往返書札尚藏笥中若公者其以理學爲政事者耶余方望公內召蘭臺代符西土以大展所學而竟以直道不偶量移西安郡丞西安爲余郡余庶得朝夕請益心竊自幸而余以多病庄居非公事不至偃室公不以我爲簡而禮遇有加焉愧非滅明辱知子游可不謂千載一時哉公職司撫民諸凡善政爲秦人士造福無量而公又以廉介見知于撫中丞特檄權關人人方期公旦夕有特擢而公不待矣嗚呼痛哉公年不滿德位不配望人皆爲公哀而公之尊人致位金紫公之兩弟聯翩鄉書而公之象賢又少年與偕計父子祖孫兄弟齊名競爽不翅三蘇且兩地甘棠並稱蔽芾公于人間世亦庶幾無遺恨者惟是秦人士失所天而海內失一正人君子不能不爲梓里痛爲

世道痛耳柳余之痛更有進于此者方今遼事
孔棘中外震驚以公之才望使得借觀察治兵
于遼則出奇制勝一奴酋有不足平者而公今
已矣寧不益重余杞人之憂哉且近世非學者
多信學者少如公以鄰邦大夫執弟子于深山
野人其冲襟遠韻今可數數見乎西蜀理學自
南軒鶴山東窓後代不乏人余方幸公羽翼斯
道自南軒而上接孔孟之傳而今若此此夫子
所以有喪予之悲也嗚呼余之痛公豈徒僅僅

如世俗生死存亡之感也歎哉嗚呼錦江洄波
玉壘摧峰婺矣哲人渺矣高蹤爰筆寫哀痛盡
填胸桐鄉戶祝如覿音容嗚呼痛哉尚饗

祭伯兄文

維天啓元年歲次辛酉三月癸卯朔越二十一日癸亥太僕寺少卿弟從吾率男嘉年孫湛若等謹以剛鬣柔毛清酌庶品之儀致祭于

恩詔冠帶貢士伯兄斗翁先生之靈曰嗚呼痛哉兄胡遽背棄弟而逝耶先是吾父之棄養也兄才十八歲弟才九歲未及五年而吾母亦棄養彼時弟嬰危病生死未卜安敢望其成立而兄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

面命之言提其耳故弟之得有今日者皆兄之
以也弟即有胸無心寧不知感頃弟伏庇叨
賜環之命而兄亦欲就選銓曹方欲偕兄北上
而不意兄一疾至此嗚呼痛哉兄壽踰古稀有
子有孫又能世其家學則兄亦可以無憾惟是
從吾以六七十年相與之兄弟而一旦有生死
之別冷令增痛手足傷懷有不能爲情之甚耳
嗚呼痛哉居諸易駛倏忽三七聊具薄奠少盡
哀思惟兄鑒之嗚呼痛哉尚饗

詩

寄懷鄒南皐先生

憶昔嬰鱗出帝畿志完聲價古今稀千年絕學
君能繼一點眞心我不違桃李有情開絳帳乾
坤無事掩柴扉何時負笈來相訪五老峰頭爛
醉歸

讀齊人章

孔孟山林樂蔬水皐夔朝市列簪裾功名自有
周行在何必播間乞酸餘

孔孟雖然樂蔬水齊卿司寇亦簪裾功名信得
周行在誰肯播閒乞酸餘
東郭乞墦事可羞齊人亦謂不當求秖因舍此
無他路無奈曲從邪徑遊

東郭乞墦事可羞齊人何苦日貪求秖因正路
無人講誤得賢豪邪徑遊

與同志講學太華書院

太華峰頭好振衣雨晴百卉競芳菲孔顏傳約
傳心訣堯舜危微洩性機玄鶴遠從天外至白
雲時傍洞中飛功夫須到眞源處才得吟風弄
月歸

馮少墟續集卷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雜著

元夜紀事

元夜命一癡僕懸燈初懸之太高既又懸之太低主人怪之其僕曰高也不是低也不是如何爲是一客曰既知高也不是低也不是便知是處尚何言哉舉座有省因詩以紀之吾道一中庸學者失其意高則慕玄虛低則馳功利不高

不低間匪難亦匪易于此有所得何論同與異

書江布衣卷

新安江汝修學道有年近因夢蓮有感南皐先生題無欲眞宗卷贈之諸同志各有言余讀之良快夫人能無欲雖夢亦醒不然雖醒亦夢矣有欲無欲學不學之辨也汝修越數千里訪余山房余爲題此嗚呼汝修醒人也余得無爲說夢也乎

別河津甯董五生

丙辰三月河津甯生獻誠其侄綿祚維祚董生振祖偕其弟振世紹介非[illegible]去浮先生書越疆徒步問道于盲河津故薛士人清公里也文清公之學以復性爲宗諸生有志于學惟求復性足矣烏容枝指晦翁云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夫復其初則復性矣而必自效先覺之所爲得之余愧非先覺而文清公即吾輩之先覺也惟效文清公之所爲則可以復性矣又烏容枝指

047075

雖然性爲何物復用何功於此參之又參究之又究以至於無可參究處一旦豁然有悟才是深造自得如此則居安資深左右逢原才謂之眞能效先覺之所爲不然縱依樣畫葫蘆竊恐其轉效轉遠又何性之能復哉故不效先覺不可以言學而不自得亦不可以言效諸生行矣願各努力即泰晉異地猶如晤言一室也

三十八年春海上收淨 黃宗岳藏書

憲 憲